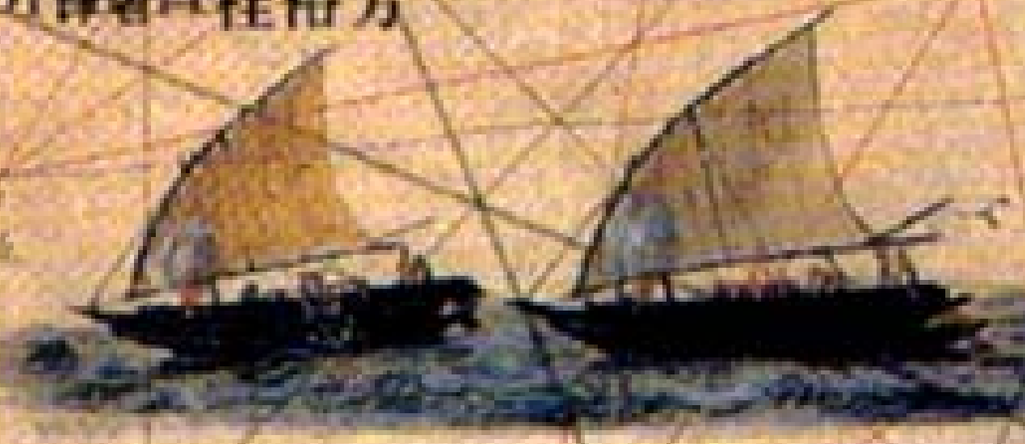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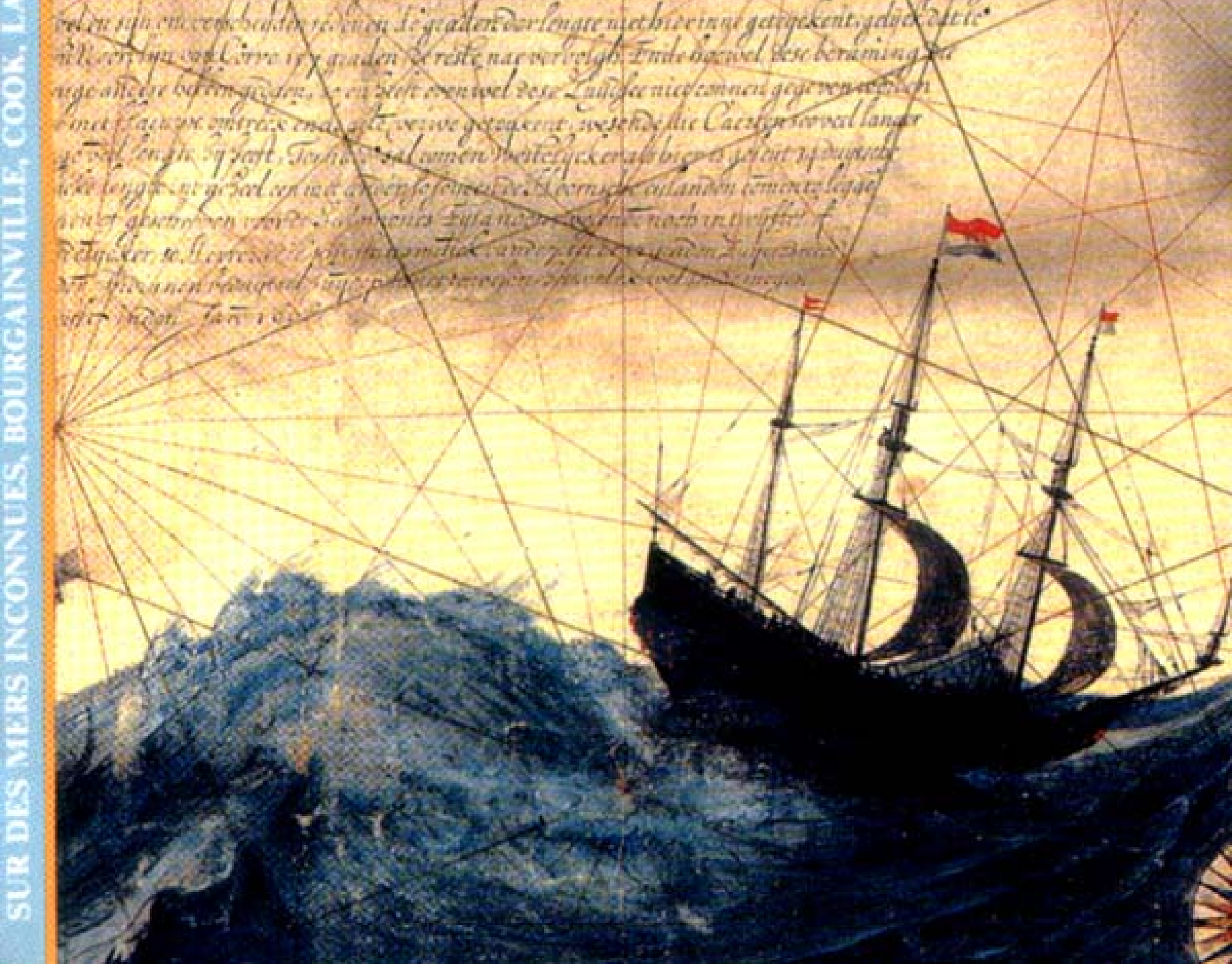
南太平洋征旅

航海家的冒险乐园

原著 = Étienne Taillemite
译者 = 桂裕芳





南太平洋征旅

航海家的冒险乐园

原著 = Étienne Taillemite
译者 = 桂裕芳

VOYAGE D'EXPLORATION
BOUGAINVILLE, COOK, LAPÉROUSE
SUR DES MERS INCONNUES

发现之旅 16

南太平征旅
——航海家的冒险乐园

著者：Étienne Taillemite

译者：陆裕芳

出版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特约编辑：茅　云

执行编辑：金良年

技术编辑：吴　欢

印刷：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99年12月初版

印次：2000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1—19000册

书号：ISBN 7-5062-4612-5　G·112

定价：35.00元

Copyright © 1987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1999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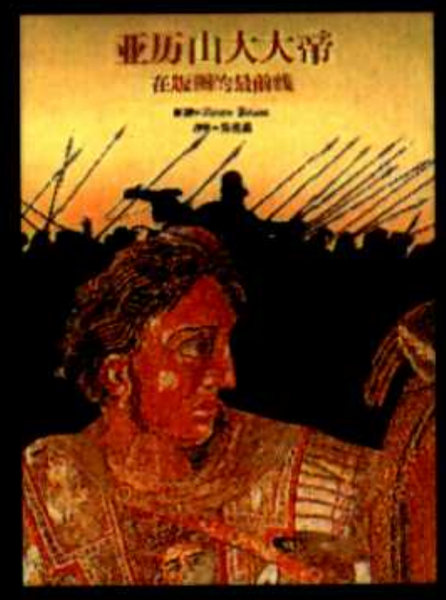

非洲探险


女巫


SAS
XAVIER
XPOFERENS
哥伦布






亚历山大大帝


南太平洋征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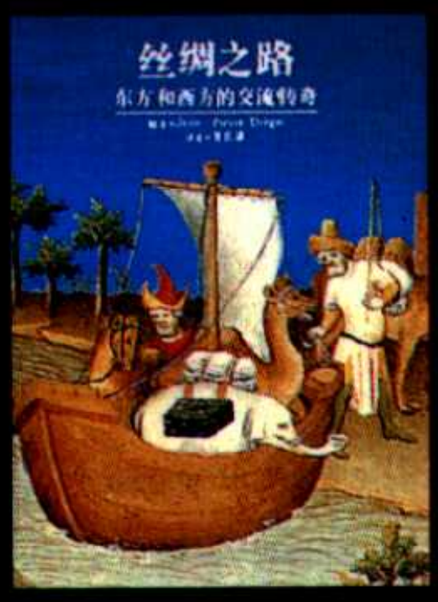

庞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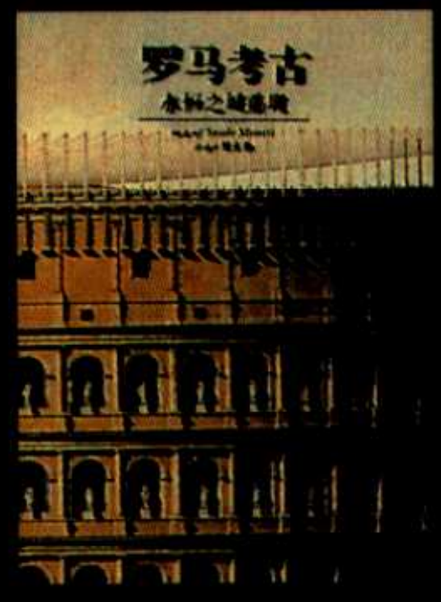

马雅古城


十字军东征


古埃及探秘


希腊的诞生


丝绸之路


罗马考古

目录

13 第一章：环球首航

41 第二章：西班牙霸权的终结

59 第三章：首批科学探险队

81 第四章：没有南方大陆

103 第五章：拉帕鲁兹失踪之谜

129 见证与文献

192 人物小传

196 大事记

200 图片目录与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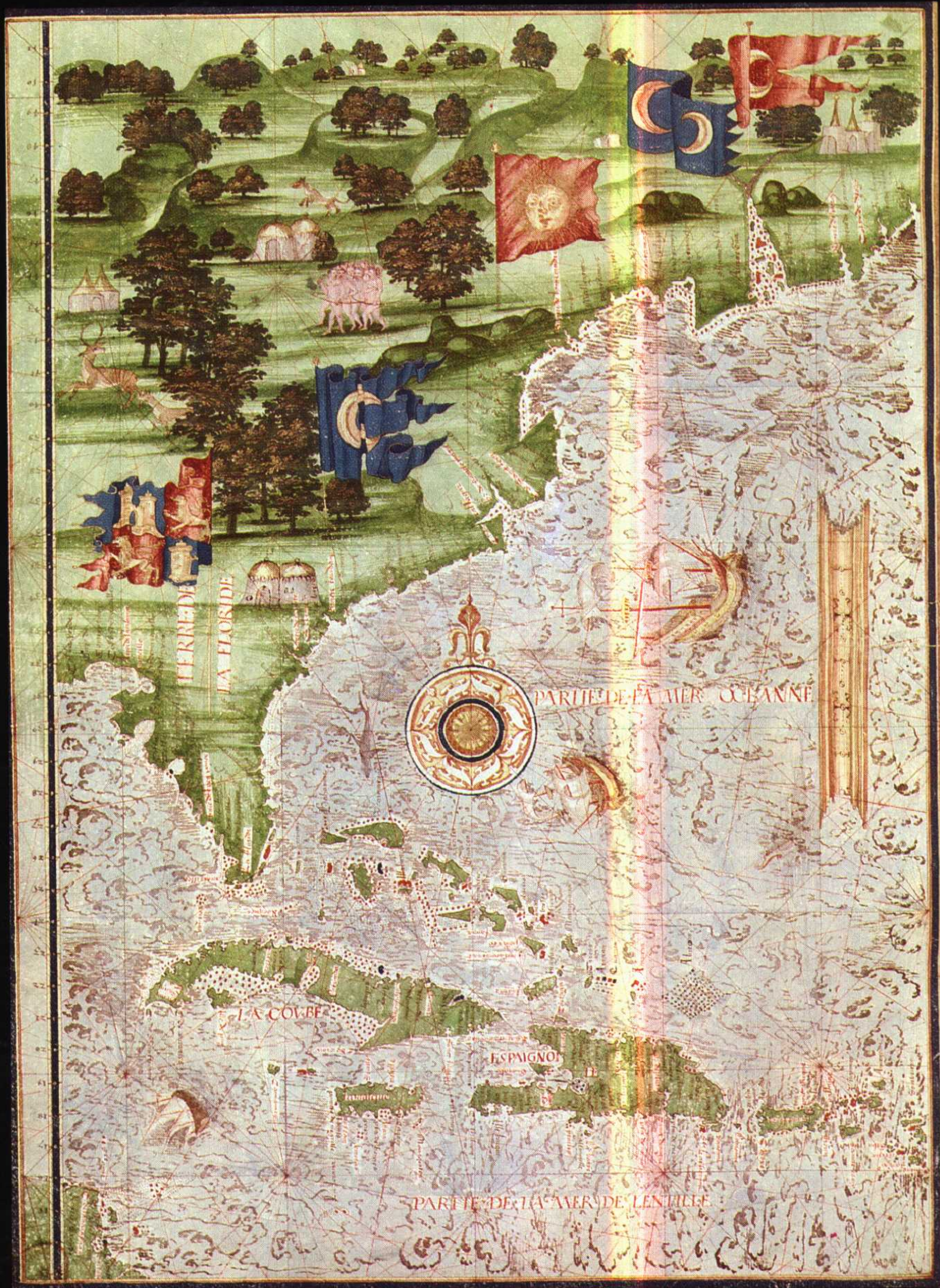
204 索引

Étienne Taillemite

生于1924年，现任法国档案馆荣誉总监。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航海史的研究，
编过《布甘维尔航海日志》及《法国航海辞典》。
曾任法国航海史委员会主席。
1986年出任高级航海学校校长。

1556年，法国海军上将科利尼（Coligny）
得到一本精确的地图册，上面不但有对现实的描绘，
也不乏想象的虚构，堪称16世纪地图的杰作。
它就是勒泰斯蒂（Guillaume Le Testu）
参照古今航海家的经历，绘制成的《世界宇宙志》。
勒泰斯蒂曾在国王的船队服役，
且参与过法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殖民地的建设。
1572年，他与英国航海家德雷克（Francis Drake）
到墨西哥海岸探险，途中不幸身亡。




TERRE DE LA FLORIDE
PARTIE DE LA MER OCEANNE
LA COVBE
ESPAIGNOLE
PARTIE DE LA MER DE LENTILLE

“一路航行后，



我们到达南极天 52 度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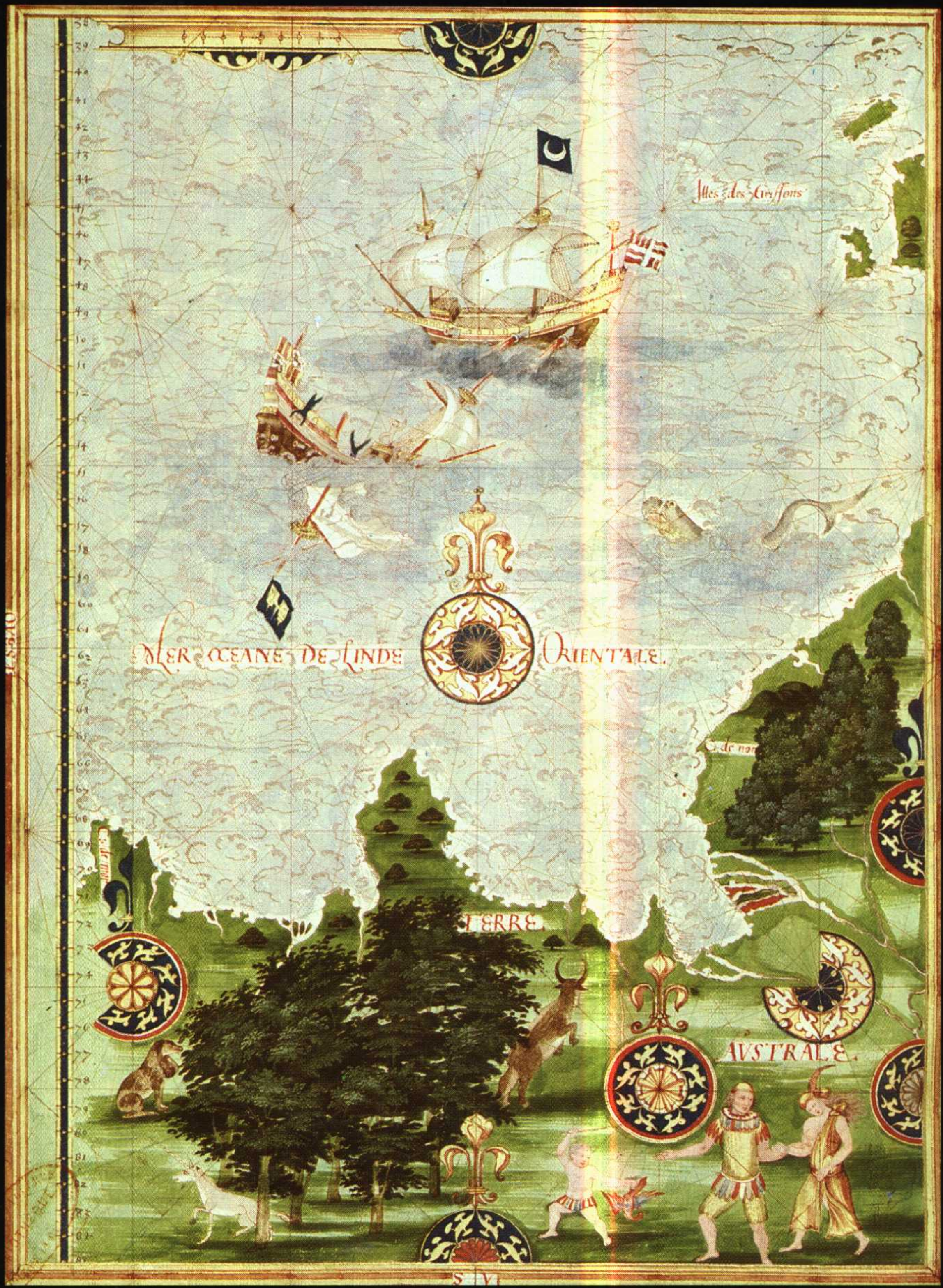


奇迹啊！竟然发现一处海峡。



那天正逢圣女节，于是我们唤它圣女角。

海岸长约 440 公里，



宽度也大致相仿，只差两公里。



这道海峡通往和平海。”



皮加费塔（Pigafetta），《麦哲伦环球首航记》

目录

13 第一章：环球首航

41 第二章：西班牙霸权的终结

59 第三章：首批科学探险队

81 第四章：没有南方大陆

103 第五章：拉帕鲁兹失踪之谜

129 见证与文献

192 人物小传

196 大事记

200 图片目录与出处

204 索引

Étienne Taillemite

生于1924年，现任法国档案馆荣誉总监。
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航海史的研究，
编过《布甘维尔航海日志》及《法国航海辞典》。
曾任法国航海史委员会主席。
1986年出任高级航海学校校长。

南太平洋征旅

航海家的冒险乐园



原著= Étienne Taillemite

译者=桂裕芳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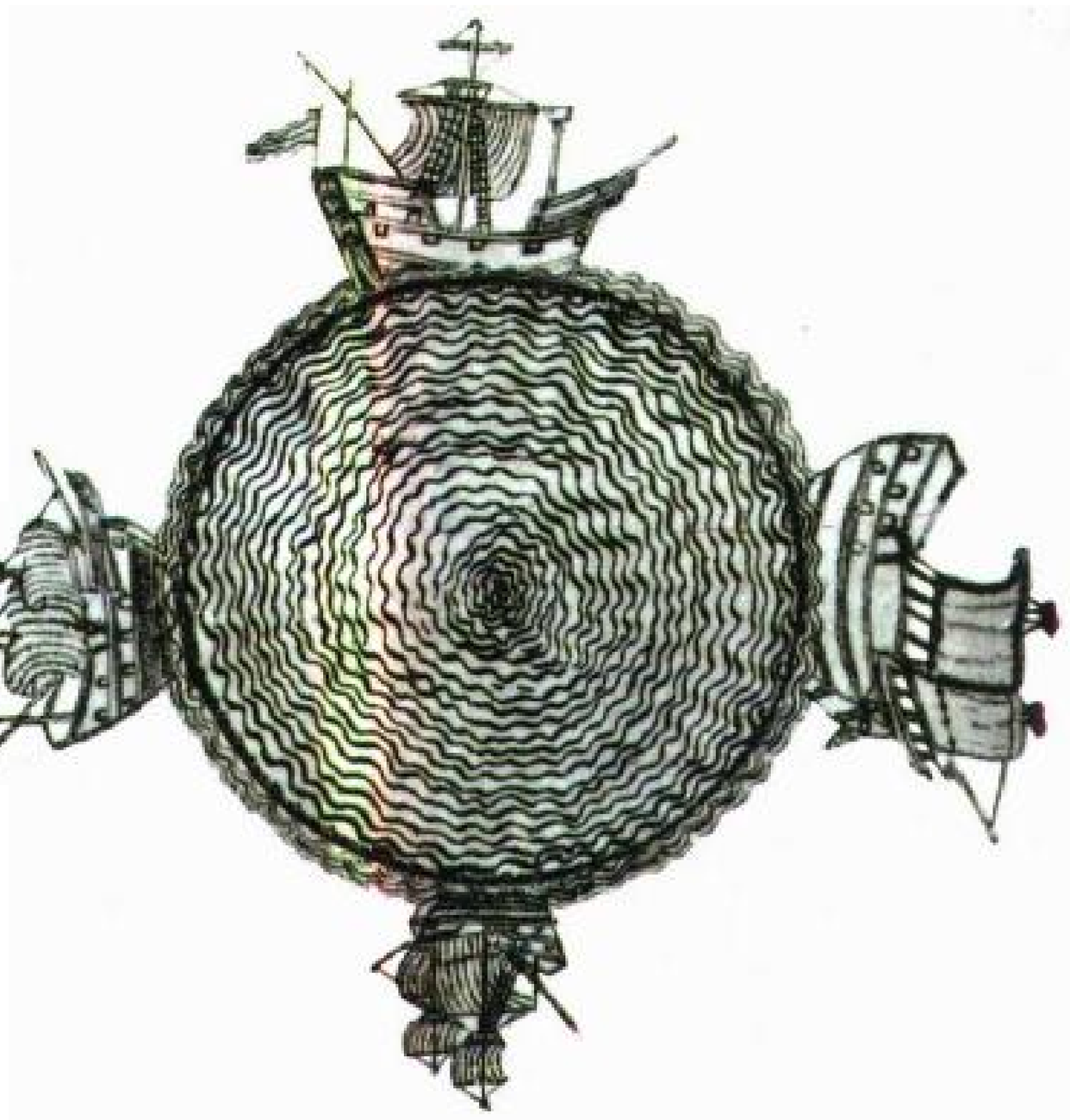


1519年8月10日，一支强大的船队
从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Séville）起航。
麦哲伦一心想开辟新航线，
前往传说中无比富庶的香料之岛。
不料，这次航行竟完成空前的壮举：
麦哲伦成为第一位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
第一位环球航行的航海家。
当然，这条路是前人为他闯出来的。

第一章

环球首航

13世纪，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文明仍然不相往来，各自形成封闭的世界，中间隔着浩瀚的海洋。当时的船只无法航向远海，海洋形成无法逾越的屏障。





中世纪末期，同时也是地理大发现的初期，西欧局势动荡不安：英法两国百年战争、君主之间你争我夺、大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不断。

对14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在已知的疆域之外是一片空无；在地球的另一面，最多只有一些“头上脚下”的人。地球多大？什么形状？陆地与海洋各占多少比例？还存在其他什么文化？凡此种种，当时的西欧人所知甚少，或只能提出一些模糊的猜测。后来名为太平洋的那片海域，当时也还只是一则传说罢了。

之前，其他民族或许发现了新的疆域，但西欧对此一无所知。也许有人曾赴太平洋探险，欧洲或亚洲的航海家曾经到过太平洋。譬如说，北欧海盗维京人(Vikings）可能到过波利尼西亚（Polynésie)；12世纪前，中国人也可能到过太平洋诸岛，甚至远达墨西哥海岸。但今天，历史学家对这一切都无法肯定，日期也难以考证。

哥伦布与达·伽马，为欧洲人开拓出通往太平洋的航路

14世纪初，首批欧洲航海家主要是意大利人，他们刚开始是航行在太西洋上。一百多年后，航域急遽扩大，这得归功于两个人：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及达·伽马（Vasco de Gama)。他们的航行开辟了新航线，前往太平洋之路因而打开。

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启程，打算前往中国，不意却发现了美洲，从此

1942年，哥伦布将西班牙王室的旗帜，插在刚被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大陆，从此开始了航海探险的纪元。在新的时代里，西班牙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统率一个庞大的帝国。左上图是西班牙君主授予哥伦布的纹章。纹章上的宫殿与狮子分别是卡斯蒂利亚（Castille）及若昂（Léon）王室的标记，船锚代表海军元帅的头衔，左下方的图案则是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



欧洲人逐渐征服整个西半球。哥伦布经过中美洲巴拿马最狭窄的地带时，差一点发现太平洋。

几年后，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启程东航（当时已有几位葡萄牙人先他而行）。达·伽马于7月间离开里斯本，航行至南大西洋，穿过好望角，抵达非洲海岸及东印度群岛。从此，葡萄牙便开始控制印度洋，奠定了帝国的基础。这个帝国后来向太平洋扩张，直达香料之岛——今属印尼的摩鹿加群岛（Moluques）。



15世纪，在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的努力下，葡萄牙人的航海知识突飞猛进，并积极向外扩张势力

葡萄牙当局热烈支持远航事业，往往不惜提供大量资金，以为挹注。因此，当时最杰出的航海家和地图绘制者，纷纷前来里斯本共襄盛。葡萄牙人在萨格里什（Sagres）建立天文台、图馆和航海学校。航海所需的仪器、图表及技术也日臻完善。所以就地理知识的发展程度而言，葡萄牙在全欧堪称第一。有些地理概念在古代曾经盛行一时，后来由于教会将大批古代论著斥为异端



葡萄牙的海上扩张行动，始于“航海家”亨利王子（左图），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葡萄牙人于1415年到达北非海岸，1443年抵达塞内加尔海岸，1457年到达佛得角群岛。1487年，航海家迪亚士（Bartholomeu Diaz）绕过好望角。十年以后，达·伽马（上图）到达印度。



15 和16世纪，葡萄牙人用来探险的大帆船，船尾的上层建筑是指挥部。

邪说，以致5世纪起逐渐被人遗忘。直到15世纪，人们才又重拾这些古代的知识。例如，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Magellan)的航海远征，证实了地球是球形的，1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已提过这概念。

由于古代知识的复兴，以及12和13世纪的几次远洋探险，尤其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中亚和中国之行，欧洲的第一批海图乃应运而生。当时航海者已拥有新的重要仪器——罗盘，因此海图大抵都是罗盘海图，仅标明港口之间的距离，并不比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ee）在2世纪所绘的天体图精确。这些海图上有一块位于对蹠点（antipode，地球直径两端的点）上的大洲，即古希腊哲学家眼中的“陌生之地”（Terra incognita）。

航海技术与造船技术日臻完善

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船舰的造型大都浑圆笨重，既不方便操作，速度也慢。只有维京人擅长造船，造出来的船船体轻巧，线条细致优美。维京人就乘着这种船穿越北大西洋，抵达格陵兰岛和加拿大海岸。

维京人的造船技术影响了西欧。经过多次尝试，







快帆船出现了。这种船轻巧快捷，配有新式的操作系统及完善的风帆。达·伽马和哥伦布出航乘坐的，都是这种船。达·伽马向东，哥伦布往西，两人都为西方开辟了新航路，也分别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张势力。

1493年，为了平息西、葡两国之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用一条虚线将地球一分为二

教皇臆想出来作为定夺的这条线，穿过离非洲西岸佛得角（Cap Vert）556公里的地方，在线以东发现的土地归葡萄牙，以西归西班牙。

如此一来，葡萄牙国王便成了半个地球的君主。但是葡萄牙仍然不满足，要求改动分界线。后来，经过商议，分界线移到佛得角群岛以西2057公里的地方。这样，西、葡双方都可以控制印度洋的航路。美洲仍

自13世纪起，新的造船技术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e），乃至于今天德国的不来梅（Bremen）、汉堡（Hamburg）及吕贝克（Lübeck）等城市兴起。欧洲人的远航事业，从此突飞猛进。

然属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但是巴西的东岸则归葡萄牙所有。

在那个时代，航程的计算方式仍十分粗略，因此后人很难确定当时新发现地区的方位。比方说，1513年葡萄牙人其实已到过香料之岛，但西班牙冒险家德·巴尔波（Vasco Núñez de Balboa）在不知道有这回事的情况下，穿过巴拿马地峡，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德·巴尔波全副武装，意气昂扬，立即以西班牙国的名义，宣布这片“南方海洋”为西班牙的属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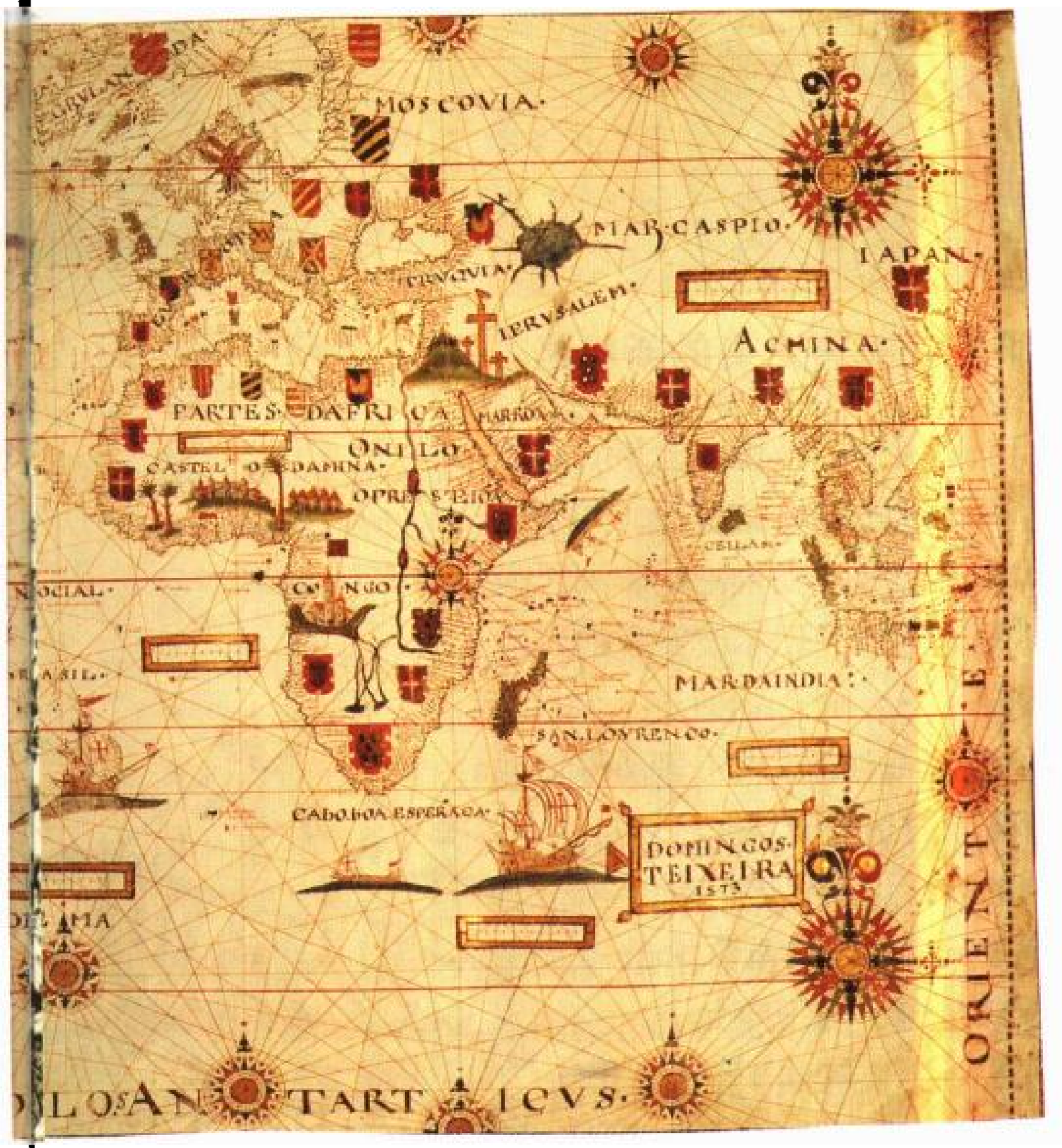
最早的海图是13世纪末在意大利绘制的。15世纪的塞维尔和葡萄牙，16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也都陆续出现海图。下图是一幅罗盘海图，中央的直线是1494年6月葡、西两国在西班牙西北托德西拉斯（Tordesillas）缔约的分界线，线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属葡萄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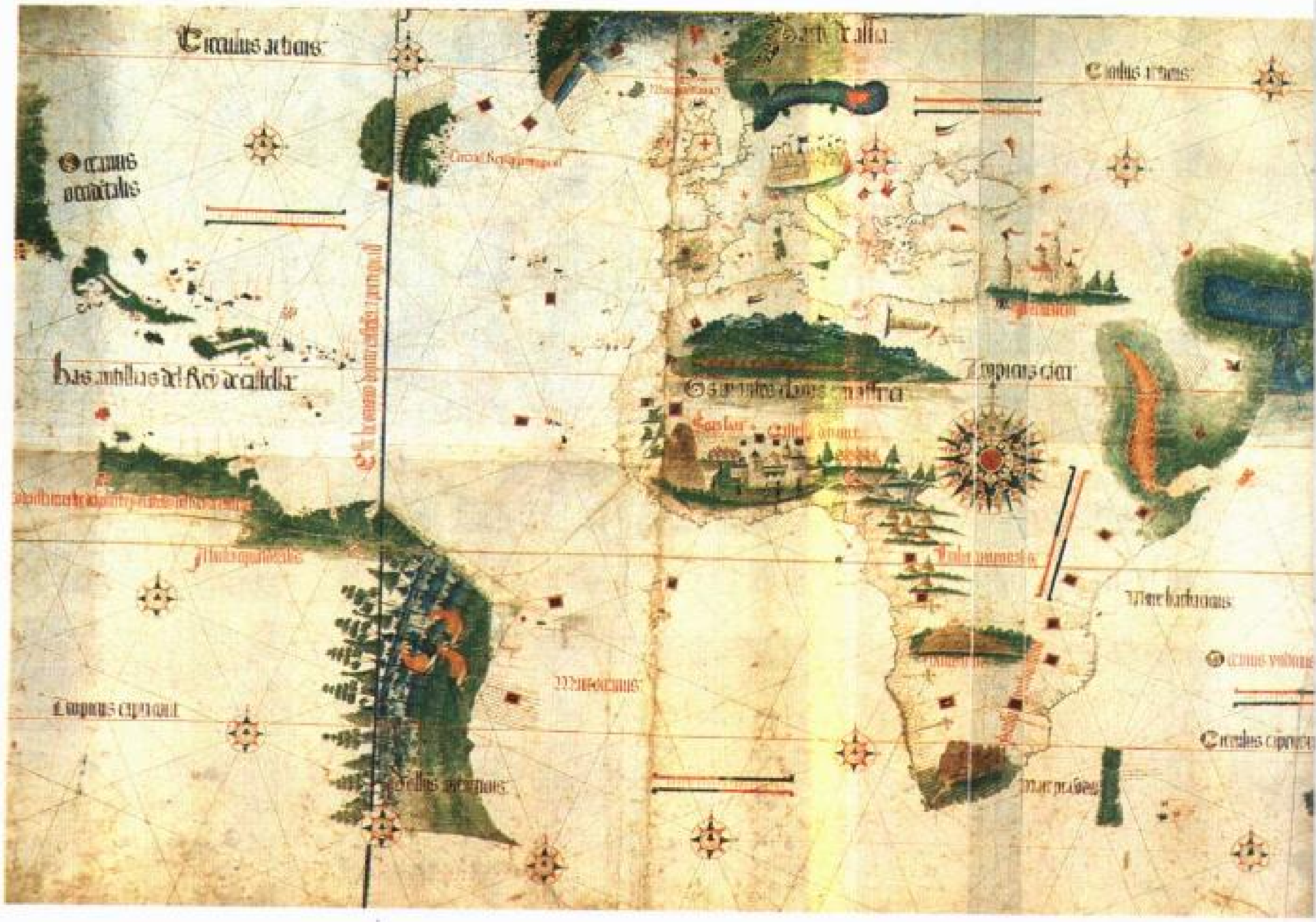
葡萄牙人猜想，摩鹿加群岛应该离分界线很近，想独占该群岛，以巩固自己的霸权。西班牙人则认为，摩鹿加群岛既然位于太平洋，与美洲近在咫尺，应该隶属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才对。

当时，有一位葡萄牙人，叫做德·马加廖斯（Fernão de Magalhães），与西班牙人的看法相同，立志要前往摩鹿加群岛。西班牙人叫他麦哲伦。





15 13年9月26日，德·巴尔波穿过草莽丛生的巴拿马地峡，经陆路从大西洋抵达太平洋岸。他一见到太平洋，便双膝跪下，感谢上帝。接着，他跳进水中，挥舞宝剑，正式宣布这片“南方海洋”属于西班牙国王。



这幅地球平面图，可视为葡萄牙早期海图的典型。16世纪初，即麦哲伦准备出航时，欧洲人眼中的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当时，他们对美洲海岸只有一些零碎的认识。

麦哲伦的抱负：开辟通往香料之岛的新航路

麦哲伦原是葡萄牙一位乡绅，曾投注七年心力参与葡萄牙在北非、东非等地的殖民地的建设，并多次航行于印度洋，直抵摩鹿加群岛。麦哲伦从非洲回国后，立志从西边，也就是越过德·巴尔波发现的“南方海洋”，前往摩鹿加群岛。

麦哲伦在印度洋争夺殖民地的战役中表现得忠贞勇敢，但是并未受到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的褒奖，他的航行计划也未得到国王的青睐。国王拒绝调拨一支船队给麦哲伦指挥。麦哲伦只好请求投效他国，国王应允了。

有“幸运儿”之称的曼努埃尔国王，手下船长如云，没有把麦哲伦放在眼里。达·伽马







首航印度洋后，曾带回大量香料、黄金和热带产物，使葡萄牙富极一时。国王此番拒绝麦哲伦也并非没有先例，前任国王就曾拒绝提供船队给哥伦布。

麦哲伦首先去塞维尔，到“印度洋与几内亚档案馆”查阅早期探险的档案，研究全部文件资料，包括葡、西两国叱咤海上时利用的航行仪器、技术，以及海图。海图早先在西班牙属绝对机密，泄密者一概处死。麦哲伦参考后得到一个结论：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有道海峡，从那里可以穿过美洲大陆，寻找到富饶的摩鹿加群岛。他也相信当时宇宙志学家的论点，认为德·巴尔波所发现的海峡很窄，宽度不应该超过1850公里。因此，他认为摩鹿加群岛距离美洲海岸不远，在西班牙势力范围之内。麦哲伦打算向西航行，绕过新大陆，开辟通向印度的新航路。

“他（麦哲伦）的优点在于：面对险恶的环境仍能坚定不移。他那高超的航海技术与博学多闻是无人可比的。在他以前没有人作环球航行，没有人像他那样大胆无畏，又具有远见卓识。”

皮加费塔
《麦哲伦环球首航记》

麦哲伦相信，西班牙会赞赏他的计划，鼓励他取得香料之岛的绝对主权

麦哲伦信心十足，说服后来的查理五世（Charles V）准他远征。双方达成协议， 国王答应从新发现的领土中，拨出二十分之一赏给麦哲伦。当时，西、葡两国往往以这种方式奖励探险家：赐给他们一部分商业利益，并允许他们参与未来的土地开发。因此，远航探险不仅带来荣誉，更可以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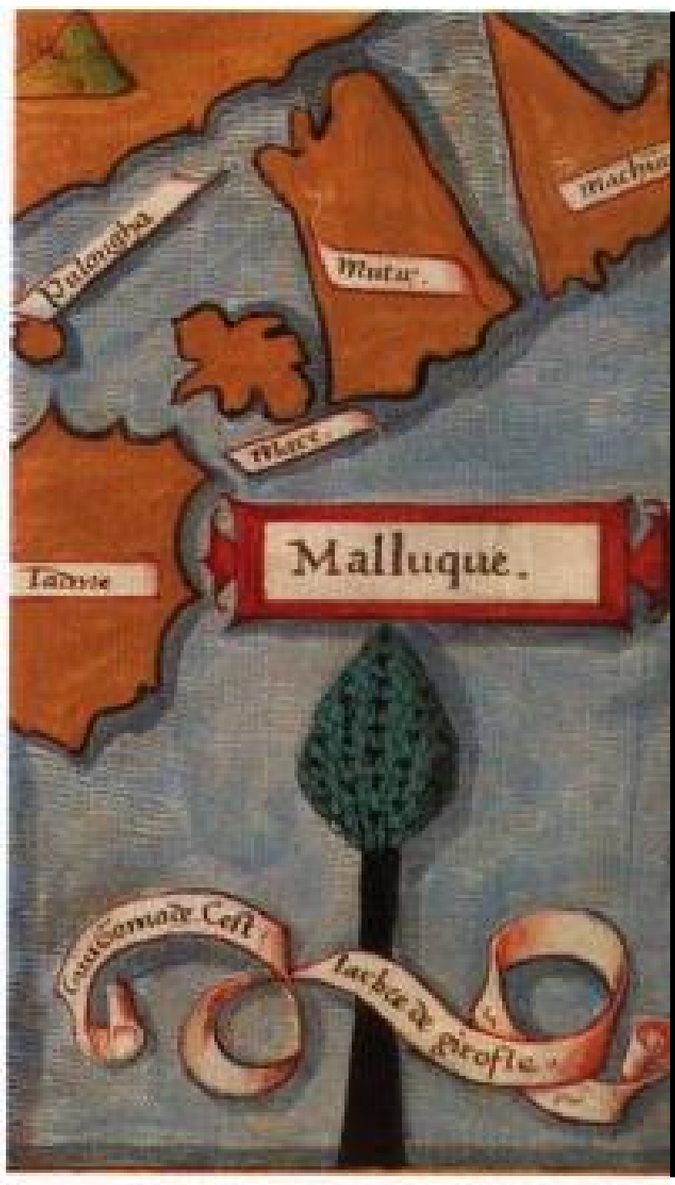
国王还授予麦哲伦最高裁决权，以应付船上各种突发状况，以及船员间的争斗。后来，麦哲伦也确实动用了这项权力。

船只破旧，船员成分复杂——麦哲伦完成伟大计划的筹码

1519年9月20日，船队从西班牙西南加的斯（Cadix）附近的圣卢卡湾（San Lucar）出发，一共有五艘，分别是维多利亚号、圣安东尼奥号、康塞普西翁号、圣地亚哥号，以及特拉尼达号。五艘都是破旧的三桅船，使用方形帆，吨位很小，船体中部宽敞，底舱用来装载珍贵的香料。

船员共265人，大部分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但也有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希腊人、马耳他人、非洲人，乃至于服苦役的犯人。随行的还有一位特殊人物，就是威尼斯商人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他为后人记述了这次航行的经历，是此行主要的历史见证人。

麦哲伦另外还任命了三位西班牙籍船长，分别是克萨达（Gaspar Quesada）、德·曼多萨（Luis de Mendoza）及德·卡塔赫纳(Juan de Cartagena)。



摩鹿加群岛的香料在欧洲的销售量与日俱增。不论用于烹调，制作香水或药品的丁香、生姜、肉桂、胡椒等都供不应求。当时制药需用大量的樟脑和鸦片，教会也使用大量的东方乳酪。



航行之初，麦哲伦的船队在途中遇上鲨鱼。船员捕来吃，但难以下咽。

纪律严苛，饮食粗糙，旅次劳顿，疾病丛生——不堪忍受的海上生活

在驶入大西洋的公海前，麦哲伦曾特别告诫船长们跟随他的主舰，绝对服从主舰的指挥，因而，每艘船都有人日夜守卫。西班牙籍船长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怎能听从外国人的指挥？因而心生嫌隙，日后还发动了一场喋血叛舰。

此外，远征令人疲惫不堪，随时可能遇险，生活艰苦异常，饮食又难以下咽。接着，食物供应的情况急遽恶化。在19世纪结束以前，人们只会用盐腌渍的办法来保存食物，因此船员吃的都是咸肉和咸鱼。后

“我们还看见了飞鱼，一大群飞鱼像小岛一样浮在海面上。”

来，连这些东西也吃完了，只好从潮湿的木桶中，掏出腐烂变质的食物聊以充饥。

海员的工作繁重不说，每天又只分配到500克硬面包、300克肉或鱼，再加上少许蔬菜、奶酪和饼干。食不果腹，气候潮湿，卫生条件恶劣，凡此种种，使船队在几星期后就出现坏血病。坏血病是远航路程上的杀手，往后几百年间，常有整船的海员因感染坏血病而丧命。后来到了18世纪末，人们才发现，缺乏维生素是罹患坏血病的病因，继而控制了这种灾难。

使用星盘确定纬度的方法：拿一块测量板，使其两端分别与星体及地平线叠合，再根据两端的距离测出星体的高度。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饮水。水很快就变质，带有一种怪味。海员宁可喝酒，就连劣等酒也喝。葡萄酒则限量供应，每人每天平均两升。船员们为此怨声载道，麦哲伦只好将他们限制在狭窄的船舱里，以为惩戒。



麦哲伦缺乏进步的航海技术，以开辟横渡大西洋的航路

麦哲伦使用中古时期的观星仪器——星盘，来确定船的方位。星盘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大致标出纬度，但无法标示经度。经度的确定则要到18世纪，借助经线仪才测算出来。

麦哲伦靠估计船速的方法，来计算已经航行的路程，显然，这种方法没有把潮水与风力考虑进去。航线只由麦哲伦一人决定，不容船长们参加意见。

不久，船队在沿非洲海岸朝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行驶时，遇到逆风，好几次险遭倾覆。塞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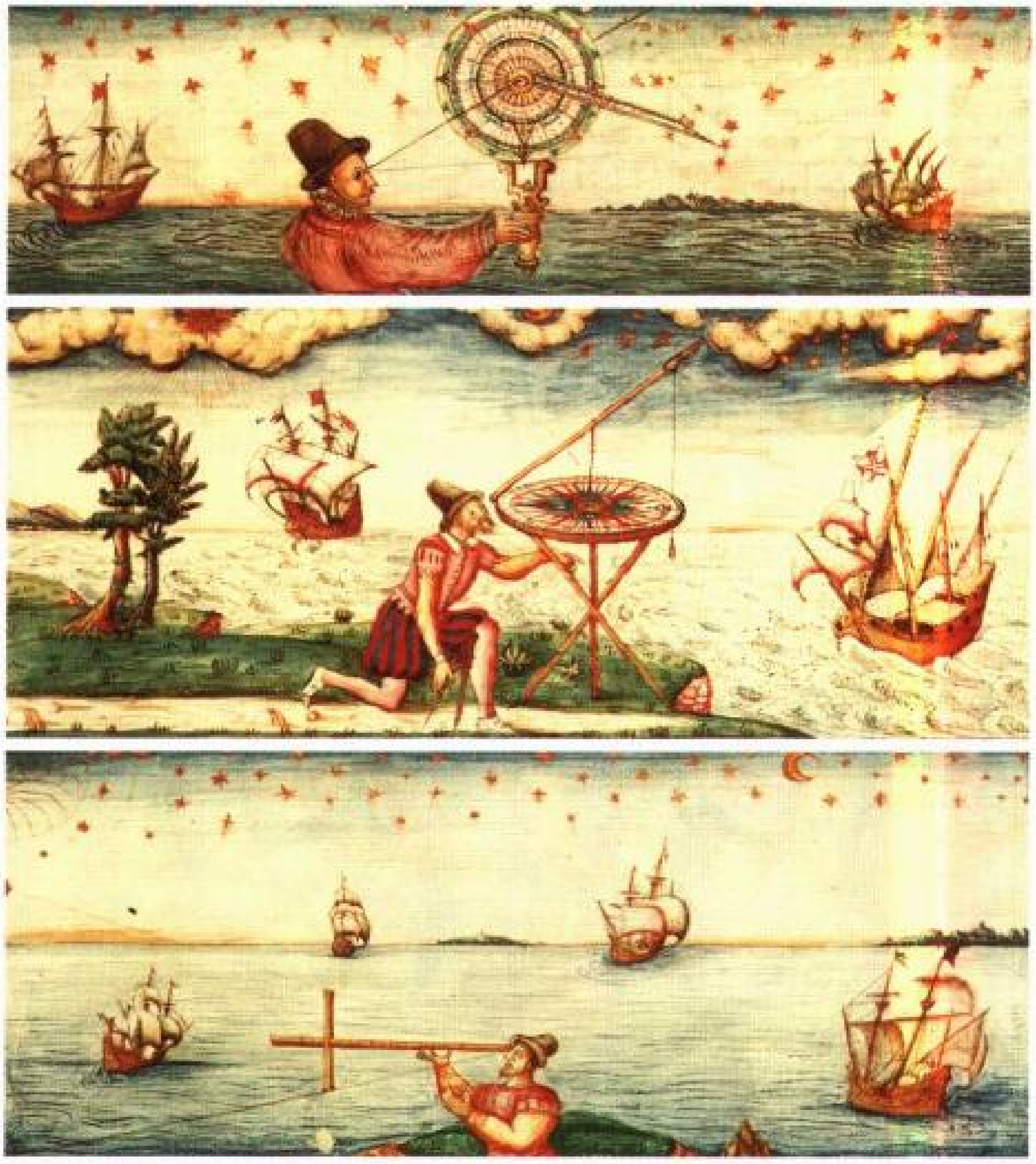
用“弩”来测定纬度，可以测出星体与地平线的距离。

利昂正是因风暴肆虐，犹如雄狮怒吼而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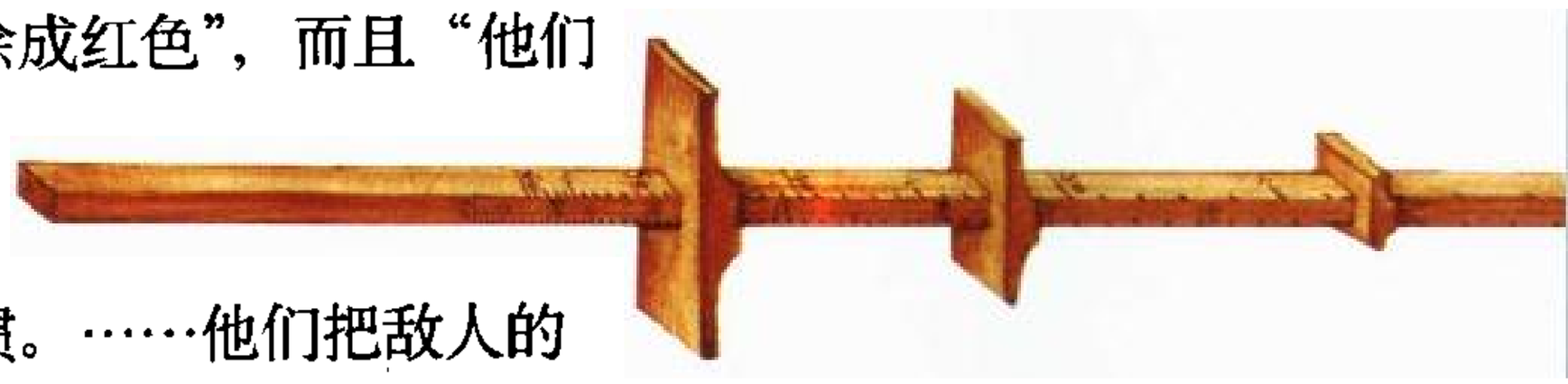
船队势必得在里约热内卢停泊一段时间。印第安人热情好客，提供新鲜食物

终于，在1519年11月23日，巴西海岸在望。麦哲伦沿着海岸行驶，然后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的海湾停靠了两个星期，以便补充饮食。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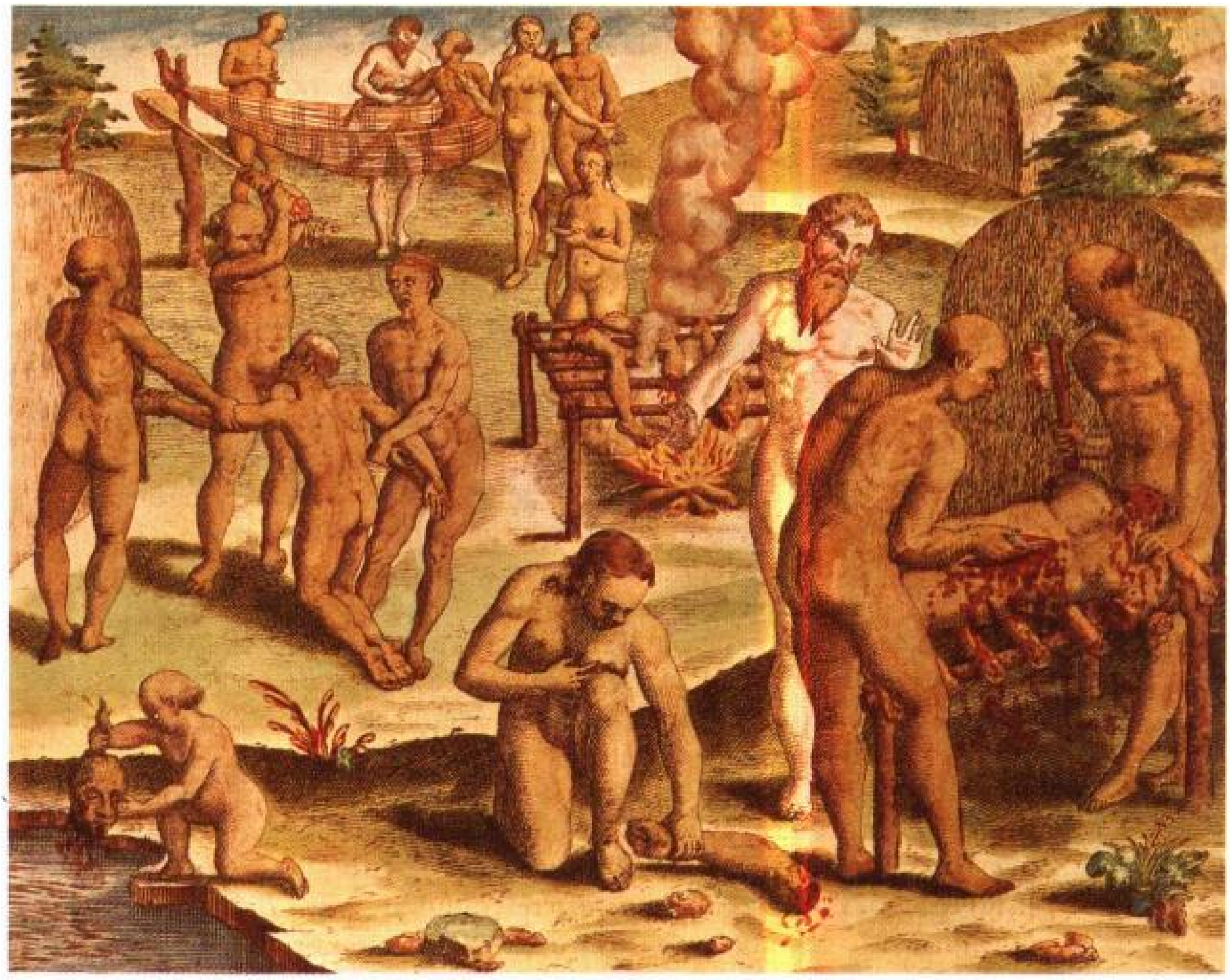
加费塔对印第安人颇有好感，他指出，印第安人“男男女女都将身体涂成红色”，而且“他们吃敌人的肉，不是因为人肉味美，而是出于习惯。……他们把敌人的肉切成小块，然后放到火炉里烤成肉干”。土著十分友善，与船员们以货易货。“我们用一把小刀或一个鱼钩换来五、六只家禽，用一把梳子换来两只鹅”。



1519年底，船队载满新鲜食物，继续沿海岸航行。一日，来到一个弯折处，麦哲伦最初以为这里就是海峡了，后来才发现，其实这是今日阿根廷东部拉普拉塔河（La Plata）的入海口。船队只好继续南行。

人们前在内海上行船时，只需带着海图，并在海图上放个罗盘就可以导航。现在在公海航行，必须配备天文仪器，以测量星体的高度，从而确定船只的方位。星盘以及后来发明的雅各棒（**Bâton de Jacob**，即“弩”），就是用来测定纬度的。

弩是地理探险时期最新的航海工具。当时，它有好几个名字——雅各棒、几何十字架、金杖。



储备告罄，海员死亡，恐惧与不满日益高涨

麦哲伦指挥船队驶进一个港口，他还替该港口取名为圣胡利安港（Saint Julien）。这个海港位于今日阿根廷的南部海岸。船队于1520年4月到达这里，准备在此地度过南美的冬季。

圣胡利安港离南极近，离赤道远，地点偏僻，又寒冷多风。船员们一致反对麦哲伦的决定，并且对航行的目的失去信心，要求返航。麦哲伦不同意返航，还鼓励船员们勇往直前。然而，西班牙籍船长的仇恨情绪日渐强烈，麦哲伦无力安抚。

“有一位老妇人，独生子被敌人杀害。几天以后，她的朋友抓住了敌人〔…〕带到老妇人面前，她〔…〕立刻想起死去的儿子，像疯狗一样扑向敌人，撕咬他的肩膀。〔…〕由此可知，他们有这样的习俗：仇敌之间相互撕咬。”

皮加费塔

叛乱爆发，麦哲伦进行血腥镇压

4月1日晚上，叛乱一触即发。康塞普西翁号船长

克萨达，带领几位心怀怨怼的水手，登上圣安东尼奥号，将葡萄牙籍船长德·梅斯基塔（Alvaro de Mesquita）监禁起来。接着，他们又争取到维多利亚号的西班牙籍船长德·曼多萨的支持。

第二天早上，麦哲伦能调遣的只剩两艘船了。克萨达通知麦哲伦，如果立即返航，叛乱就会平息。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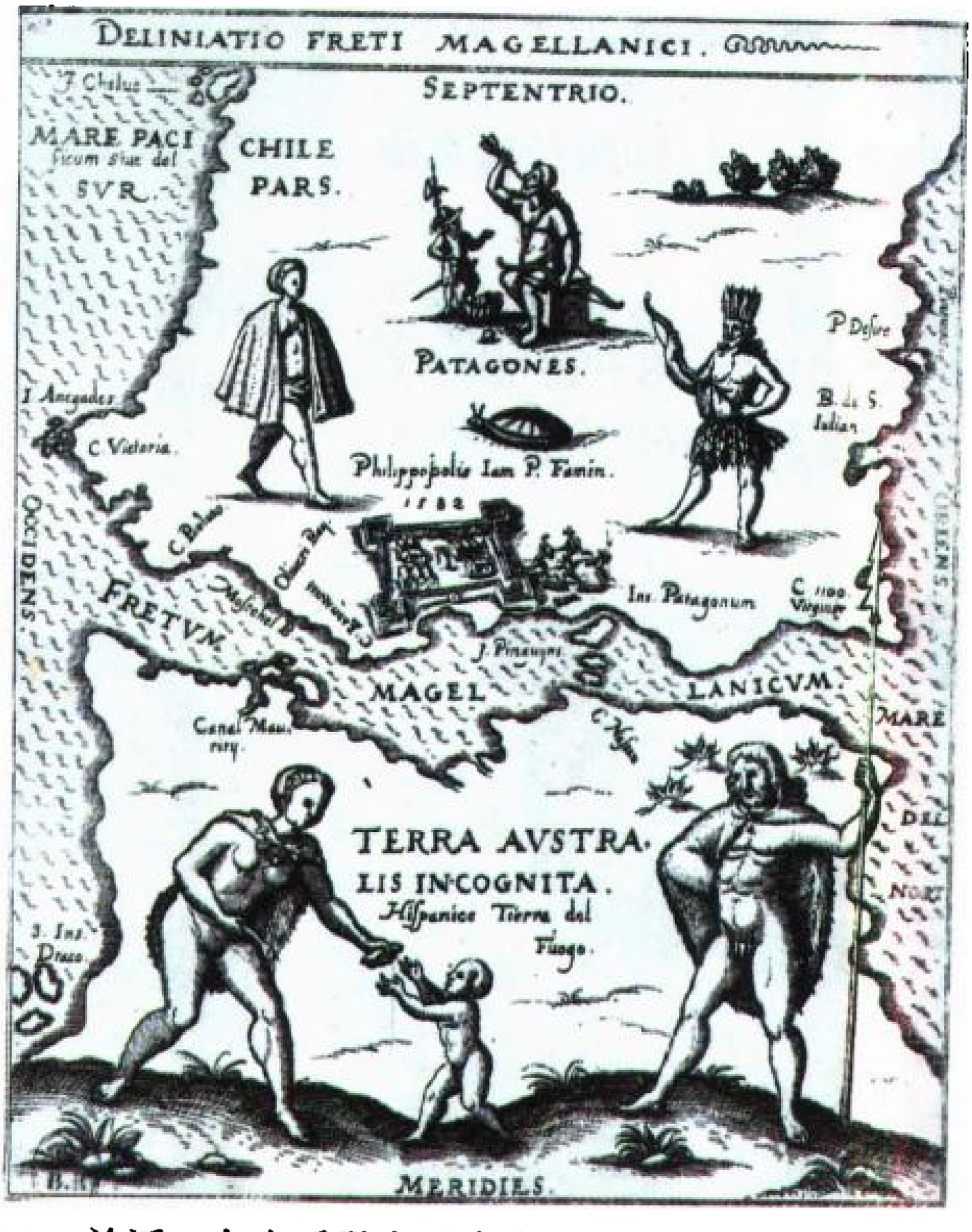
“这块陆地（巴西）物产丰饶。〔…〕居民不信基督教，什么也不信，他们像野兽一样按照自然惯例生活。”

皮加费塔



哲伦向维多利亚号派去一艘小艇，载满武装人员，佯称送信，趁德·曼多萨疏于防范，正要拆信时，用匕首将他刺死。麦哲伦并下令将德·曼多萨的尸体倒悬起来，以儆效尤。

麦哲伦重新控制了局势，用三条船堵住海湾出口，并派一名水手登上圣安东尼奥号，趁夜深人静时悄悄割断锚缆。于是圣安东尼奥号随风漂流，差点儿与特立尼达号相撞。船员只好向麦哲伦的武装手下投降，叛乱于是敉平。之后，麦哲伦行使国王授予的最高裁决权，将克萨达斩首，并把德·卡塔赫纳遗弃在圣胡利安港。



左图是巴塔哥尼亚与麦哲伦海峡。画家笔下的南方：一块物产丰富、广阔无边的大陆。

皮加费塔并未详细叙述这次叛乱的来龙去脉。他更感兴趣的，是阿根廷南部的居民。麦哲伦将这个地区命名为巴塔哥尼亚（Patagonie），意为“大脚”，因为当地人都长着一双大脚。他说：“有一位巴塔哥尼亚人的身材非常高大魁梧，我们之中最高的人，恐怕都还不及他的腰部呢！”



在险象环生的海峡中航行了数月，历经磨难的船队终于抵达太平洋

麦哲伦在平息那场血腥叛乱后，仍然意志坚定，下令船队继续南行。船队中担任开路先锋，负责侦察任务的圣地亚哥号，不幸搁浅，船身折断，幸好没有船员伤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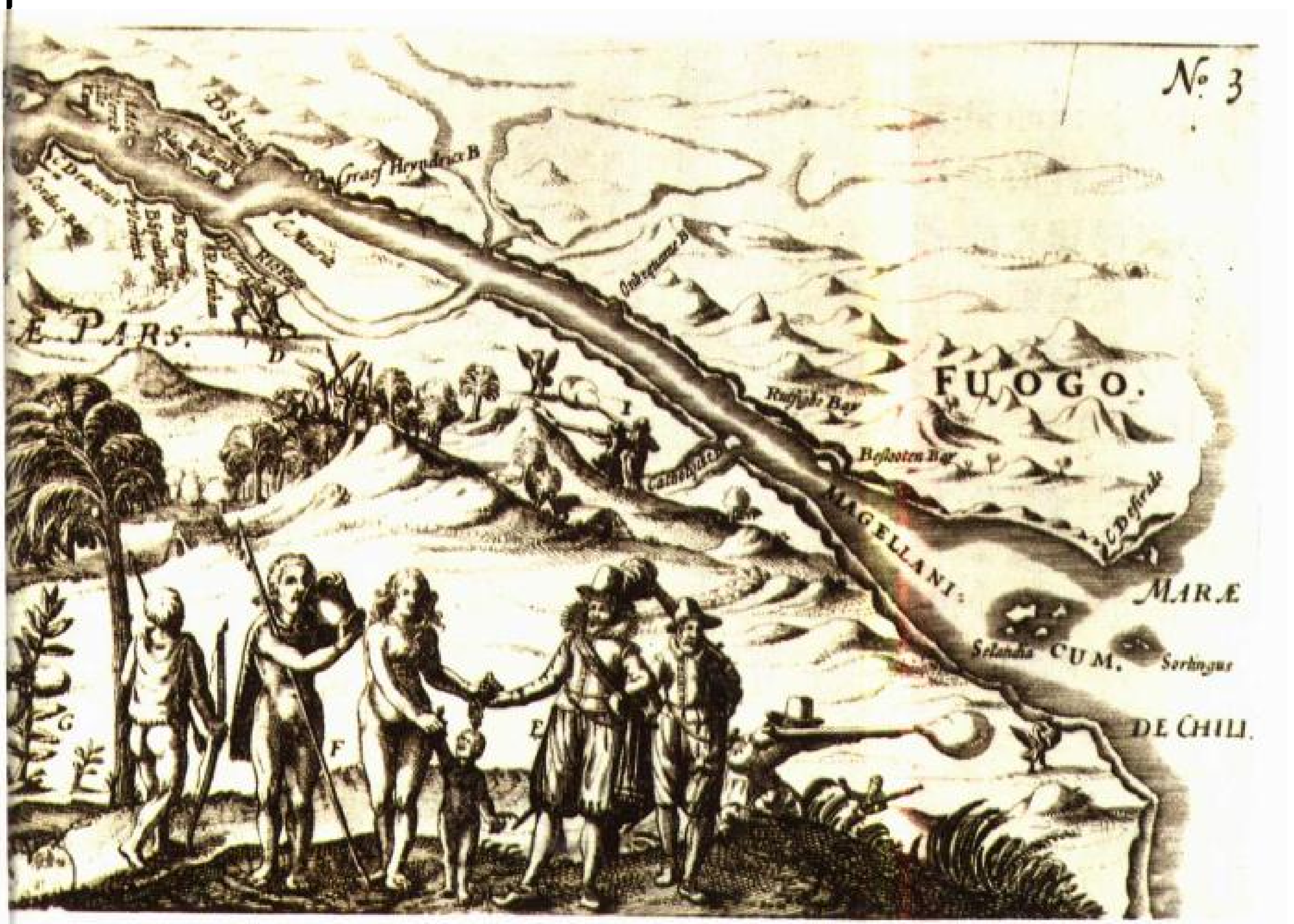
1520年10月21日，船队绕过一个岩石嶙峋的岬角，麦哲伦替它取名为圣女角。圣女角后面是一道狭隘的海峡，深入陆地。四周的山丘白雪皑皑，显得蛮荒而凄凉。海峡中寒风飒飒，船队时时有搁浅的危险，但仍然摸索着前进。

危险的航行又持续了一个月。船队来到最后一个海角，麦哲伦称它为代西雷角（Désiré）。太平洋终于出现在眼前："1520年11月28日星期三，我们驶出了海峡，进入太平洋。"

艰苦航行了几个月，船队终于抵达太平洋上的第一座岛屿

麦哲伦原以为太平洋只是一小片狭小的咸水海，

地球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1520年，麦哲伦驶过这条蜿蜒曲折、险象环生的航道。后来的海员就不再走这条南美洲南端与火地岛之间的航道，而改从今天智利南部的合恩角走。



所以没有预先补给粮食与淡水。这是严重的失策。船上食物开始不足："整整三个月又20天，我们没有补充食品和饮水。我们吃的是发霉的饼干，其实是饼干屑，里面都是小虫，甚至还有老鼠尿的臭味，因为老鼠啃完饼干后便在上面撒尿，就连喝的水也很臭。此外，我们还扯下大桅杆上的牛皮充饥，……还有木屑和老鼠也不放过。每只老鼠卖半埃居(écu，法国古币)。"海员们不堪坏血病和饥饿的折磨，纷纷病倒。

3月6日，在航行110天后，麦哲伦一行人终于看见三座小岛，也就是马里亚纳群岛（Mariannes)。麦哲伦称这些岛是强盗岛(Larrons)，因为当地人驾着三角帆独木舟向船队围攻，见到什么就抢什么。船队并未在此停留很久，补充了禽类、蔬菜和淡水后，就继续朝菲律宾方向航行。

和接踵而来的欧洲人一样，麦哲伦对太平洋岛民操纵独木舟的熟练本领，赞叹不已。"独木舟上，在帆的另一头，有一根一头尖的粗柱，下方横插着桨板。桨板泡在水中，便可以更安全地靠帆行驶（这是有平衡器的独木舟）。风帆是用棕榈叶编织而成的，像三角帆。〔…〕船头船尾没有区别。〔…〕独木舟航行起来，宛如海豚在浪尖跳跃。"



麦哲伦的奴隶昂里克与宿务国王操同样的语言，证明宿务离昂里克的家乡不远。昂里克是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奴隶

麦哲伦在菲律宾群岛受到当地居民的友好款待，然后与土著首领达成协议：在此替西班牙建立起商业霸权。

现在，岛屿一个接着一个出现。3月26日，他们又看到一块新陆地。麦哲伦这次怀着戒心，选了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安营。

两天以后，来了几个土著，其中有宿务（Cebu）的国王。麦哲伦手下有位马来人奴隶，是从以前航行中带来的，名叫昂里克（Enrique)。昂里克与宿务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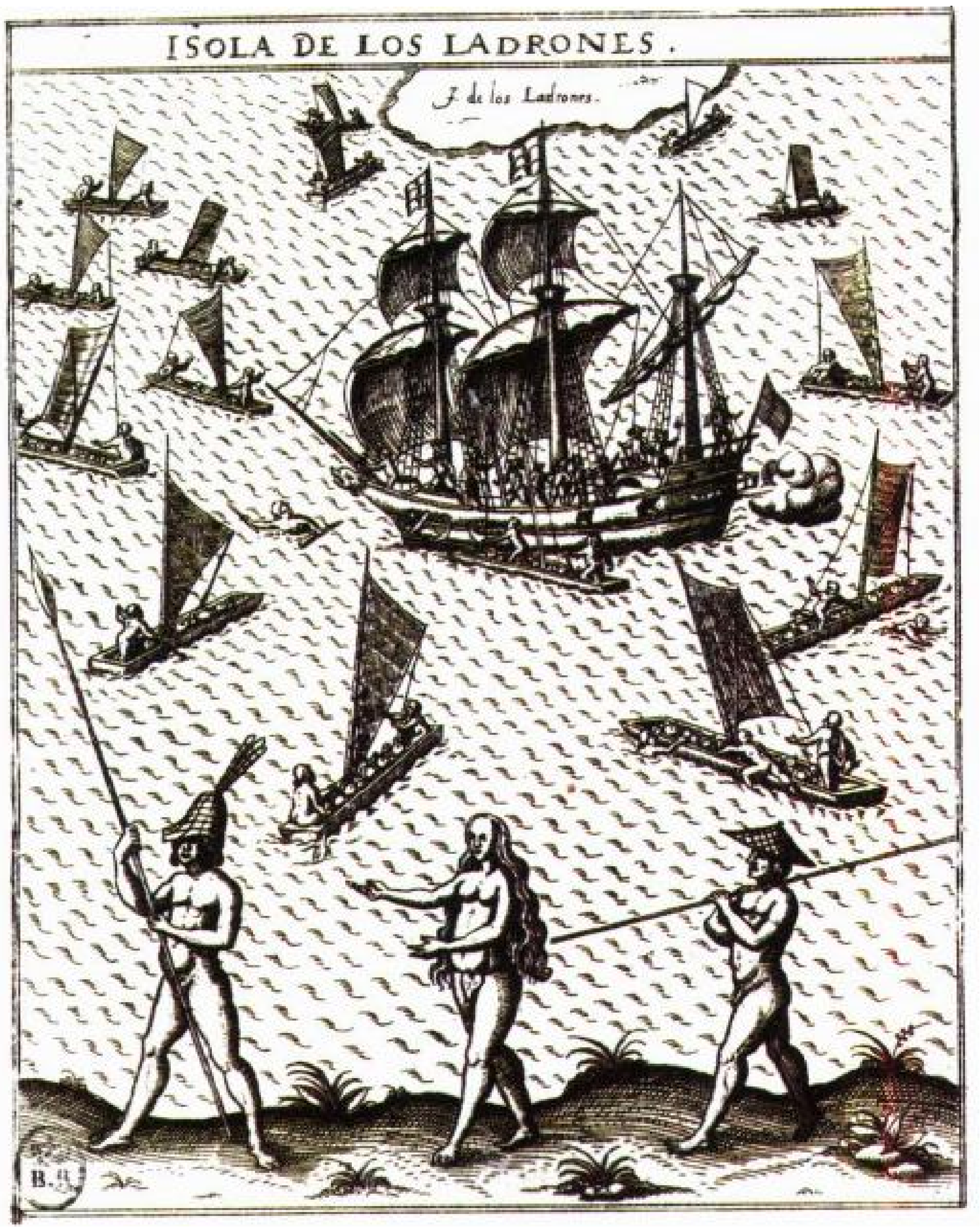
王用同一种语言交谈，从而得知这里离他的家乡苏门答腊岛（Sumatra）已不太远了。

他们这才恍然大悟，摩鹿加群岛就在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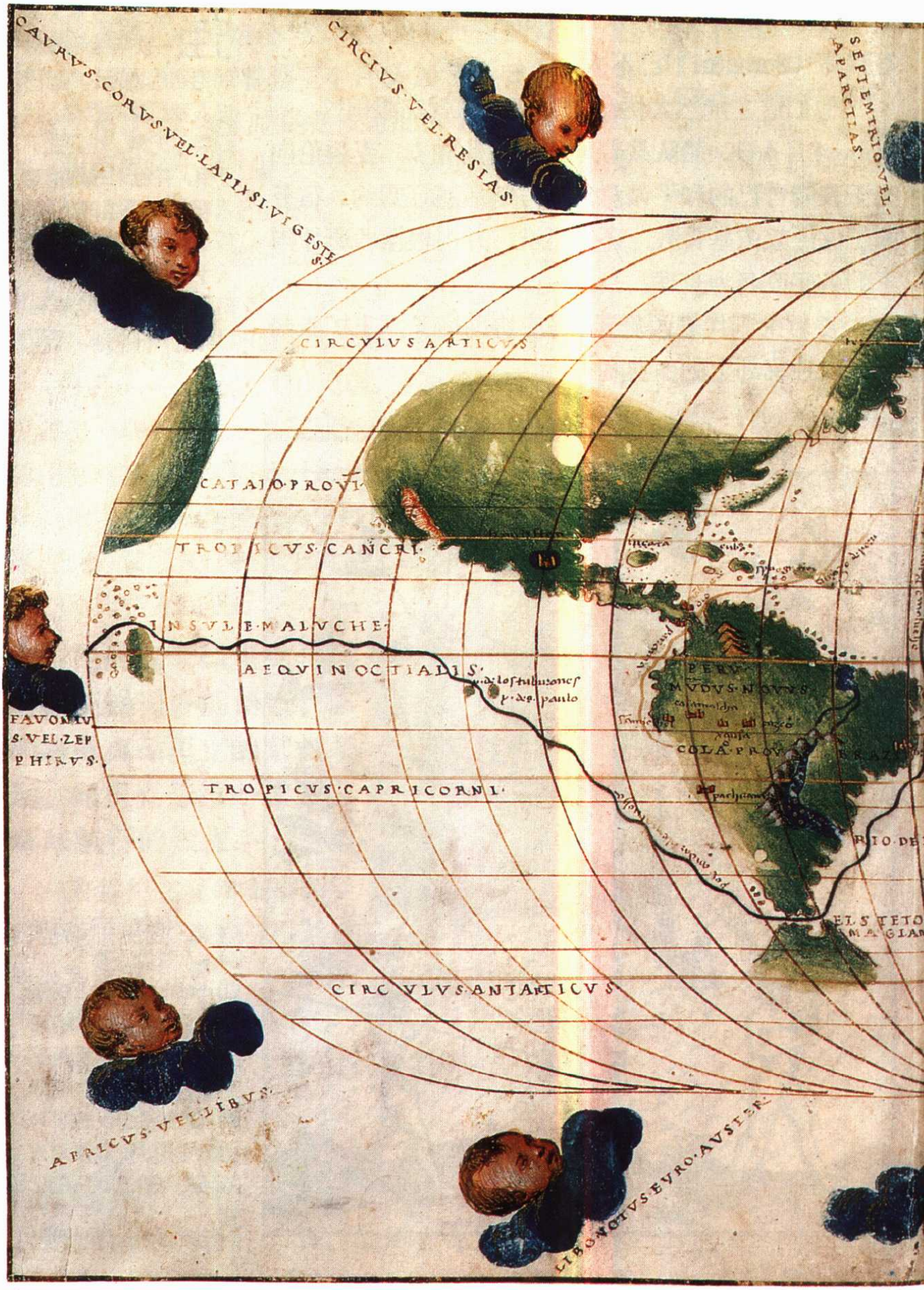
4月4日，船队载着国王向宿务驶去。麦哲伦向国王表明自己的和平诚意，双方随后签订盟约。宿务国王保证皈依基督教，还受了洗，并用根据西班牙国王的名字改名为查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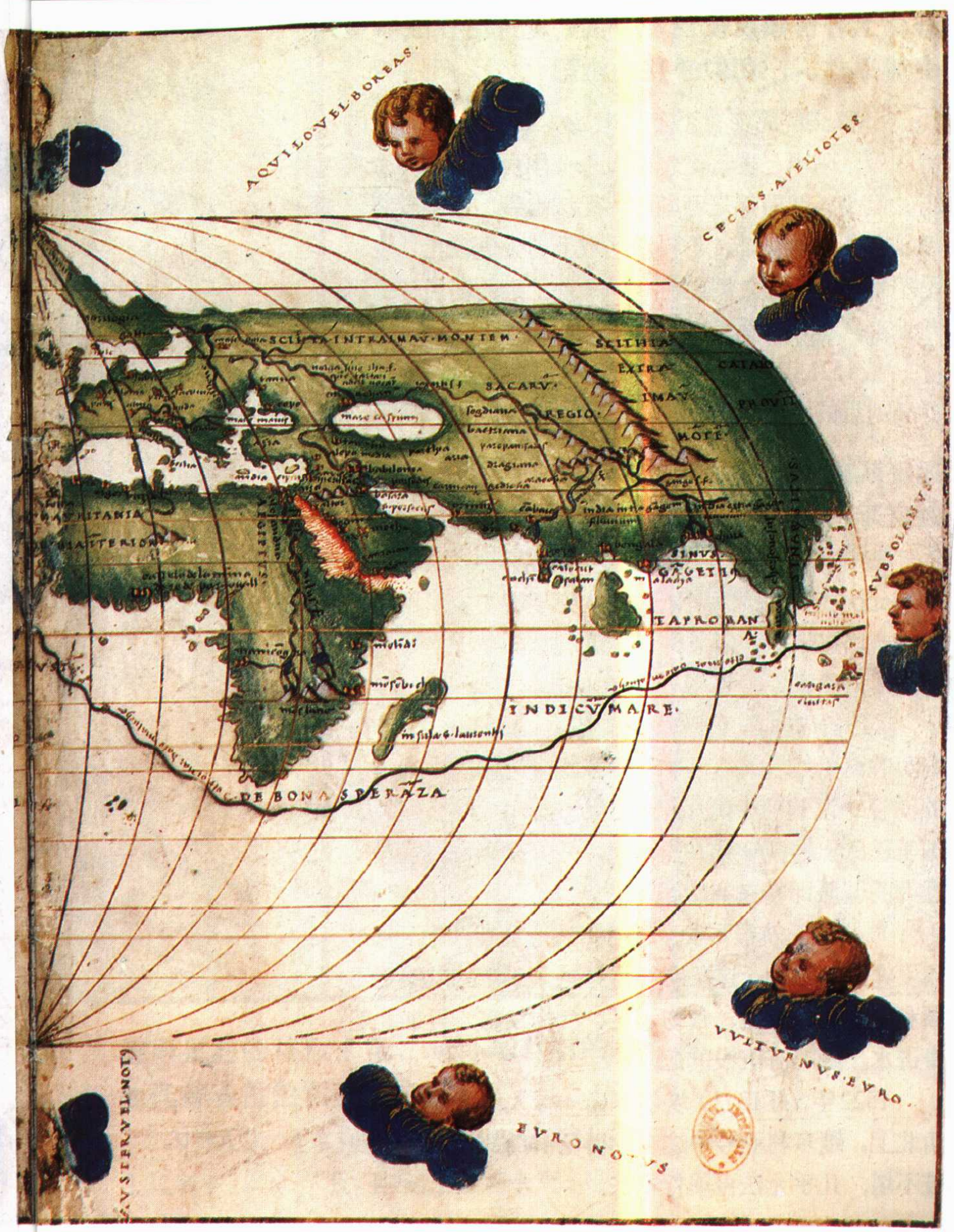
麦哲伦则代表西班牙，答应协助宿务国王扩张疆域，以独享岛上的商业利益。

强盗岛是欧洲人第一次与太平洋岛民相遇的地方。“岛民进入我们舱内抢劫，我们束手无策。他们扯下了帆，并且巧妙地抢走系在主舰船尾的小艇。舰长大发雷霆，带了40人手持武器上岸，放火烧了四、五十间房子，还杀了七个男人，夺回了小艇。”



15 43年，宇宙志学家阿涅斯（Baptiste Agnese）绘制了一幅十分著名的海图。图上标明了麦哲伦第二次环球航行的线路。这张海图反映了16世纪早期，一般人对大陆与海洋分布状况的认知。


CAVRVS·CORVS·VEL·LAPIX SI·VI GESTE
CIRCIVS·VEL·RESIAS
SEPTEMTRIO·VEL·
APARCTIAS·
CIRCVLVS ARTICVS
CATAIO·PROVI
TROPICVS·CANCRI·
INSVLE·MALVCHE·
AEQVINOCTIALIS·
PERV
MVDVS·NOVVS
COLA·PROV
TROPICVS·CAPRICORNI·
RIO·DE
CIRCVLVS·ANTARTICVS
FAVONIV
S·VEL·ZEP
PHIRVS·
AFRICVS·VEL·LIBVS·
LIBONOTVS·EVRO·AVSTER·


AQVILO·VEL·BOREAS
CECIAS·APELIOTES
SCITA·INTRA·IMAV·MONTEM·
SCITHIA
EXTRA
IMAV
SACARV·
REGIO·
MOTE·
CATAIO
PROVIT
INDIA·INTRA·GANGEM
SINVS
GANGETICVS
TAPROBAN
SVB·SOLE·ORIVS
INDICVM·MARE·
DE·BONA·SPERANZA
VVLTVRNVS·EVRO·
EVRONOTVS
AVSTER·VEL·NOTVS

有位土著首领反抗西班牙人，麦哲伦在战事里中箭身亡，一切似乎化为泡影

菲律宾群岛中有个麦克坦岛（Mactan），岛上的首领聚众闹事。麦哲伦想藉机杀一儆百，立刻下令攻击。但小岛四周都是珊瑚礁，无法炮轰，于是麦哲伦率领部下泊船登陆，不料遭到数千名土著攻击。麦哲伦不幸身中毒箭，倒地身亡。幸免于难的船员顿时群龙无首，士气大为低落。

从1521年5月到11月，这段期间，船队在菲律宾群岛附近的海域漂流。

远征队成为漂浮的残骸，埃尔卡诺将船队带回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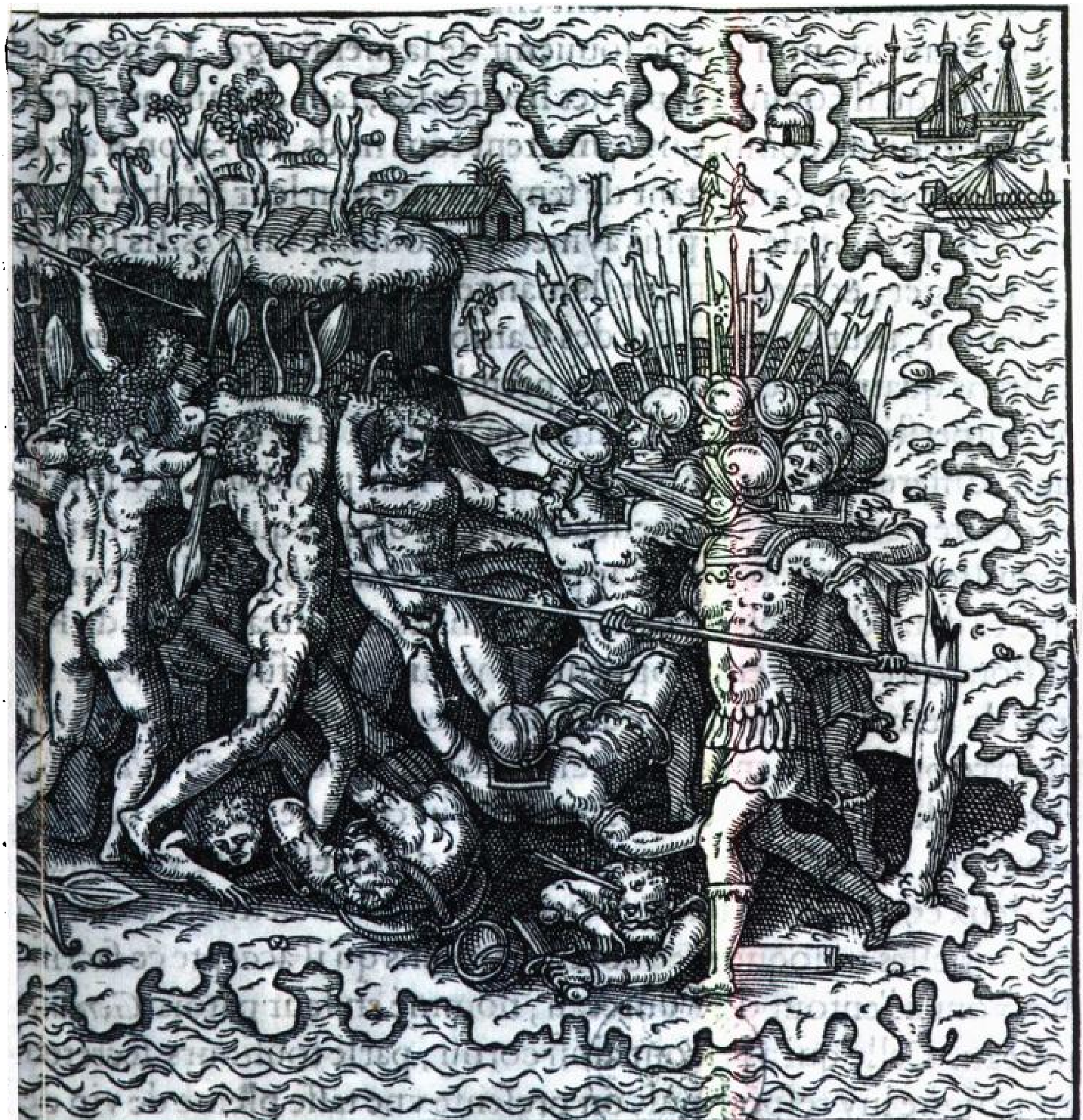
麦哲伦手下的一位船长埃尔卡诺(Juan Sebastian El Cano)控制住局面，让远征队免于遭受全军覆没的后果。埃尔卡诺决定立即驶向摩鹿加群岛，尽快装满香料返回欧洲。

埃尔卡诺向土著首领阿尔曼佐（Almanzor）苏丹购买香料，然后火速装船。原来此时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说葡萄牙国王已经下令追击麦哲伦的船队，国王已派出船舰守候在巴西海岸及好望角，而且一支强大的舰队即将来到摩鹿加群岛。

从原路返航很不安全，船队只得继续西行，越过印度洋回到欧洲。这条航线比穿越太平洋的航线更不顺利：逆风、逆流、食物不足、食物发霉，再加上船身进水，随时有沉没的危险。

1522年5月18日，埃尔卡诺一行人终于绕过好望角北上。维多利亚号中途在佛得角群岛靠港时，已残破不堪，几乎无法再航行下去。





英勇果敢的埃尔卡诺，是环球首航的幸存者，他代替麦哲伦领受了褒奖

麦哲伦不慎介入了当地统治者间的冲突。

9月6日，维多利亚号奄奄一息地回到西班牙，船上只剩下18人。“我们驶进了圣卢卡湾，……自从驶

出圣卢卡湾以来，我们已航行了14460里（约合57840公里），自东向西绕地球一周。”这是欧洲人首次环行地球，也是头一遭穿越太平洋，更是地理探险史上的一项壮举。查理五世赐与埃尔卡诺贵族头衔，纹章上刻着这样一句话“Tu primus circumdedisti me”，意思是“你是绕我一周的第一人”。



在西、葡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和香料之路的竞赛中，麦哲伦的远征具有重要意义。西班牙航海家在他去世后，一直继续探险，直到16世纪末。麦哲伦去世50年后，西班牙成为地球上的首强，帝国的势力范围从美洲一直扩展到菲律宾群岛。

麦哲伦的后继者任务艰巨：寻找从亚洲到美洲的归路

西班牙人多次试图从新大陆出发前往菲律宾。曼达那（Mendana）就是怀抱着这个志向，勇往直前的探险家之一。



1567年11月，曼达那离开秘鲁，前往菲律宾。但船只向南偏离航线，抵达一处他不认识的群岛。岛民是食人肉的巴布亚人（Papous），对这批不速之客极不友善。因此，1568年6月，曼达那又匆匆来到墨西哥。但是，他此行发现的所罗门群岛（Salomon）后来成为神话仙境、人间天堂，吸引了大批航海家来到这里，这股风潮还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

这次失败后，曼达那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再出航。1595年，他决定再尝试一次。他雇用葡萄牙籍领航员基罗兹（Quiroz），率领四艘船，船上载有400名男女

和儿童，目的是在南太平洋建立殖民地。

船队从秘鲁出发，经过波利尼西亚的马克萨斯(Marquises)群岛，一直向西，抵达另一个岛屿，曼达



那将它取名为圣克鲁斯岛(Santa Cruz)。尽管岛民对外来者心存疑虑，曼达那仍打算在岛上建立永久的移民据点。不幸的是曼达那在这时去世，船队由他的妻子伊莎贝拉(Isabel)指挥，后来全部返回墨西哥。



西班牙从哥伦布开始的大规模探险活动，到此终于告一段落。一个庞大的帝国已然诞生。

埃尔卡诺(左页图)曾参与圣胡利安港的叛乱。但在麦哲伦死后，他指挥维多利亚号返回西班牙，从此声名大噪。

1605年，基罗兹与西班牙航海家托雷斯(Torrès)一同远征南方海域，寻找“未知的南方土地”(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基罗兹趁机观察马克萨斯群岛的土著，认为这些肤色较浅的岛民，一定来自邻近的一块未知陆地。基罗兹始终没有发现那个神秘大陆，却看到几百个岛屿，岛上的生活方式充满异国情调。1606年，基罗兹在新几内亚的南岸登陆。当时，船长托雷斯还画了几幅素描：上图是南海的岛民，下图是新赫布里底岛的土著。


O
N
S
R
17
31
28
15
30
27
26
16
32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从葡萄牙手中夺走摩鹿加群岛。
葡、西两国独霸世界的局面就此打破。
东印度公司远征世界各地，势力所向披靡。
公司内部组织严明，上下有序，
声威与财富与日俱增，
彻底粉碎葡、西两国的垄断。
其实，英国人早已打破这项垄断……

第二章
西班牙霸权的终结

停泊在望加锡（Macassor，即今印尼苏拉威西省省会乌戎潘当〔Ujung Pandang〕）锚地的船队，分布壁垒分明，是香料争夺战的一景，显示葡、荷两国积怨日深。





1577年，英国海军军官德雷克，率领五艘船和160人出航驶向太平洋。这一行人是英国第一批抵达太平洋的远征队。德雷克此行身负一项官方授与的任务——探寻南方大陆。除此之外，他与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早有默契：从西班牙在南美西岸的港口和船只所获取的利益中，英国也要来分一杯羹。

西班牙人由于自恃掌握太平洋的绝对霸权，所以他们根本没有修筑港口工事，也没有组织商船护航队。因此，德雷克得以轻易达成任务。在返航途中，他决定继续向北行驶。

德雷克有意寻找那条西北通道。不少宇宙志学家都确定有这么一条通道，但究竟位于何处，直到19世纪，仍是无数航海家急于解开的谜。

德雷克途中在美洲西北岸的一个岛靠岸。岛上的印第安人把英国人当作神，印第安国王甚至把权杖和王冠赠给德雷克，于是这个岛便成为英国属地。德雷克还采用英国女王的名字，替该岛取名为新阿尔比恩(Nouvelle-Alb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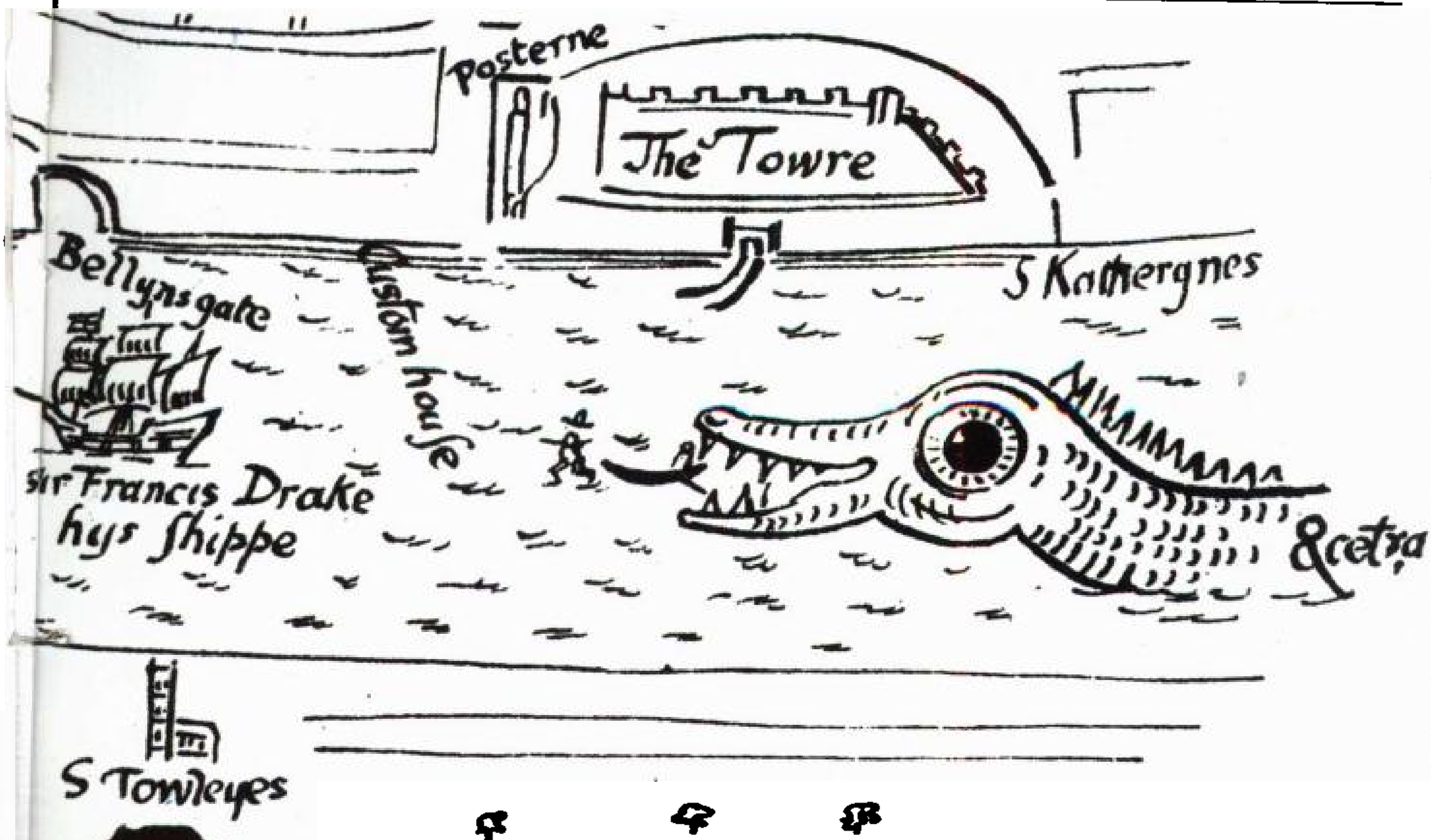
德雷克一直没能找到那条位于美洲北部，连结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通道。于是，他就转向西航行，越过太平洋，抵达摩鹿加群岛。在岛上大肆搜括后，载着满船的掠夺物资和香料返航。

1580年9月26日，德雷克经由印度洋返回英国，成为第一位环球航行的英国人。事实上，当时英国已经染指向来为西班牙所独占的海域，只不过势力还比不上18世纪中叶以后那般强盛。



德雷克同时具备海盗、黑奴贩子、探险家的身份。他沿美洲西岸向北航行，是走得最远的探险家。







从1550年起，荷兰人在香料之路上展开无数次探险

1594年，•葡、西两国联盟期间，葡萄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pe Ⅱ)下令，禁止荷兰船只进入葡萄牙港口，以阻止荷兰人在北欧倾销香料。然而，菲利普二世此举失算了，因为荷兰人反而将矛头对准太平洋。

香料贸易是荷兰的经济命脉，阿姆斯特丹的有关当局受到葡萄牙的限制，便决定往东印度群岛发展。

荷兰拥有许多杰出的航海家以

葡西两国已签约瓜分世界。但在伊莉莎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许多冒险家经营一本万利的生意，不顾西班牙的垄断，将一船船的奴隶从非洲海岸运到西班牙属地。德雷克的第一次远航就是为了贩卖奴隶。

及技艺超群的捕鱼专家，而葡萄牙人在太平洋的商行防备欠佳，且时常与土著首领发生冲突，于是形势对荷兰相当有利。因此，从1598年起，荷兰人便进驻摩鹿加群岛和东印度群岛。

第一位环球航行的荷兰人，是一个名叫范·诺尔（Olivier Van. Noort）的航海家。范·诺尔雄心万丈的海上探险，为西班牙在太平洋独霸一方的光辉历史，划下了句点。

此后，从1598到1603年间，一共有13艘荷兰船只到过东印度群岛。

1605年，荷兰在摩鹿加群岛成立另一家东印度公司，且与当地首领达成协议：荷兰垄断香料市场，并以保障群岛的安全作为回报

1617年，又有一家东印度公司在爪哇岛（Java）的雅加达（Djakarta）成立。雅加达在当时称为巴达维亚（Batavia），不久便成为一个昌茂鼎盛的商业中心，以及无数远征船队的出发地。1602年就创立的东印度公司，成为荷兰拓展海权的主要支柱，在世界各地从事经济及政治活动。

派驻爪哇的代表配有武力，并且负责和当地首领洽谈商务。公司下设许多家商行，希望逐步控制整个太平洋，将英、葡两国从商业竞争中排挤掉。于是，在巴达维亚这个远东贸易中心，出现了奇特的社会现象：所有行事都以经济利益为着眼点，为达目的，甚至不惜一切手段。殖民者毫不犹豫地杀光某些岛屿上的土著，幸存的土著则沦为奴隶。

此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还严格管制生产定额，以防止香料市场的饱和。1621年，西印度公司也成立。如









巴达维亚是爪哇岛的一个港口。荷属东印度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远东总部（下图）。巴达维亚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对开发印尼的资源极为有利，但气候潮湿，环境恶劣，被一位旅行者称为“死亡之地”。

此一来，不但打开了巴西市场，而且也把荷兰的殖民活动扩展到大西洋。

17世纪初，有数不清的人远征南方大陆。他们始终没找到那块“陌生的土地”，但另有斩获



1605年，荷兰航海家扬佐（Willem Janzoon）启程去新几内亚（Nouvelle-Guinée）南岸探险。西班牙人误以为新几内亚是南方大陆的一部分，于是将它取名为“金地”。扬佐就这样误打误撞地来到澳洲海岸，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但自己并不知道，还以为这里就是新几内亚。

当时的测量仪器十分简陋，无法用来作精确的科学观察，因此经常出错，不是把非陆地看成陆地，就是把小岛当作大陆。愈往南就愈容易发生这种谬误。因为南方的天空阴暗，能见度极低，因此产生一些传说，有的传说还得到地理学家的赞同。他们认为，以维持地球平衡的观点来看，南方大陆确实存在。

1605年，基罗兹对南方大陆的美妙叙述，更增添这些神话的魅力。他深信真的有一块“陌生的土地”，于是再度率领三艘船从秘鲁出发，最后抵达一座大岛，替它取名为“圣灵的南方土地”（Terre australe du Saint-Esprit）。

基罗兹极力赞扬这个地方物产富饶，但显然他言过其实了，因为这座岛只不过是新赫布里底群岛（Nouvelles-Hébrides）中的一个岛。但是，得到200年后，这个神话才被打破。

雅可和舒腾率领的恩德拉赫特号在巴塔哥尼亚海岸起火。船员一窝蜂挤在甲板上（下图）。



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展的同时，其他荷兰人也纷纷从事海上探险

1610年，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大商人勒梅尔（Isaac Lemaire），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远东贸易，于是另外成立澳大利亚公司与之对抗。

如此一来，勒梅尔就不能使用东印度公司旗下的航道——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他必须另辟新路。1615年6月，勒梅尔的儿子雅可（Jacob Lemaire）和一位名叫舒腾（Guillaume Schouten）的人，分别率领两艘船离开荷兰，远赴南大西洋。这两艘船非常坚固，船体呈圆形。



——位商人说道：“我们这些阿姆斯特丹人四海为家，哪里能赚到钱就去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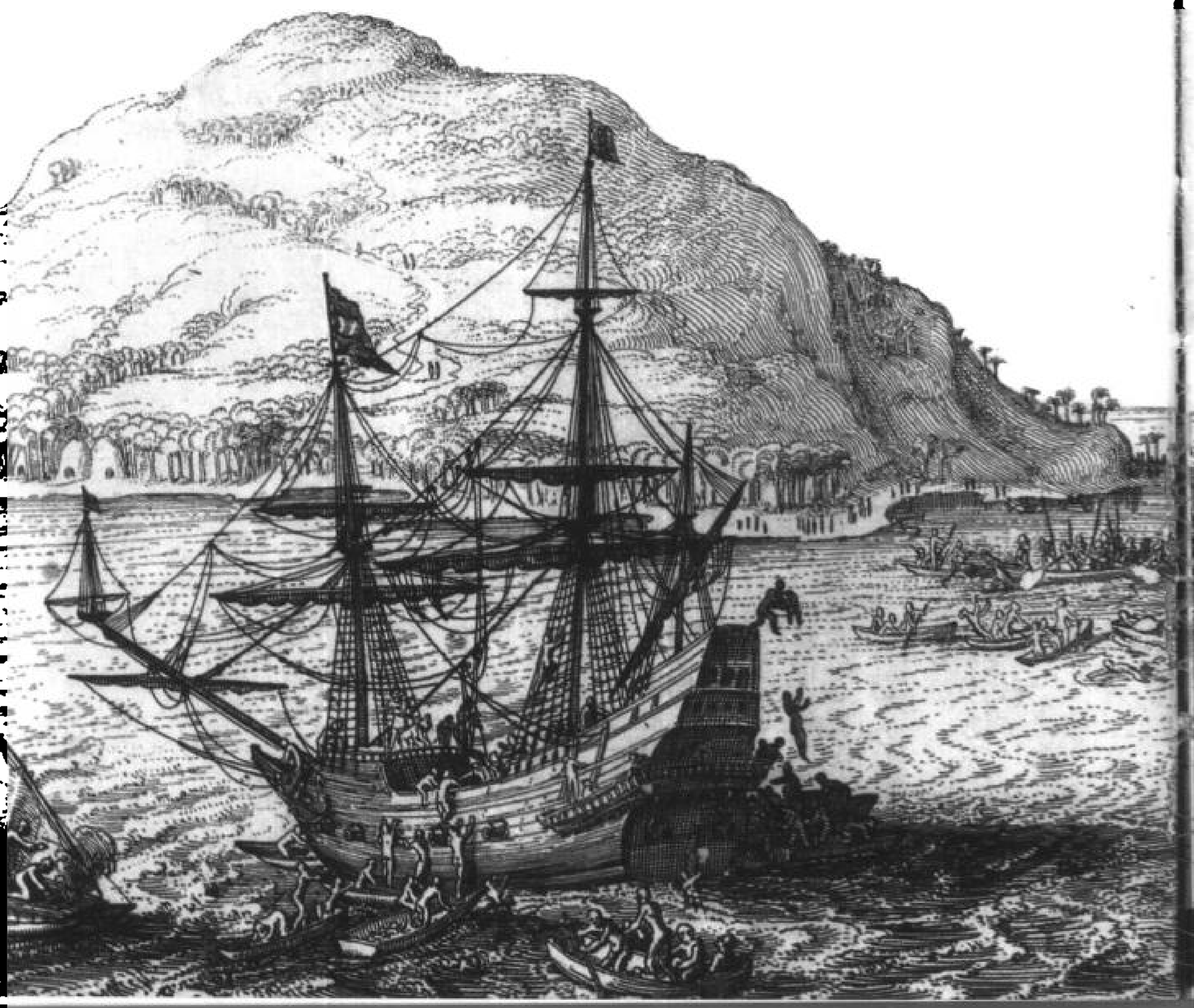
影响深远的大事：雅可和舒腾发现通往太平洋的新航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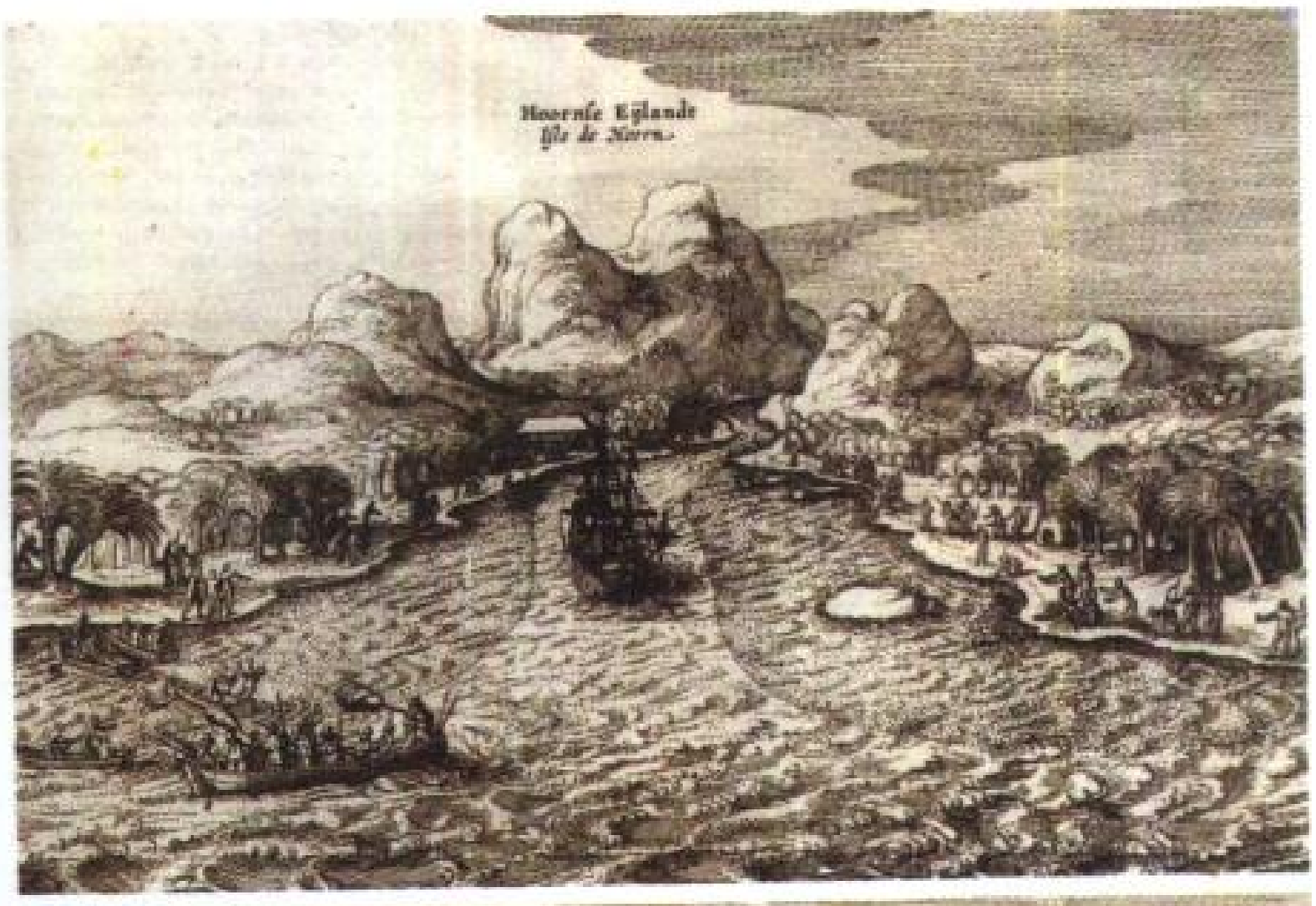
船队行经麦哲伦海峡之后，一路往前，沿着火地岛（Terre de Feu）行驶。随后他们来到一处荒僻的海角，好像是美洲大陆的南端，雅可和舒腾率领的合恩号上的船员，叫它合恩角（Cap Ho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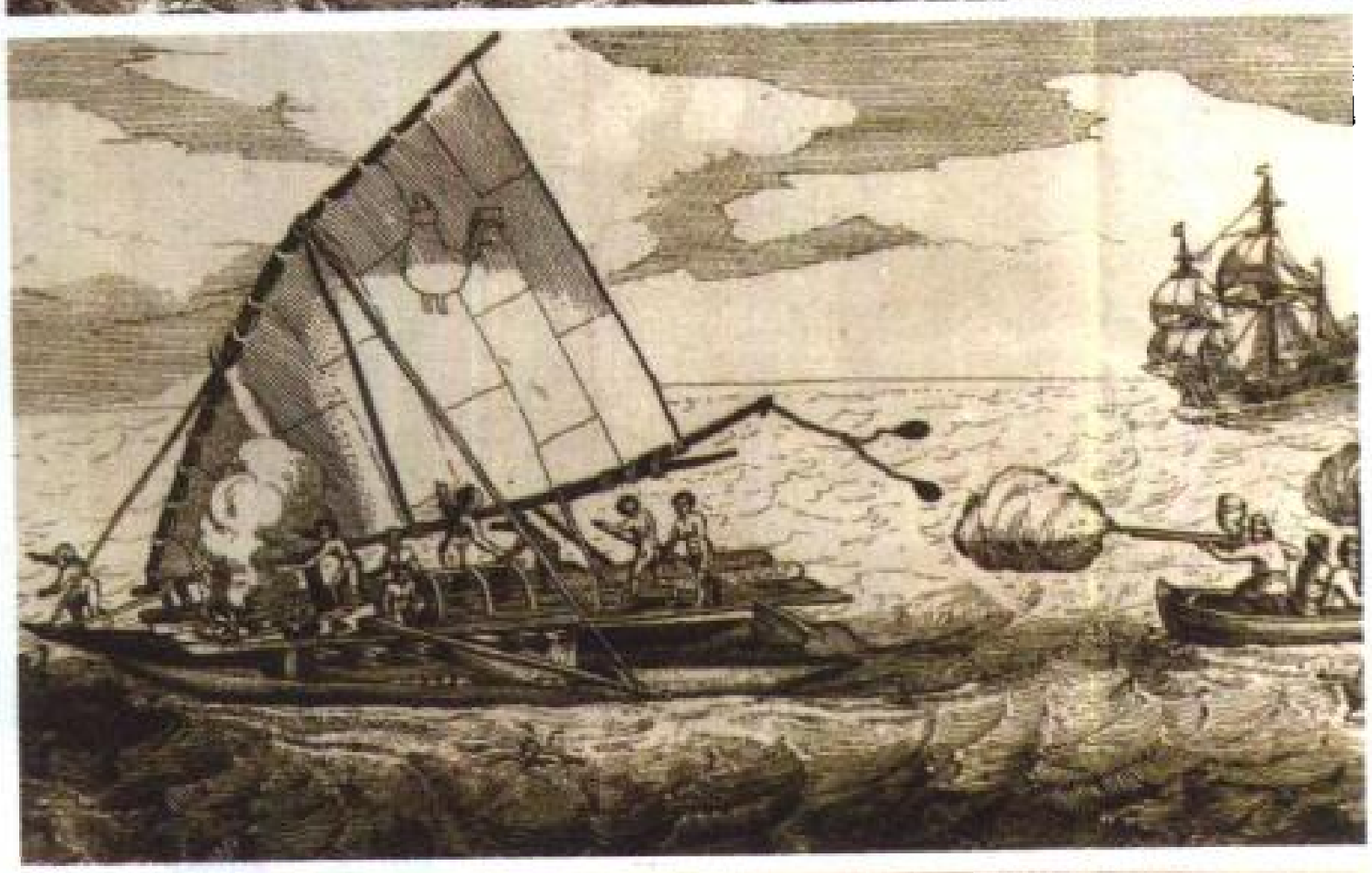
船队后来从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日后，这条路线还成为闻名世界的新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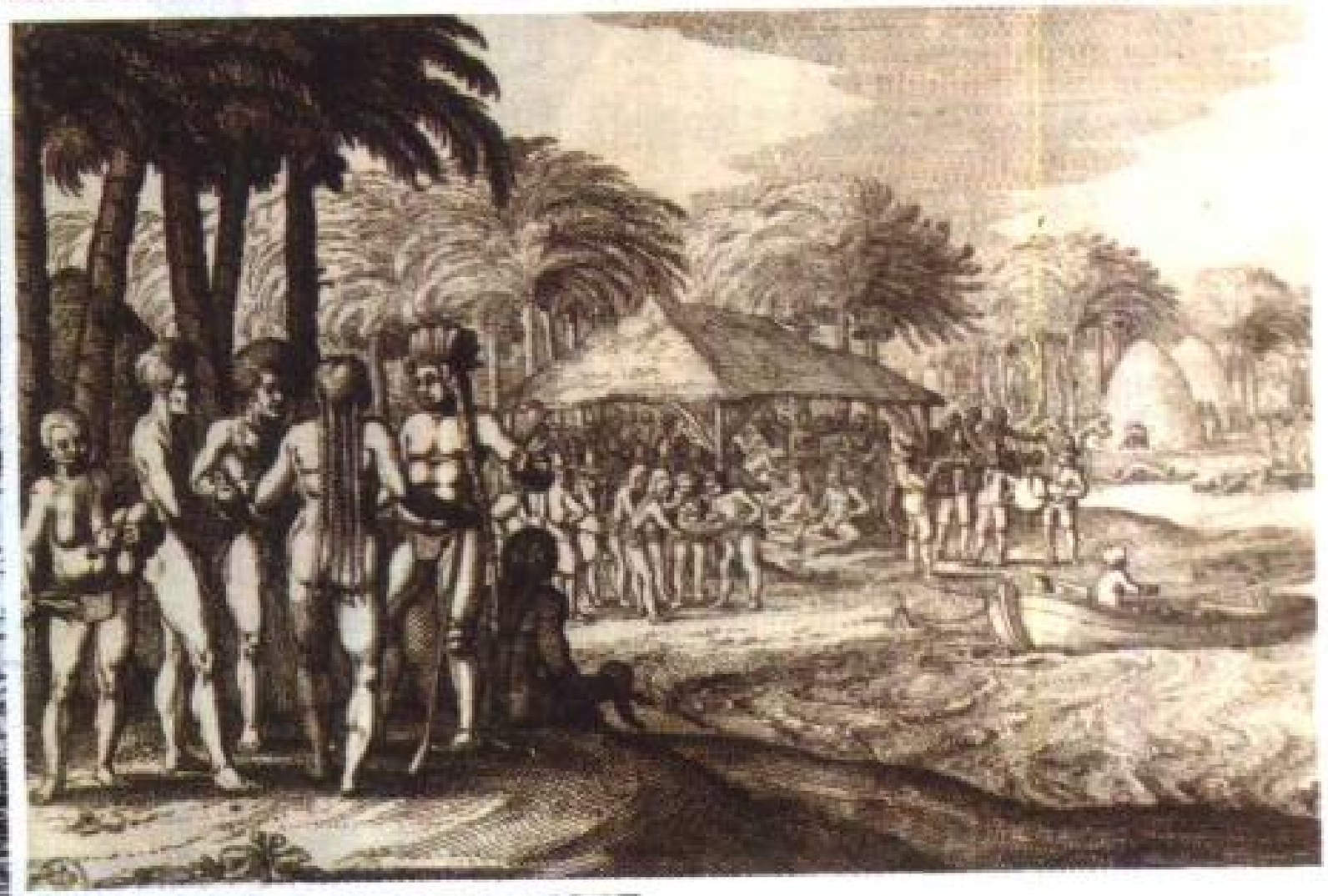
雅可和舒腾一行人，经过波利尼西亚的汤加（Tonga）群岛后，进入那时候的人口中的“大洋”（Grand Océan），他们是第一批来到汤加群岛的欧洲

舒腾和雅可停靠在朋友群岛（汤加群岛）。当地人十分好奇，纷纷登船，将船上物资洗劫一空。









16年4月，恩德拉赫特号抵达波利尼西亚中的小岛群，替这些小岛取名为霍恩（Horn）群岛。当地人试图击退登陆者（上图）。双方进行小规模交战（中图）。土著首领在草屋以烤猪、鲜果，盛宴款待荷兰人，席间还安排音乐及舞蹈助兴（下图）。

人。最后，雅可和舒腾率领船队抵达爪哇岛。

东印度公司驻爪哇的总督对他们极不友善，不相信他们没有取道麦哲伦海峡而绕过南美洲，并指责他们无权在新几内亚装运香料，因为那是东印度公司的特权。为了惩罚他们犯下这两项违法行为，总督没收雅可和舒腾的船，并将他们遣送回荷兰。

种种探险提供大量线索，使海岸线有了大致轮廓，但这些线索仍有待搜罗齐全后，加以整理。



荷兰船长塔斯曼，发现了今日叫做塔斯马尼亚的岛和新西兰

1642年，塔斯曼（Abel Tasman）从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岛（Maurice）出发。他所率领的两艘船上，除了一年份的粮食和饮水之外，还载有各种五金制品。塔斯曼准备在发现南方大陆后，与当地人以货易货。塔斯曼率领船队越过印度洋后，其实已经航行在澳洲附近的海域了，但他们浑然不知。船队在南方海域抵达的第一片陆地，就是今日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e)。

塔斯曼继续向东行驶，来到一片新海岸，他以为这就是南方大陆，其实乃是新西兰(New Zealand)。新西兰的居民敌视这些不速之客，因此船队无法在此停泊。这支波利尼西亚民族是毛利人(Maoris)，在新西兰定居已达八百年之久。塔斯曼是第一位与毛利人打交道的欧洲人。



塔斯曼随后掉头北上，绕过斐济群岛(Fidji)，转向西行回到爪哇。经过十个月的航行，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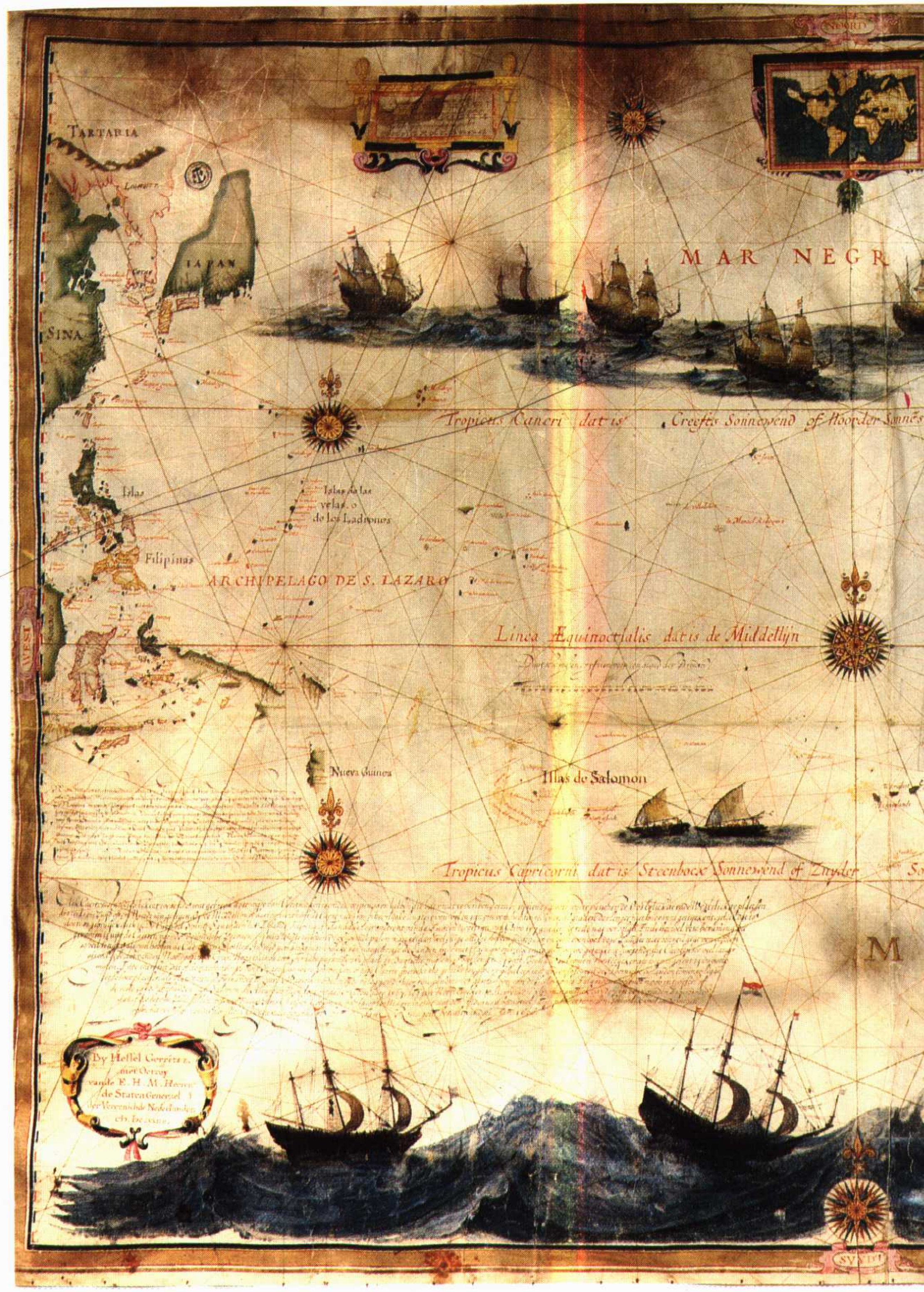
塔斯曼和他妻子的画像。塔斯曼并未因他的发现而受到褒扬。东印度公司责备他没有“带回”任何金矿银矿回报赞助者。

于抵达巴达维亚。最后他在日志中写道：“感谢上帝保佑我们一路顺风，阿门！”



与以前的远征者相比，塔斯曼行驶的航线更向南迈进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发现了新西兰的海岸，并且用详尽的文字及图画予以描述。其实，塔斯曼远征而得的战利品微不足道，真正让人津津乐道的成就，是他环绕整个澳洲一圈，尽管他一点儿也不晓得。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再派出远征船队。

塔斯曼的画：新爱尔兰人乘坐附有平衡板的独木舟。


TARTARIA
SINA
IAPAN
MAR NEGR
Tropicus Cancri dat is
Islas
Islas de las velas. o de los Ladrones
Filipinas
ARCHIPELAGO DE S. LAZARO
Linea Equinoctialis dat is de Middellijn
Nueva Guinea
Illas de Salomon
Tropicus Capricorni dat is Steenbock Sonneswend of Zuyder
By Hessel Gerritsz.
de Staten Generael



与英王亨利四世和詹姆斯一世同时代的人，对太平洋知道些什么？答案是：所知不多。在麦哲伦身后一百年，太平洋在欧洲人眼中仍然神秘莫测。欧洲人只曾在智利、秘鲁、菲律宾的一小部分登陆。太平洋中部的众多群岛几乎都不为人所知，或者在发现后又被人遗忘。如塔希提即是一例。1605年，基罗兹曾从曼达那住过的马克萨斯群岛来到塔希提。当时的地图绘制者，常随意将陆地摆放在未经考证的方位上，以致岛屿往往被当成大陆。

18世纪时，荷兰西印度公司垄断美洲贸易，后来也派出最后一支远征队

荷兰富翁罗盖芬(Jacob Roggeven)，得到西印度公司的许可，赴太平洋寻找南方大陆。

1721年，罗盖芬扬帆出航，发现一个小岛，那天适逢复活节，于是便将小岛取名为复活节岛（Easter)。岛上遍布宏伟壮观的雕像，非常醒目。发现复活节岛是罗盖芬此行唯一的收获。在后来的旅程中，船员们在新几内亚和新不列颠（Nouvelle-Bretagne)，与土著发生激烈冲突。

罗盖芬在东太平洋没有找到南方大陆，塔斯曼在西太平洋也未发现南方大陆，尽管如此，在新西兰和合恩角以南，仍有辽阔的海域可供探索。除了荷兰外，其他国家也在寻找这个传说中的神秘大陆。



1722年4月14日复活节，荷兰航海家罗盖芬抵达一个小岛，取名为复活节岛。岛上遍布巨大的雕像，令人咋舌。

受限于科学和航海知识的不足，以及未对航海日志加以归纳分析，探险者的成绩不甚理想

17世纪中叶塔斯曼的远航，意味着一段地理发现史已经结束。当时，几乎所有的探险结果都令人失望，原因很多，例如船只不够坚固，观测仪器简陋，出海远征缺乏组织和策略等等。这些探险十之八九都属于个人式的行动。探险的主要目的是贸易，然而探险的结果却严格保密。每个国家、每位航海家都对自己的发现守口如瓶，以打击竞争对手的士气。因此，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进步。

1620到1650年间，科学界有了重大发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又先后成立第一批学术团体，于是航海探险事业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在此期间，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和英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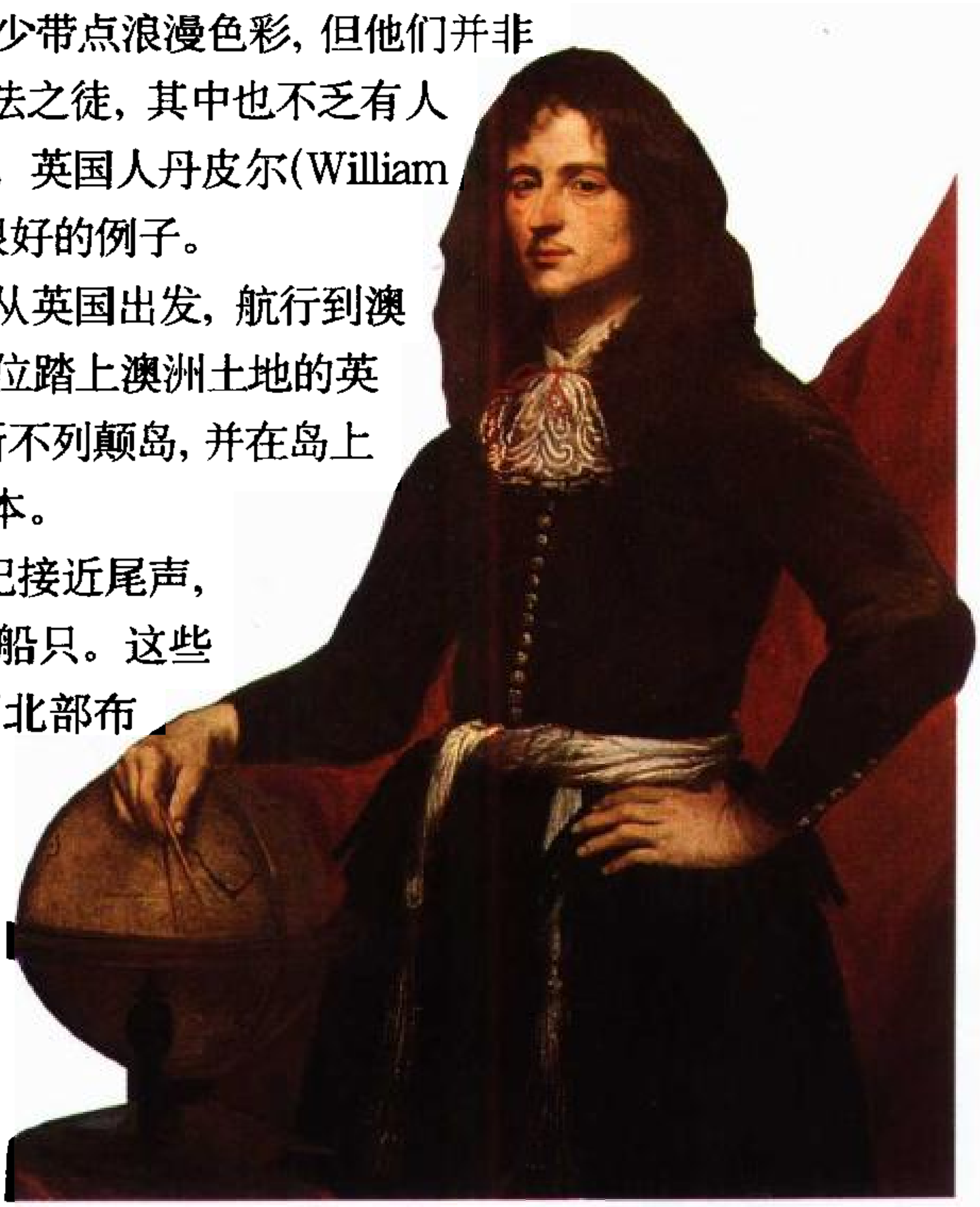
查理二世（Charles Ⅱ）的赞助下，巴黎及离伦敦不远的格林威治（Greenwich）分别设立了天文台。这些是世界上第一批天文台。同时间还出现有关航海科学以及地球地理的论述文章，因而大大地增进了人类的知识，扩大了世界观。

然而，一切科学研究在18世纪才开花结果。大众开始对探索世界产生兴趣。但是在1688到1713年间，欧洲战火连连，大大影响远航探险事业的进展。

丹皮尔擅长写作和航海。他在1683到1691年间第一次赴太平洋，大举侵占西班牙的殖民地。

17世纪后半期，除了海盗丹皮尔稍有成就外，太平洋探险事业毫无进展

海盗干的勾当多少带点浪漫色彩，但他们并非全是些缺乏教养的不法之徒，其中也不乏有人能做重要的科学观察。英国人丹皮尔（William Dampier）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699年，丹皮尔从英国出发，航行到澳洲西海岸，成为第一位踏上澳洲土地的英国人。后来他又发现新不列颠岛，并在岛上采集到各种动植物标本。

一直要到17世纪接近尾声，太平洋上才出现法国船只。这些船只大都是从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省的圣马洛（Saint-Malo）出发。

法国船队的探险纯粹是以商业利益为考量，但也具有地理学上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699年，海军军

官德·博谢斯纳(Jacques Gouin de Beauchesne),就勘察了麦哲伦海峡。他认为这道海峡的水道曲折迂回,且寒冷多雾,不利航行,于是劝告其他航海家放弃这条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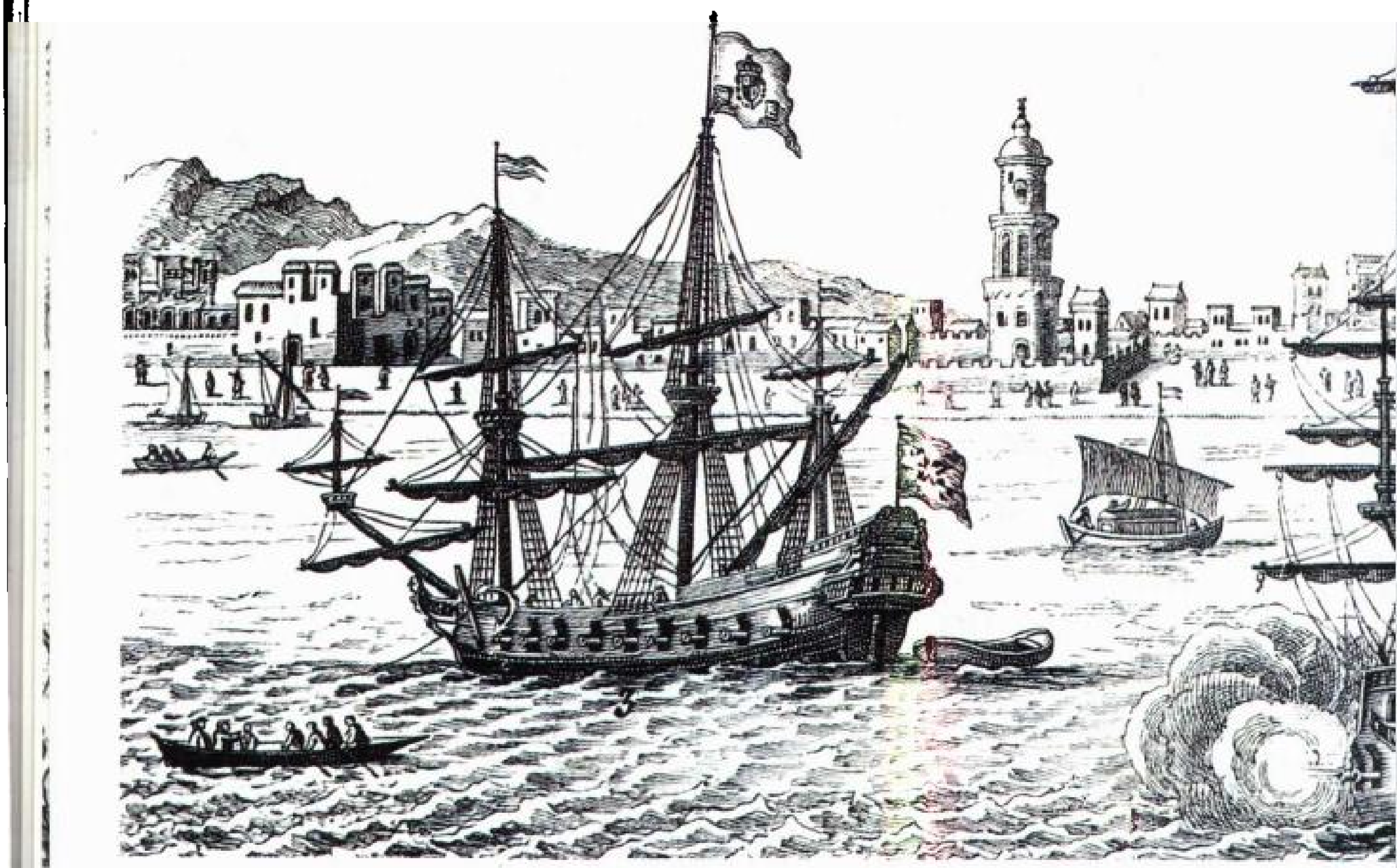
安森是英国第一位海军大臣,于1744年完成环球航行。安森曾说,只要在福克兰群岛设立战略基地,便控制了南方海域的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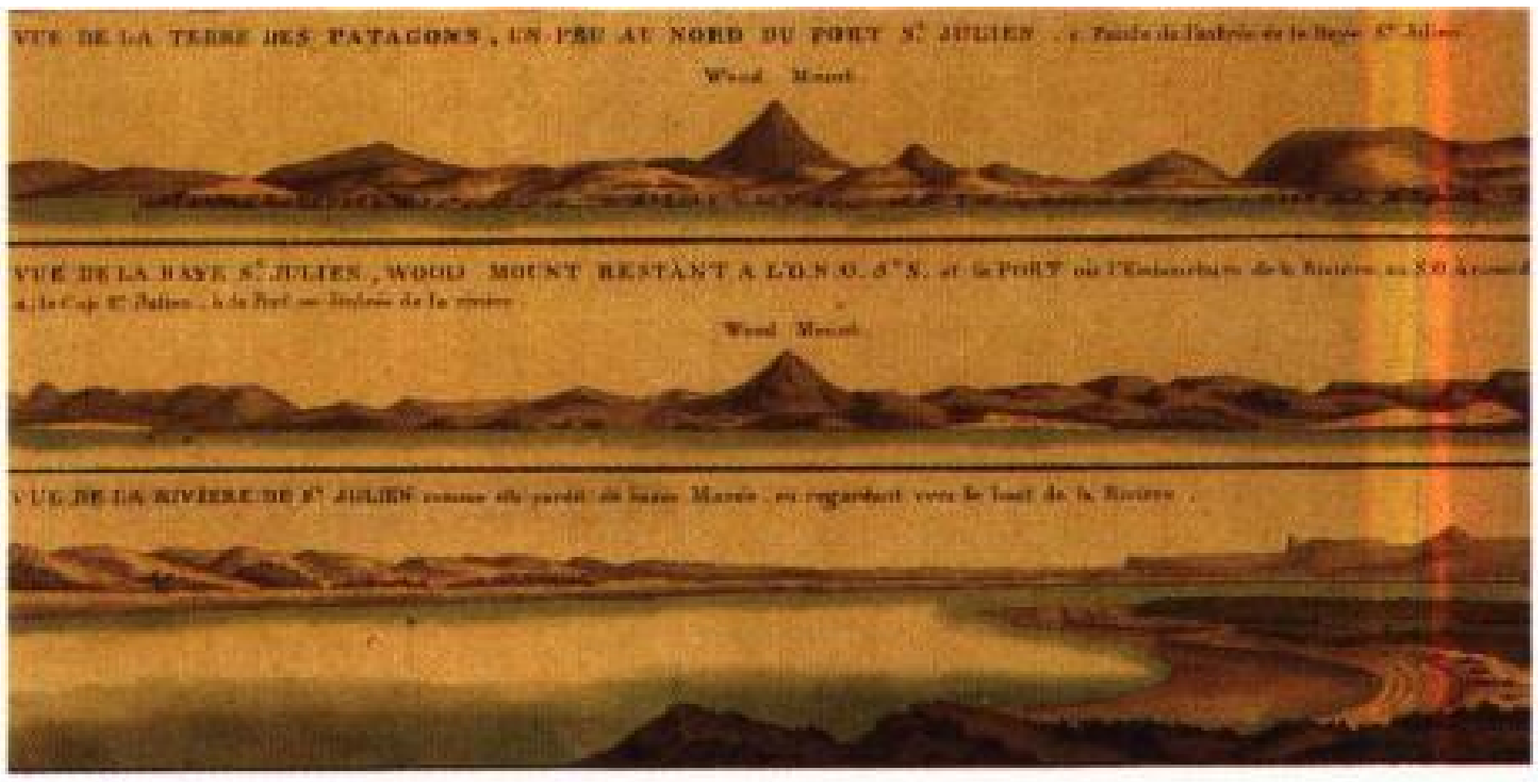
英国船长安森开创地理发现的新纪元

1746年9月,安森(George Anson)率领百人队长号从英国启程,任务是干扰西班牙的贸易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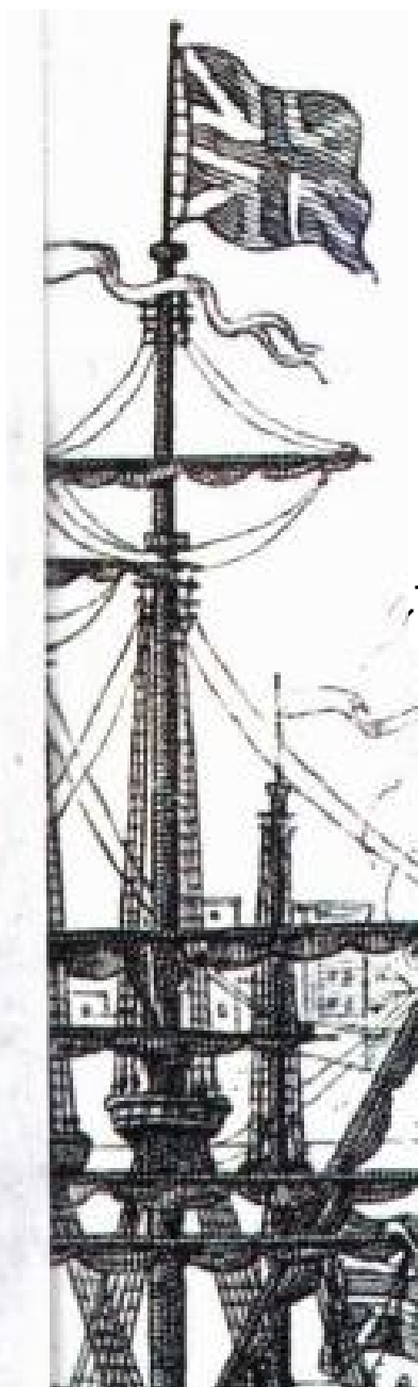
这次航行长达四年,历尽千辛万苦,尤其是急遽蔓延的坏血病,造成重大伤亡。在930名船员中,竟有六百多人丧命。尽管如此,安森仍然收集到重要的科学资料。他从西班牙船上夺取到地图,而这些地图极为珍贵重要,是西班牙政府的秘密档案。

1749年,安森将自己的航海日志公诸于世,旋即在全欧造成轰动,就连法国文学家暨哲学家伏尔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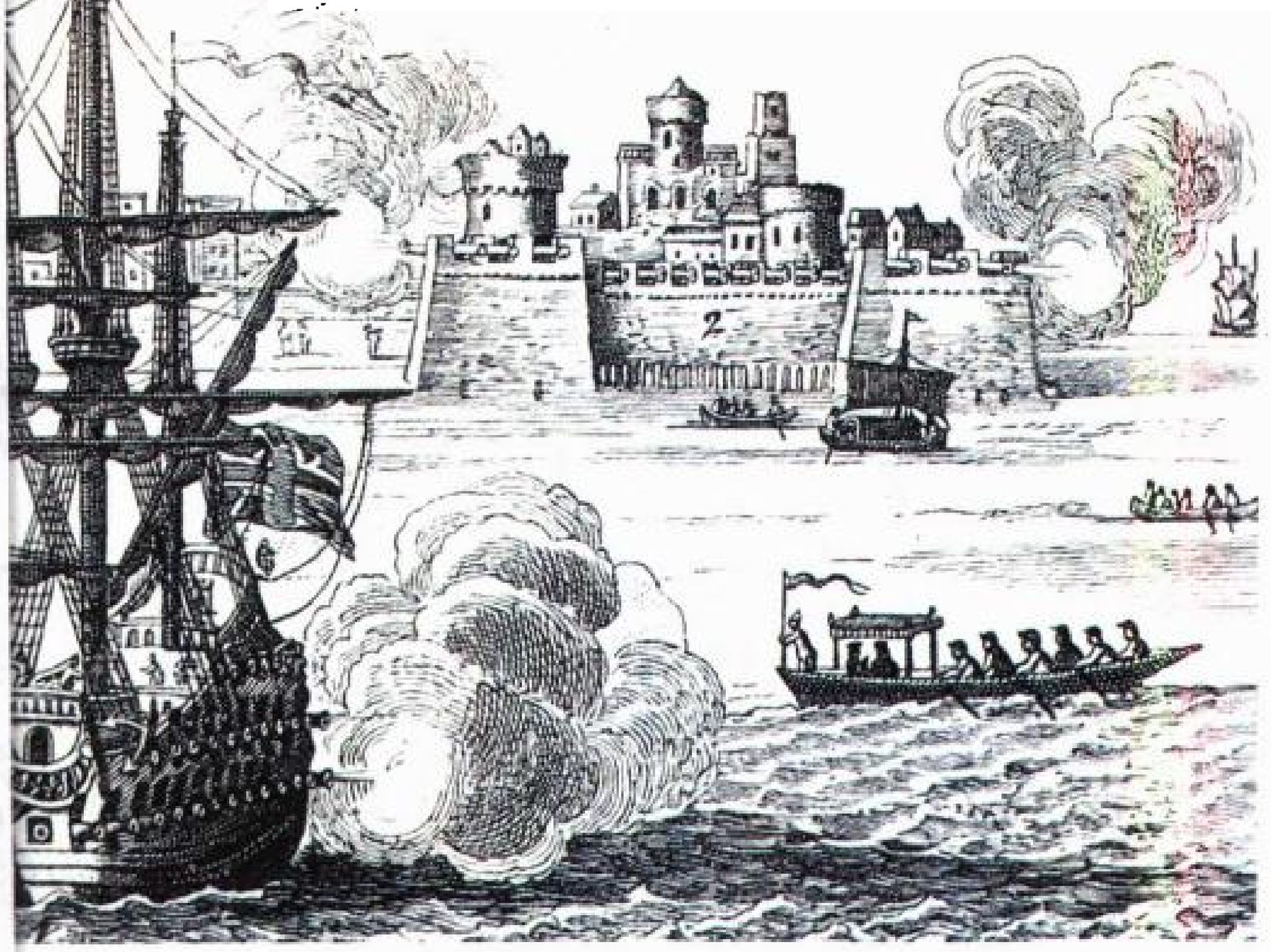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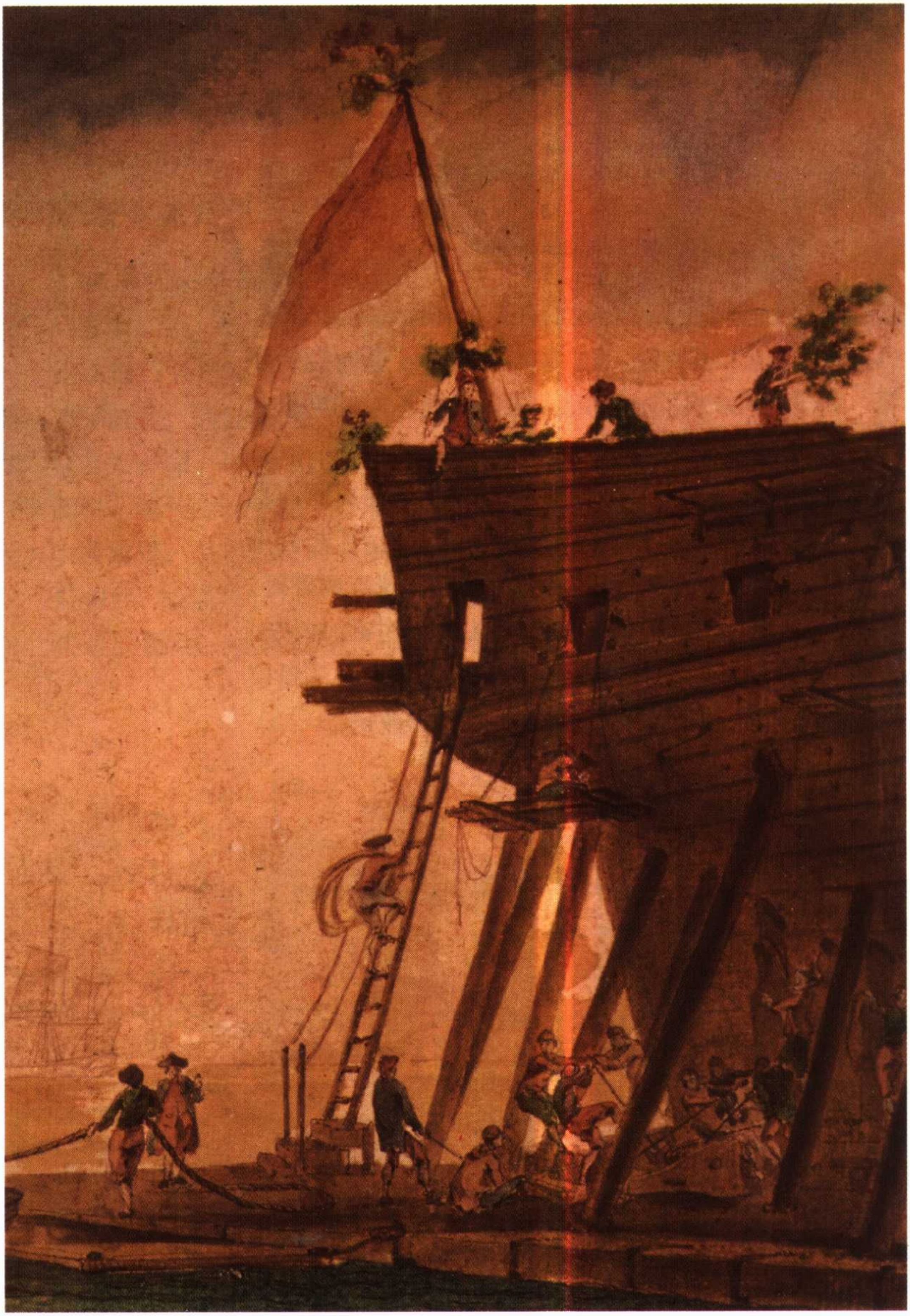
(Voltaire)也大表钦佩。安森的航行揭开了新时期的序幕：科学性质的探险从此迅速发展，而探险的结果也不再被视为秘密。



18世纪中叶的太平洋仍然神秘莫测。从麦哲伦首航以来，探险活动已进行了两百余年，但结果并不出色，且所得的发现支离破碎。缺乏精密的测量仪器是航海家开创探险成果时的一大致命伤，而这些不完善的技术及测量仪器在下个阶段的远征中逐渐获得改进。



安森的百人队长号与一艘马尼拉船交战，这是英国人攻击西班牙船只的传统行径。安森想说服秘鲁和智利反对西班牙，便截获一艘西班牙船，表示在远征太平洋的成就上，不再由西班牙人独领风骚。



西方人的知识缓慢发展数百年后，
自1750年起，开始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奠定了欧洲称雄世界的根基。
而此时，科学的昌明，
不仅造福了欧洲人的生活，
同时也宣告海上探险迈入新的纪元。



第三章

首批科学探险队

罗盘大概是中国人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发明的。罗盘能为航海者指明船只与磁北相对的方位，对远洋航行极有助益。

自1750年起，欧洲的经济力量及工艺技术就超越其他各洲，加上人口激增，种种原因改善了远洋探险的条件，也展开欧洲对外扩张的新阶段。

欧洲各国从此一改过去漠不关心的态度，日益重视远洋探险，甚至一手主导远征队的成立。当然，在此之前，葡、西两国君主也曾资助过某些探险活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出海远征还是多由个人独力支撑筹划。由于科学探险所需的财力及技术非个人所能负担，所以，探险事业在17世纪并未形成气候。

1630年后，许多学会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各国君主们也开始注意到地理问题。一百年后，法国知名的博物学家布丰（George-Louis Leclerc Buffon）以及若干学者都建议：积极恢复航海探险。“还有许多东西有待我们去搜寻，辽阔的海域等着我们去发掘。”1749年，布丰这样写道。

18世纪中叶以前，远征者大多是海员或商人。但到了中叶以后，情况改观，在法国尤其明显。法国海军军官必须接受科学培训，而且训练要求愈来愈高。他们之中有些人既是海军军官，又是杰出的天文学家或数学家，因此航海者的素质大幅提升。譬如担任远征队队长的人不但是优秀的航海家兼学者，同时也是学会的会员。

迪普莱西(Duplessis)用水彩生动地描绘了新发现的人种、动物，以及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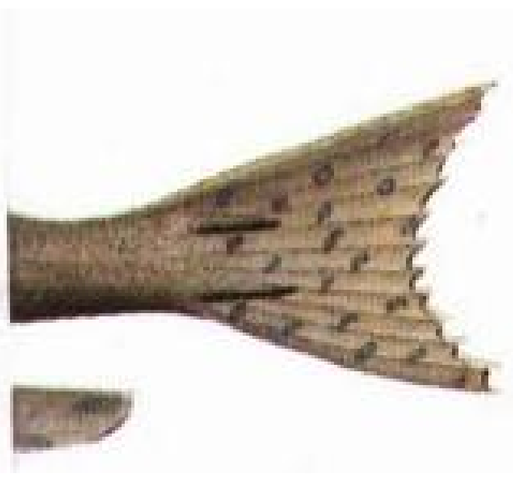
政府热心投入，航行纪录相继公开，探险活动更有组织，探险结果也整理得更清楚了

此后，各国政府主动组织探险活动，并提供资助。在船队启程执行任务以前，政府会明确指示军官：去哪个地区探险，搜集哪些资料；同时还派遣各方面的专家学者随行协助，例如天文学家、博物学家等。随着知识的进步，学者们大都学有专精。此外，学会和学术团体也积极参与科学考察的准备工作。



远洋探险情势得以改善，原因另有两个：一，探险结果不准外传的禁令已经解除；二，探险报告不但公开，而且迅速流传。以前只有安森将自己的探险经历写成游记发表，但此时各种游记纷纷出笼。每一次远征都带回来新的探险资料，使原有的知识更加丰富且更系统化，一并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此外，地图绘制术也不再是严加保守的机密。有了这些资料，探险家们能够更有把握地展开远征。

1700年，路易十四赞助德·博谢斯纳远航。在此之前，法国人根本不知道有个太平洋。水文学家迪普莱西负责勘测海域和陆地。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叹为观止，便利用绘画天赋画了下来。他的远征表明探险者对勘察太平洋有了新观念：将陌生地域的一切情形记录下来，好作为其他远征者，以及自己下次航行参考的资料。但法国将远航成果视为珍宝，长期秘而不宣。



懂得计算月球的距离，而且发明经线仪之后，出航探险终于有了精确的成果

由于造船技术进步了，早期航海用的远洋快帆船，逐渐被大战舰、三桅战舰、轻型战舰等船种取代，船只的结构也更趋完善。

1765年，巴黎成立了第一所造船工程学校。船身用金属建造，外包铜片，十分坚固。帆的设计也更加合理，方便操纵，使船在逆风中照样能行驶。船舱内部及底舱的通风设备，也都经过精确的研究与设计。

至于航行的方法也逐渐在改进。从前，海员们只能“估计”船速和完成的航程。这种估计当然很不精确，因为航海仪器简陋，地图资料又残缺不全，尤其缺乏判定经度的方法。

18世纪初，出现了两种测定经度的方法：一是计算月球的距离，二是使用经线仪。这是不折不扣的科学革命，人类就此迈向精密天文学性质的航海纪元。

自从有了这些伟大的发现，人类对陆地和海洋的科学探险，尤其是对太平洋的科学探险，才真正算是揭开了序幕；新发现的海岸和岛屿，至此也才有了精确的方位。

自1763年起，法、英两国争相组织远征探险队。大不列颠凭仗傲人的海上优势，首先采取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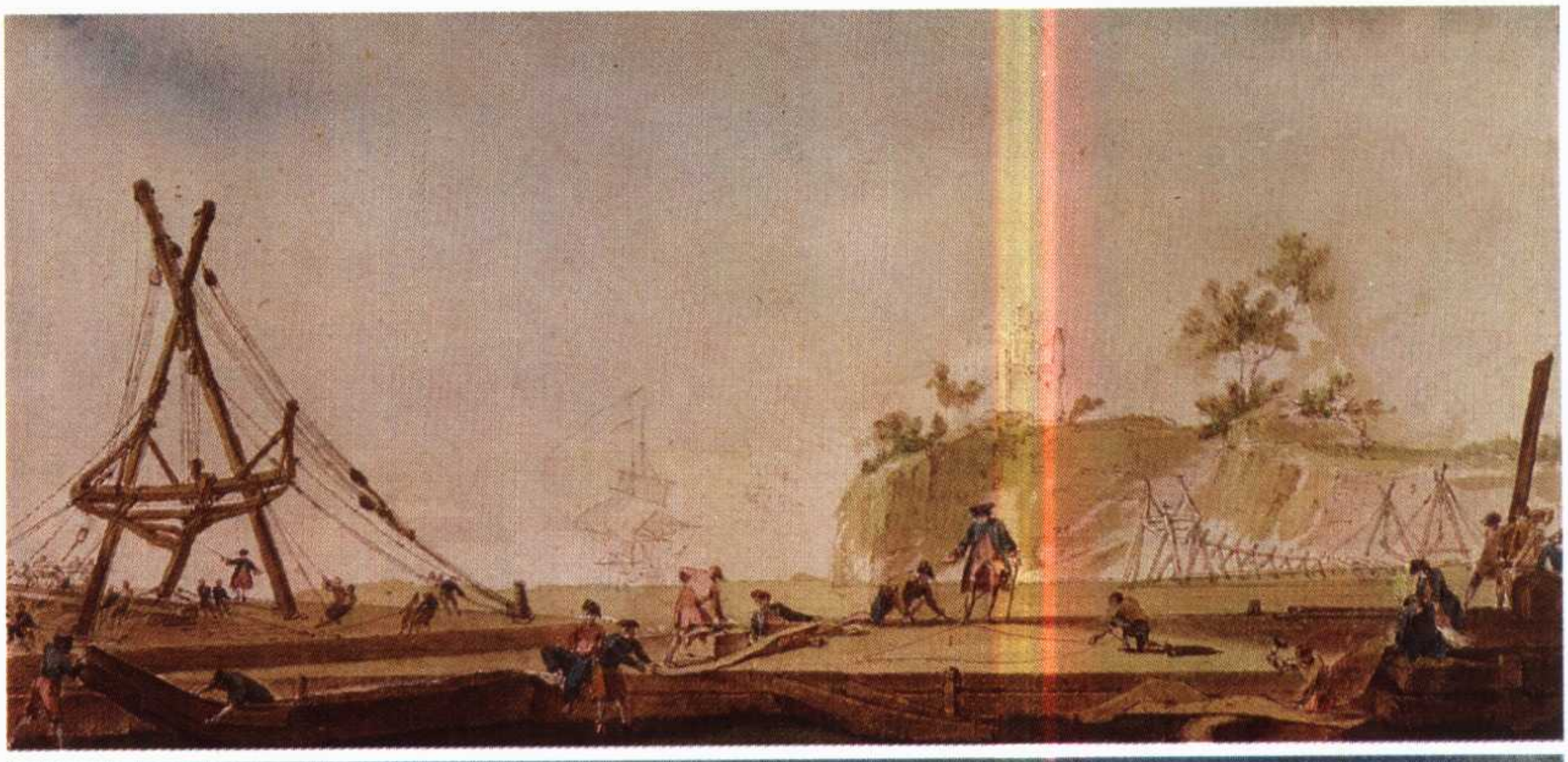
18世纪中叶，科学取代了经验主义，技术工程师取代了工匠。1750年以前，船只大部分是以手工制作的，每个工匠对自己的手艺严加保密，所以造出来的船只各有特色。1780年左右，船只开始规格化生产。数学家和工程师开始对造船技术进行科学研究，并且发表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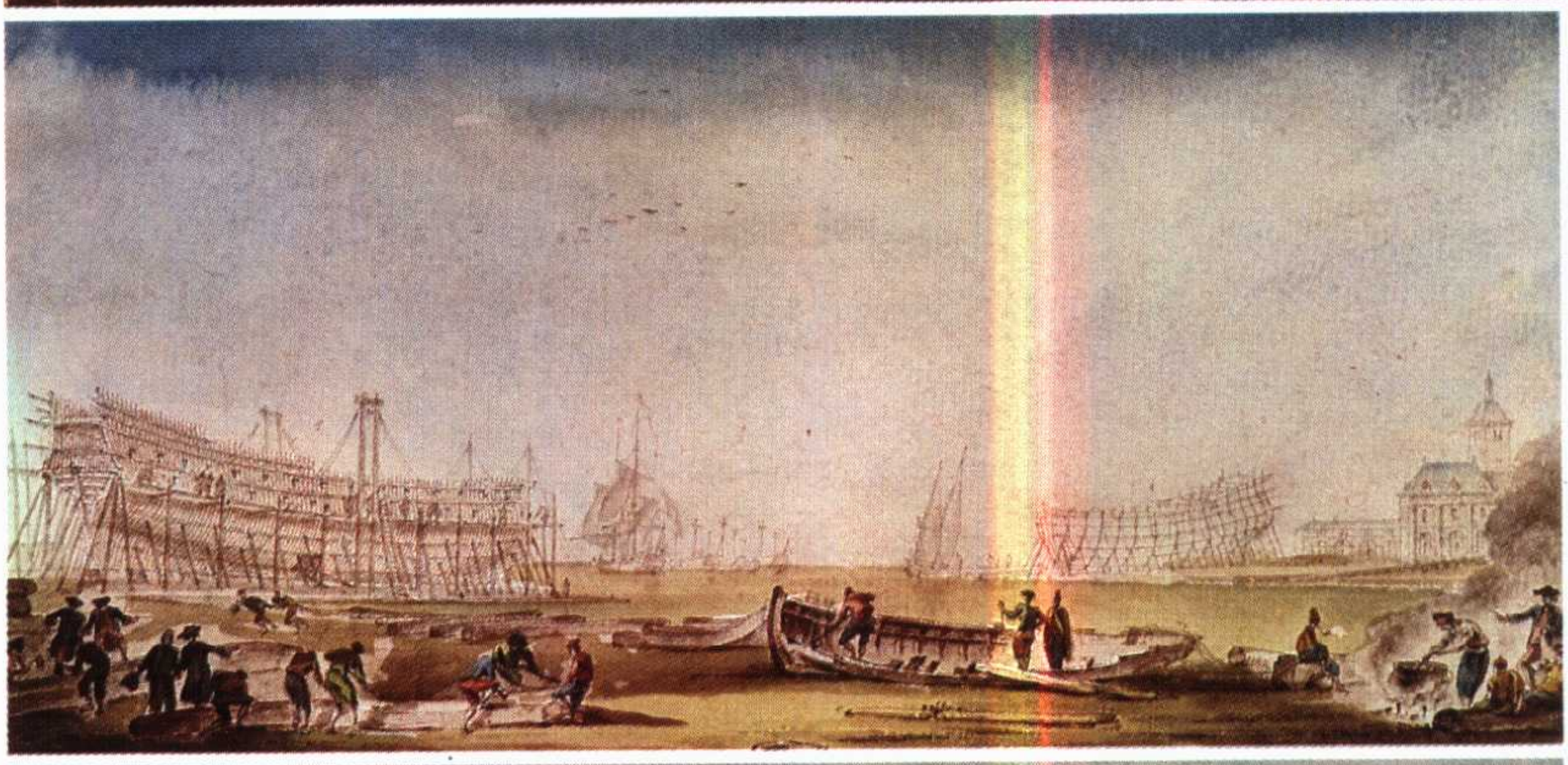
英国先后派出两支考察队赴太平洋，想要发现南方大陆，可是南方大陆仍杳无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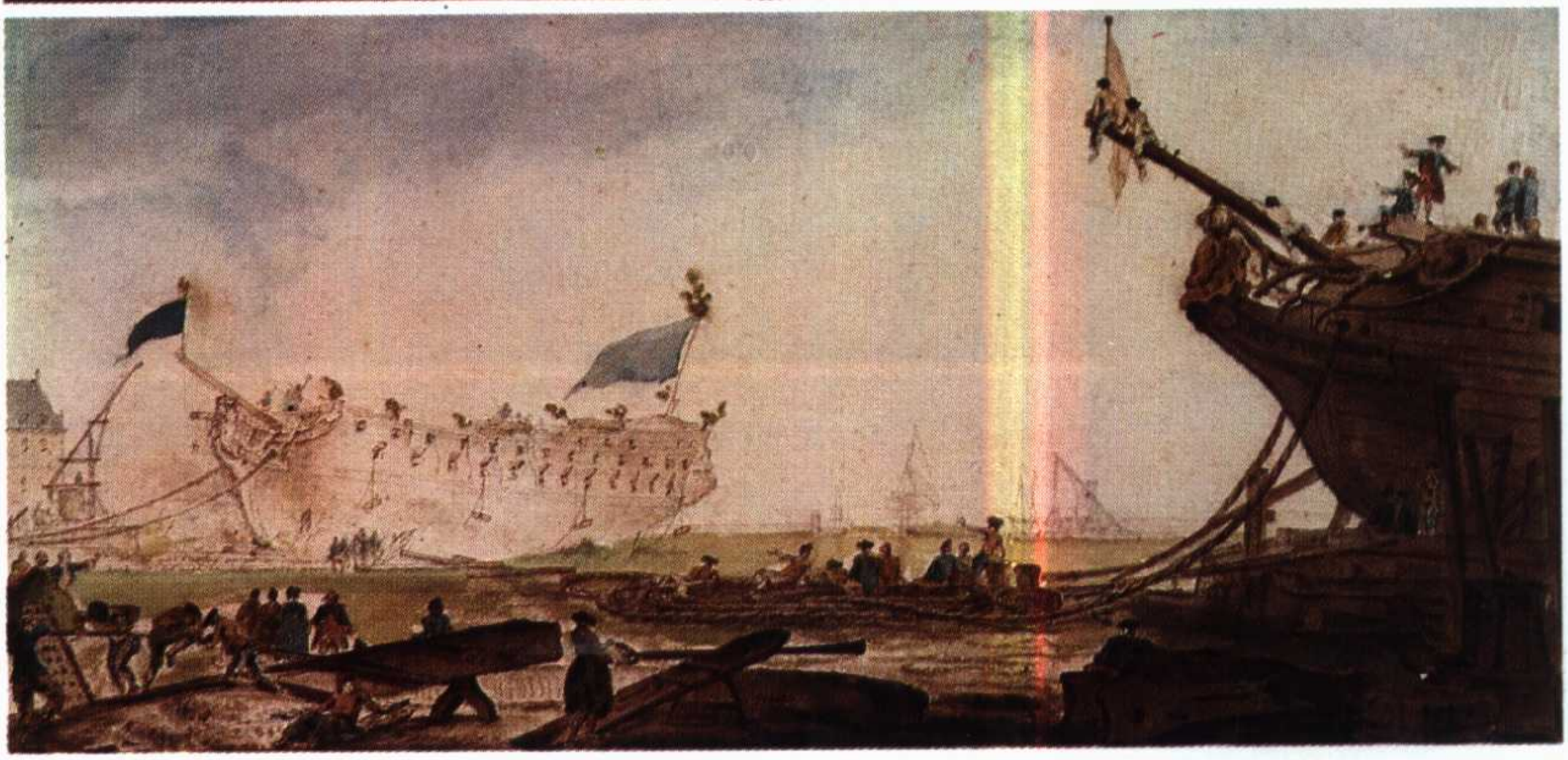
1763年，英国海军展开了一次环球航行，船队由曾随安森远航的航海家拜伦(John Byron)率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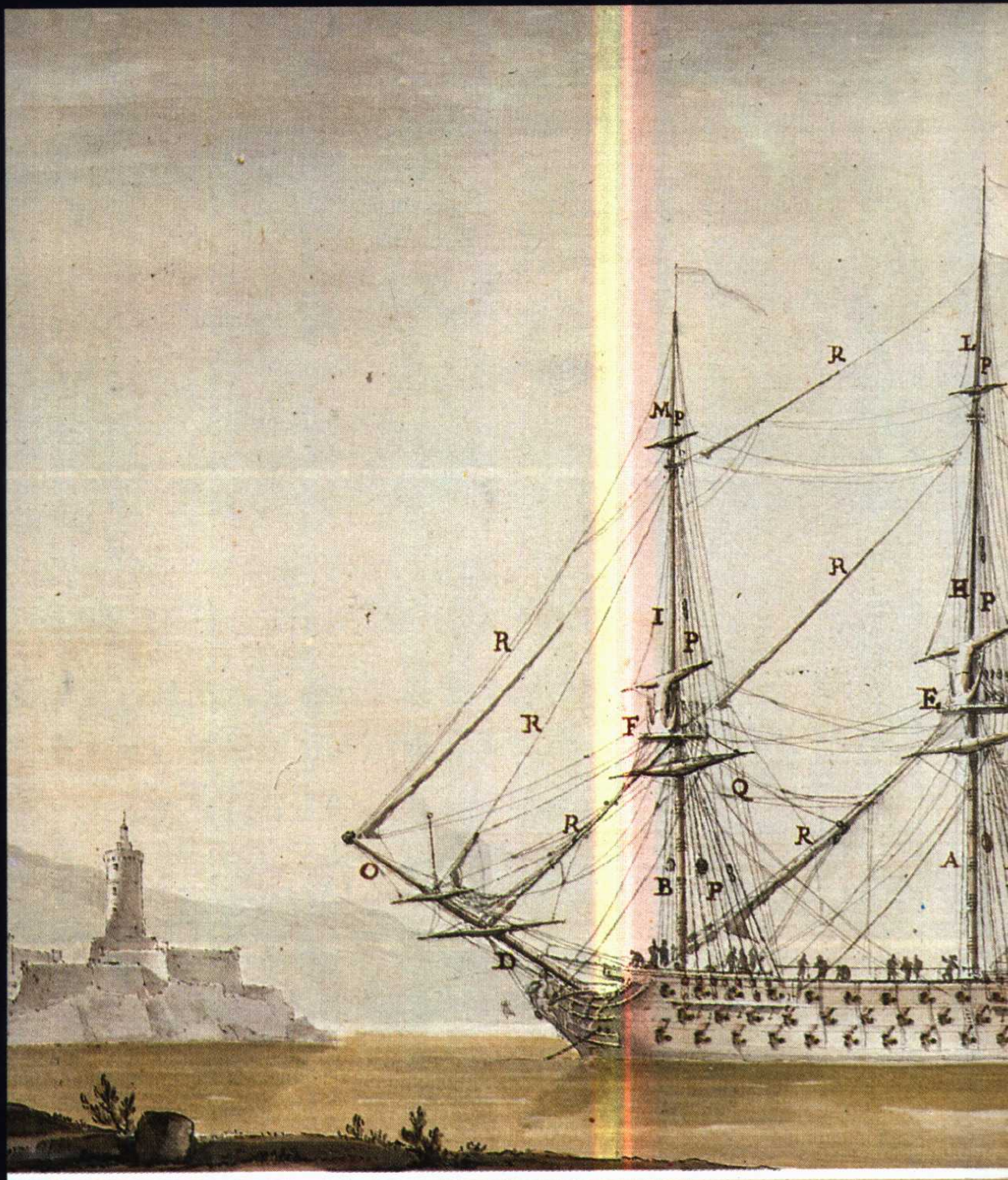
1764年7月，拜伦从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斯港(Plymouth)出发。他雄心勃勃，立志要在大西洋或太平洋上发现南方陆地，并且在福克兰群岛（îles Falkland)建立基地。从福克兰群岛到麦哲伦海峡的距离，和到合恩角的距离相等，因此福克兰群岛具有战略地位，是进入南方海域的咽喉。

拜伦在福克兰群岛建立基地后，前往巴塔哥尼亚，当地人的巨大体型让他啧啧称奇。接着，船队深入太平洋。此时，船员们纷纷罹患坏血病，身心俱疲，沿途也没有任何重要的发现。此外，风暴肆虐，食物不足，再加上土著的仇视，航行极为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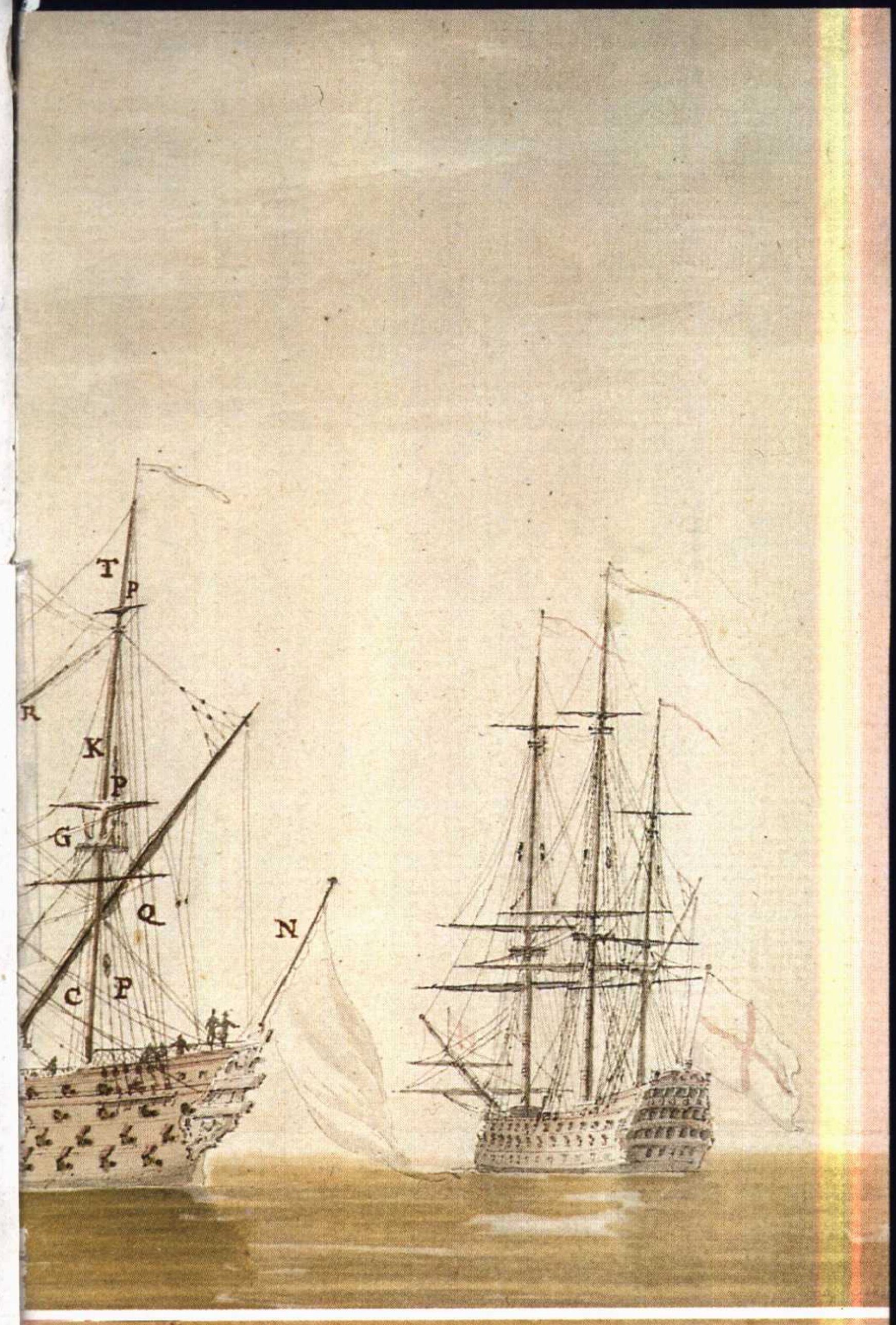




Manœuvres qui lient les Mâts a

P. *Les Baubans.* .....
Q *Les Galaubans.* .....
R *Les Etais.* .....

Toutes ces Manœuvres se distinguent par le no
s'apellent les grands Baubans; celles du mât de e
grand Etai tient le grand Mât; celui de Mis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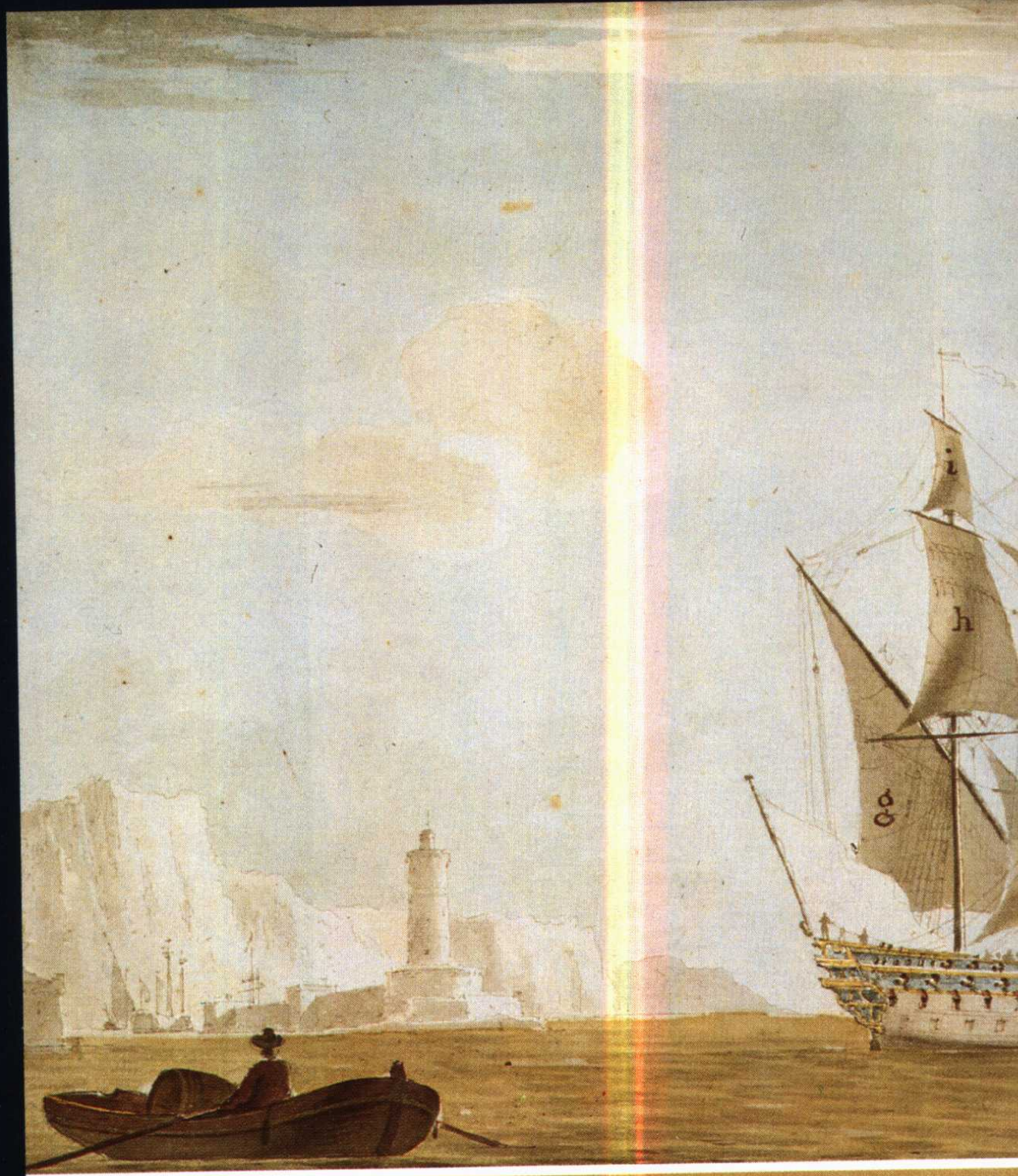


rps du Vaiſſe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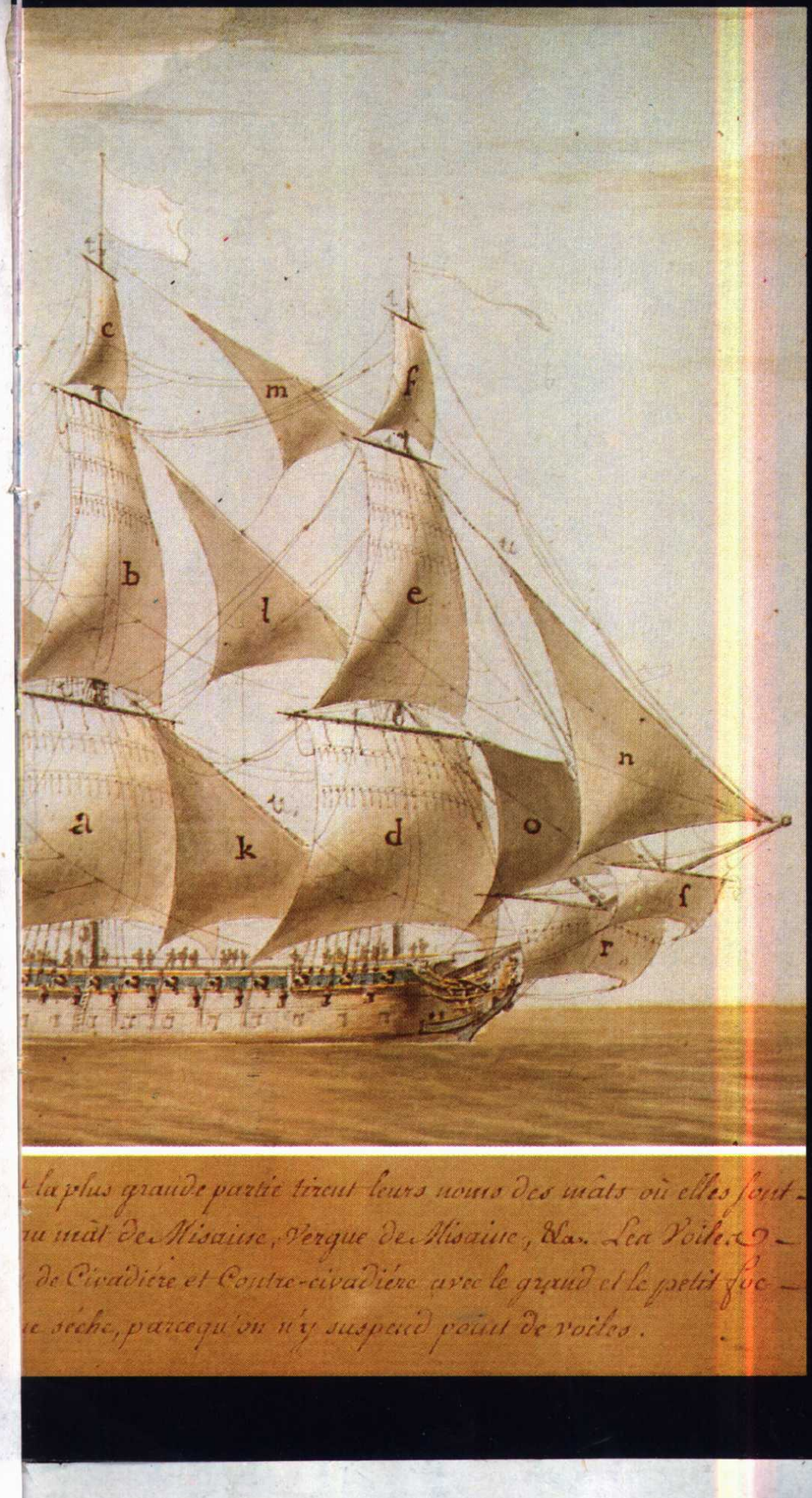
Hâts qu'elles ſaiſiſſent: celles qui tiennent le grand e Mât
e, haubans de Miſaine; &c. Il en eſt de même des Stais: l
t de Miſaine; ainſi des autres.

从小型快帆船到大船

早期远洋探险任务的达成，归功于13世纪出现快帆船。这种船的吨位小，船体坚固，呈圆形。船尾有一个相当高的塔舱，是指挥部。但快帆船有许多缺点，因此逐渐发展成更大更重的大帆船。大帆船的底舱较大，可以装载更多的商品；船体坚固，可以安装大炮，以应付海上危机。17世纪，这种大帆船逐渐改进为大船。在后来的两百年间，大船成为欧洲海军的主要舰艇。为了保持平衡，方便行驶，船上的前后塔舱逐渐缩小。到了18世纪终于不再设置塔舱，此时侧看船体几乎成一水平线。



Les Voiles des Vaisseaux sont suspenduës à des Vergues, t. ou à des manœuvres,
attachées. La Vergue qui tient au grand mât, s'apelle la grande Vergue; celle qu
suivent la même loi, ainsi qu'on le voit dans le Renvoi qui répond à ce sujet. Le
sont les seules voiles que l'usage excepte de cette loi générale. La Vergue X. s'ap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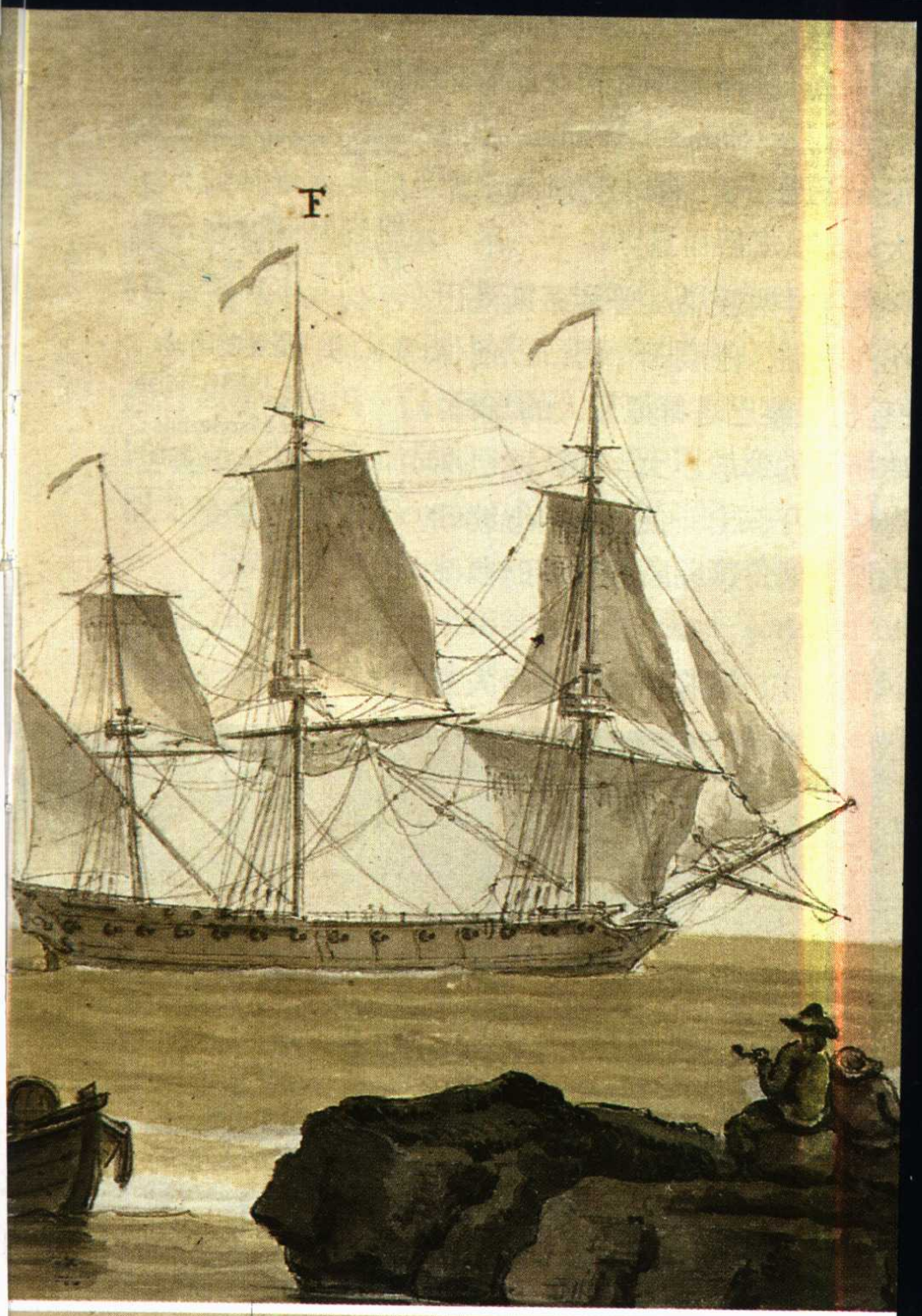


la plus grande partie tirent leurs noms des mâts où elles sont-
au mât de Misaine, Vergue de Misaine, &c. Les Voiles.-
de Civadière et Contre-civadière avec le grand et le petit Hu-
ne sèche, parcequ'on n'y suspend point de voiles.

桅杆和风帆

桅杆和风帆也不断在变化。大船和战舰都使用传统的三桅杆。后来，桅杆愈做愈高，以便悬挂大帆。帆呈长方形，由一套非常复杂的缆绳操纵，称作动索。动索是用来升帆的，按风向转换帆的角度，拉紧帆脚，也就是狂风来时，将帆紧紧拴在桅杆上。桅杆由粗缆绳固定，这套缆绳叫做静索。船头船尾另外还有一些帆，用来帮助转舵。船头的方帆离海面太近，不利于乘风，后来换成三角帆，方便船头转弯。船尾的后桅还挂着上帆和第三层帆。


G
H
C
B



从18世纪到帆船的式微

17世纪末，造船者开始用金属来加固橡木船壳，因此船的体积变大了。当年哥伦布的快帆船只有二十多米长，而布甘维尔的赌气者号却长达40米。三桅战舰不适合作远航探险，因此多半是使用货船、补给船和运煤船。几位大航海家，如库克、拉帕鲁兹和唐特卡斯托，就是使用货船。

18世纪末，制造帆船的技术已十分完善，但帆船仍然不敌其他不断进步发展的船只而式微。1815至1840年法国七月王朝复辟时期的船，与当年库克或拉帕鲁兹使用的船并无多大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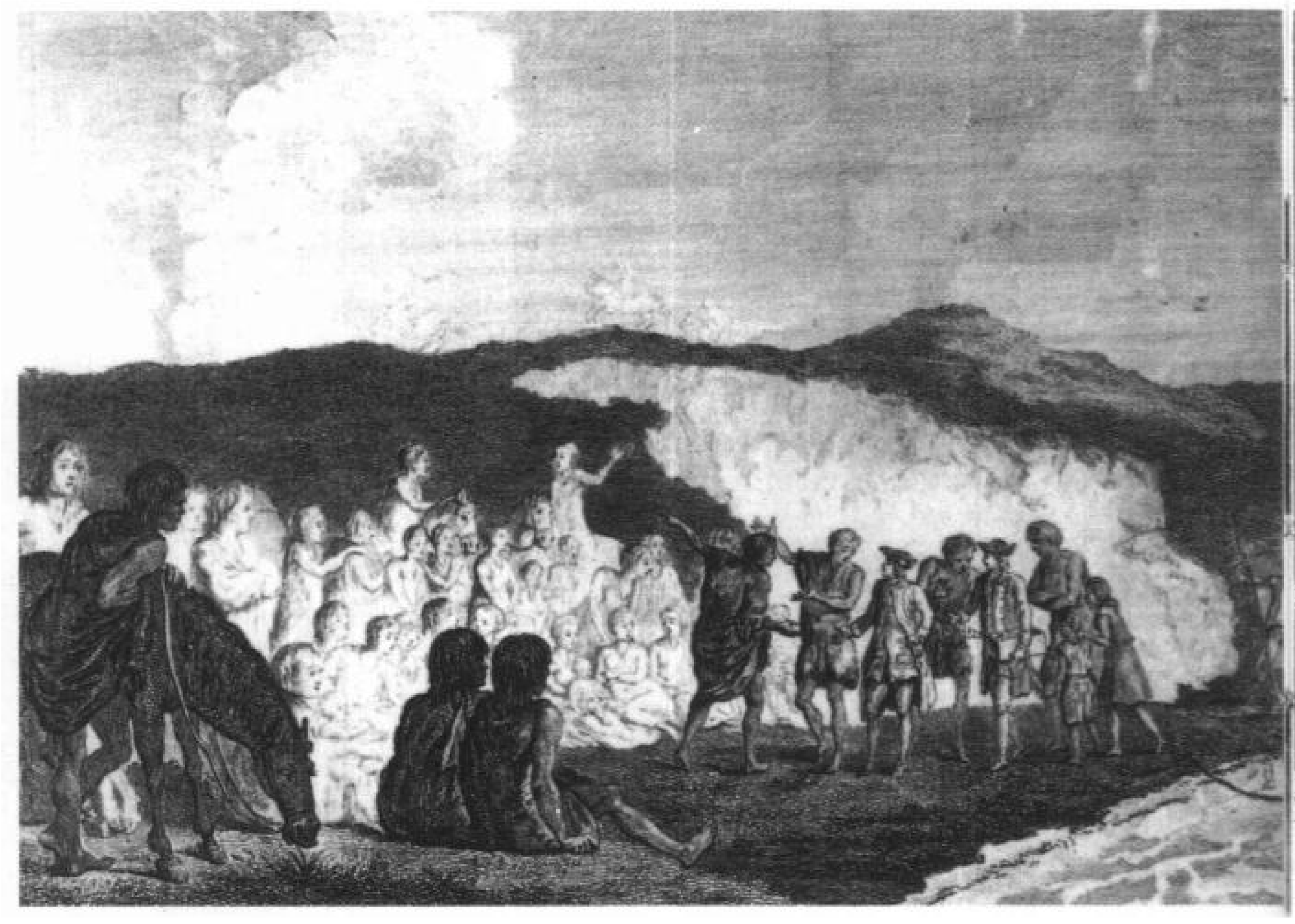
拜伦匆匆结束这次环球航行，于1766年5月取道西北海域返回英国。数月后，英国海军部再次派船远征。这次任务由航海家沃利斯（Samuel Wallis）和海军军官卡特雷(Philip Carteret)负责，依旧是到南太平洋寻找传说中的南方大陆。

8月间，海豚号和燕雀号两艘船从普利茅斯港出发。船只在抵达麦哲伦海峡后，停航四个月，以便休整和补充饮食。船员便趁机观察巴塔哥尼亚人的身材，发现他们并没有传闻中所说的那般巨大。船队既已准备充分，便在麦哲伦海峡中开辟出一条航路，继续朝太平洋前进。船上的人员预估，这段航程将历时四个月左右。

然而，在一次狂风巨浪中，海豚号和燕雀号失去

“南方大陆自成一个世界，我们无法预知那里有什么。发现这些陆地可能会促进商业发展，并且为物理学提供极佳研究题材。在日本和美洲之间可能有许多岛屿，发现它们是件重要的事。”

莫佩尔蒂伊
(Maupertuis)
17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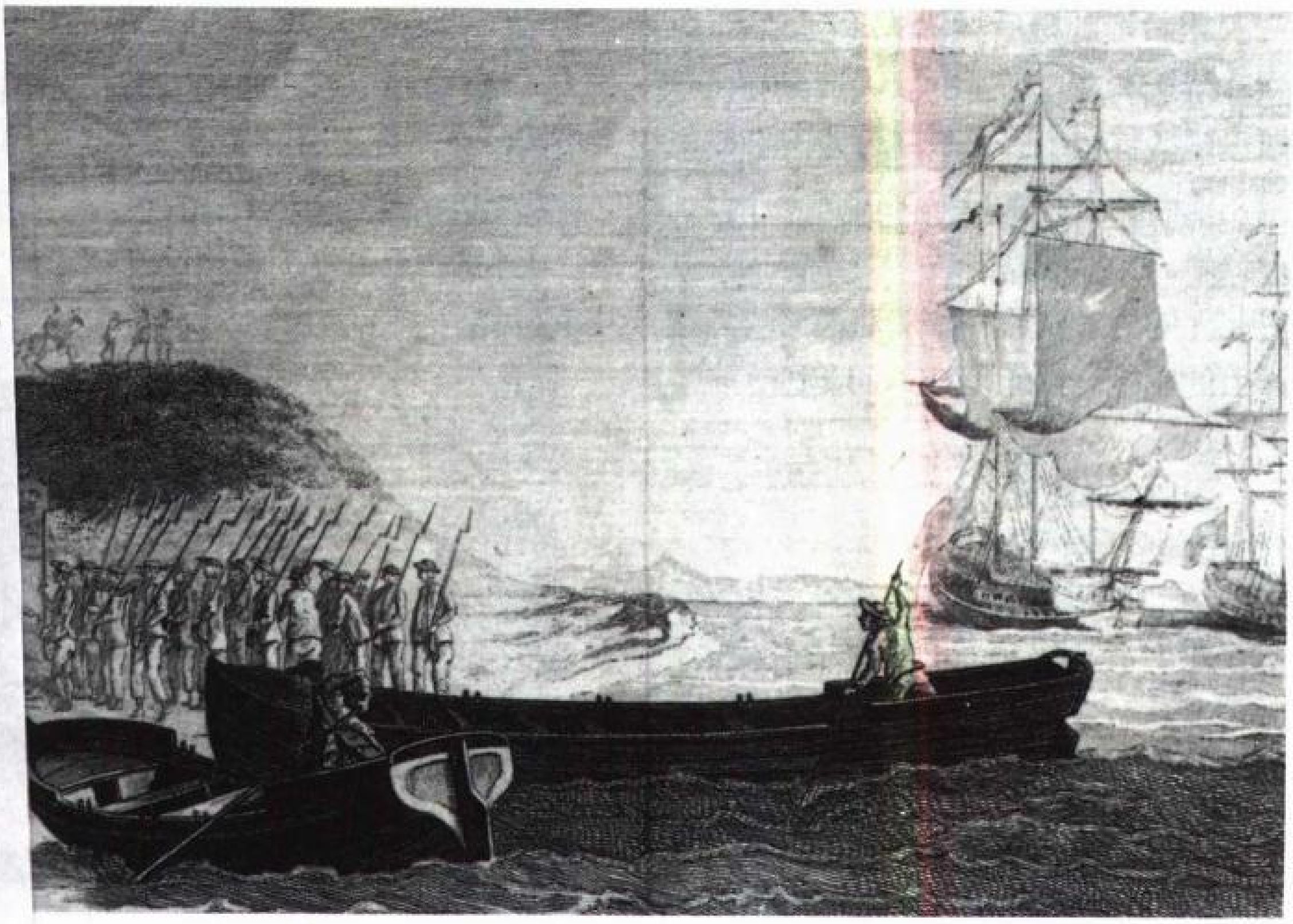
了联系，沃利斯只得单船航行。他的船进入太平洋，穿行在麦哲伦所发现的土阿莫土（Tuamotu）群岛的诸岛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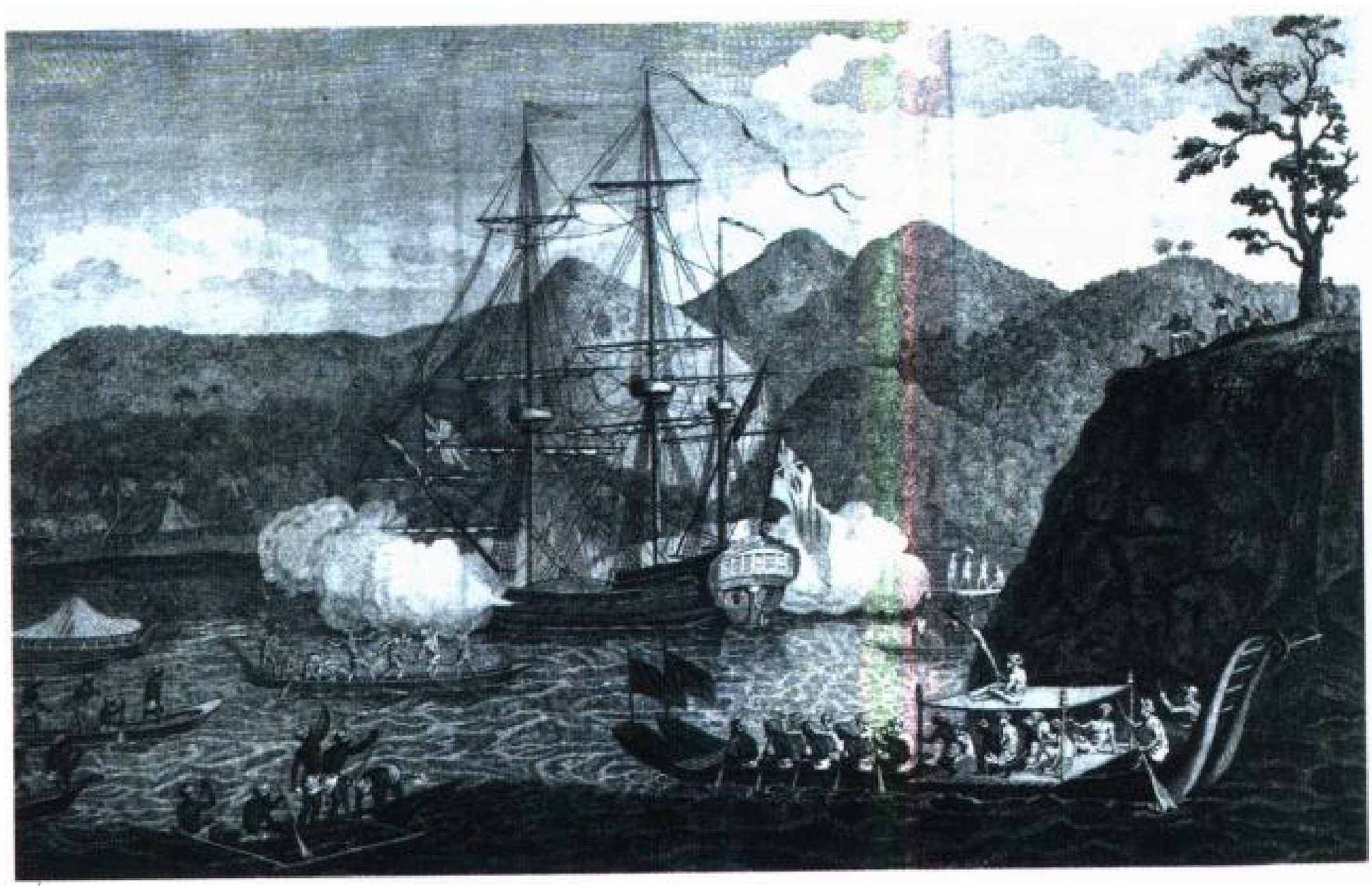
沃利斯用英国皇室成员或伟人的名字，来替土阿莫土群岛的岛屿起名：第一个岛叫夏洛蒂皇后岛（Reine-Charlotte）；第二个岛称作奥斯纳布吕克岛（Osnabruck，原为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城市），是为了纪念日耳曼裔的冯·汉诺威国王（Friedrichs von Hannover）；第三个岛则叫艾格蒙岛，用以纪念海军大臣艾格蒙（John Perceval Egmont）伯爵。

1767年6月，沃利斯的船被风吹向塔希提。如此一来，他比法国航海家布甘维尔（Louis-Antoine de Bougainville）早到十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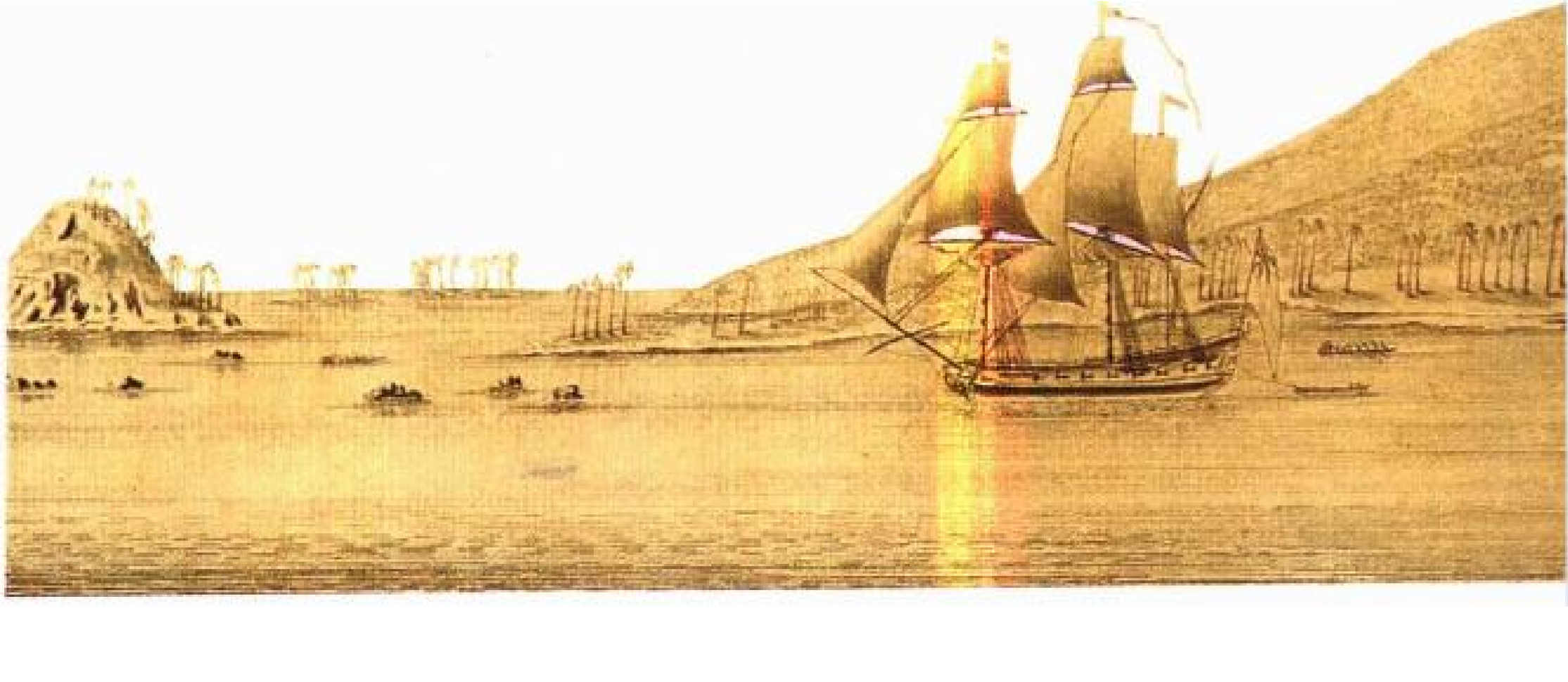
拜伦将巴塔哥尼亚的土著描绘成巨人（下图），相形之下，190公分高的英国军官仿佛是不足月的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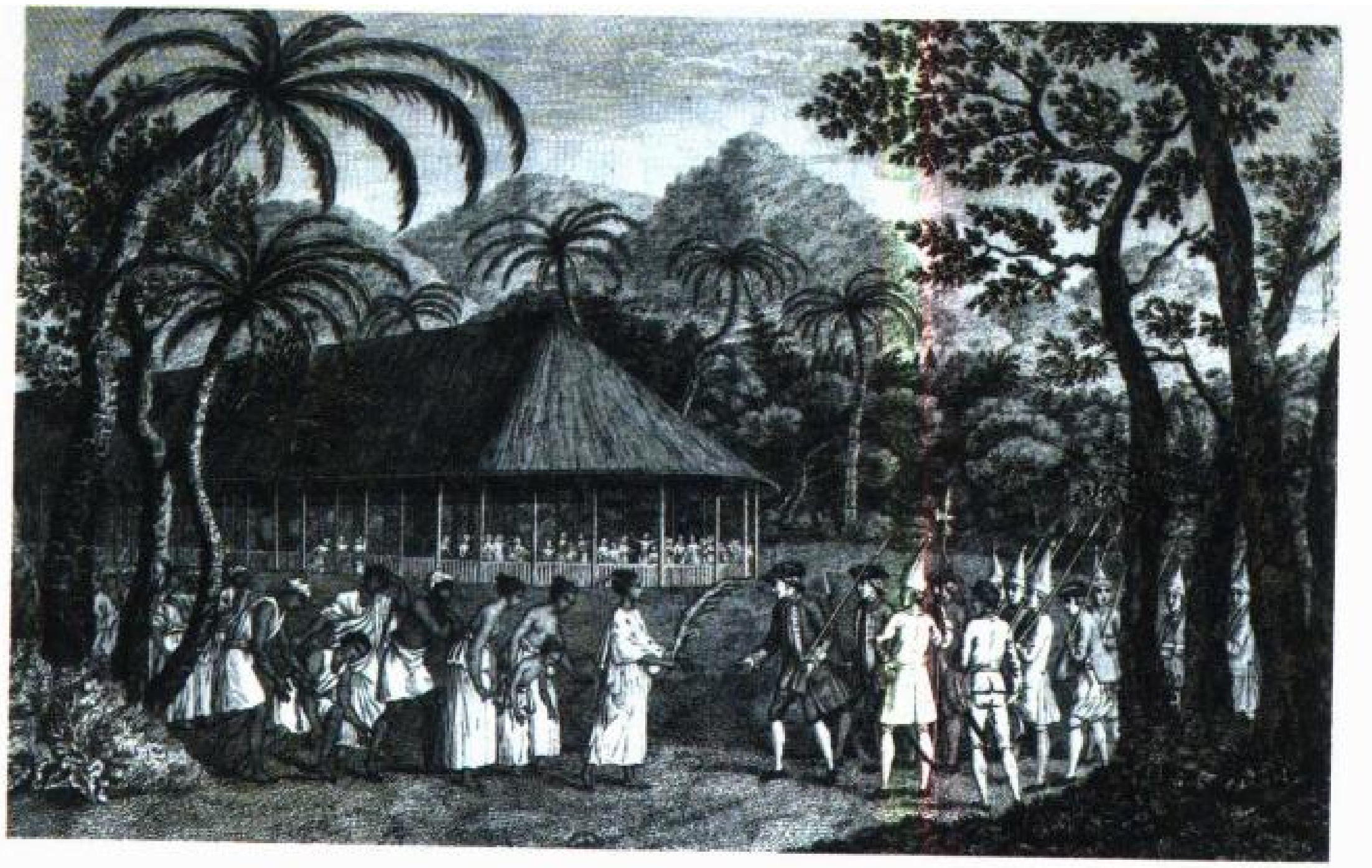




塔希提的皇后奥伯蕾（Oberea）尽地主之谊，热烈款待沃利斯。岛上的女人殷勤招待这一行人，沃利斯也以铁钉回赠，这是岛上所没有而又极为有用的东西。他们的船在塔希提停泊了一个月，期间，船员纷纷上岸。船上的铁钉也被塔希提人搜括一空，沃利斯对此无能为力，只好率船队离开塔希提，结束在太平洋上的航行，经印度洋返回英国。

卡特雷是第一位进入新不列颠和新爱尔兰之间海峡的欧洲人。他以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的名义，宣布这两个岛隶属英国。





法国投入远洋地理探察，派出第一支远征队赴福克兰群岛建立基地

1766年，在英国人沃利斯出航的同时，法国皇家海军军官布甘维尔也率领船队出海远航。这是法国首次展开的科学性质的探险，并得到喜爱地理学的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以及外交大臣舒



沃利斯率领第一支欧洲船队抵达塔希提。英国人与塔希提人的关系时好时坏。当地人偷窃成癖，引起无数争端，最后导致武装冲突(左图)。英国人用大炮教训波利尼西亚人，使他们明白与英国人和睦相处才是上策。此外，船员在岛上也度过一段美妙时光。沃利斯曾会晤塔希提皇后奥伯蕾(上图)，身患坏血病的他还受到皇后亲自照料。

瓦瑟（Etienne-François de Choiseul）的支持。

布甘维尔提议将寻找南方大陆的行动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登陆马陆纳斯（Malouines）群岛，即英国人后来所称的福克兰群岛，并在岛上建立强固的基地。之后，再以该处为据点向南太平洋前进。然而，建立基地耗资颇巨，正陷入欧战的法国，经济萧条，无力承担。于是，舒瓦瑟主张成立一家公司，好资助占领福克兰群岛的行动。

1763年9月，布甘维尔从圣马洛出发。次年2月，布甘维尔在福克兰群岛登陆，并占领该岛。这个举动立即引起其他国家反弹：英国宣称福克兰群岛长期以来是英国的属地，于是派出舰队，意图夺回群岛的主权；西班牙也怒不可遏地表示，福克兰群岛地处南美洲，理应为西班牙的属地。

之后，在一片强烈的抗议声中，各国只好在西班牙首府马德里（Madrid）展开协商，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会中各国达成决议：布甘维尔应该将群岛归还给西班牙。



布甘维尔伯爵，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达朗贝尔（d'Alembert）的学生，是18世纪典型的雅士，既擅长社交，又好学不倦。



布甘维尔矢志发现南方大陆。他的航线与英国人沃利斯相同，也到达塔希提

布甘维尔回到法国后，决定再次出航去勘察福克兰群岛以南的太平洋海域。

于是，布甘维尔说服了路易十五和舒瓦瑟，允许他组成舰队。

第一艘船是三桅战舰，叫作“赌气者号”，船体牢固，航行速度快，但不适于长途远征。第二艘船是补给供应船，名为“星

辰号”。它是一艘平底圆尾的货船，十分坚固，底舱很大，足以容纳好几年份的饮食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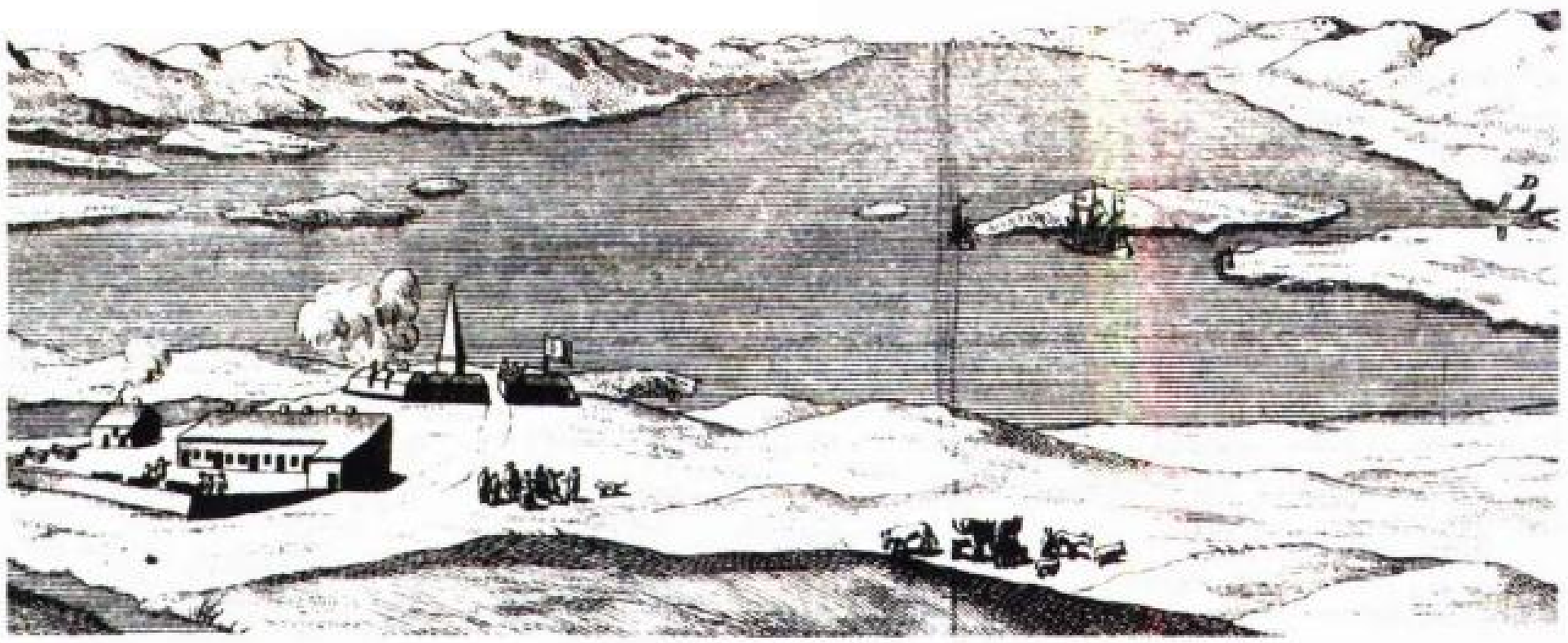
两艘船的船员大约300人，其中有好几位是精通航海科学的军官，另外还有两位杰出学者：哥梅松（Philibert Commerson）和维洪（Véron）。哥梅松是博物学家，负责研究海洋植物和动物；维洪是天文学家，专门研究新的经度计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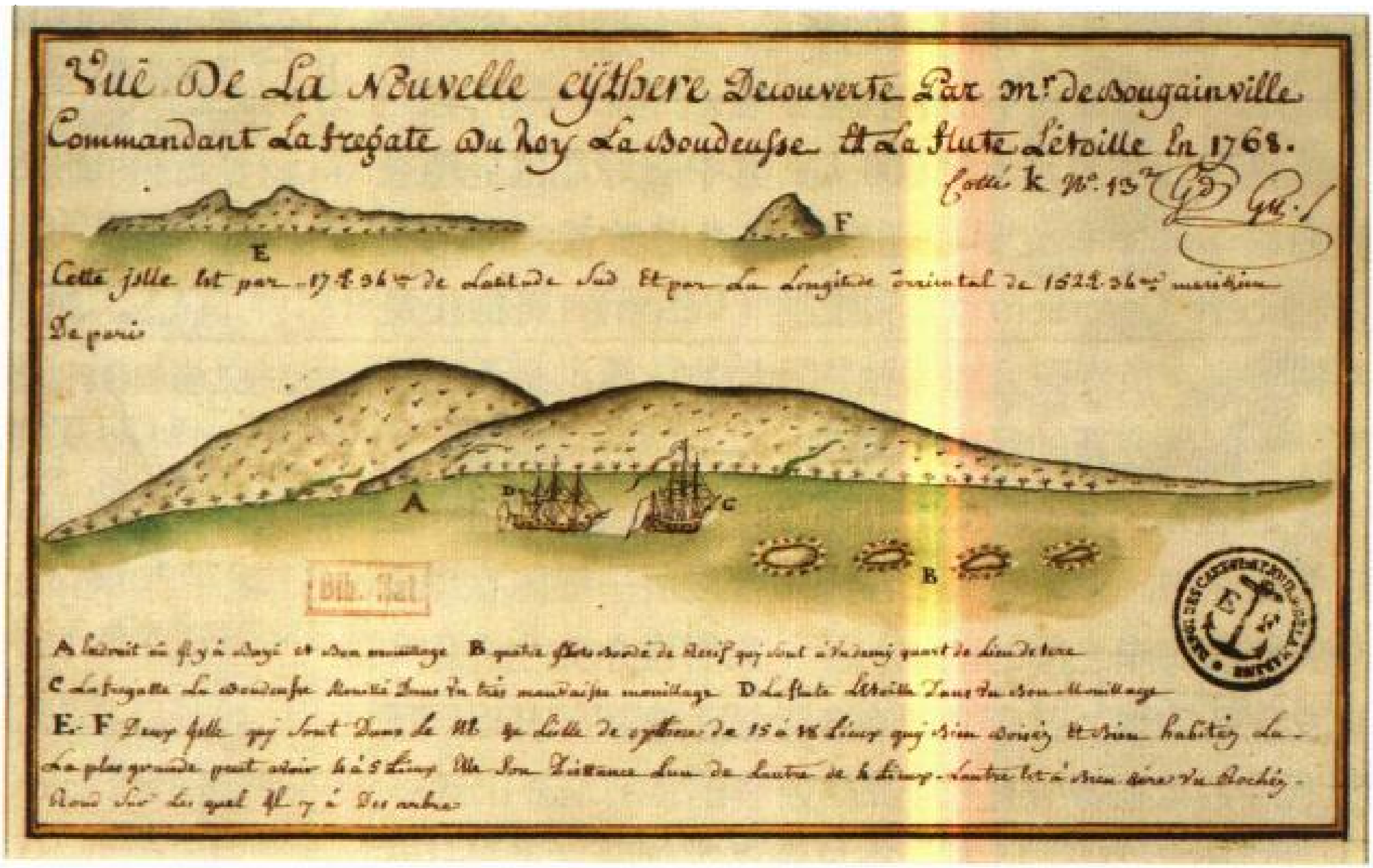
启程前，法王路易十五下令：“布甘维尔先生，在赴中国途中，你将在太平洋海域探勘……横陈在印度与美洲西海岸之间的陆地。……布甘维尔先生，你一旦发现新陆地，就应立即在各处插上旗帜，并以国王陛下的名义签署所有权证书。……”

1766年11月15日，布甘维尔率领赌气者号从法国西部南特（Nantes）出发，星辰号稍后抵达里约热内卢与赌气者号会合。

1767年年底，这两艘船同时驶进麦哲伦海峡。布甘维尔对巴塔哥尼亚人的各方面情况有详细的描述。那里气候恶劣，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差，而且，巴塔哥尼亚人的身体不如传闻中所说的巨大，他们其实与其他人种并无二致。

路易十五对海外殖民事业毫不重视。法国并没有保卫海外属地，而是将精力耗费在三次欧洲战争中，尤其是最后一次的七年战争，法国惨败。之后，法国全力整顿经济，重组舰队。自1761年起，战争还在进行时，舒瓦瑟就致力于这项整顿任务。葡、西两国曾协议要将马陆纳斯群岛（即福克兰群岛）归属西班牙，但英、法两国对此协议不予理会。





1767年，太平洋上终于出现第一艘法国船。船队的航路与英国人沃利斯的航线十分相近。1768年4月，布甘维尔率船队驶抵一个花草扶疏、景致迷人的岛屿。这就是几个月前，沃利斯所发现的塔希提。

“我们亟需在某处停泊，补充木柴和淡水。因此，能在这里得到补给，令人十分高兴。”

布甘维尔

波里尼西亚人天性善良吗？布甘维尔持保留态度，但他把塔希提描绘成天堂

岛民非常热情，女人们更是舍身陪客，于是产生塔希提传说，说塔希提是展现自然天性与纵情声色的天堂。



布甘维尔写道：“我好像到了伊甸园，处处充满热情、休憩、安逸、欢愉，以及幸福的表象。”这番描述，与当时风行于法国的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想法不谋而合。卢梭认为，生活在原始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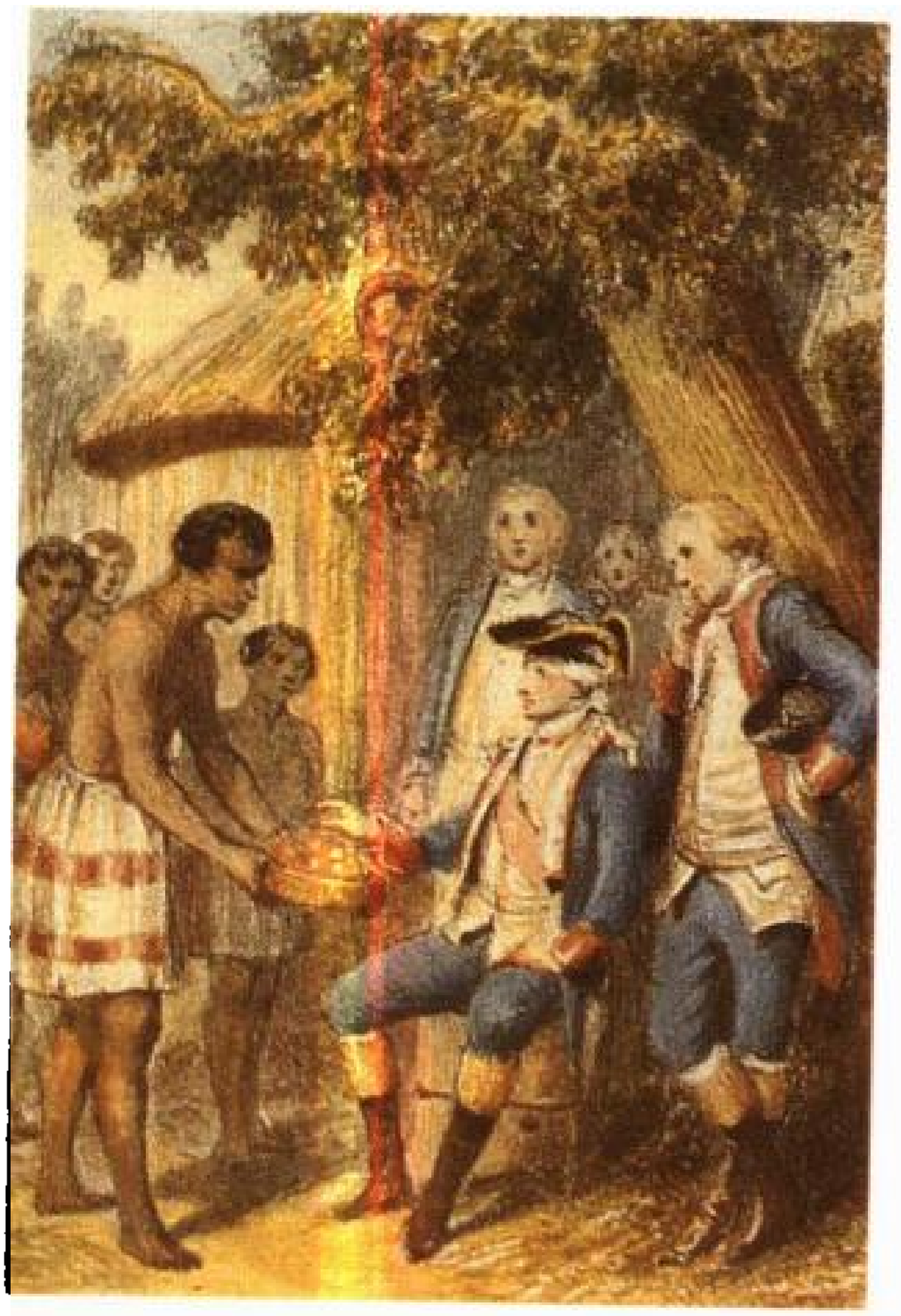
态的人，天性纯厚善良，而堕落性格是从文明社会中养成的。

然而，塔希提岛民的热情欢迎，并不意味着凡事就可以随心所欲。当地的首领们勉强同意布甘维尔的船停靠15天。在这期间，船员在岛上的营地虽有值班的人看守，却屡遭土著骚扰。布甘维尔比部下理智，他明白波利尼西亚社会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具有质朴自然的民族性。

塔希提与邻近岛屿屡动干戈。岛本土也有特权阶级，高层首领有权有势，普通百姓则常常沦为他们的奴隶或祭品。

1768年4月15日，船队即将离岛。这时，一位名叫奥帝吕（Auturu）的塔希提青年请求随船去法国。布甘维尔劝阻无效，只好同意。这位青年于是成为第一位踏上欧洲大陆的波利尼西亚人。后来他向布甘维尔解释塔希提风土民情及社会结构，使布甘维尔得以对塔希提作一番精确的描绘。从此，塔希提进入历史的记载。

返航前，布甘维尔以法王路易十五的名义，宣布塔希提为法国属地。或许他还不知道，其实英国人早已先他一步登陆过该地了。在离开这片乐园时，布甘维尔隐约感觉到，这里即将发生可怕的变化。他写道："但愿大自然能保佑塔希提人，不让他们染上欧洲人的贪婪恶习。塔希提吸引我们到来，也可能为自己带来铁腕时代的灾害。再见了！快乐聪明的人民，愿你们永远像今天这个样子。"



塔希提人每天用水果，向布甘维尔一行人交换他们眼中的珍宝，如铁钉、工具、玻璃珠子、钮扣以及各种小玩意。布甘维尔坐在树下，与部下一同检视这些水果。为了答谢塔希提人的招待："我们为他们播种小麦、大麦、燕麦、大米、玉米、洋葱和各种菜籽。"

恶劣的气候、坏血病、食物不足——船队在离开塔希提后一路多舛，处境日益恶化

布甘维尔的船舰，差一点儿在澳洲大陆附近的珊瑚礁上撞得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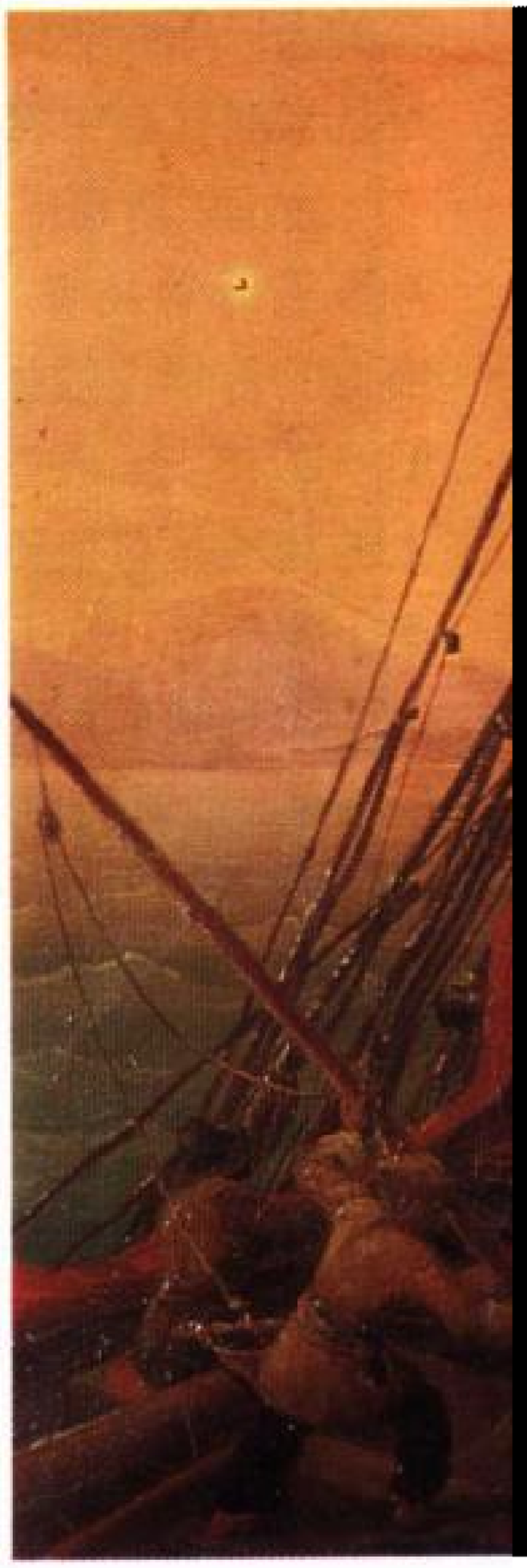
1768年的夏季，是航程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船队在布满岛屿的陌生海域里行进，随时可能触礁搁浅，而且一再遭到好战的巴布亚人袭击。此外，船上所有的人员都受尽饥饿的折磨。船队一直无法靠岸补充食物，船上的粮食开始腐烂，饮用水也逐渐变质，每个船员的配给量愈来愈少。

赌气者号上的文书官甚至如此写道："昨天，我和拿骚（Nassau）亲王合吃一只老鼠，味道真是鲜美。我们很高兴别人觉得难吃，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常常有老鼠可吃。"

1768年9月2日，精疲力竭的船队驶抵摩鹿加群岛，停靠在荷兰人所建的港口。"如果再航行一个星期，将会有更多的人死去，而且所有的人都会病倒。我们仅有的食物都已发霉，因此，一听见开饭的铃声，想到那些令人恶心的腐烂食物时，我们便感到这是凄苦生活中最艰捱的时刻。"

尽管荷兰当局明令禁止外国船只进港，不过，荷兰总督还是网开一面，准许布甘维尔的船队靠岸补充饮水与粮食。

经过这有如及时雨般的暂歇与补给之后，船队上路了，继续朝印度洋前进，然后在1769年3月返抵圣马洛。布甘维尔在日志中写道："我们于16日下午进港，自离开南特以来，我们已航行了两年又七个月，只失去了七个伙伴。"



18世纪，航海者开始注意改善船上的生活条件和船员的健康。在此以前，船员们常患流行病和营养不良症。于是1704年起，第一批内科和外科的航海医学学校纷纷设立。



布甘维尔回到巴黎后，受到盛大欢迎。虽然他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也未解开南方大陆之谜，不过他依然功勋卓著，因为他这趟远征，让法国开始注意太平洋，特别是塔希提。

随赌气者号来法国的那位塔希提青年奥帝吕，引发巴黎人的想象力，激起巴黎人的好奇心。奥帝吕成为卢梭著作中“高贵野蛮人”的化身。

随布甘维尔探险的天文学家，测定了许多岛屿的精确位置；而哥梅松的多项发现，也大大丰富了人类对植物的认识。

布甘维尔答应将塔希提青年奥帝吕送回塔希提。法国航海家马希翁·迪弗亥斯纳（Marion-Dufresne）负责这次航行，可是奥帝吕不幸在途中病死。马希翁·迪弗亥斯纳抵达新西兰后，于1772年6月12日被毛利人杀死并吃掉。



库克的探险活动，无疑将会为
地理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因为，当他率船队启程时，
许多航海家和学者仍然相信，
南方海洋上有一块大陆。
这些人的想法正如法国作家德·布罗斯
（Charles de Brosse）所说的：
“……在亚洲南部，一定有一个辽阔的大陆，
否则，地球会失去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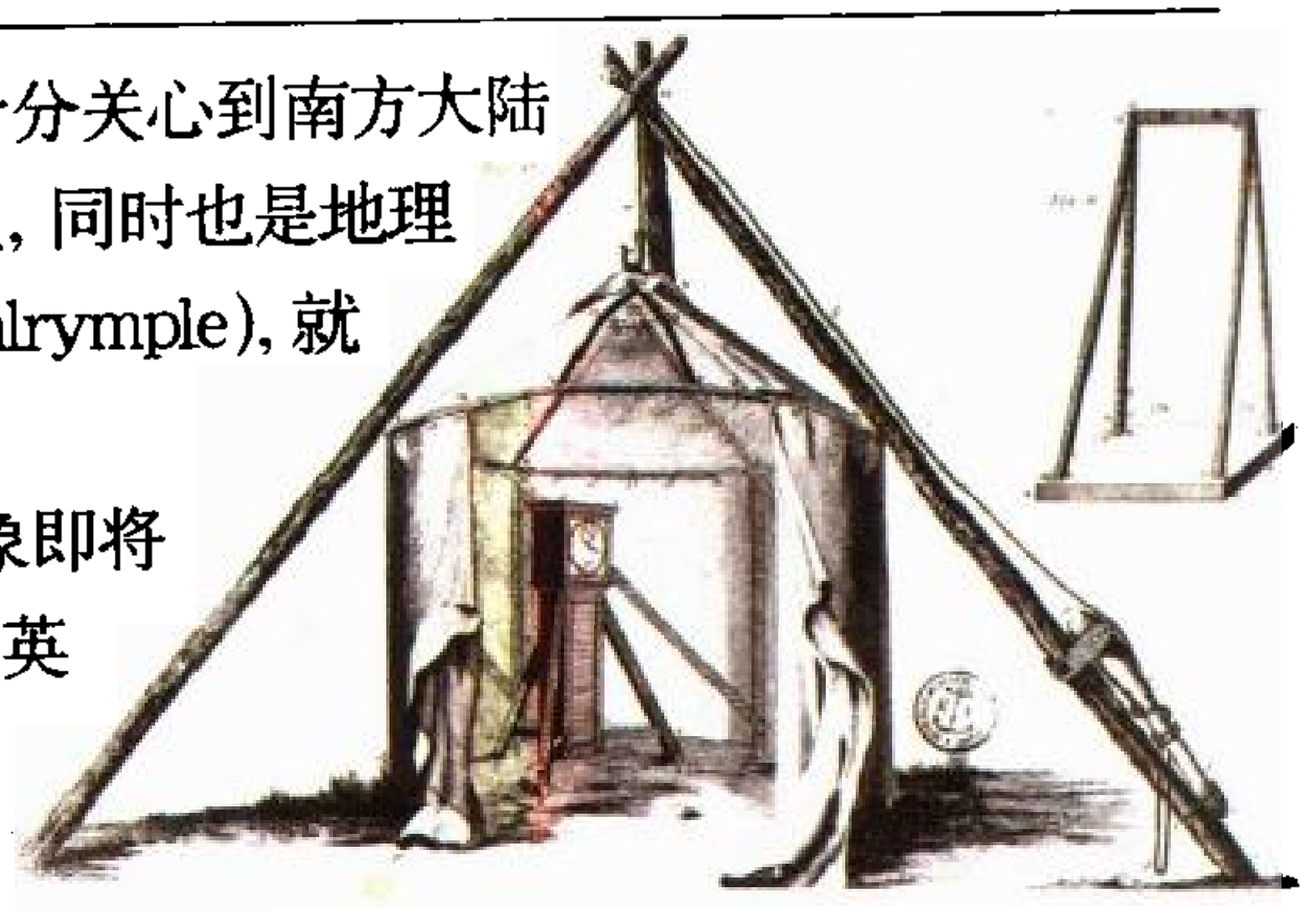
第四章

没有南方大陆

库克第一次远航时，随行的画家帕金森画了许多肖像，让西方人见识到毛利人令人惊异的面部花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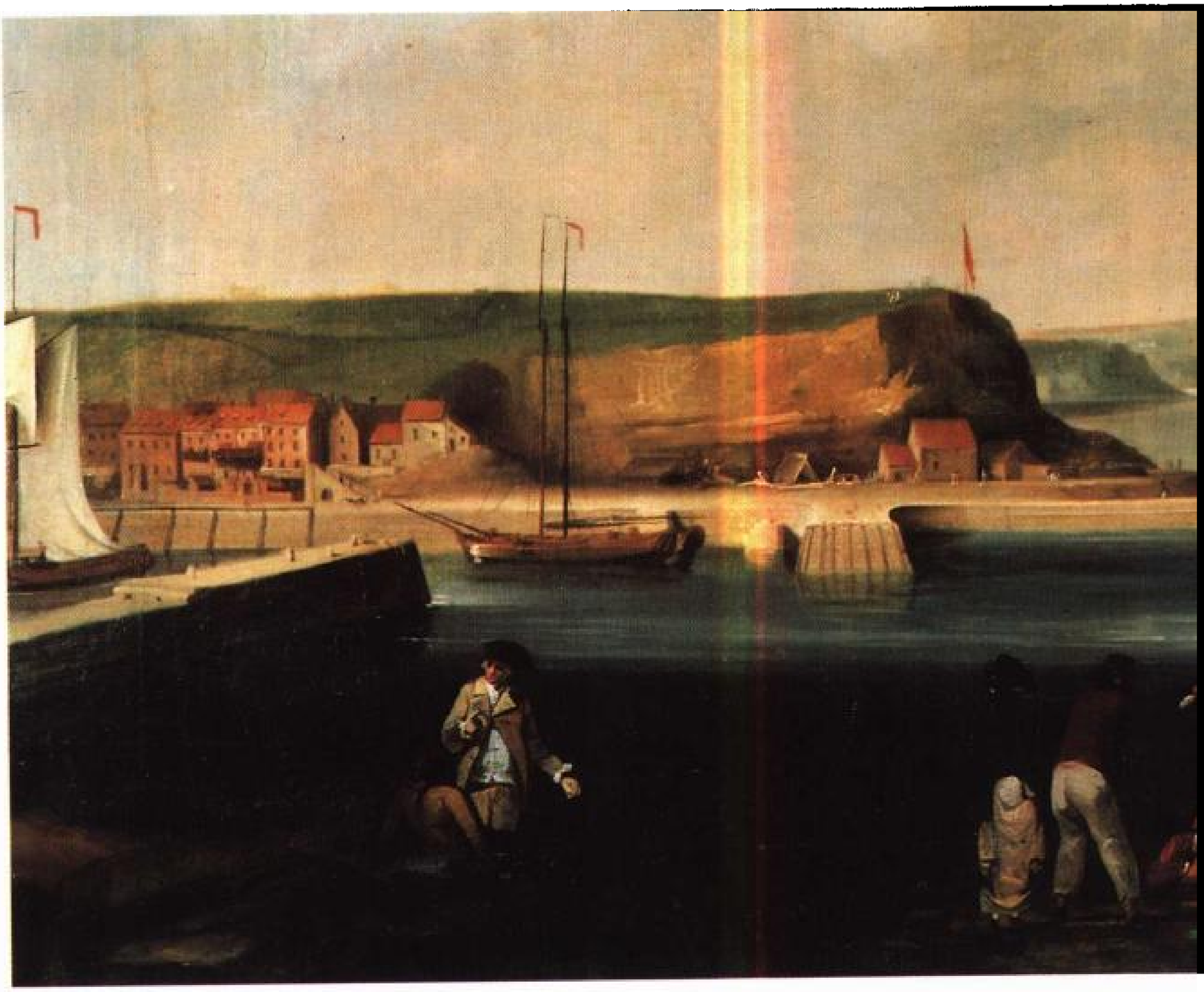
在英、法两国，许多人都十分关心到南方大陆探险这件事。伦敦皇家学会会员，同时也是地理学家的达尔林普(Alexander Dalrymple)，就曾发誓一定要找到它。

这时，一个重要的科学现象即将发生：金星将运转到太阳前面。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dmond Halley）预估，这难得一见的现象，应当会发生在1769年6月3日，应该要想办法找些恰当的地点，好从地球上的不同地区进行观察，继而算出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究竟多少。



库克在远征期间使用的携带型观测台。

塔希提被认为是理想的地点之一。因此，英国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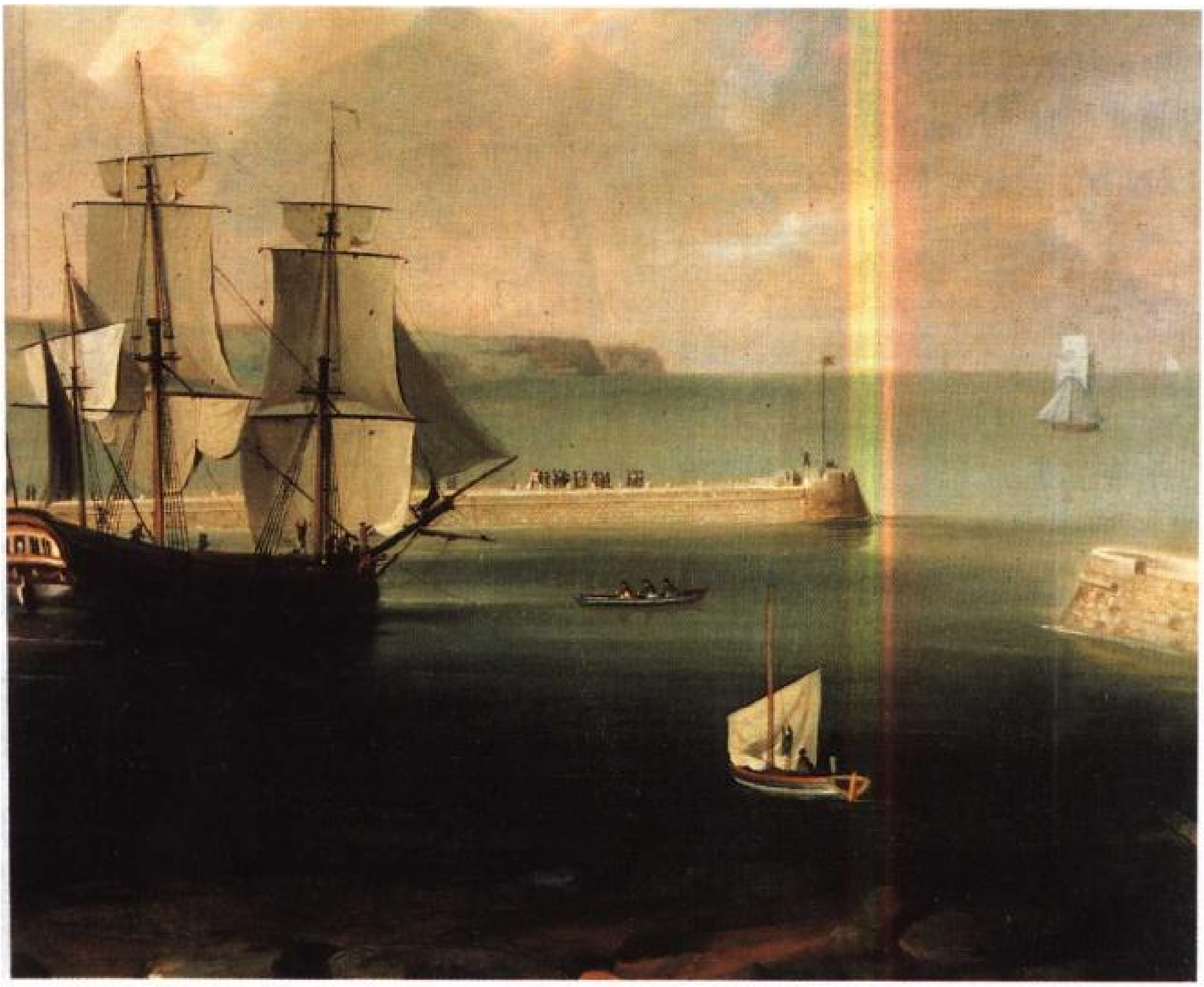
军部决定派遣考察队赴塔希提。达尔林普趁机提出计划，表示想藉这次机会去寻找南方大陆，他愿意亲自率队出航。然而海军部不同意由平民来指挥舰队，便推荐了一位藉藉无名的军官：库克（James Cook）。

奋进号是库克首次远航乘的船，它是出自惠特比港的运煤船，底舱大，吃水4.5米，还可以沿着海岸航行。船的吨位为370吨，长35米，宽9米。舱室原来很狭小，库克加以修改调整，以容纳学者与研究设备。库克还加装了6门大炮。

除了才干过人以外，看不出库克凭哪一点成为最伟大的太平洋探险家

1728年，库克出生于英国中部约克郡（Yorkshire）的一户农家，从小就在英国西北小港惠特比（Whitby）的运煤船上当船员。运煤船来往于各个港口，将煤运到伦敦。船体坚固，惊涛骇浪中仍可照行不误。

库克起先从船员干起，接着当领班，后来受到上



司赏识，被拔擢为船长。但他另有抱负：加入海军。七年战争爆发后，他成为皇家海军舰队的一员，颇受舰长垂青。后来，库克还随另一艘军舰去加拿大作战。

返回英国之后，库克被任命为太平洋科学考察队的队长，同时还肩负另一项使命：寻找南方大陆。

1768年，库克率领奋进号出发，船上满载人员、食品和物资

库克按自己的意思，挑选了一艘惠特比的运煤船。这种船的优点在于船身坚固，底舱很大，可以容纳远航所需的大量民生用品。

奋进号上载有近百名人员，其中包括数位知名人士：风景画家巴肯（Alexandre Buchan）、自然生态画家帕

库克死后被追赠殊荣，勋章上面刻着："世上无他不敢做的事。"库克在危急时刻常能处变不惊，指挥若定，对船员的生活也十分关心。然而，他的个性焦躁易怒，只要军官和部下稍有违抗，他便怒不可遏。但是，库克依法行事，而且奖惩分明。

金森（Sidney Parkinson）、一位天文学家、两位博物学家，还有自然史专家班克斯（Joseph Banks）。班克斯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年轻贵族，带着一大群仆役随行，占去不少舱位。库克精心准备了足够一年用的食物，除了传统食物外，他还特意挑选能预防坏血病的食物，如柠檬、腌酸菜、洋葱和果汁等。



1768年8月26日，库克率领奋进号离开普利茅斯港，经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这条航线如今已成为其他船只最常经过的路线了。

奋进号在塔希提稍作停留，然后驶抵一片幅员广大的陆地，库克以为这就是南方大陆

1769年4月，奋进号经过七个月的航行，终于顺利抵达塔希提。下船后，学者们开始安装和校正仪器，



和先前的探险家一样，库克也在火地岛补充食粮。他认为当地人是世上最悲惨的民族之一。上、下两图是画家巴肯对当地生活的描绘。

以便及时观察到金星。完成观察任务后，库克率船队向正南方行驶，以执行第二项工作。10月间，奋进号来到一块一望无际的陆地，库克以为这个地方就是传说中的南方大陆。

其实，这里是新西兰，而奋进号刚进港就遭到当地毛利人的袭击。凶狠好斗的毛利人乘着独木舟，包围了奋进号，库克只得下令开枪还击。后来，库克决定沿海岸行驶，以确定这地方是否真是大陆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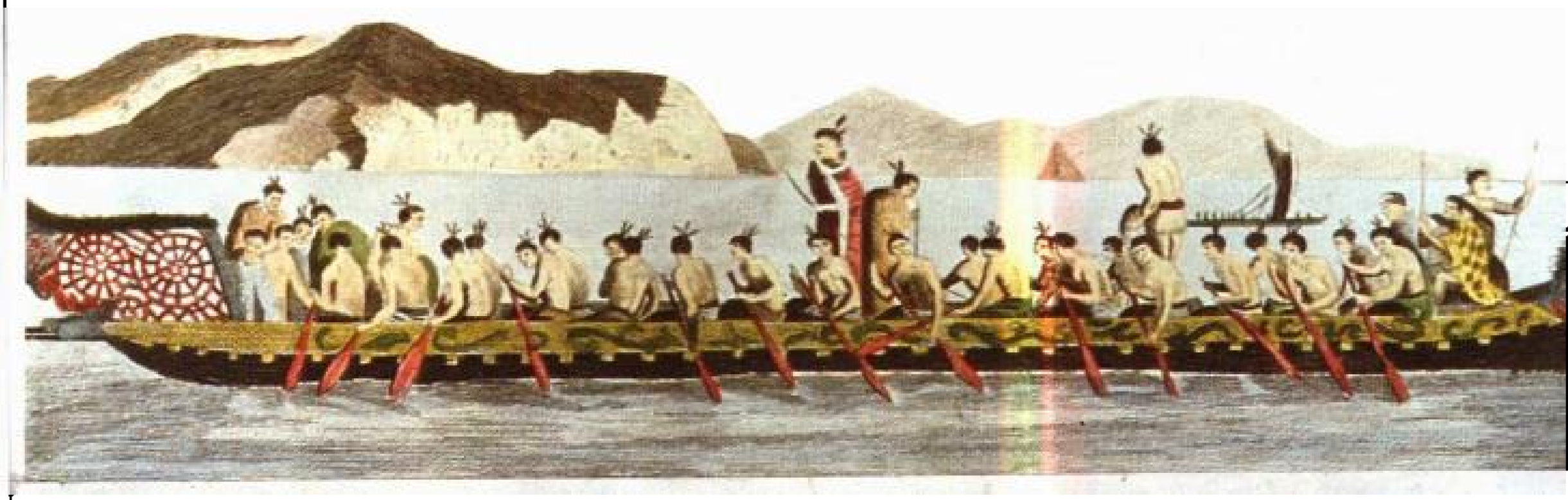
奋进号沿海岸行驶了一圈，又回到起点，证明这不是大陆，而是被海峡隔开的两个大岛。这个海峡即今日的库克海峡。博物学家班克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所称的大陆，不过是一个臆测而已，现在这幻想已经破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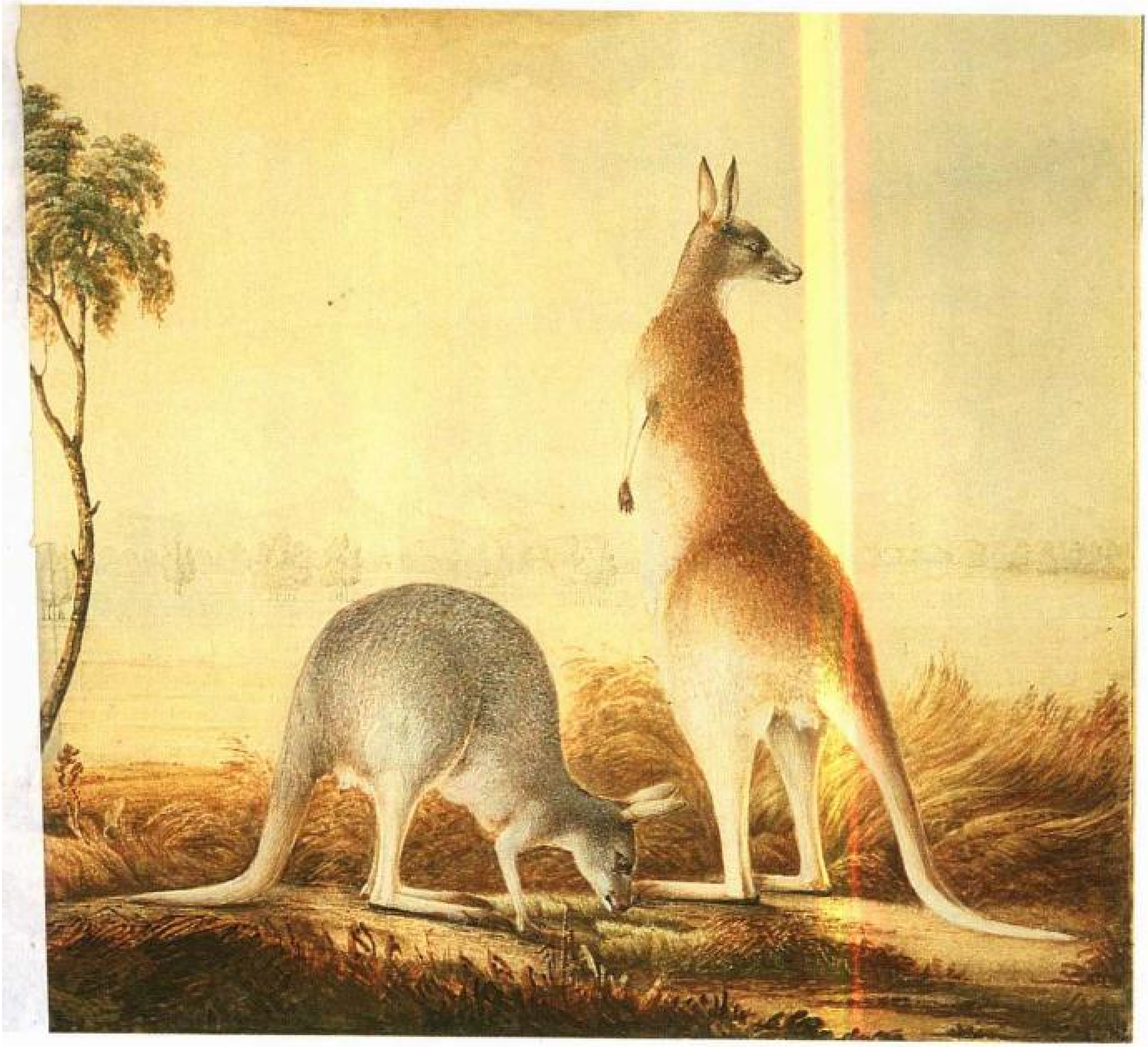
奋进号在归途中，见识到澳洲大自然的珍宝与陷阱

1770年3月，奋进号从西边返航，并在归途中对新荷兰——即今日的澳洲——的东岸进行勘察。科学家发现岛上有许多新奇的动植物，特别是那种奇怪的跳跃动物——袋鼠。当地的海湾也有许多新品种植物，库克称这湾为"植物湾"（Botany Bay）。探察之后，奋进号继续北上，但不幸与澳洲大陆沿海的珊湖礁猛烈相撞，船身受损，只得靠岸修理。



新西兰的毛利人乘坐独木舟，前去袭击欧洲人。





1771年7月，奋进号回到英国。从科学观点来看，这次航行收获丰硕。库克一行人，除了多方观察波利尼西亚人和澳洲人等人种外，还对太平洋的地理位置作了重要而精确的判断。库克认为，太平洋上恐怕没有那块“南方大陆”，如果有，那陆块一定是在更南一些的地方。库克这次航行打破长久以来的神话传说，已算是证明了南方大陆并不存在。另外，他在航行中所绘制的精确地图，也为后人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参考资料。

“除了袋鼠外，这里还有狼、毒蛇，以及一种貌似老鼠的负鼠。袋鼠和欧洲动物不同，它以跳跃方式奔跑。”

库克
《环球航行记》



1772年7月，库克第二次远航，目的是要前往世界最南端的地方

由于奋进号成绩辉煌，英国决定再派出远征队，以维持英国在探险领域上的领先地位。

库克再度被任命为队长。如同上次出航，库克此行还是挑选两艘来自惠特比港的运煤船，分别命名为决心号和冒险号。从船名就看得出来，他决定这次真的要解开南方大陆的谜团。

1772年7月13日，库克再次出航，航线与上一次

库克率领的第一次远征队里，有博物学家班克斯及索兰德（Solander）。他们在植物湾上岸，虽然受到当地人的敌视，但仍采集到大量的陌生植物标本。

反方向。库克这次选择从最高纬度的航线绕地球一周，以确定在更南的地方到底有没有南方大陆。

这次远征，随船一同前往的，还有博物学家福斯特（Forster）、天文学家沃尔斯（Wales），以及画家霍奇斯（William Hodges）。

连续两次的极地探险证明，再往南，真的没有任何通道

库克一行先后在佛得角和好望角停泊，然后一直南下。1772 年圣诞夜，船只抵达南极圈附近，却遭到浮冰的围困。在拚斗三个月后仍无法脱困南进，不得已只好掉头北上，然后在 1773 年 3 月到达塔希提。

和布甘维尔一样，库克船上也有一位塔希提青年随行。这位塔希提人来到伦敦后大受欢迎，如同当年奥帝吕到达巴黎时的情形。

在塔希提稍事休憩后，船队再次向浮冰挑战，可是大浮冰依然像一面面高墙，堵住往南的通道，使得船队动弹不得。所以，库克认为，即使南方有一块陆地，有一个南极洲，那也是天寒地冻，不适合居住的地方，更遑论要在那儿建立殖民地了。

“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前人未曾到过的最南方。虽然浮冰阻挡了去路，我却一点儿也不沮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极区……航行中所受的种种磨难就此结束。现在，我没有理由不掉头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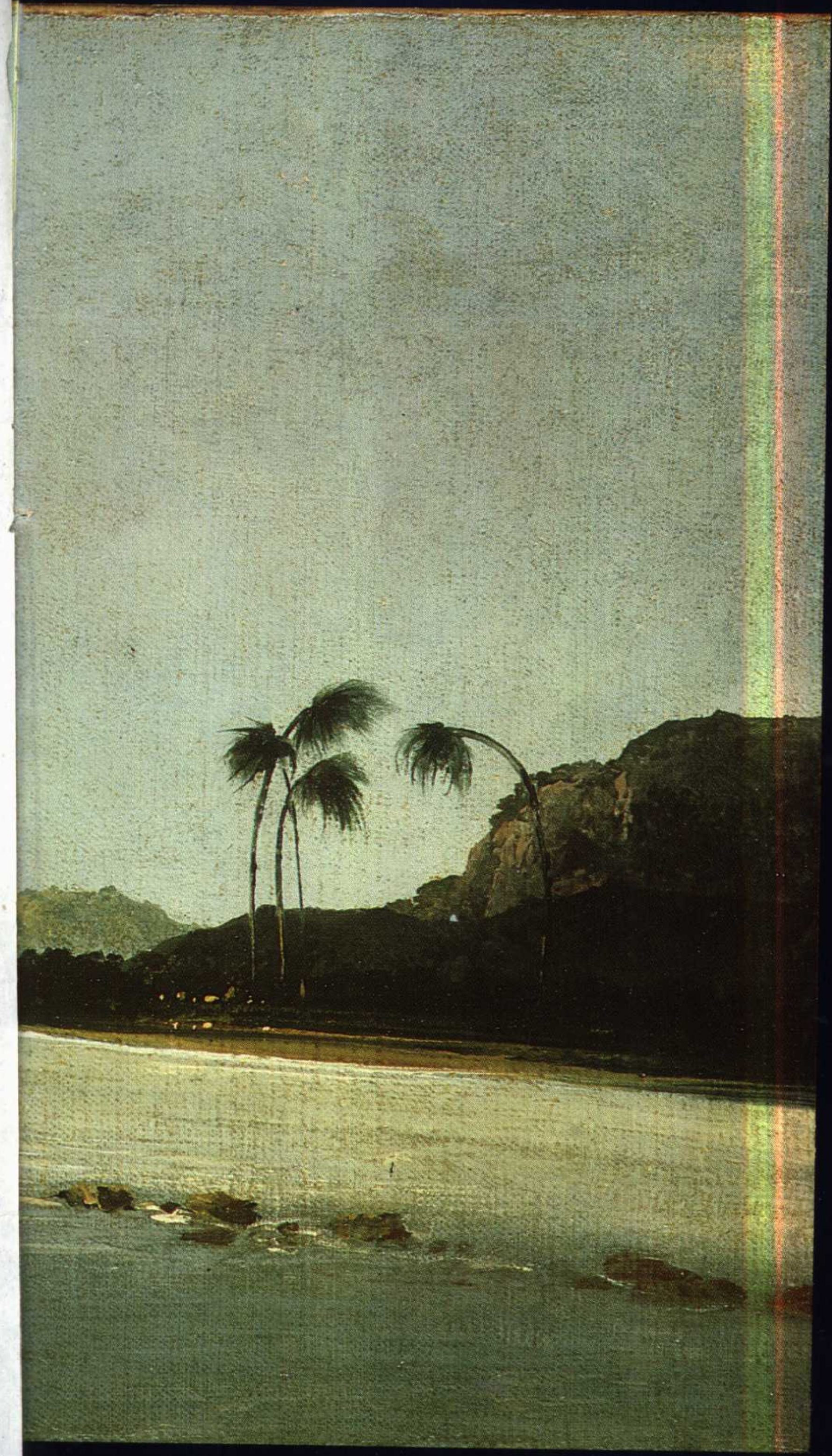
库克决定率领船队回到温暖的地区。途中，他们停靠多处：复活节岛、马克萨斯群岛、塔希提、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Nouvelle-Calédonie），以及新西兰等地。

库克第二次远航时，随行的学者使用了哈里逊（John Harrisson）发明的经线仪。这是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经线仪是根据某个定点和本初子午线间的时间差来确定经度。经线仪不但使航行更有把握，也让地图的绘制更为精确。



布甘维尔与天文学家维洪，曾经发明一种非常复杂的计算法，即所谓的月亮距离计算法：根据太阳和月亮间距离的规律性变化来测定经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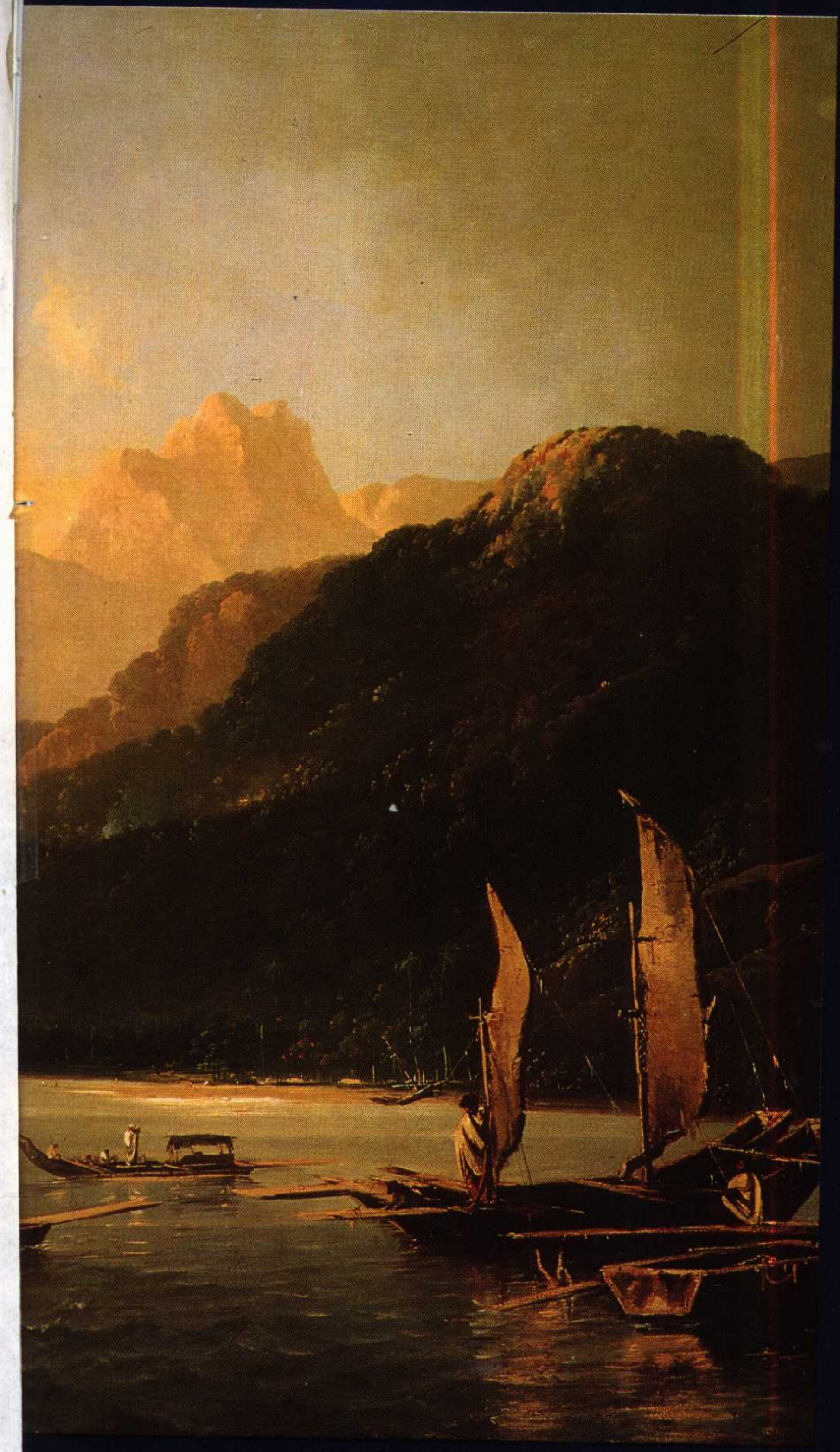




决心号上的画家

霍奇斯1744年10月28日出生在一个小铁匠家庭。1772年，他登上库克的决心号，随船进行测定南方大陆方位的任务。霍奇斯同时也是一位风景画家，在画海岸线时，他用水彩以循序渐进的手法，来表现陆地上不同景致间的距离与层次感。





塔希提的马塔韦湾

1773年8月，决心号和冒险号穿过土阿莫土群岛，差一点触礁沉没，后来停靠在塔希提。第一次远航时奋进号上的巴肯与帕金森的工作是科学研究。这次则不同，霍奇斯主要工作不是研究人种学，而是观察景色中的气氛、光影与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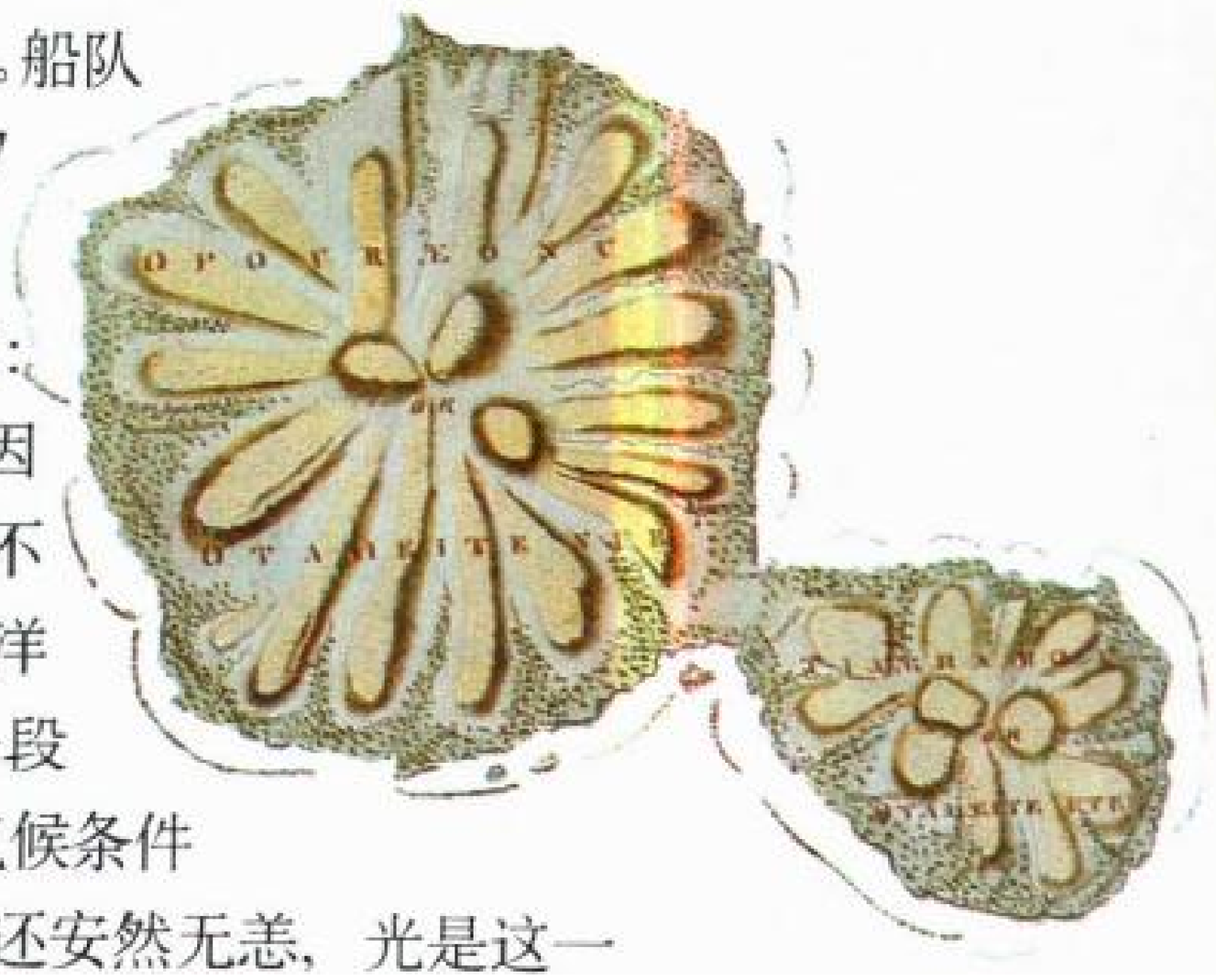
复活节岛

“传闻中的那些巨大石雕并不是偶像，〔…〕我认为这是某些部落或家族的墓地。我见过一具躺在平台上的尸首，土著用石头将它盖住。〔…〕这些石雕大多矗立在悬崖边，面向大海。正面是由巨大方石筑成，做工精细，并不亚于我们英国最好的砌砖工程。〔…〕这绝非一日之工，显示岛民们在竖立雕像时，具有精湛的技艺和惊人的毅力。”

库克

库克回到英国后，向世人声称他打破了神话，南方大陆根本不存在

经过三年的航行，库克和他所率领的远征队终于准备返航。船队后来绕过合恩角，于1775年7月30日回到普利茅斯港。



库克所绘的塔希提地图。

库克对此行做了总结："我没有发现南方大陆，原因很简单，因为南方大陆根本不存在；即使存在，它四周的海洋也无法行船。……历经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航程，在各种气候条件下，船上众多的人员居然都还安然无恙，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次远征是成功的。"

库克的这次远航和下一次远航都使用经线仪，因而解决了航海家和学者几百年来不断探索的问题——经度计算法。库克对南太平洋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后，决定带着船队继续北上。

库克第三次远征的目的——在美洲北部寻找一条介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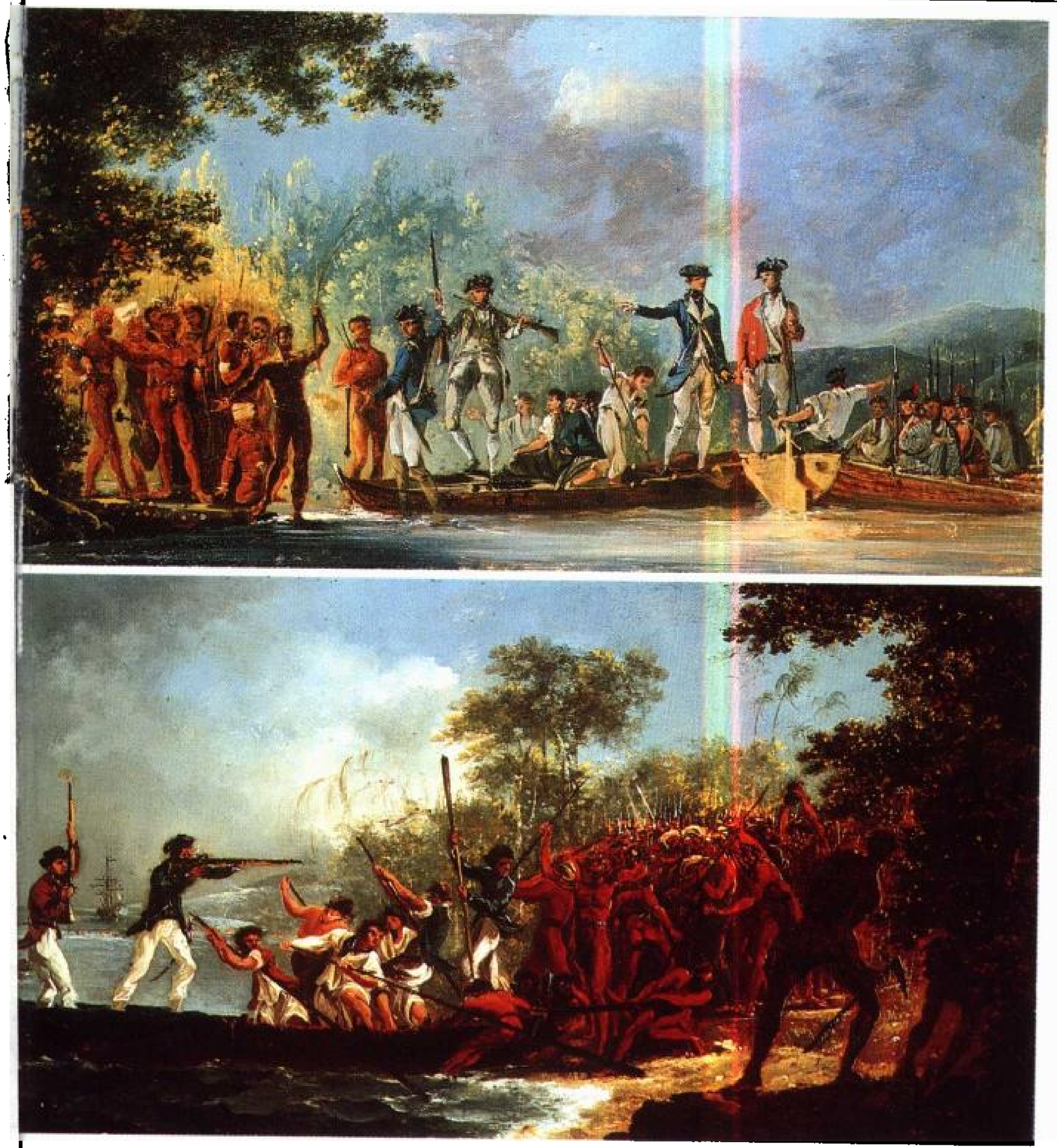
库克仍然选择一艘在惠特比制造的运煤船发现号，与另一艘旧船决心号组成船队。这次同行的人还有天文学家贝利（William Bailey），以及画家韦伯(John Webber)。

1776年7月，即前次远征归来一年后，库克再次从普利茅斯港出发，走的是熟悉的好望角航线。

途中，船队先后停泊在塔斯马尼亚和新西兰，然后用三个月的时间探察了汤加群岛各岛情形。库克久

"岛民猜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进入他们的港口，他们不敢阻挠。我们试图登陆，能交个朋友当然最好，反正就是得上岸。我们拥枪自重，如此才能在岛上立足。"

库克



闻土著的抢劫行径非常猖狂，于是下令船员严阵以待。船队接着驶向塔希提，把前次随船去英国的塔希提青年送回家乡。

库克停留在塔希提的这段期间，曾应土著之邀参加了一次用人作祭品的仪式，因而发现塔希提人远非卢



库克在塔希提参加了一次以人作祭品的仪式，目的是祈求战神的庇佑，好战胜邻近的岛屿。

梭所形容的“高贵野蛮人”。1777 年 12 月，库克带领船队离开塔希提，上路去执行主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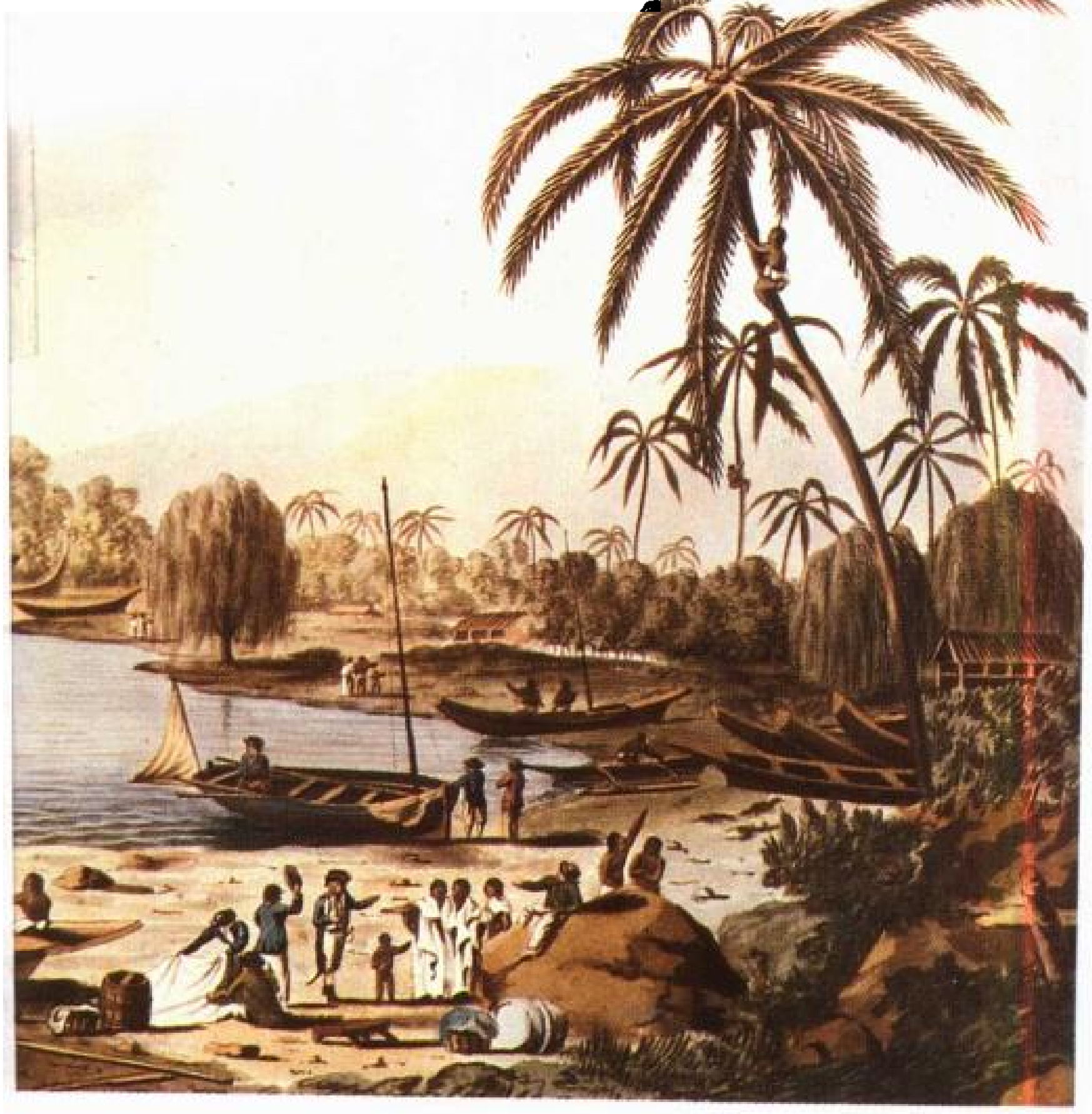
库克一路向北前进，但又遭到浮冰挡住去路，只好折回

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库克一行人来到一处欧洲人从未涉足的群岛，并将此地命名为桑威奇（Sandwich）群岛，以纪念英国第一任海军大臣。其实，这里也就是日后我们所熟知的夏威夷（Hawaii）群岛。岛上的土著会吃人肉，但他们对库克非常礼遇，对他顶礼膜拜。不久，库克继续向北行驶，寻找计划中的通道。

船队进入白令（Béring）海峡，一直前行，但不幸又遇到大浮冰，大块浮冰不断向他们直扑过来，使得船队只好放弃



社会(Société) 群岛的土著奥梅（Omai）被库克带往英国。他到伦敦以后大出风头，参加宴会，会见各界名流；甚至还上演以他生平为经纬的戏剧，轰动一时。当时最著名的英国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他画了这幅肖像，流传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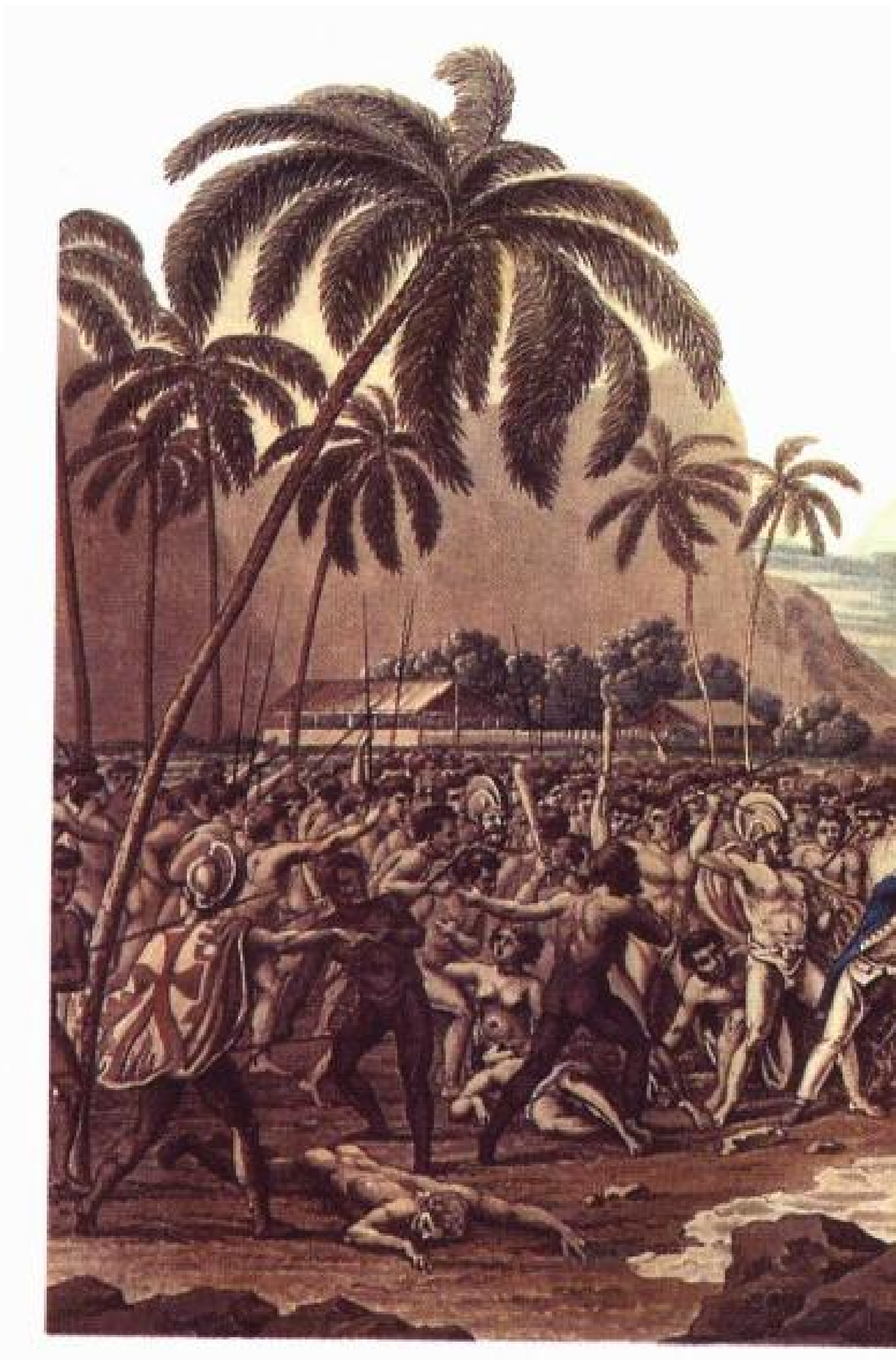


计划，折返夏威夷群岛，进行补给。

当地的神谕曾经指示土著：将有白神乘大船归来。于是，库克又被土著奉为白神，受到崇拜。不过，库克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以致无意中犯了大错，引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拒吃祭司送来的神食。



库克一行人回到停船的海湾，又使这海湾成为禁忌之地，加上他对土著微不足道的偷盗行为惩罚过严，更使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最后，库克及几个部下都被夏威夷人杀害，吞进了肚里！库克遇难后，船队继



“他（库克）刚刚转身向船队下令，便被人在背后刺了一刀，然后扑倒在海里。”

金（King）船长

库克功业彪炳，极受当代人士和后代航海家的推崇与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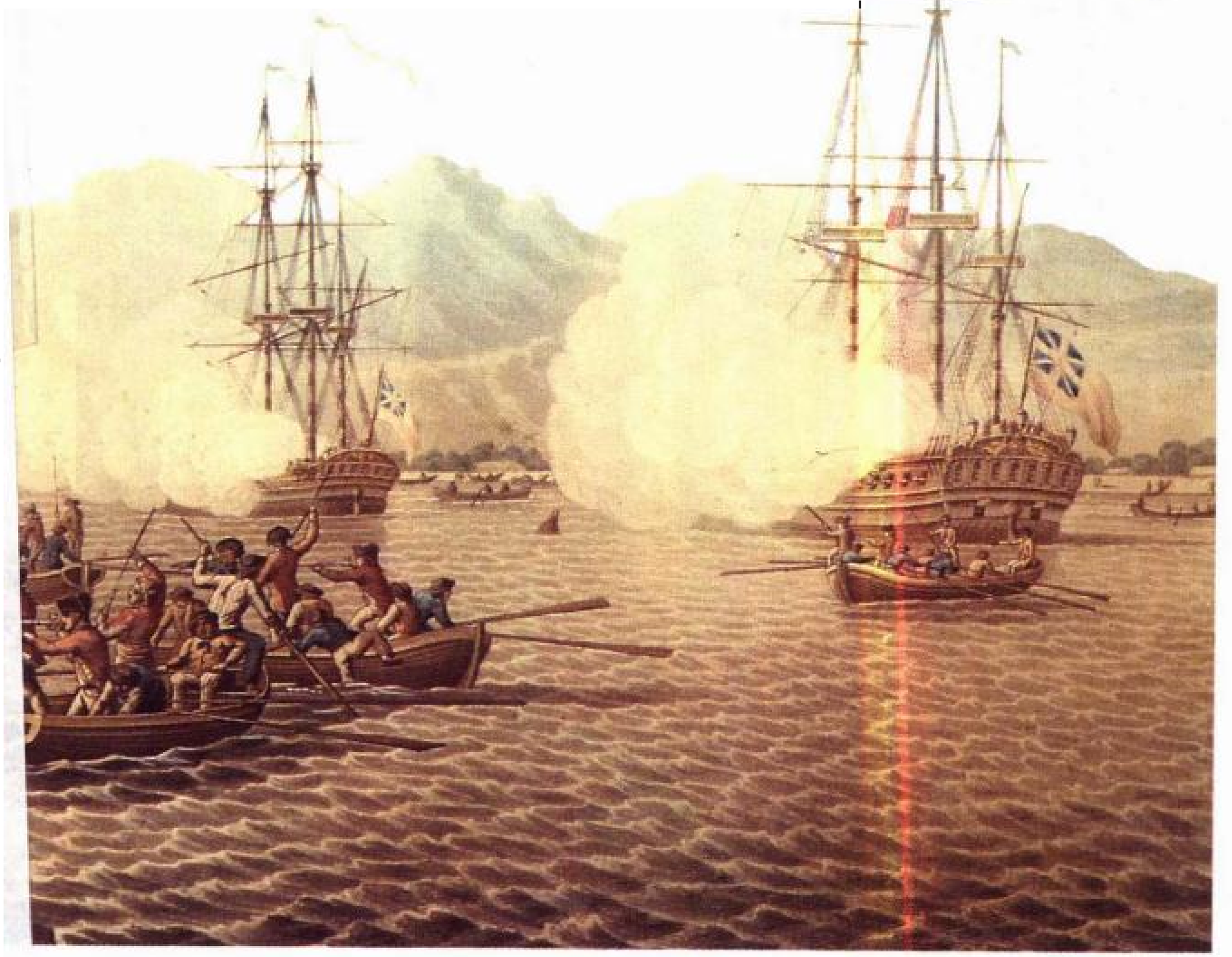
续航行，四年后才回到英国。

多年以来，学者和航海家始终认为，南方有一块丰饶富庶的大陆，而西北方则存在着一条沟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航道。库克的最大贡献，便是粉碎了这两个神话。此外，他所绘制的太平洋地图，更成为后人远征时不可或缺的指南。

库克擅长航海，精通人种学，见识之丰富令人折服；而他的勇敢果断、坚忍不拔及杰出的领导才能，更是倍受赞扬。几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航海家拉帕鲁兹，也对库克的卓越功绩表示钦佩。

"他(库克)临危不乱，镇定自若，且有满脑子的真知灼见。在任何情况下，他代表的是独一无二的权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仿佛在注视指引道路的星星。"

发现号上的外科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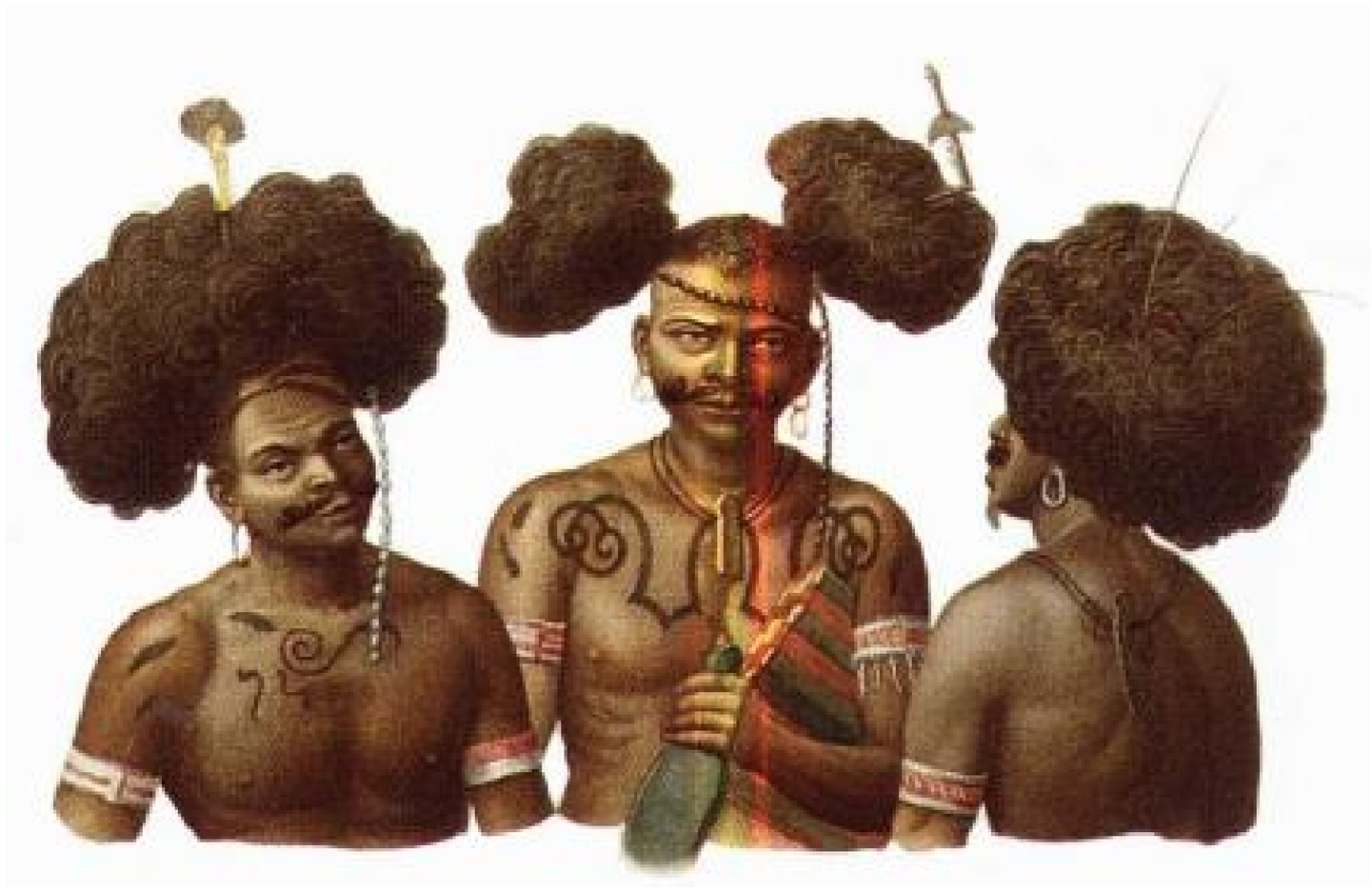


美国独立战争使探险活动中断经年。
战争结束后，位于大西洋彼岸的
欧洲列强决定重新踏上远征的旅程，
继续探索未知的领域，
完成未竟的探险事业。
此外，还要对已发现的地区进行商业开发。
法国航海家拉帕鲁兹也胸怀壮志，
因应这股情势，蓄势待发。

第五章

拉帕鲁兹失踪之谜

首批登陆新爱尔兰的人，见到巴布亚人后大吃一惊。



拉帕鲁兹（Jean-François de Lapérouse）的任务，是在太平洋进行多项科学观察，责任重大。此人博学多才，擅长外交，具有领袖气质，能体察下情，而且在战争中展现过非凡的航海家才能。因此，率领这支雄心万丈的探险队的人选，非他莫属。随行的还有一群学者和科学家。



佛沃斯（J.-R. Prévost）画的加州山鹑。

根据法王路易十六(Louis XVI)的指示，拉帕鲁兹此次远征的目的，是探察北美阿拉斯加（Alaska）以及堪察加(Kamtchatka)半岛的海岸线，同时研究在美洲与中国之间交易皮货的可能性，以及继续视察太平洋。国王还特别嘱咐拉帕鲁兹，对探访地区的人民要宽厚仁慈，避免发生流血冲突。

远征队还得到科学院与海军学院的协助，吸收十多位学者和工程师，并且配备最先进的科学器材，例如经线仪、携带型观测台等等。而拉帕鲁兹的朋友、同时也是海军学院院长的德·朗格勒（Fleuriot de Langle）上校，则担任拉帕鲁兹的副手。



船队经过复活节岛、夏威夷群岛，然后抵达阿拉斯加海岸，遇到启程以来的第一次灾难

1785年8月1日，经过特殊改装的星盘号和罗盘号，离开法国西北方布列塔尼省的布雷斯特港(Brest)，驶向合恩角。两船在1786年4月抵达复活节岛。拉帕鲁兹对岛上著名的石雕像赞叹不已，同行的一位画家还将雕像画了下来。

船队接着向北行驶，抵达夏威夷群岛。拉帕鲁兹素来服膺启蒙运动阐扬的人道主义思想，诸如尊重个人自由、遵守理性和自然法则、各国和平共处等。因此，他拒绝以国王的名义占领这片未开垦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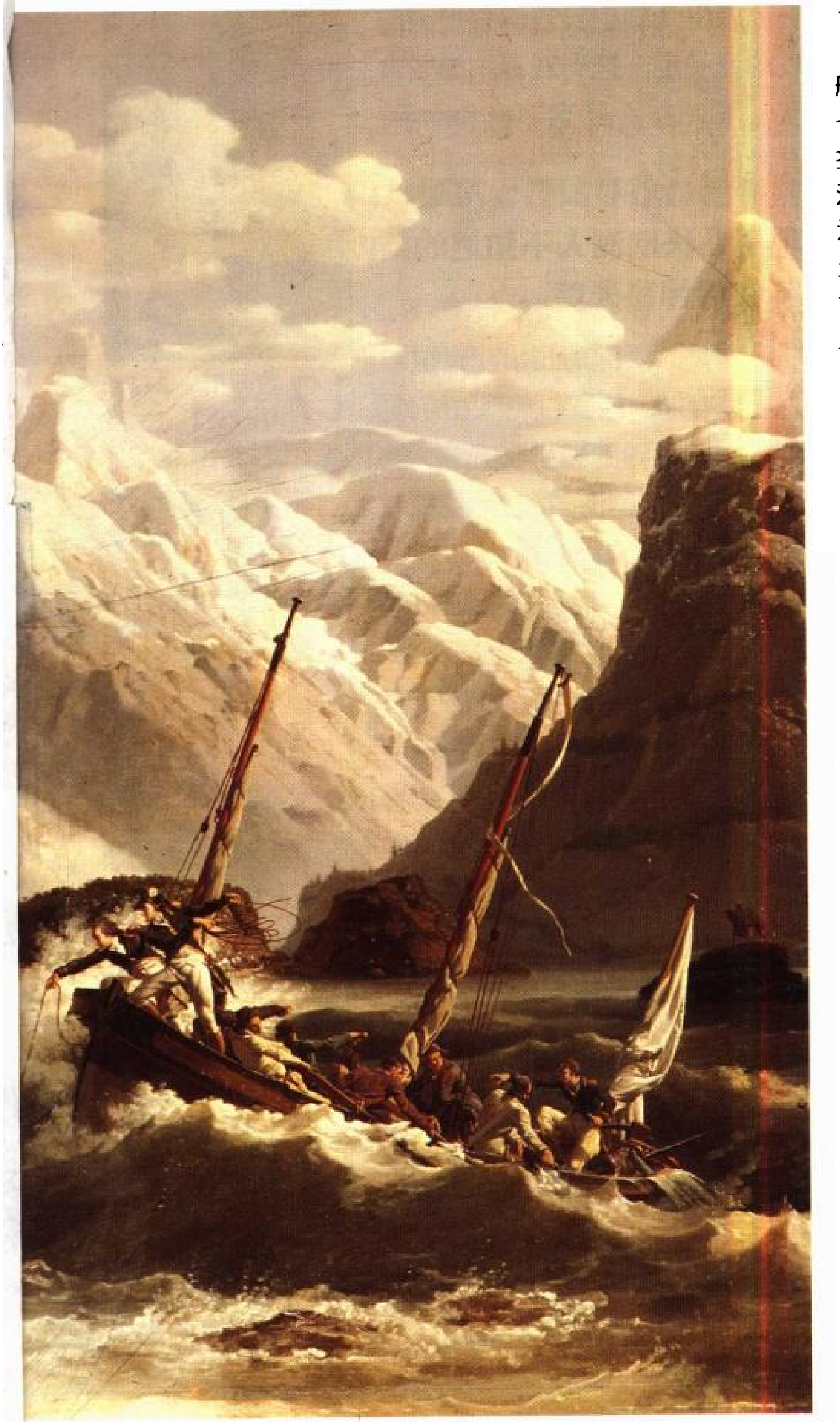
从哥伦布时代起，航海家到达新发现的土地或岛屿时，总是以自己国家的名义占领那块地方，拉帕鲁兹却是第一位毅然违反此一传统的欧洲人，他这样做显然非常尊重土著的自由。

船队最后抵达阿拉斯加海岸，这是法国人不曾来过的地方，他们停泊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海湾，并将此湾取名为法兰西港（Français）。当地的印第安人向拉帕鲁兹兜售皮毛，但另一方面又不断骚扰抢劫船只。拉帕鲁兹对于印第安人这些恶行颇为反感，认为这些“大自然之子”实在“野蛮、邪恶、狡猾”。

路易十六喜爱地理航海及发现新陆地。他亲自交代任务给拉帕鲁兹，在场聆听的人士，还有海军国务秘书德·卡斯特希（de Castries）元帅及港口军械局长德·弗勒希厄（de Fieurieu）上校。







1786年7月13日，拉帕鲁兹率领的船队在法兰西港遇上第一场灾难。两艘小艇在探测海湾港口时，被汹涌的急流卷走，触礁沉没。拉帕鲁兹等了好几天，盼望遇难者的尸体会被冲上海岸。最后，大伙儿于7月30日起锚前，在岛上为死难者设立纪念碑，碑文如下："21位海员在进港处英勇捐躯。请见碑者与我们一同哀悼。"

离港以前，拉帕鲁兹派出几艘小艇去侦察进湾的危险航道。结果小艇被湍流卷走，撞到岩石，船毁人亡。这场灾难让远征队一下失去了21名军官和水手，不过其他人的健康状况尚称良好。



17 87年拉帕鲁兹率船队进驻法兰西港。上图是港口居民。



拉帕鲁兹另外还发现了几块欧洲人不知道的陆地，然后，他的船队突然神秘失踪

船队南下后，仔细巡察美国西部加州沿岸，拉帕鲁兹对当地丰富的物产赞誉有加。接着，船队由东向西穿越太平洋，途中停泊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后来，他又对当时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海域和日本海域，进行系统化考察，并绘制一份精确的地图。

船队继续沿西伯利亚海岸北上，然后直抵鞑靼海(Tartarie）上，堪察加半岛南部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Petropavlovsk)。拉帕鲁兹与当地居民，以及俄国殖民地总督相处十分融洽。

船队随后掉头南下，于1787年11月抵达萨摩亚群岛(Samoa)。他们靠岸补充淡水，不料却遭到土著突袭，副手德·朗格勒和12位同伴遇害身亡。拉帕鲁兹受到这件惨剧的打击后，异常悲恸，但是他强忍伤痛，继续朝澳洲南行，来到几年前库克发现的植物湾。英国人早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的悉尼市（Sydney)。

1788年2月，拉帕鲁兹将航海日志寄回法国。他的日志中记载了他下一步计划探险的地方，包括汤加群岛、新喀里多尼亚、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和澳洲等地。然而，船队却在稍后的一次飓风中，神秘失踪。从此拉帕鲁兹的人和船音讯全无。

拉帕鲁兹的远航贡献良多，不但丰富了欧洲人对

北太平洋和远东海域的认识，而且在航行日志中，清楚客观地描述了他所接触过的民族。1797年，这份记录经过编辑、改写，以游记形式出版，内容引人入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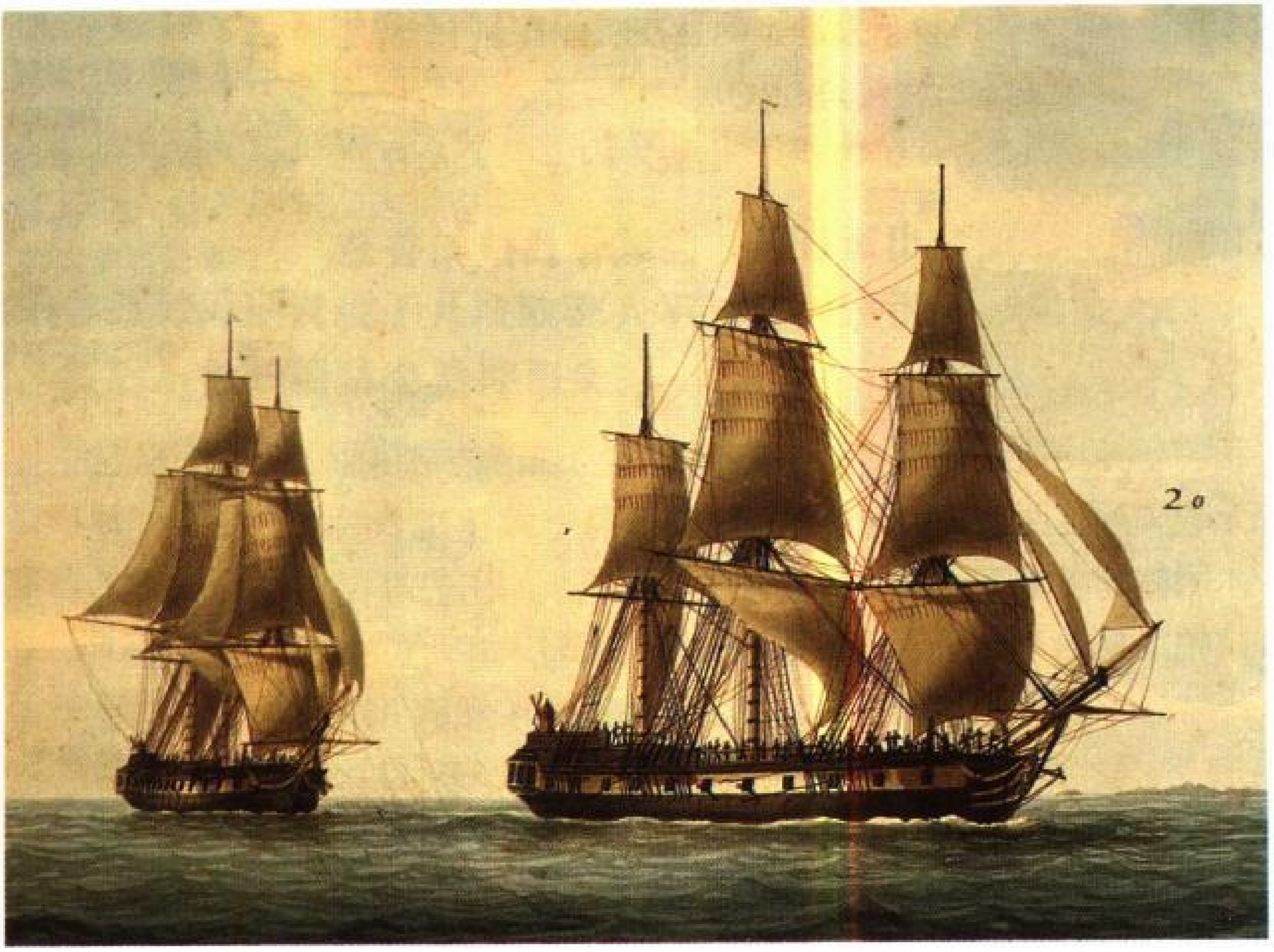
拉帕鲁兹受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相信“野人”的禀性纯良，但是实际情形令他大失所望。德·朗格勒在萨摩亚群岛被害一事，证明国王的旨意难以遵从，因为国王曾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与土著和睦相处。

1791年，法国派出远征队，尝试寻找拉帕鲁兹一行人，但一无所获

自1788年年初起，拉帕鲁兹便杳无音信，航海界和科学界均忧心忡忡。但巴黎当时正处于革命热潮中，无暇关照这回事。直到1791年，在路易十六及几个学术团体的要求下，国民议会才决定派船舰，出去寻找拉帕鲁兹的下落。为此，搜寻号和希望号，在两位杰出航海家当特尔卡斯托（d’Entrecasteaux）和德·凯尔马代克(Huon de Kermadec)的率领下，于1791年9月28日从布雷斯特港出航。船上载有骁勇善战的军官以及一大批科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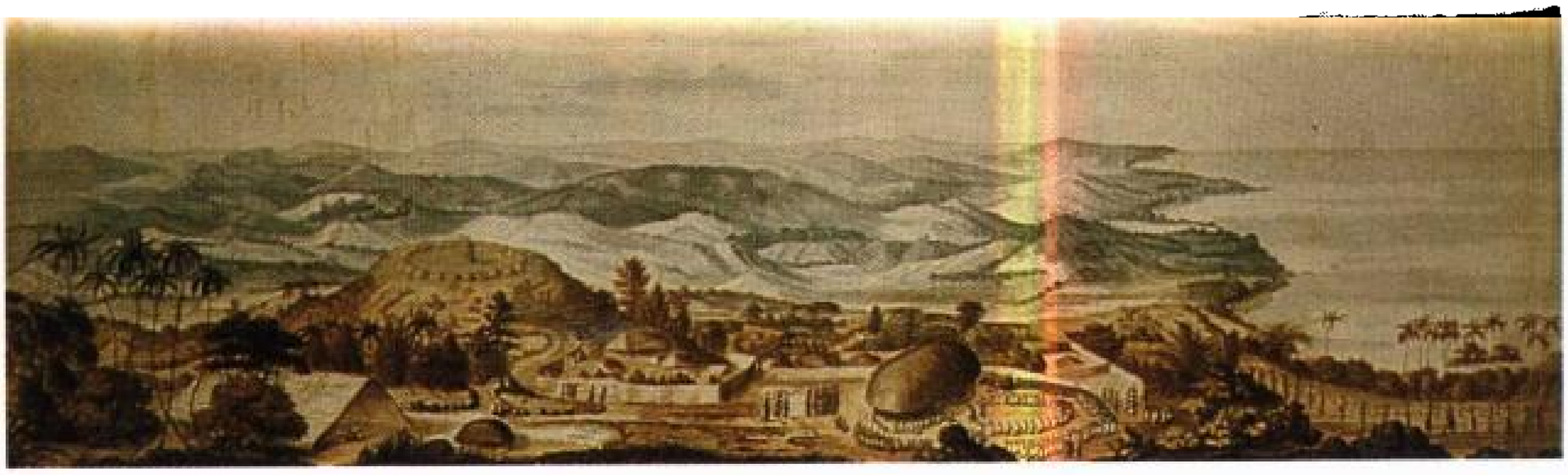
船队驶向南非开普敦(Cap)，想在那里寻找线索。不出所料，一位英国军官说，他曾在阿德默勒尔蒂(Admirauté)群岛附近见过有人穿着法国军服。于是当特尔



卡斯托驶向南太平洋，沿塔斯马尼亚海岸航行，并为船队停泊的海湾取名为搜寻湾。经过几天的极力搜寻，当特尔卡斯托发现，这个海湾其实只是一道将小岛与大陆隔开的海峡，因此替它更名为当特尔卡斯托海峡。

1792年5月28日，船队离开塔斯马尼亚北行，驶向新喀里多尼亚，探察当地的水文及航道。船队根据一个个线索，于7月间追查到圣克鲁斯群岛中的瓦尼科罗岛（Vanikoro），但仍然不见任何船难痕迹。

1772年，马希翁·迪弗亥斯纳曾把塔斯马尼亚的居民描绘成原始人。1792年，当特尔卡斯托第一次停靠塔斯马尼亚，引起当地人惊恐不安。但是，一年后，他们却载歌载舞地欢迎海员（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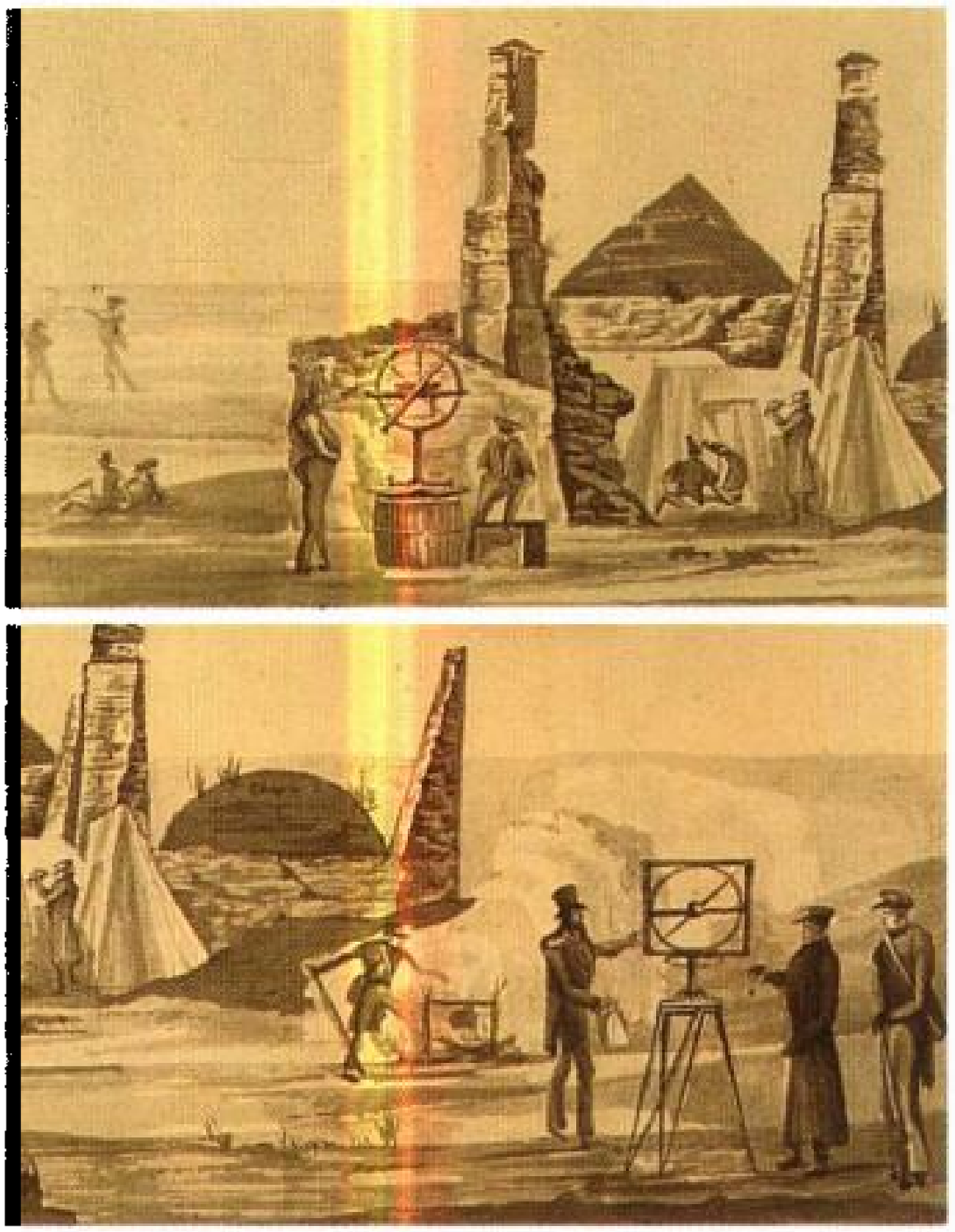


船队在摩鹿加群岛短暂停留后，继续南行。此时，疾病在船上蔓延。德·凯尔马代克不幸染上坏血病，当特尔卡斯托也患了痢疾，两人先后去世。其余幸存的人经过千辛万苦才回到欧洲。

这次远征，虽未解开拉帕鲁兹失踪之谜，却蒐集到大量的科学资料。

科学考察在19世纪突飞猛进，持续数百年的探险事业日益发达

自 1792 年起，欧洲各国就不断遭受战争的蹂躏。直到 1815 年战乱结束，科学探险活动才又再次展开。



当时的欧洲人，大致了解太平洋的全貌，但对详细的情形仍不清楚。众多岛屿和绵延数百公里的海岸线有待测定，好确定出方位，以绘制更精确的地图。同时必须用更“科学”的态度研究太平洋诸岛居民，并且在矿物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天文学等各科学领域，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由于19世纪前半叶的世界政局稳定，欧美各国的海军便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投注大把精力从事科学研究。

这个时期表现最卓越的人物，就属法国海军军官杜尔维(Jules Dumont d’Urville)了，他在二十年间就绕了地球三圈!

19世纪，科学发展迅速，科学家愈来愈多，愈来愈专业。



杜尔维以杰出博物学家的身份，第一次参加太平洋探险

杜尔维生于1790年，具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他在地中海东岸打仗期间，从一位农民手中买下刚从田里挖出来的古希腊雕像“米洛的维纳斯”（Veñus de Milo），引起世人注目。杜尔维生性孤僻，但学识渊博，擅长航海。

1822年，杜尔维第一次环绕地球，乘的是法国海军军官迪贝黑(Duperrey)率领的贝壳号。杜尔维担任副手、负责研究自然科学，迪贝黑则负责勘察天文、地理及水文。

贝壳号绕过合恩角，穿过土阿莫土群岛，于1823年5月到达塔希提，然后继续航行到新几内亚、摩鹿加群岛、澳洲、新西兰、吉尔伯特岛(Gilbert)、加罗林群岛(Carolines）等地，最后经开普敦返航。1825年3月，全船安抵法国。

1825年，杜尔维出航执行科学任务，成绩斐然

1825年，杜尔维晋升为海军中将。同年，他率领星盘号——即当初的贝壳号——再次出航。此行他要勘察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海域，同时继续寻找拉帕鲁兹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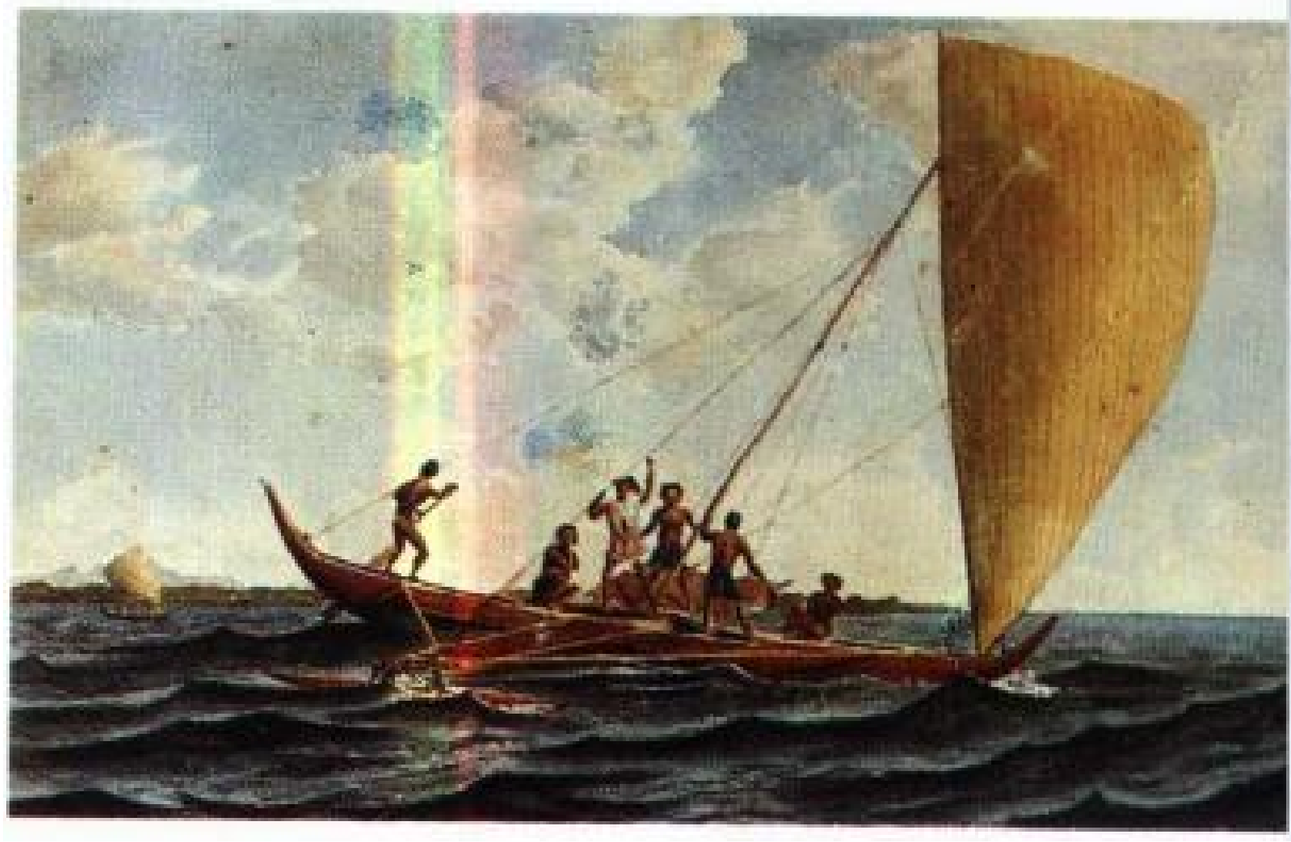
随杜尔维出航的科学队伍中，有医生、博物学家、天文学家，以及好几位负责测量水文和绘制地图的军官，人数不少。

1826年4月25日，星盘号从法国南方的土伦港（Toulon）出发，经开普敦驶向太平洋。途中遇到南方飓风，但仍然顺利进入太平洋。



自然科学在19世纪发展出惊人的成就。杜尔维搭乘贝壳号首次远航，为新兴的植物地理学，贡献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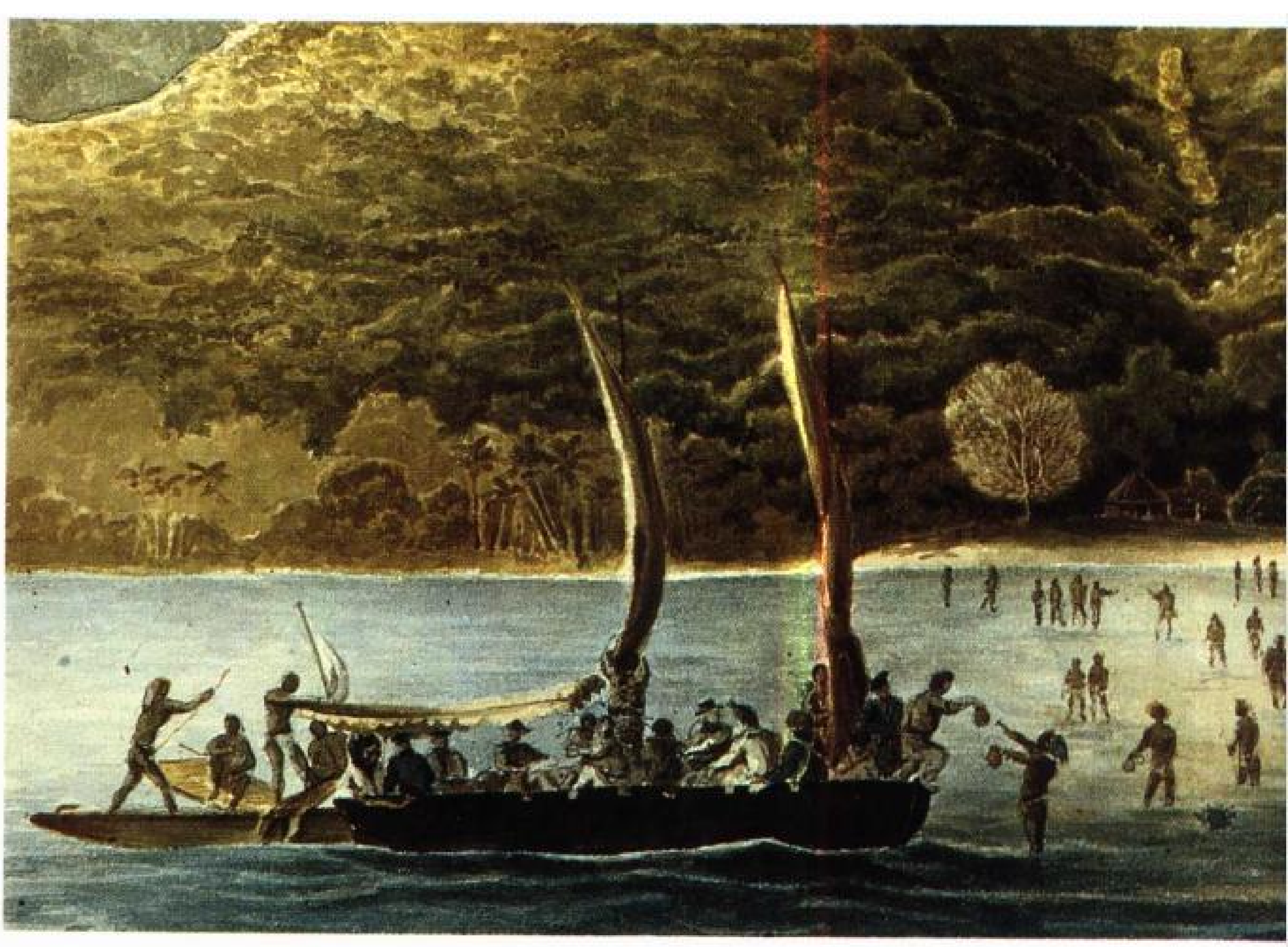
在1827年里，星盘号用了大部分的时间，一一巡察搜索了新赫布里底群岛、新不列颠岛、新爱尔兰岛，以及新几内亚的北岸等地。



同年12月，星盘号南下到塔斯马尼亚，进行休整。

杜尔维的探险成绩非常出色，他总共测定了四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在此以前，这些海岸线不是不为人知，就是方位不对。另一方面，杜尔维还发现了新岛屿，也勘定了若干岛屿的位置、订正了海图上错误的部分，总共有一百五十多个岛屿。他并且在人种学、植物学等方面，蒐集到珍贵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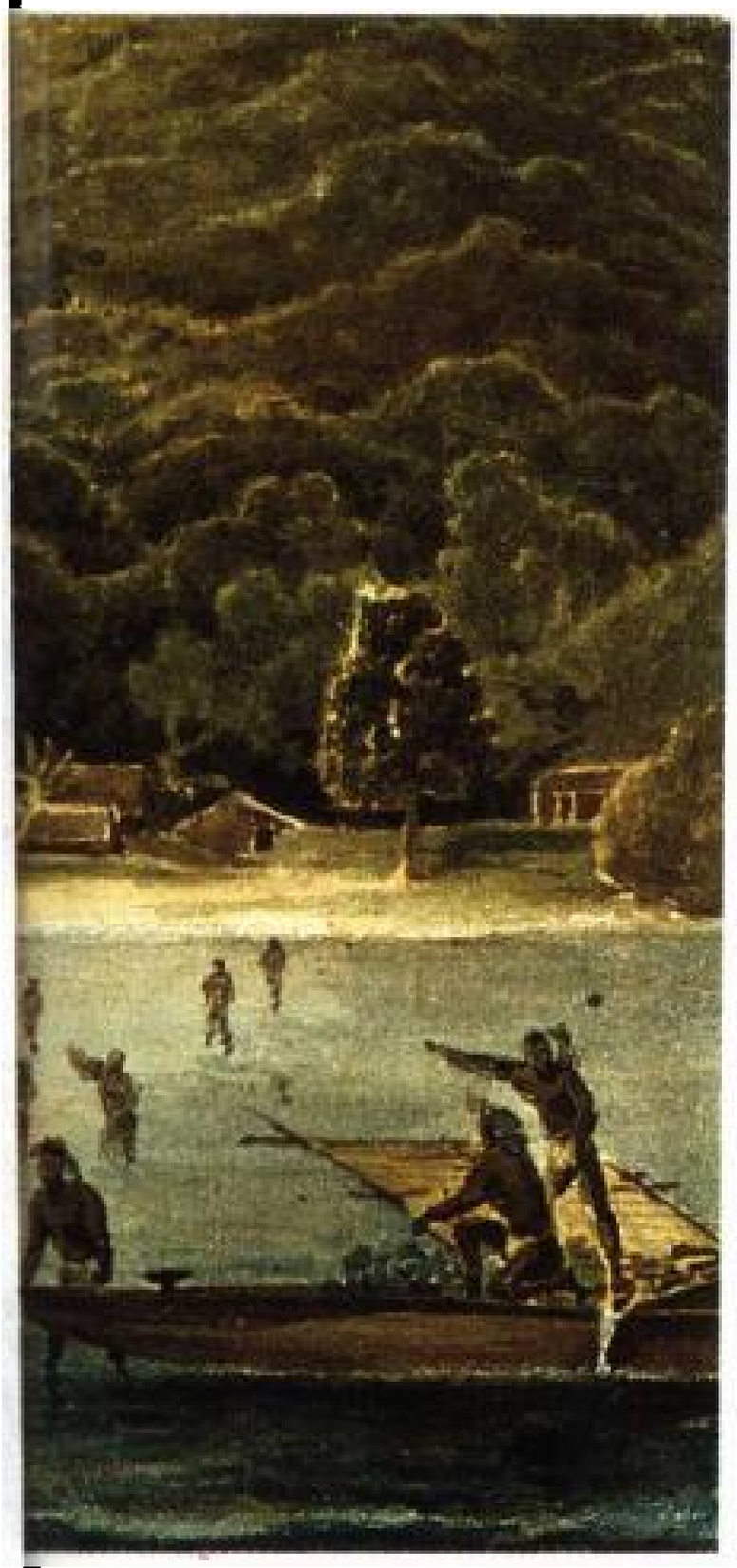
瓦尼科罗岛是圣克鲁斯群岛中的一座，位于新赫布里底群岛的西北方。在拉帕鲁兹罹难以前，没有欧洲人去过那里。



杜尔维在塔斯马尼亚从狄伦船长口中，获得关于拉帕鲁兹下落的最新线索，于是一路追踪到瓦尼科罗岛

杜尔维接着进行另一项任务：寻找拉帕鲁兹的下落。杜尔维在塔斯马尼亚遇见一位英国船长狄伦（Peter Dillon），从他那儿得到宝贵的线索。狄伦表示，他曾于1826年在斐济群岛附近看到一把剑柄，他反复细看，认出这是法国军官使用的剑，上面刻有拉帕鲁兹名字的缩写字母。后经查证，这把剑确实是拉帕鲁兹的，现在则收藏于巴黎的海洋博物馆。

狄伦经过多方打听，得知那把剑柄是在瓦尼科罗岛发现的，于是他前往该岛一探究竟。结果当地居民表示，的确有艘大船曾在附近遇难沉没。当时岛上还到处可见白人的遗物：银盆、银匙、船桅的链条，以及饰有百合图案的木头等等，都可作为当时发生事故的物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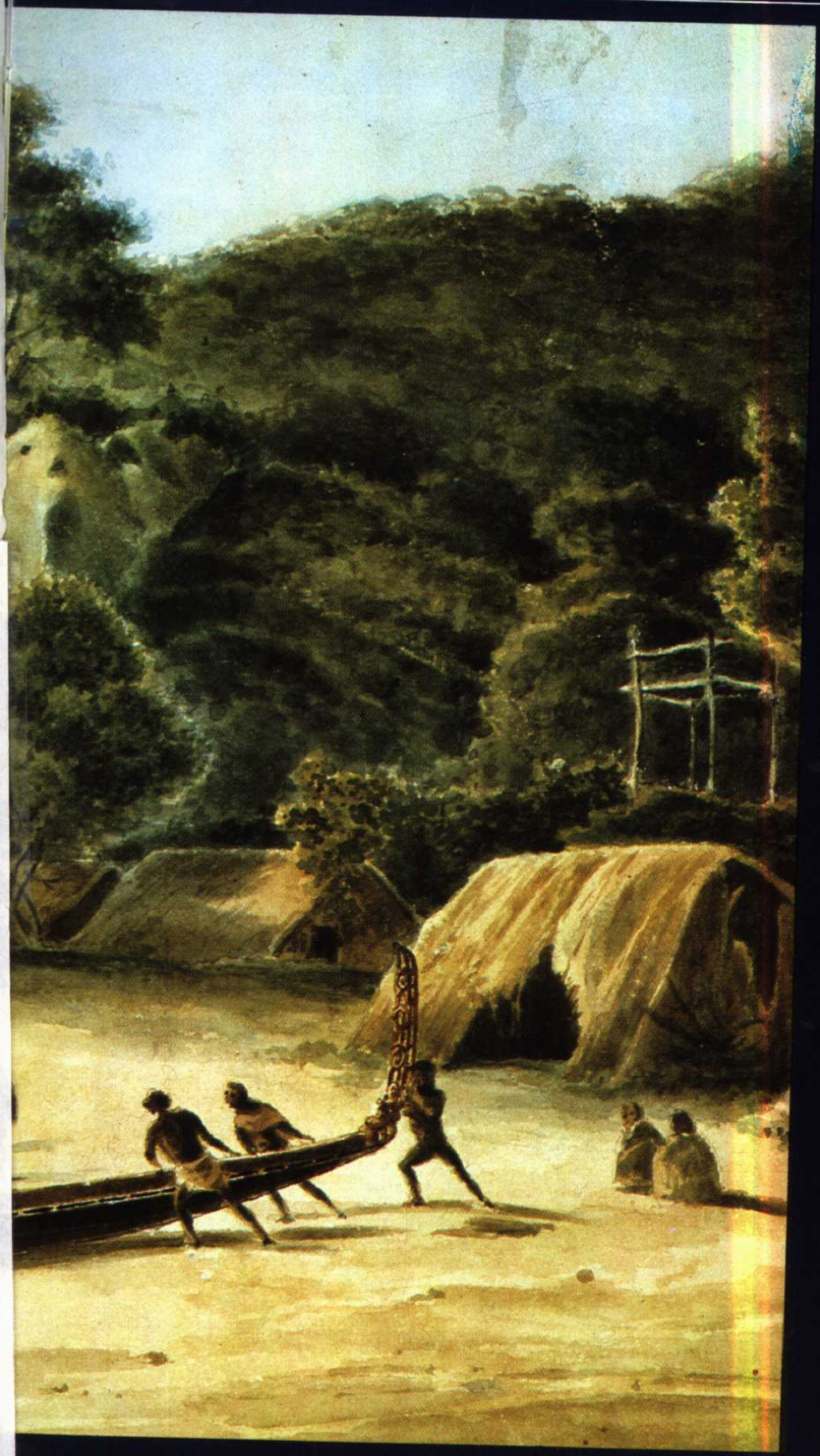
杜尔维终于在瓦尼科罗岛附近的海底，找到拉帕鲁兹船队的残骸

杜尔维获悉这条线索后，下令船队前往瓦尼科罗岛。这是一座小岛，阴森可怕，终日被赤道的雾气萦绕。船队起初无法靠岸，后来总算找到可以停泊的地方，并在小岛附近的海底寻获残骸，了结了这桩悬案。

今日，法国海军仍然沿袭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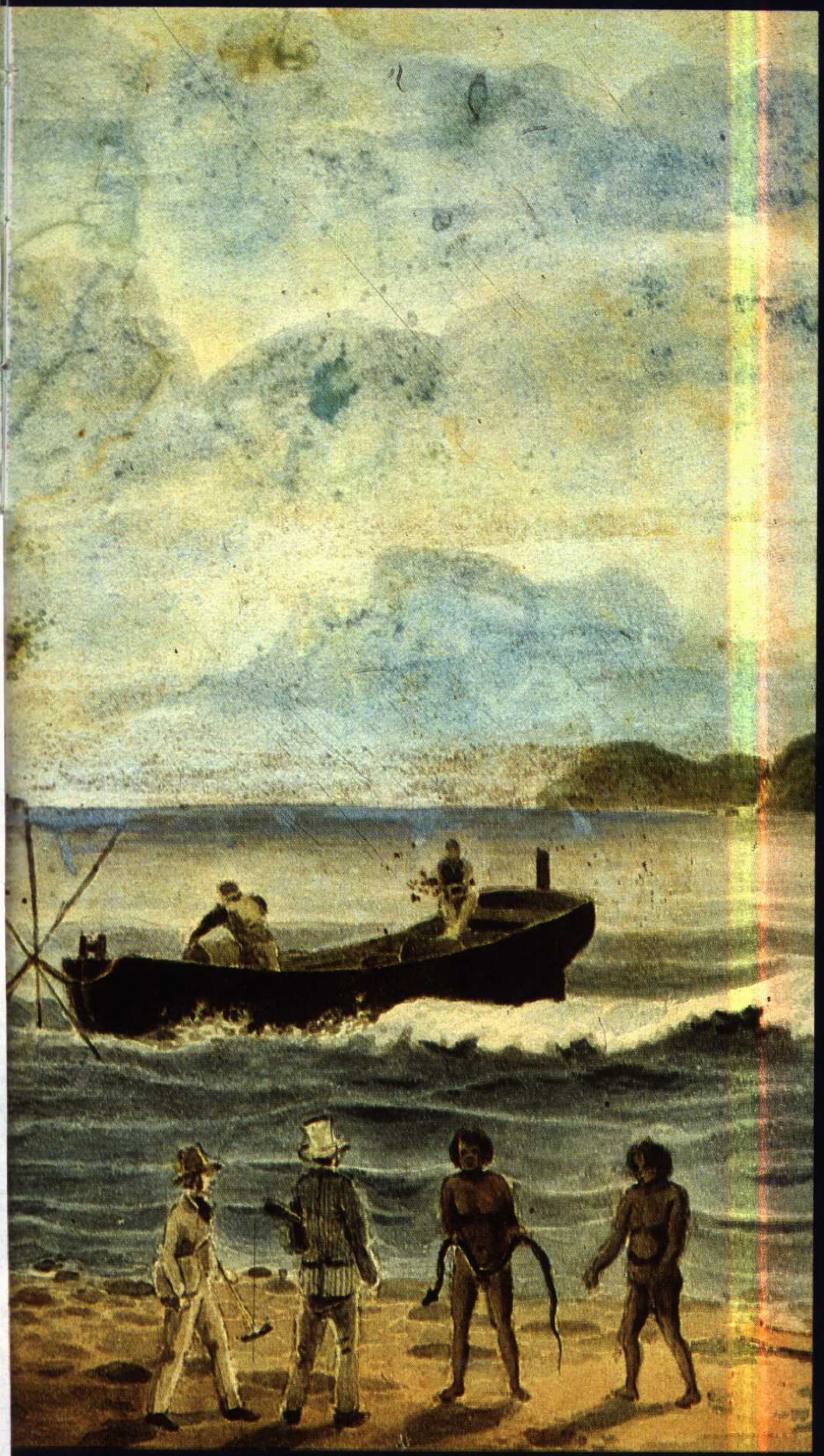
> “我们在五、六米深的海底发现散落四处的船锚、大炮、炮弹，……所有的木头都不见踪影，铜铁制品则都生锈毁损。我派一艘小艇去打捞，至少得捞起一个锚或者一门炮，好带回法国，作为不幸同胞遇难的见证。”
>
> 杜尔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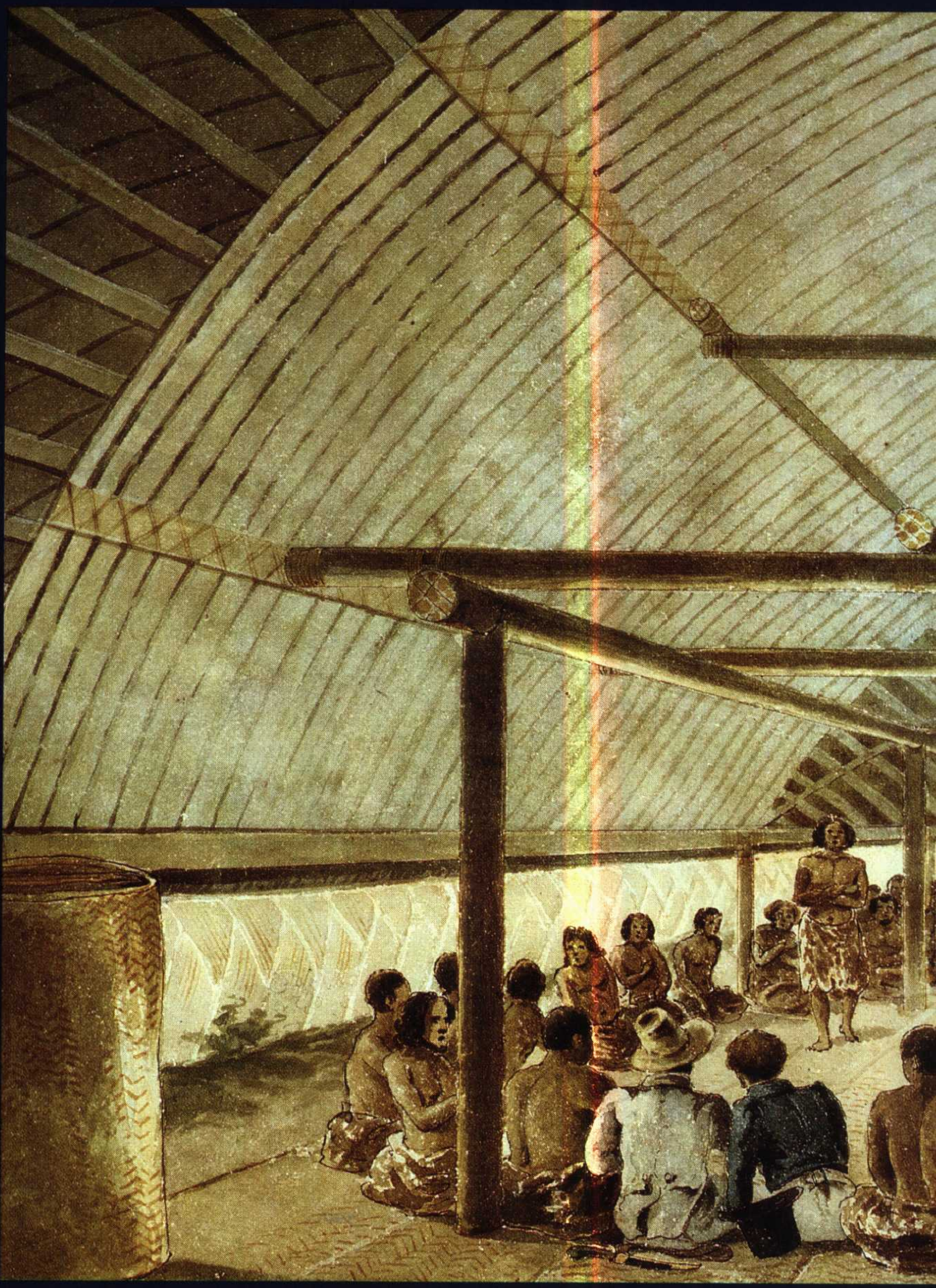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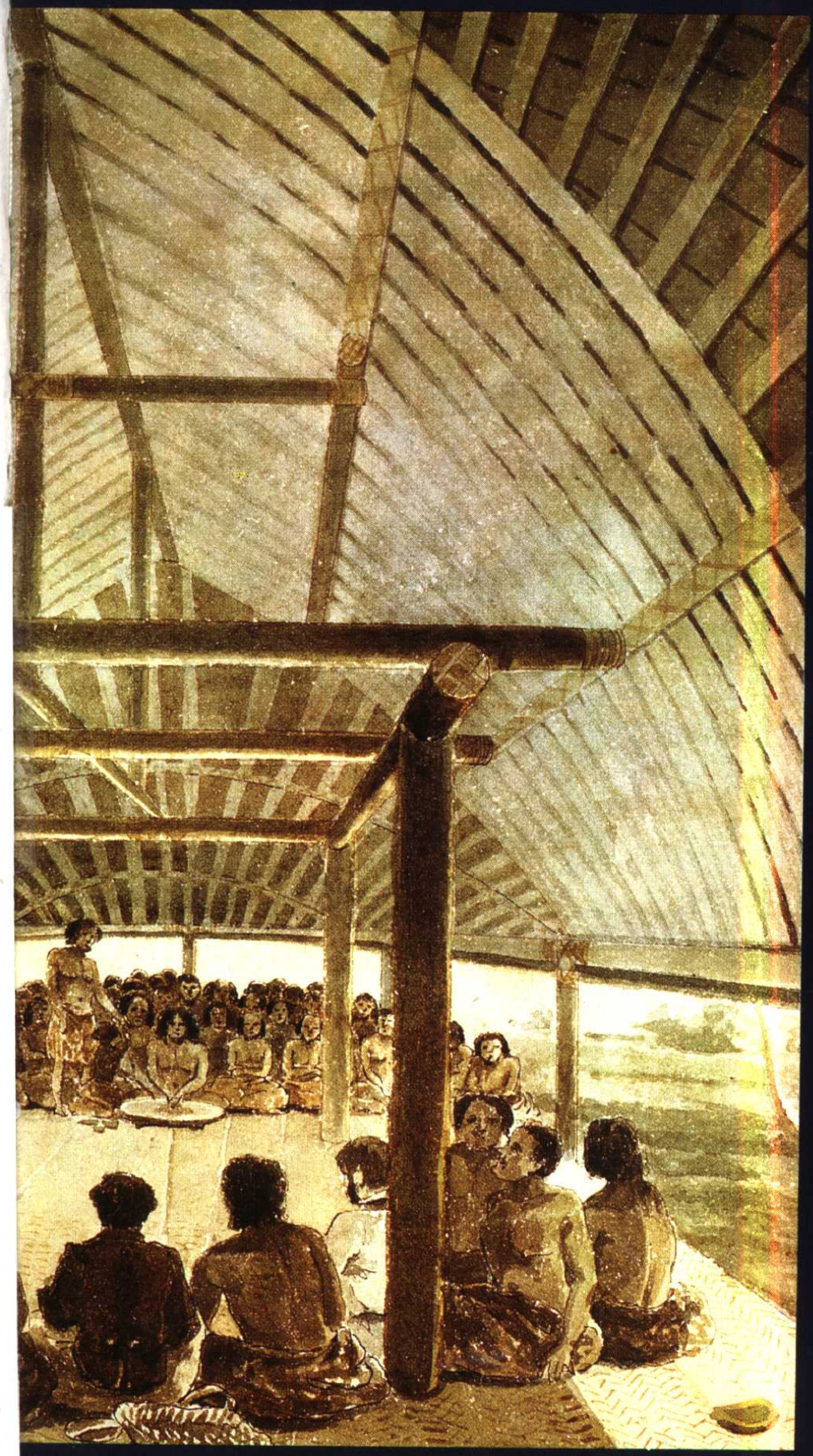
杜尔维所率远征队的副手，贾基诺（Jacquinot）和天文学家洛丹(Lottin)，准备在小海湾旁建立观察站，海湾附近有几间被土著遗弃的小屋。住在新西兰的传教士曾经告诫远征队，说土著对船员怀有敌意，然而，敌意毕竟抵不过对大炮的恐惧。杜尔维写道："我们每天与当地居民打交道，幸好相安无事，可是他们好战成性。〔…〕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吃人肉，但我以为无论在体力、勇气、自信，还是智力方面，他们都是野蛮民族中的佼佼者。"





星盘号在新爱尔兰岛的卡特雷港补充淡水。在乘帆船出航的时期，饮用水问题一直是航海家的恶梦。装在木桶里的水会变质。“昔日的船舶是干渴之地，与北非撒哈拉沙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自17世纪起，航海者就试图用蒸馏器来淡化海水，但效果欠佳。在远程航行中，饮用水只能限量供应，所以“找水”是军官经常挂虑的事。





星盘号离开新西兰，向北航行。后来于1827年4月20日第一次停靠在朋友群岛中的汤加一塔布(Tonga-Tabou)。住在那里的毛利人，以打渔和耕种为生，他们用木头或编织棕榈叶来搭建房屋。每个住屋都有首领，帕卢(Palou)是其中一位。他曾来到星盘号上，手执一根卡瓦胡椒树枝，表示星盘号会得到神的庇佑。他在家里招待船员(左图)。好几位老人说他们还记得当年的库克和当特尔卡斯托，但是他们记得最清楚的是“两艘挂着白旗，形状相似的船”。杜尔维根据这些线索，揣测拉帕鲁兹在驶出植物湾以后，曾按照原定计划驶向朋友群岛。

统，派出船舰去调查海难事件，既为了打捞沉船，也为了了解航行最后阶段的情况，以及船难发生的经过情形。譬如法国海军曾派舰调查海军上校布侯萨尔(Brossard)罹难的经过，1964年时火山学家塔济耶夫(Haroun Tazieff)的遇难，以及后来多次的船难事件。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一件事，拉帕鲁兹一行人中途确曾停泊在新喀里多尼亚。

18 37年9月7日，杜尔维率领两艘船离开土伦，驶向太平洋南端。

杜尔维被迫停航数年，后来接受法国国王派下的新任务：探察南极陆地

杜尔维和库克一样热爱探险，一心盼望再次远航探险。然而，1830至1835年间，由于政治和经济因素，法国的远征事业停顿。直到1839年，在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的支持下，法国才又积极投入探险事

业，准备向太平洋派出五支远征队。其中最重要的一支由杜尔维指挥，包括星盘号和信徒号两艘航舰。

1840年1月1日，杜尔维发现南极大陆的一个半岛，随即以国王的名义宣布该岛为法国属地，并以妻子的名字，将它命名为阿黛利地（Adél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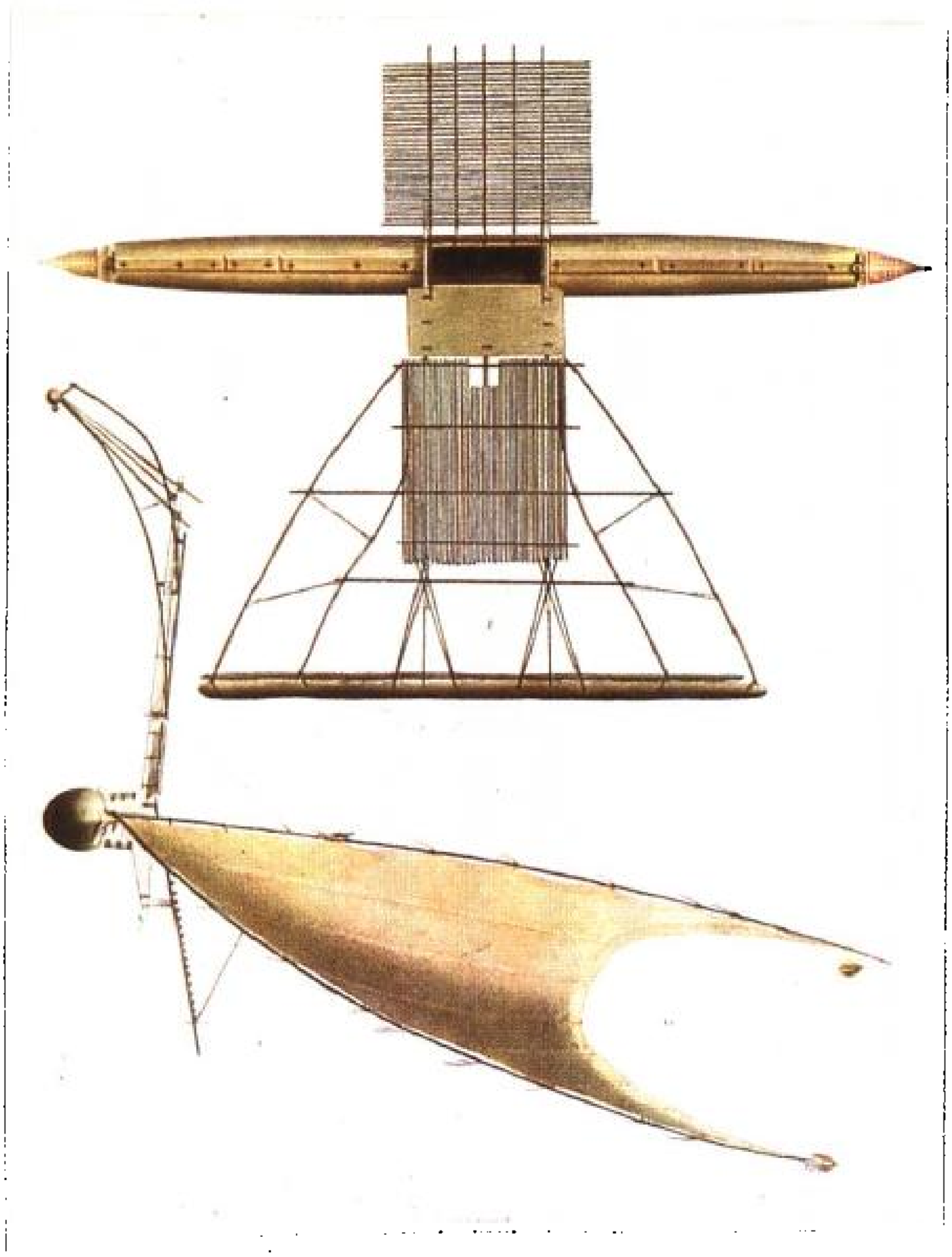
这次发现具有科学价值，可惜当时并未引起世人注意。1926年，法国才正式宣布拥有阿黛利地的主权。直到1950年才认真开发，在当地建立一座观察站，供专家进行不同学科的研究。

自1838年4月起，星盘号和信徒号便一直在太平洋航行，先后抵达冈比亚(Gambier)、土阿莫土、斐济、新赫布里底、所罗门、新几内亚等群岛，及摩鹿加群岛四周的海域，然后于1839年春抵达巴达维亚（即现在的雅加达）。随后，船队又从西面绕过澳洲，停泊在塔斯马尼亚。

杜尔维归国后不久便去世，留下的地图还被后世沿用了一百多年

漫长艰苦的海上生活，使得船员们个个心力交瘁，船队于是踏上归途。他们经过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托雷斯海峡，以及印度洋，终于在1840年





波利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Mélanésie）擅长航海，他们在欧洲人来到前就已懂得观察星辰天象，波利尼西亚人徜徉在太平洋上，是著名的探险家和勇敢的殖民者。毛利人则有丰富的天文知识，出航后一面师法前人的航海经验，一面向东行进，直到看不见那些熟悉的群星，发现新的星星为止。

11月7日驶进土伦港。这是法国有史以来成果最辉煌的一次探险活动。

杜尔维在两次航行中，绘制了一百多幅航海图，精确可靠，一直被后人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重新校定。

杜尔维归国后不久就遭遇不幸。他曾三次环绕地球，经历过无数危险，但都能逢凶化吉，回国后却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活活被烧死。这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火车车祸，时间是1842年5月8日，地点在默东（Meudon）。所谓命运的捉弄莫甚于此!

杜尔维的第二次航行，象征太平洋大规模探险的时期结束。当然，后来仍然有不计其数的英、法、美等国的航海家与军官，对太平洋进行各种领域的广泛研究。法国海军上校贝哈（Auguste Bērard）就是其中一位。

1842至1846年间，贝哈乘莱茵河号航舰远征，一路上搜集了大量关于气象、天文、水文等方面的资料。



杜尔维在第二次航行中，研究土著的住屋和建筑技术。这幢新几内亚的圣屋具有巴布亚人住屋的特点。

其他军官则对土著民族很感兴趣，也搜罗到不少珍贵的资料。莱茵河号上的一位海军中尉梅希翁（Charles Meryon），就画了不少素描，对民族志的研究颇有贡献。

各国将收集到的资料予以分类、校正、补充，最后付梓

经过三百年的努力，太平洋，这个地球上最大的

的海洋，终于被勘定完毕，它的面积丰富资源也才为世人所确知。这都要归功于航海家们，由于他们不断改善航海器具及方法，才能完成这项丰功伟业。

一位研究太平洋历史的专家说得好："1800年后，航海家具有扎实的科学知识，经过考验的工具和方法，以及历次远征中所绘制和校正的大量地图。他们每次出海，一定都带着探险必备的书籍图表，以便现场进行校正勘定。"

航海日志的公诸于世，证明了探察具有科学价值。1815到1850年间，法国发表了许多地图，以及85本观察概述，内容涉及物理及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有42本是杜尔维的探险记实。俄国人发表的航行记述有17本，英国人13本，美国人9本。在在显示各国的远征活动卓然有成。

至于海员和学者前仆后继的努力，也在植物学和动物学方面，整理出一个又可观又实用的资料体系。

船长们勇于探索，坚忍不拔，发掘关于世界及人类的知识，可谓功迹卓著

在历来的远航活动中，科学考察一直是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些科学考察对后人影响深远，例如英国知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就是受到这些考察研究的启发，才得以发展出进化论的著述和理论。

自1650年以来，博物学家兢兢业业的研究，勤奋不懈地搜集资料和分析结果，如果没有他们，那些研究成果和理论概述是不可能诞生的。他们按步就班地发现和研究的，不仅是太平洋及各岛的居民，还有当地人与动、植物间的整体关联。总之，发现及勘定太

与杜尔维同时期，对太平洋的北端和南端进行观察的，还有几位俄国航海家，例如科策布（Otto von Kotzebue）及别林斯高津（Fabian von Bellingshau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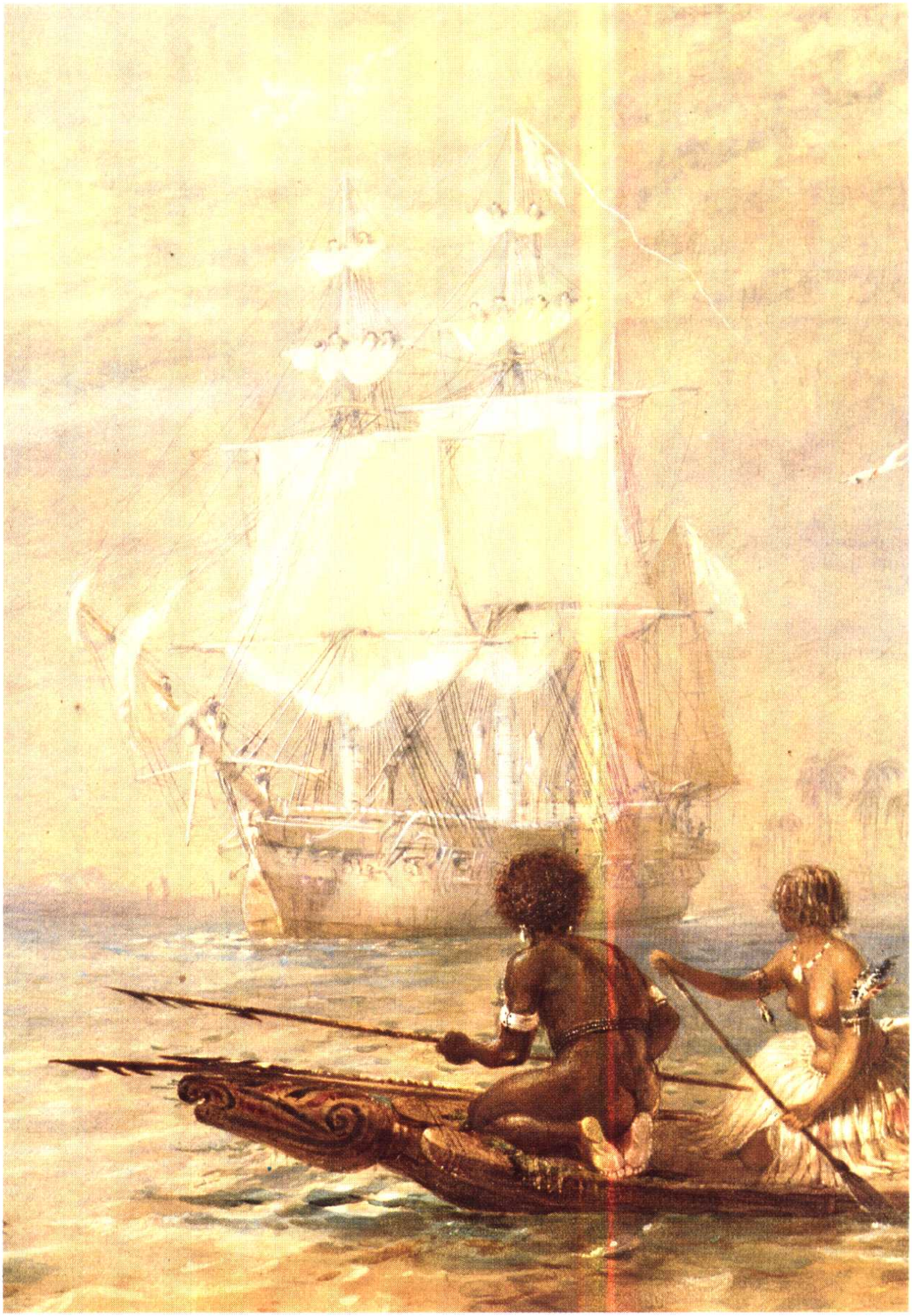


平洋，堪称是近代最重要、最振奋人心的一大成就。

欧洲的远征队往来于各个海洋上，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或许有时并不愉快，但毕竟是有益的。远航船队确实是交流文明时强而有力的工具，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欧洲船队把西方文明强加在南太平洋诸岛岛民身上，否定了当地民族自身的文化，这是值得反省的做法。

1831至1836年小猎犬号的远航，启发达尔文提出物种进化论。1838至1840年，美国人威尔克斯（Charles Wikes）远航后，已确知南极大陆的沿岸地形。





见证与文献

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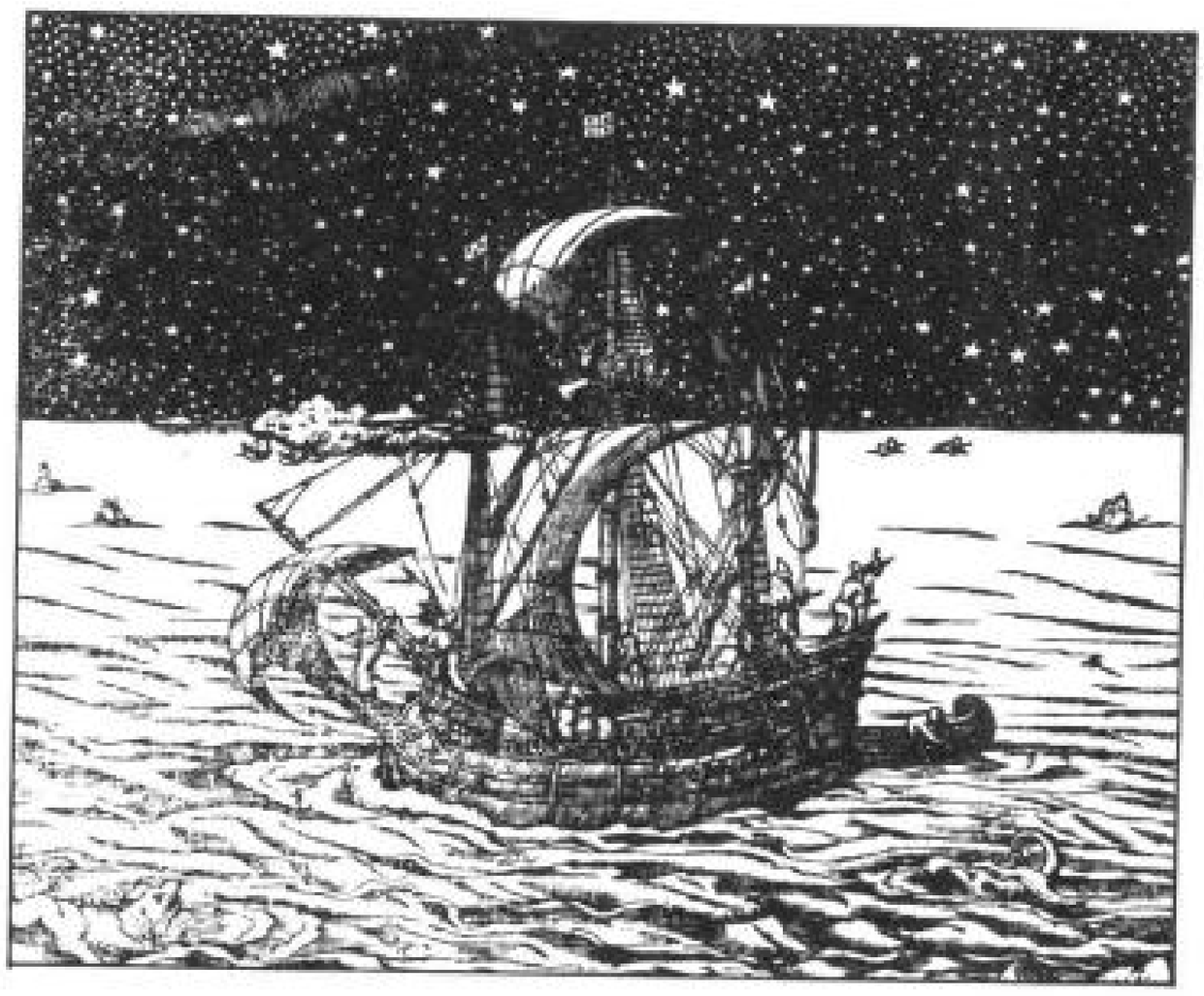
航海日志，

哲学、政治、科学论述、

画家、作家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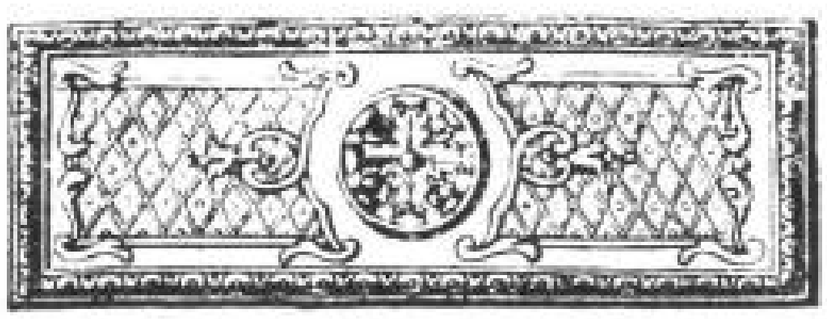
看

太平洋的文明。



航海家眼中的高贵野蛮人

1771年，布甘维尔的《环球航行》一书造成轰动，为哲学家及作家提供了新的省思及灵感泉源。“塔希提天堂”的神话就此不胫而走，但后来遭到拉帕鲁兹的猛烈抨击。拉帕鲁兹将关于高贵野蛮人的传说斥为无稽之谈。



AU ROI.

SIRE,

致国王

陛下：

我要向您汇报的这次航行，是我国第一次展开的环球航行，它是由陛下的舰队完成的。

我们渐渐靠近陆地，这时，岛民们驾着独木舟蜂涌而来，将我们的船团团围住。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喧嚣的人群中突围而出，靠岸停泊。岛民一面喊着“塔约”（taya）——即朋友，一面作出各种友好欢迎的表示。他们都向我们索求铁钉和耳环。

独木舟上载满了女人，她们的面目姣好，不亚于欧洲女人，而丰腴美丽的身材，却是欧洲女人所不及的。这些美女个个赤身露体，因为平日用来裹身的缠腰布，被身边的男人和老妪摘掉了。她们在独木舟上频频向我们献媚，模样天真，又带点羞涩，也许腼腆是女人的天性，即使在民风自由开放的地方，女人对自己之所好也羞于启齿。

然而这里的男人作风就完全不一样，行事直截了当。他们向我们表明来意，叫我们赶快挑选女人，随她上岸。他们还用明确的手势，向我们解释该用什么方式与女人结识。

我手下有四百多名法国海军，他

们年轻力壮，有半年没见过女人，在这种情况下，教他们怎么能安心工作呢？我想尽办法不让这些女人上船，但百密总有一疏，还是有位姑娘登上了船。她朝船尾的小伙子走过去，在绞盘上方的舱口停下。这个舱口是用来通风的。

姑娘毫不扭捏地轻解罗衫，不一会儿就全身赤裸地站在众人面前，仿佛女神维纳斯（Vénus），出现在弗里吉亚(Phrygie，位于小亚细亚的古国)的牧童眼前一样。这位姑娘美如天仙，一时间，水手和水兵飞也似地跑到舱口，想一睹风采，而绞盘此时也转得飞快，加速前行。

我们虽然制止了那些已被美女迷得神魂颠倒的男人，但是，要他们自制可就不容易了。船上一位法籍厨师违反禁令逃下船去，回来时几乎已是奄奄一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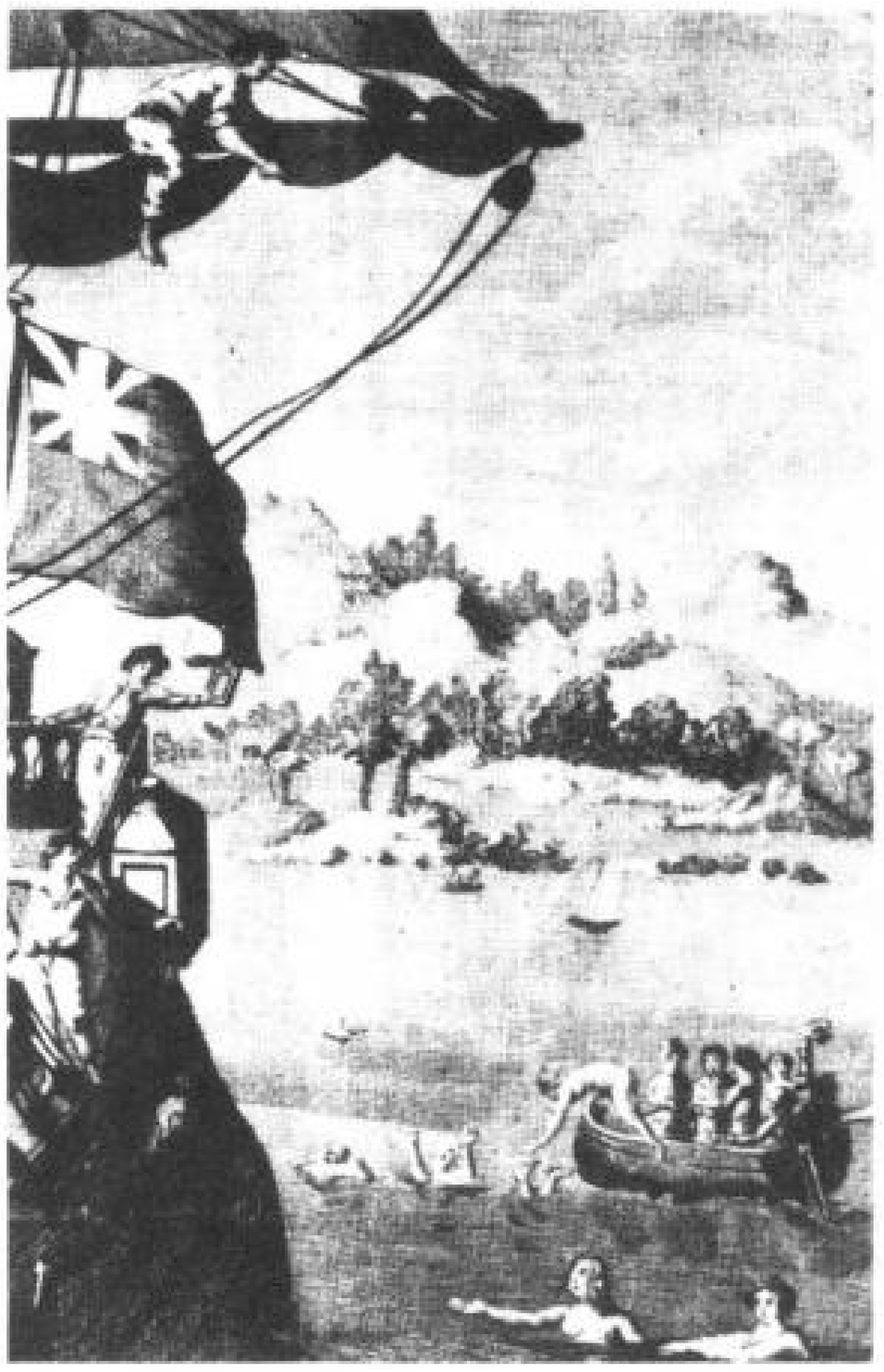
这个厨师看上了一位美人，在随她上岸后，立刻被印第安人围住，衣服被剥光。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印第安人一面叫嚣，一面查看他身上各个部位，然后才将衣服，还有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还给他。接着，又把那姑娘推过来，满足他的欲望，但好事未成。

最后，这个可怜的厨师被土著送回船上。他对我说不必责备处罚他，因为他在岸上所受的惊吓与羞辱更甚于此。

一位仇视欧洲人的老人

停船以后，我和几位军官上岸去看供应淡水的地方。一大群土著男女接待我们，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其中有些最大胆的土著走了过来，掀开我们的衣服，到处摸摸，想知道我们是否和他们一样。他们并没有带棍棒之类的武器，相反地，还十分热诚地接待我们。

部落的首领接着带我们去他家参观。他的家中有五、六个女人，还有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长者。女人们手抚着胸，连声喊“塔约”，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



塔希提人与英王人同乐。

长者是主人的父亲，长相非常威严冷峻，银发白须，身强体健，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或是衰老的迹象。这位可敬的长者对我们视而不见，对我们的友好表示也毫无反应，既不惊讶畏惧，也不好奇。我们的到来受到岛民们的热烈欢迎，但是老人却无动于衷，甚至中途就离座而去。他那若有所思和忧虑的神情，仿佛在向他的族人预警：宁静快乐的时光，终有一天，将因异族的到来而一去不返了。〔…〕

塔希提人面面观

我们在塔希提驻留的日子，除了偶尔遭窃外，一切还算风平浪静。

我们每天去岛上散步，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而且都不带武器。有一次，当地人请我们进屋吃东西，不仅如此，殷勤的主人还向我们献上年轻的姑娘。这时，小屋里立刻挤满了好奇围观的男男女女，将客人及年轻姑娘簇拥在中央。乐师在一旁用长笛吹奏轻快的曲子，地上还铺着树叶和鲜花。

土著女人热情好客，犹如浑身散发性感魅力的维纳斯女神。而且，在这里，男女接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毫无神秘色彩。不过，我们不习惯在大庭广众之下行鱼水之欢，所以感到很不自在。土著们对于我们有这样的反应，甚感惊讶。最后究竟有没有人克服这层心里障碍，按当地的风俗行事，这我就不敢说了。

有好几次，我和大副、二副等部属到岛上逛了逛。在那儿，我们仿佛置身在伊甸园中，平原郁郁葱葱，树上果实累累，小溪穿流迂回，在在散发出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而不是令人不适的湿气。

这里的人民享有大自然最慷慨的恩赐。一群群男女坐在果树下，友好地向我们打招呼。当地人在路上遇见我们时，也都会退至一边，让我们先行。这儿到处充满了亲切、宁静、安详、喜悦的美好氛围。〔…〕

塔希提人的生活看似很幸福，令人羡慕。我曾经以为他们人人平等，至少是人人都享有自由，一种保障人人幸福美满的自由。其实，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岛上各阶层的生活差异很大，等级森严。

居上位的王公权贵对奴仆有生杀予夺之权，甚至老百姓，即他们所称的“Tataeinou”（贱民），也得任凭他们宰割，充当祭祀品。

首领有人们平常可以尽情享用的鱼肉佳肴，平民却只能以蔬菜水果果腹，就连使用夜间照明设备也有差别待遇，首领和百姓烧的是不同质材的木头。

布甘维尔

《环球航行》



新荷兰岛的武士。

拉帕鲁兹驳斥所谓“高贵野蛮人”的说法

恶地出刁民。我刚刚谈到的那块恶地，蛮荒多石，人民野蛮粗鲁，与我们肥沃的土壤、开化的人民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他们滥杀动物，践踏植物，毁坏一切。我曾看见女人和孩子吃草莓和覆盆子（一种果实），但他们嗜吃肉，所以觉得这些东西淡而无味。他们生活在陆地上，与空中的秃鹫、树林中的豺狼虎豹并无区别。

他们的手艺相当精巧，显示工艺制作方面的文明非常进步，但就民族性的平和稳定与文化的精粹度而言，他们仍有待修炼。

生活方式造成土著叛逆不羁的性格，他们终日或是惶惶不安，或是复仇心切，不然就是怒气冲天。我就曾经看见他们之中有些人，手持匕首，相峙不下。

冬天，猎物不多，土著们面临饥馑的威胁；夏天，则是食物丰盛的季节，他们花不到一小时就能捕获大量的鱼，足够全家食用。闲暇的时间，他们无所事事，嬉戏作乐，就像我们大城市的某些游民一样，四处游荡，因而引起不少争斗和纠纷。

我敢这么断言，如果这个民族再染上酗酒的恶习，那么，它势必会彻底灭亡。

戳破欧洲人的甜蜜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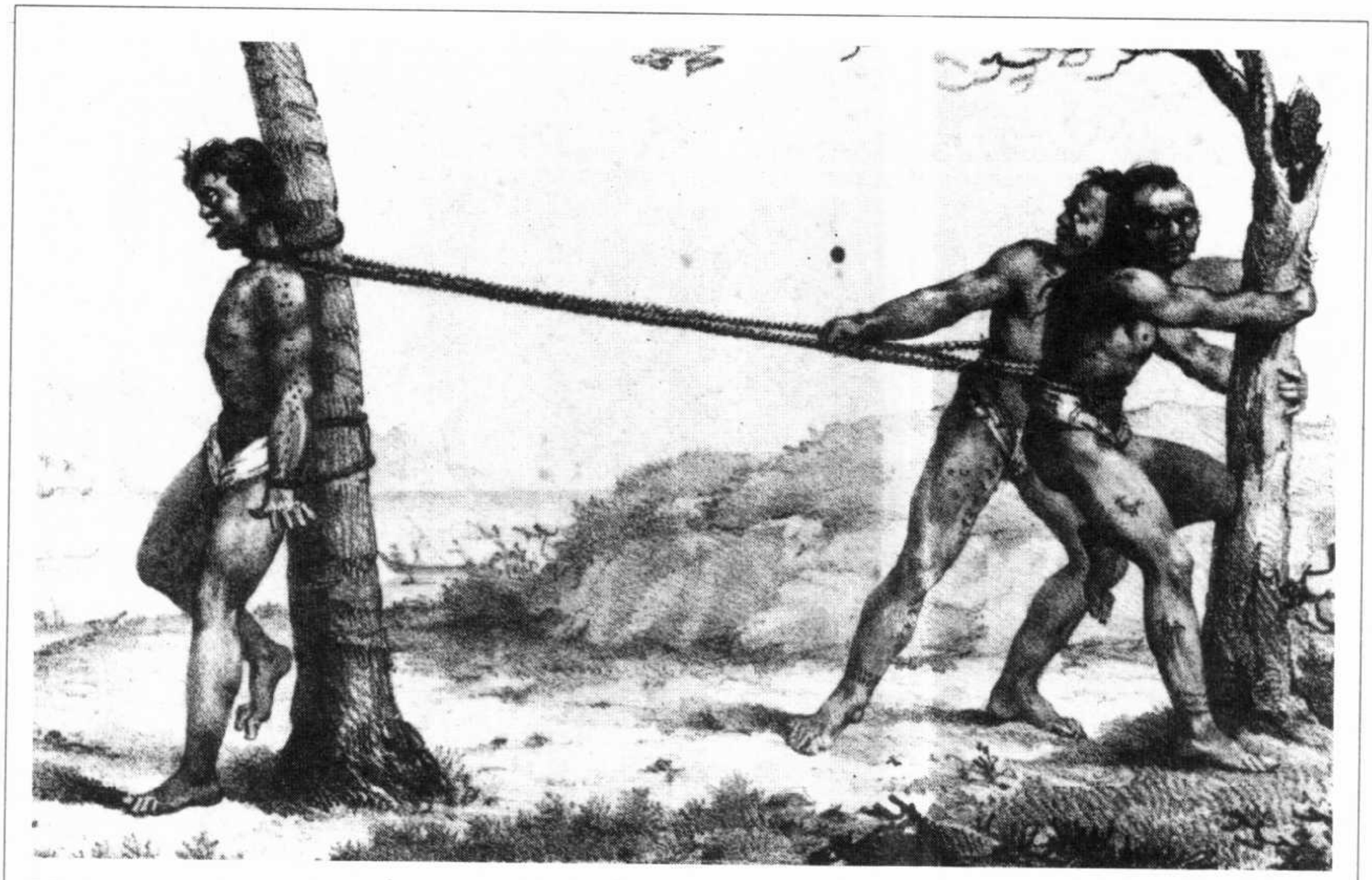
哲学家对我的描述恐怕不以为然，但他们只是坐在壁炉前面凭空想象而已，而我有三十年的航海经历。我曾亲眼目睹这些民族生活在不公和欺诈之下，但他们被某些人说成是无比善良，就只因为他们与大自然很亲近。

我认为大自然的崇高是就整体而言，非指细节。未经修剪的树林，我们无法穿越；布满了岩石和沼泽的原野，我们无法行进；大自然之子既然野蛮、邪恶、狡诈，我们就无法与之交往，这是我从自己的不幸经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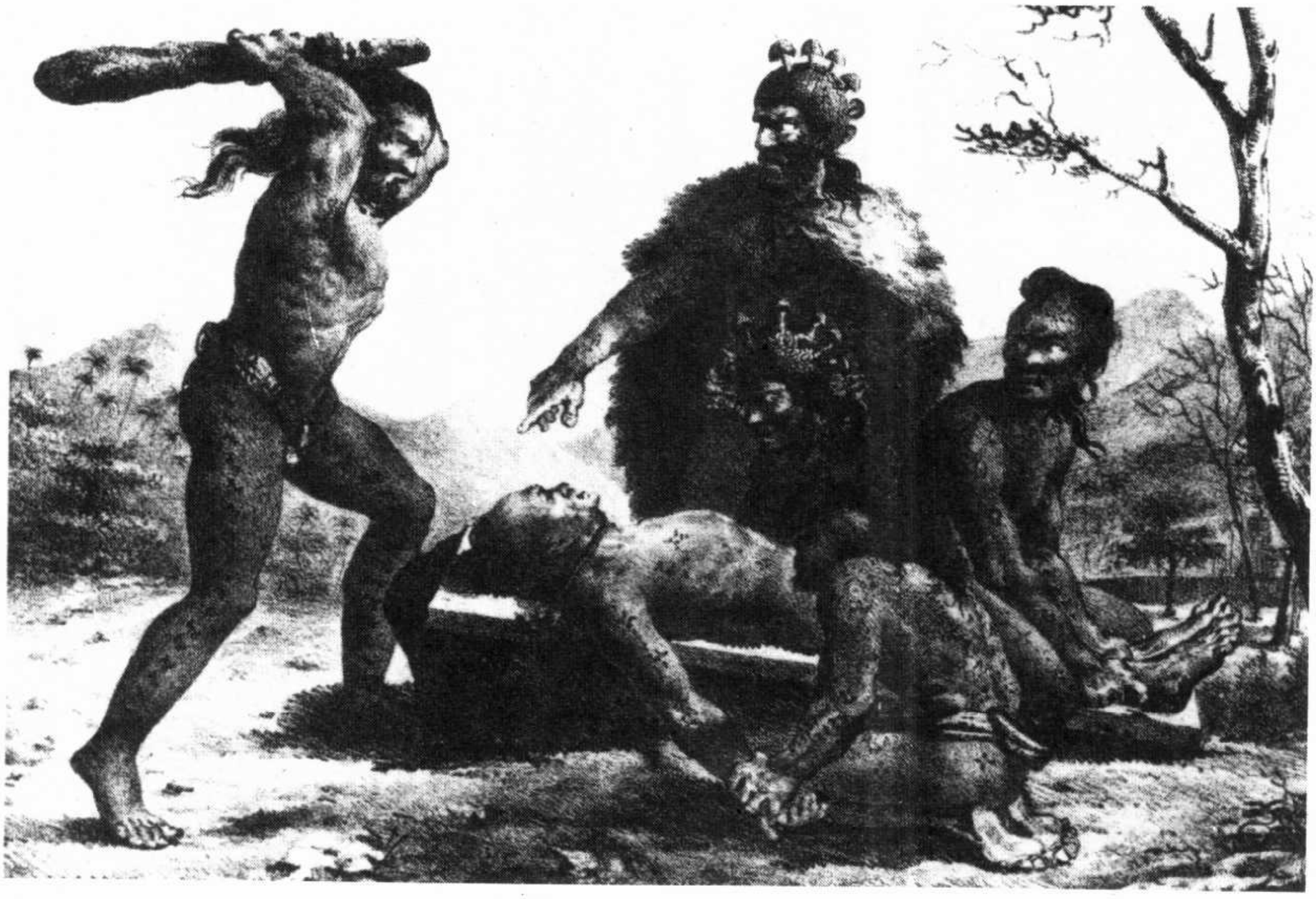


库克和拉帕鲁兹的探险发现图，是19世纪的人想象绘制而成的，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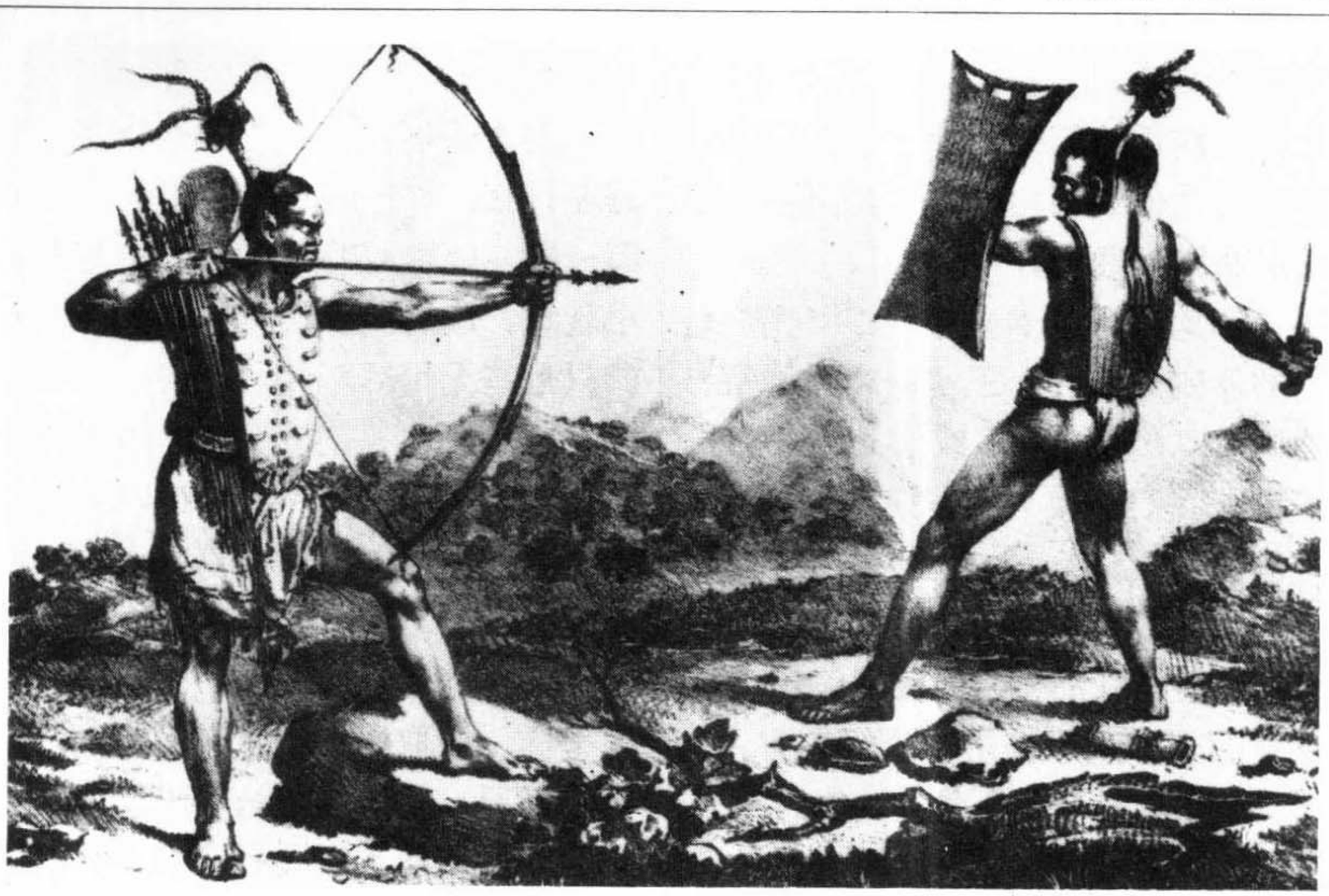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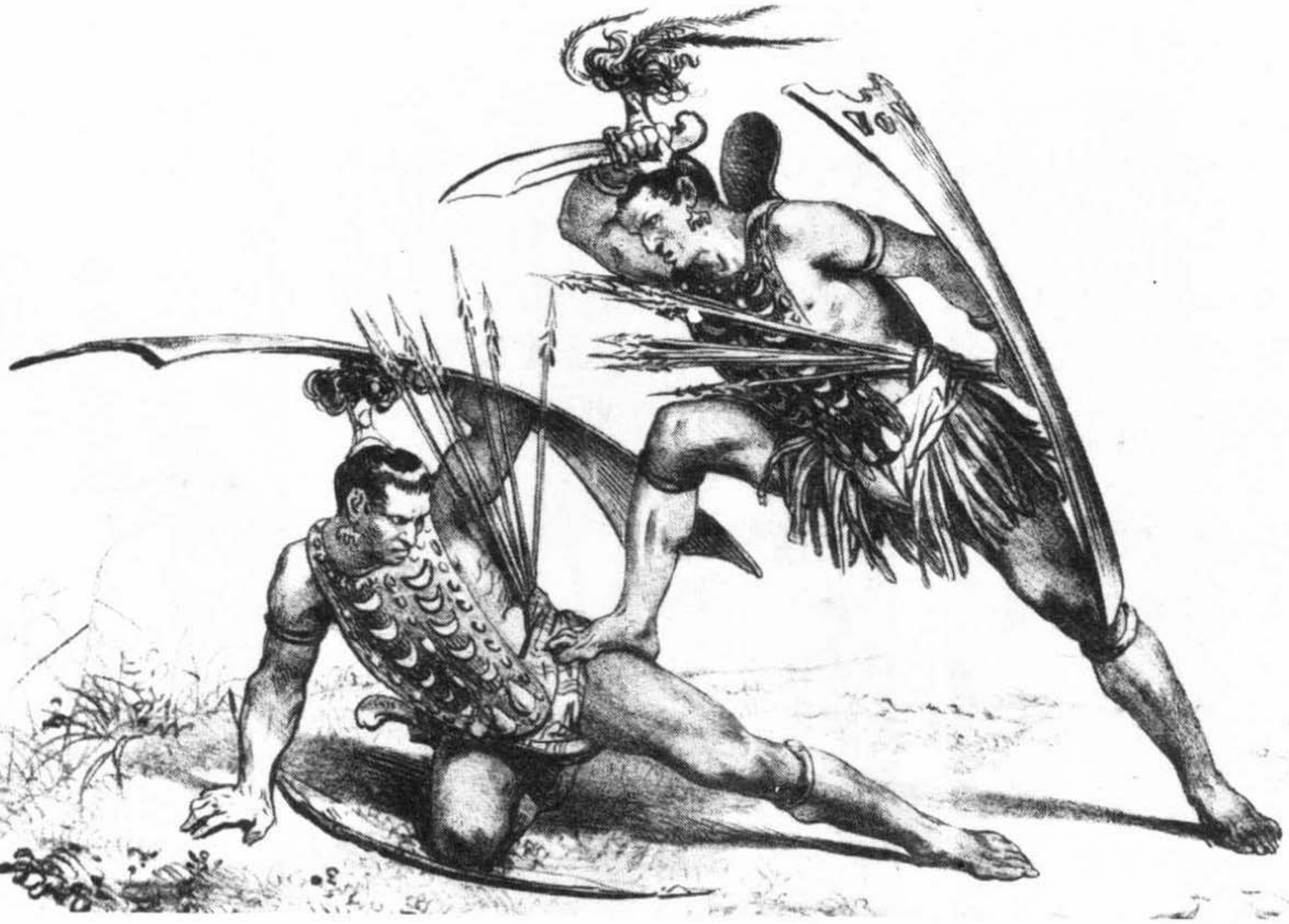
夏威夷群岛绞死罪犯的方式。



夏威夷群岛的酷刑。



翁拜岛（Ombai）两位食人族的打斗。



翁拜岛的武士。

得出的结论。但我并不愿意用手上的武器去纠正他们的不公，我也不主张用武力让他们明白：人权是不能任人随意践踏污蔑的。

印第安人划着独木舟，不停在我们的船舰周围转。三、四个小时后，他们才拿出几条鱼，或是两、三张水獭皮和我们交换，并捉住一切机会下手偷窃。

我特别交待手下，要好好对待儿童，多送些礼品，因为我相信，这种善意的表示大概适用于任何地方。然而，那些家长却毫不领情，他们唯一的反应是要求陪孩子上船，一旦上了船后，就趁机偷东西。

我承认，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必定有它的美德。但坦白地说，我没有见到这些土著有任何美德。他们之间总是你争我夺，对妻子儿女百般折磨，最重的活儿都让女人去干，我在这个民族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可取之处，能让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些好的评价。〔…〕

大自然富饶旖旎，人民阴险狡诈——萨摩亚群岛

这片迷人的土地有两大优点：土地富饶，无需耕作；气候宜人，不必穿衣。面包树、椰子、香蕉、番石榴，以及橙柑等等，提供了丰富而有益健康的食物。人吃不完的水果，就用来喂鸡、猪、狗等，然后这些动物又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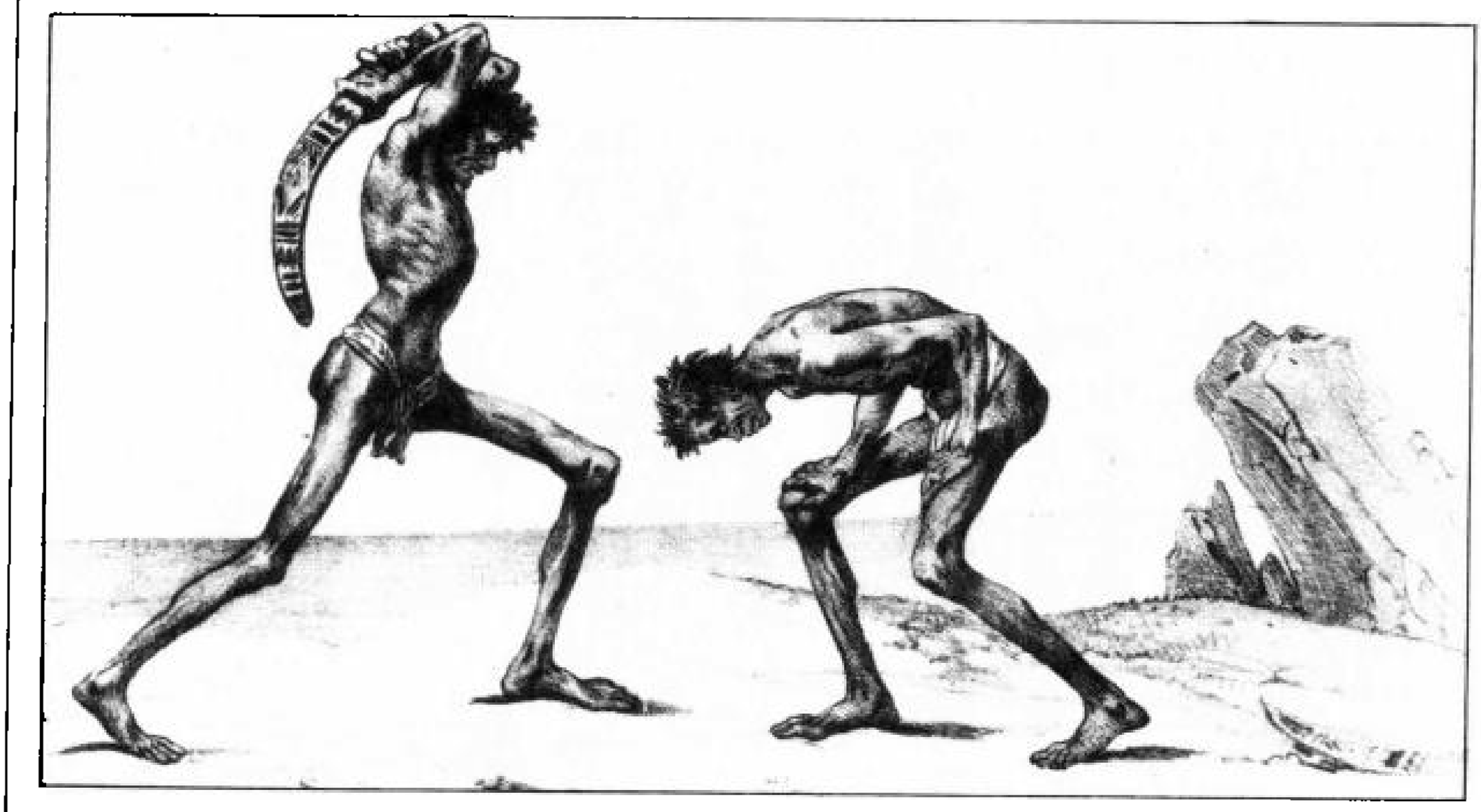
岛上的居民生活过得很富足，不需要什么，对我们的铁器和布匹也不屑一顾，只看上玻璃珠子这种无用的小玩意。他们拥有真正的财富，想要的只是些无用的东西。〔…〕

想象力丰富的人会说，如此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妙哪！我们也以为这些土著大概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们妻儿成群，生活清静无忧，唯一的工作便是养鸟，或是像创世之初的男人一样，摘取树上的水果。

可是，我们的想法错了，这个迷人的地方绝非天真无邪之乡。我们确实没有见到任何武器，但是男人的身上伤疤累累，足以证明斗殴是常有的事。他们的表情十分凶狠，与女人的表情截然不同。

大自然在印第安人身上留下的印记，仿佛在暗示：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野人，比最残暴的野兽还邪恶。〔…〕





澳洲人（新南威尔士）的决斗。

我可以很轻易地就举出各岛岛民的恶行恶状，以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罗盖芬的船员在休憩群岛（Récréation）和航海者群岛（Navigateurs，即萨摩亚群岛）的东部遭到袭击，竟然被石头打死；舒腾手下有好几个船员，在叛徒岛（Traitres，也就是图图伊拉岛〔Tutuila〕）、以及马乌纳岛(Maouna)以南也遭受攻击，我的手下更遭到残酷屠杀。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态度。我们决定用武器反击，让他们尝尝厉害。同时还下令不许他们登船，违令者一律处死。这种做法比当初的忍让态度要有效百倍。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们最初过于温和自制。理性和良知告诉我们：以武力对付想杀你的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拉帕鲁兹

《环球航行》



夏威夷群岛的平衡游戏。

狄德罗与布甘维尔

法国文人狄德罗(Denis Diderot)，受到布甘维尔航海日志的启发，写就《布甘维尔游记补遗》。他在这部杰作中预示，塔希提人的幸福将一去不返，异族的到来，宣告波利尼西亚文明就要衰亡。



加罗林群岛的女王。

当法国人踏上归途，与新基西拉岛(Nouvelle-Cythére)的居民们告别时，出现了布甘维尔在书中提到的那位老人。

老人对于来到岛上的欧洲人并无任何反应，既不惊奇畏惧，也不好奇。欧洲人向他走近，他却掉头走开。老人沉默不语，心事重重，令人觉察出他若有所思，似乎在惋惜，美好的时光将一去不再。布甘维尔的船离岛时，岛民们依依不舍地涌向岸边，拉着布甘维尔的衣服，抱着海员哭泣。

老人预言塔希提人将遭遇不幸

这时老人走上前来，神色严厉地说："哭泣吧！不幸的塔希提人！哭泣吧！你们该哭泣的，不是这些居心叵测之徒的离去，而是他们的到来。总有一天，你们会认清他们的真面目。瞧这个在腰带上系着木棍，那位在腰间佩着剑的人，总有一天他们会再回来，一手持棍，一手举剑，将你们套上镣铐、屠杀你们，迫使你们屈从于他们的恶习。有一天，你们将服侍他们，与他们一样的腐化堕落、卑鄙可耻。聊以自慰的，是我的生命即将结束，看不到这场灾难了。啊，塔希提人！啊、朋友们！只有一个办法能避开这悲惨的未来，但我宁可死，也不愿告诉你们这个办法。让他们走吧！让我们活着吧！"

欧洲人不但是土地的掠夺者，也是奴役者

老人接着对布甘维尔说："你是强盗头子，他们都听你的，赶快把你的船驶离岸边。我们塔希提人与世无争、快乐知足，你只会破坏这里的幸福。我们本着纯朴的天性生活，你却要抹煞掉我们的天性。我们这里人人分享一切，你却要区分你的和我的。我们的妻女供大家享用，你还不是也分享了这份特权。你在她们心中点燃了莫名的狂热，用你的拥抱使她们疯狂，使她们相互嫉恨。你们也为争夺她们而互相残杀，使她们的身躯沾上你们的血迹。"

"我们是自由人，你却在我们的土地上埋下奴役的种子。你既不是神灵，也不是魔鬼，你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敢奴役我们？"

"奥鲁(Orou)，你懂他们的语言，来！把你刚才告诉我的事告诉大家。告诉他们，这块金属牌子上面写些什么？'此地归我们所有。'归你们所有？凭什么？就因为你们踏上了这块土地？如果有一天，塔希提人踏上你们的土地，并且在石头或树上刻上'此地归塔希提人所有'，你会作何感想？你是强者，那又怎么样呢？你船上那一大堆不值钱的小玩意，有人拿了几件，你便大喊大叫，进行报复；可是，暗地里，你却策划要将我们整片家园偷走！"

"你不是奴隶，宁死也不当奴隶，却要我们当奴隶！你以为塔希提人不会为自由而死吗？你把塔希提人当野兽，你要征服他们，他们不是你的兄弟吗？你们同是大自然的儿女，为什么你有权支配他们，而他们无权支配你呢？你来了，我们可曾扑到你身上？可曾抢劫你的船？可曾抓住你，让你当箭靶？可曾让你像牲口一样在田里干活？没有！因为我们很在乎我们在你眼中的形象。"

"不要破坏我们的习俗，它们比你们的习俗更有智慧、更纯朴"

"我们绝不愿因你讪笑我们无知，就去向你学习那些对我们无用的知识。我们拥有所需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一切，我们知足惜福，难道这该受到蔑视吗？"

"我们饿了，有吃的；冷了，有穿的。你去过我们的小屋，那里有缺少什么吗？你要追求舒适的生活，你请便！但是，你也应该容许其他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况且，你们努力想得到的，只不过是虚幻的财富，如果像你一样不断追求，那我们何时才能停止工作？何时才能享受呢？我们尽量减少平日的工作量，因为，休憩胜于一切。回到你的国家去折腾、去苦恼吧！不要用不切实际的需求和空想的道德来打扰我们，让我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

“你瞧我们的男人，多么挺拔、健康、强壮；我们的女人，又是多么的健美、艳丽、迷人啊！你试试我的弓，得有好几位同伴帮你才能张得开，可是我一个人就能拉满它。我耕地，爬山、伐木，不用一小时就能走完近四公里的路，你们年轻人都赶不上我，而我已经90岁了。”

“你给我们带来不幸，今天的塔希提人，以及未来的塔希提人都将大祸临头了。在这里，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都只有一种疾病，无法避免的疾病——衰老。可是你带来另一种疾病，它污染我们的血液。我们不得不亲手杀死我们的姑娘，杀死与你们的女人交往过的塔希提男人，杀死与你们的男人接触过的塔希提女人，以及生出的孩子，以免他们的血管里流着你们污秽的血，并将你们带来的疾病一代一代传下去。”

“多么卑鄙呀！你这罪魁祸首，现在不是你的部下设下温柔乡致我们于死地，就是我们为了制止你们的恶行而大开杀戒了。”

“你谈到罪行，还有什么比得上你的罪行？在你的国家，杀死邻居该判什么罪？斩首。毒死邻居该判什么罪？火刑。你把自己的罪和下毒罪比一比吧，你毒害的是整个民族，该判什么罪呢？”

“就在刚才，有一位塔希提姑娘热情地委身于一位塔希提青年。这位姑娘到了生育年龄，急切地盼望母亲来揭去衣衫，好让她的胸脯裸露出来。此举吸引了陌生人、父母、兄弟怜爱的目光，她也为自己能产生欲望而自豪。她没有丝毫的畏惧或羞赧，当着众人的面，在长笛的伴奏和舞蹈的陪衬下，在天真无邪的塔希提人的助兴下，接受青年的爱抚，那是她心灵所托付的伴侣，但是，你把罪恶感和疾病的危险带给我们。男欢女爱在我们这里原本是件喜事，现在却充满悔恨与恐惧。”

“站在你身边听我说话的这位黑衣人，刚才对我们的姑娘和青年说了些什么？以致青年犹豫不决，姑娘面红耳赤。你尽可以带着你那妖娆的女伴，钻进深林里寻欢作乐，但是不要打扰善良的塔希提人，他们有权在光天化日下，正大光明地传宗接代。”

“你能用什么来取代这种经过众人点化，最真诚崇高的感情呢？为民族、为家庭增添一位新公民，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事。他们吃饭是为了活着，为了成长，而成长是为了繁衍后代，根本谈不上罪恶或廉耻。”

当地人殷勤待客、慷慨大方，航海者却加以毒害和谋杀

“继续听我讲你的恶行吧！你一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成了窃贼。你一踏上我们的土地，它就染上斑斑血迹。那位塔希提人曾热情地欢迎

你，招待你，向你喊着：‘Taîo！朋友！朋友！’你却把他杀了，为什么？就因为他受到你那些亮晶晶的玻璃弹珠的诱惑。他给了你水果，叫妻子接待你，把小屋让给你住，而你却把他杀了，只因为他擅自抓了一把小珠子。你们的杀人武器隆隆作响，使他们害怕而逃进山里。但是，他们不久就会下来复仇，要是没有我的劝解，你们准死无疑。啊！我为什么要帮你们说话，阻止他们把你们杀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其实你不值得我可怜，你生性残暴，毫无恻隐之心。”

“你和你的手下在我们这里游逛，享受一切，倍受尊重，从未遇到任何为难或拒绝。塔希提人邀请你进屋坐



奥梅返回塔希提。

坐，向你献上最丰富的土产。你想要姑娘，母亲们便会把赤身露体的姑娘送到你面前，当然，那些还不到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孩除外。于是，人们在地上洒满树叶和鲜花，乐师在旁吹奏出悦耳的音乐，你们两人尽情爱抚，陶醉在甜蜜的欢愉中。塔希提人唱着颂歌，赞美你成为男子汉，赞美姑娘成为真正的女人，并且围着你们跳舞。可是，你一离开那女人的怀抱，刚结束甜蜜的温存，便将她的兄弟、朋友，甚至父亲杀死。”

“你的恶行还不止这些。你瞧瞧这块土地上满是箭头，它原是对付敌人的武器，现在却用来对付我们的子民。瞧瞧与你们作乐的可怜女人：她们愁容满面；她们的父母痛苦不堪，绝望至极，因为她们必死无疑。这些女人不是死在我们手下，就是死于你带来的疾病。”

“你走吧！除非你那双残酷无情的眼睛喜欢看死亡的景象，你走吧！快走吧！该受诅咒的大海曾对你百般姑息，但愿它在你的归途中，将你吞没，为自己赎罪，也为我们报仇。而你们塔希提人，统统回到你们的小屋去，统统回去！让狂吼的怒涛，横扫海岸的汹涌浪潮，替这一行可耻的异族人送行吧！”

狄德罗

《布甘维尔游记补遗》

凡尔纳笔下的南方海洋

法国科学探险小说家凡尔纳(Jules Verne)的许多小说都以太平洋为背景，然而他本人并未到过这遥远的大洋。他既是小说家，又是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有浓厚的教育性、启发性，但不失幽默风趣。书中的地理学家帕加内尔(Paganel)向罗伯·格兰特(Robert Grant)讲述地理发现的历史。他们正在海上寻找罗伯的父亲——格兰特船长。



麦哲伦海峡

航行十分顺利，人人都充满希望。为了寻找格兰特船长的这次远航，看来是很可能成功的。〔…〕

帕加内尔这位地理学家，可能是南半球最幸福的人了，他整天研究摊在桌上的地图。〔…〕

闲来无事时，他向小罗伯传授知识，讲述登根号即将抵达的海岸的历史。

大航海家麦哲伦于1519年率领五艘船远航，沿巴塔哥尼亚行驶，发现了代西雷港、圣胡利安港，在那里停泊了很久。接着又在纬度25度的地方，发现了这个圣女海峡，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1520年11月28日，麦哲伦抵达太平洋。当他远远望见这片海洋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时，他是多么高兴！多么激动!

“我才不会那么容易就满足呢。”小罗伯说。

玛丽(Mary)瞧着对地理发现史入迷的弟弟说:

“为什么？”

“对呀！为什么？”格利纳尔范(Glenervan)勋爵带着鼓励的微笑问道。

“因为我想知道，麦哲伦海峡的另一边有什么。”

荷兰人与印度公司

“很好，小朋友。”帕加内尔说:

“我也想知道这块大陆是否一直延伸到南极，是否另有一片海洋。勋爵，您的同胞德雷克就曾有这种想法。如果罗伯和我出生在17世纪，我们一定会像舒腾和勒梅尔一样去远航，好解开地理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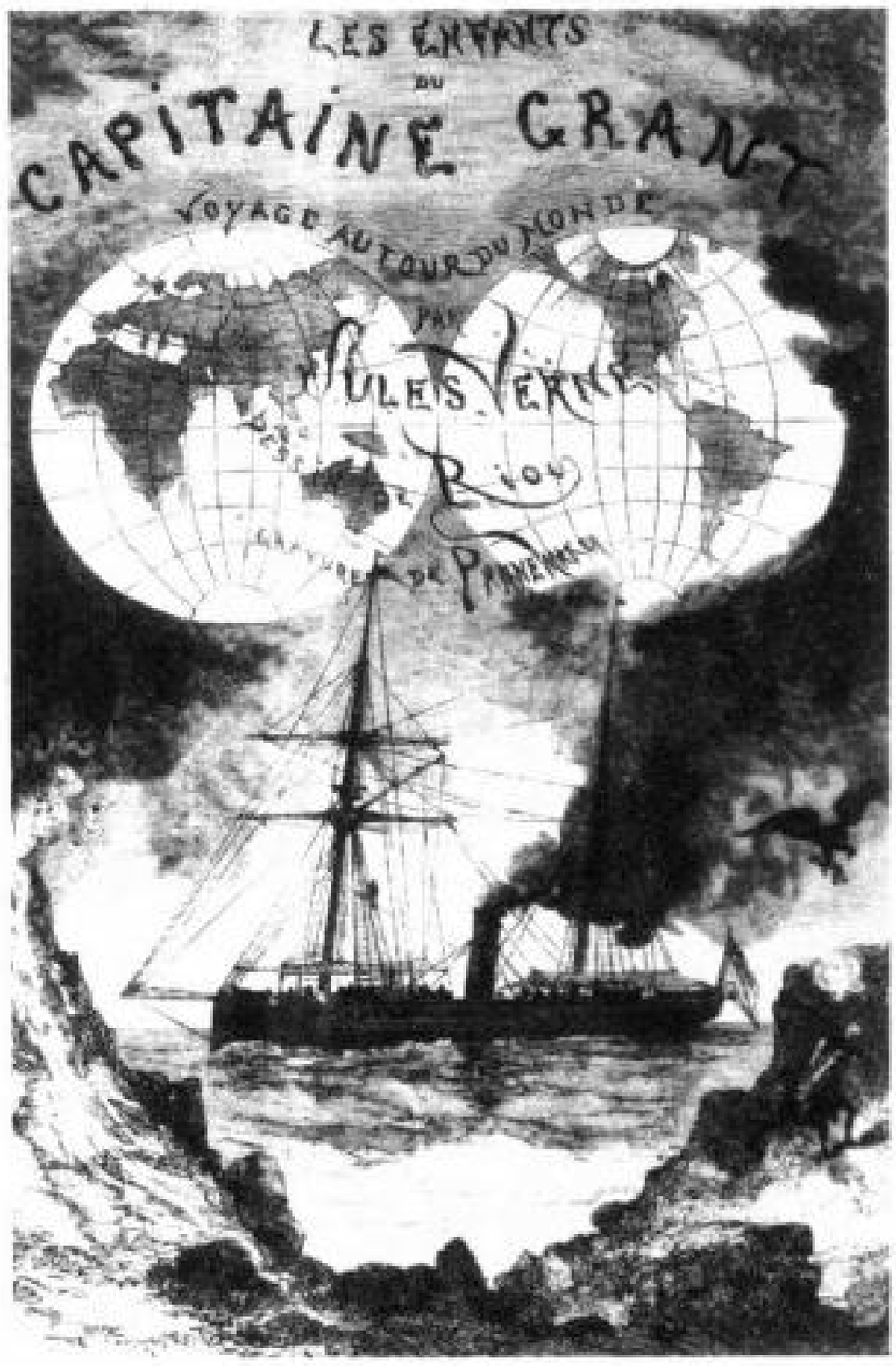
“这两个人是学者吗？”海伦娜（Helena）夫人问道。

“不，他们是勇敢的商人，对地理科学倒是没有什么兴趣。当时有一个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出入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往来，麦哲伦海峡又是从西方去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因此这种特权实际上是垄断。有些商人便想寻找另一个海峡来打破垄断，其中有一人名叫勒梅尔，是位有教养的聪明人。他出钱筹备了一支船队，由儿子雅可和另一位出生在合恩的优秀海员舒腾分别担任船长。他们在1615年6月，也就是麦哲伦出发后的一百年，扬帆远航，然后在火地岛和埃斯塔多斯岛（Terre des Etats）之间，发现了勒梅尔海峡。1616年2月12日，他们绕过著名的合恩角。事实上，与好望角相比，合恩角更应该叫作风暴角！”

“啊！我真想去那里。”罗伯喊道，语气中满是佩服。

发现新陆地的喜悦

“你会有机会尝到这种兴奋无比的滋味的，孩子。”帕加内尔越说越激动：“当航海家在海图上标明自己的



发现时，那种快活满足是没有东西能与之相比的。陆地在他眼前逐渐成形，一个个岛屿、岬角就像是从波涛中长出来的。一开始界线还很模糊，时断时续。这里是孤立的海角，那里是孤零零的小海湾，再过去是大海湾，但也是模糊不清。可是，知识逐渐发展，断线没有了，实线取代了虚线。小海湾的三面是实在的海岸，海角后面是确定的陆地。终于，美妙而神奇的新大陆、湖泊河流、平原山岳、城市农村，以及首府等，组成完整的地球形貌。啊！朋友们！发现陆地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家，他的生活也像发明家一样，充满了激动与惊喜。

可惜，这个矿藏已被开采殆尽！新大陆、新世界，一切的一切都不再是秘密。我们这些研究地理学的后辈，已没什么可做的了！”〔…〕

9月25日，登根号抵达麦哲伦海峡入口，随后立即驶进海峡。



巴塔哥尼亚人神话：真有巴塔哥尼亚人吗？

在头几个小时，也就是在抵达格雷戈里角（Gregory）大约前200公里的航程中，海岸低平多沙。帕加内尔目不转睛地瞅着海岸，唯恐漏掉任何一点点东西。

海峡中的航行将持续36小时。两岸风景缓缓倒退，帕加内尔在这明亮绚丽的南方阳光下欣赏景色。海岸上不见人影，只有几个可怜的斐济人，在火地岛光秃的岩石上喊叫。

帕加内尔由于没有见到巴塔哥尼亚人，内心感到十分遗憾，也颇为不快。旅伴们都笑他。

他说：“巴塔哥尼亚居然没有巴塔哥尼亚人，这还算是巴塔哥尼亚吗？”

“耐心点吧，伟大的地理学家。”格利纳尔范说：“我们终会看见巴塔哥尼亚人的。”

“我看不一定。”

“真有巴塔哥尼亚人吗？”海伦娜夫人问。

“既然到现在都没看到他们，这问题就难回答了，夫人。”

“巴塔哥尼亚在西班牙语中，是‘大脚人’的意思，我想总不会无中生有吧。”〔…〕

“我从不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帕加内尔说。

“他们个子高大？”格利纳尔范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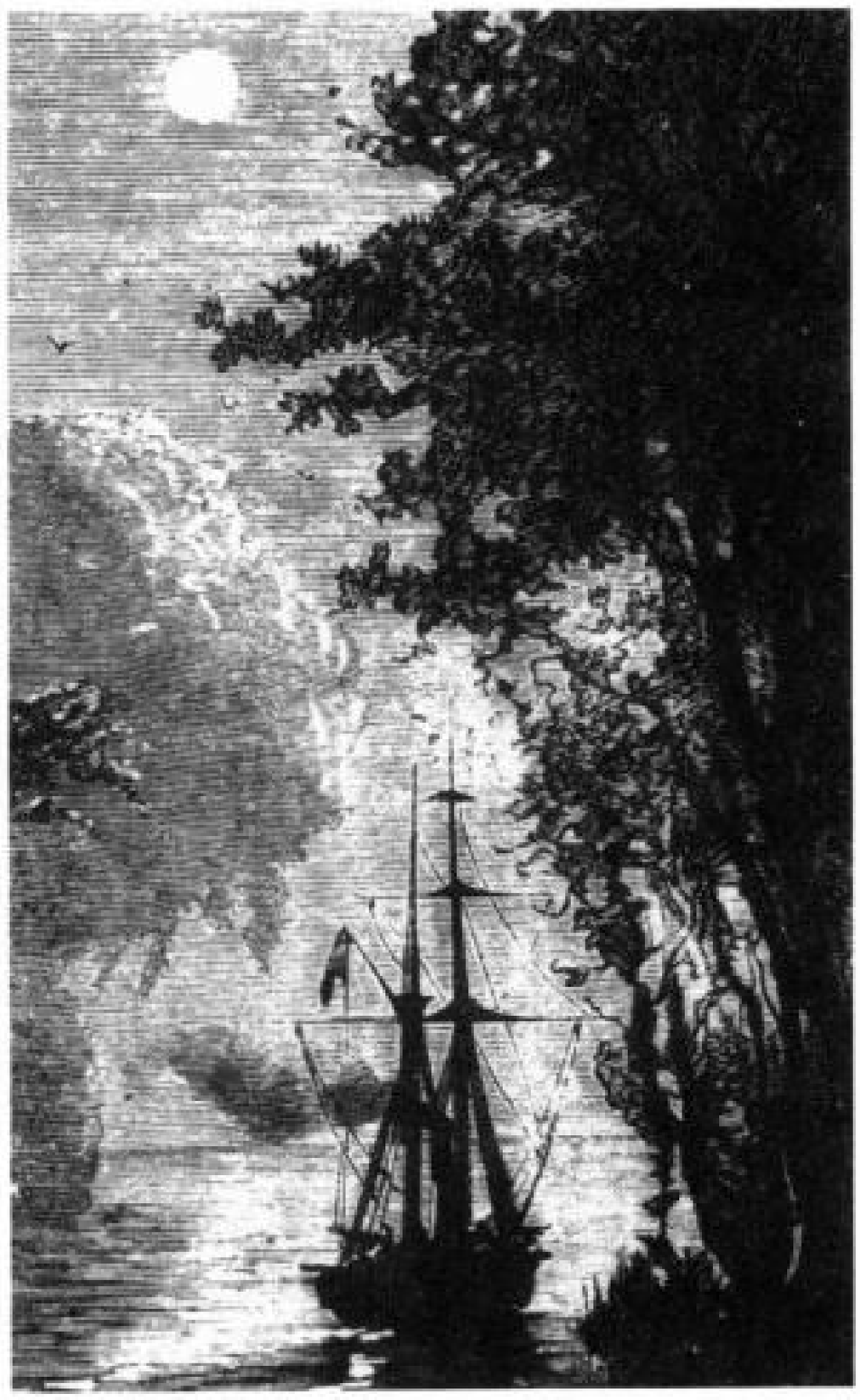
“这我不知道。”

“身材矮小？”海伦娜问道。

“谁也不知道。”

“也许是中等身材？”南布斯（Mac Nabbs）折衷地说。

“还是不知道。”



“这就怪了。”格利纳尔范叫了起来：“有航海家见过他们……”

“不错，可是航海家的说法也不一致。麦哲伦就曾说自己的头还不到巴塔哥尼亚人的腰呢！”

“是呀！”

“可是，德雷克说最高的巴塔哥尼亚人比英国人矮。”

“啊，英国人，这有可能。”副官不屑一顾地说：“要是苏格兰人就不见得了。”〔…〕

海伦娜又继续问道：“既然众说纷纭，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的呢？”

“夫人，我想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巴塔哥尼亚人上身长，下身短。不妨打个有趣的比方，他们坐着的时候，身高195公分，站立时才仅仅163公分。”

“妙！妙！妙！我亲爱的帕加内尔，你这番比喻真是妙透了！”格利纳尔范说。

“说不定巴塔哥尼亚人根本不存在。”帕加内尔说：“这样就不会有莫衷一是的说法了。不过，朋友们，即使没有巴塔哥尼亚人，麦哲伦海峡的景色还是很美的。这点至少就值得安慰了。”〔…〕

海峡的两岸，耸立着巨大坚硬的岩石，高山直入云霄，山顶是终年的积雪，山脚下则是一望无际的森林。〔…〕黑夜来临前的黄昏很长，不知不觉间，夕阳余晖已染上瑰丽柔和的色彩。后来，夜空中布满璀璨的星星，南十字星座为航海者指出南极的方向。〔…〕终于，经过36小时的航行，在德索拉西翁岛（Terre de la Désolation）的尖端，出现了皮拉尔角（Cap Pilares）的岩岬。船的前方是浩瀚的大海，无边无际，晶莹闪亮。帕加内尔面对此情此景，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和当年乘特立尼达号抵达太平洋的麦哲伦一样欢喜雀跃。

凡尔纳

《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

探险小说家

1872年，尚巴特号抵达塔希提，船上有位航海学校的学生，名叫维奥（Julien Viaud）。

塔希提皇后波玛蕾（Pomaré）的侍女，将维奥改名为洛蒂(Loti)，这是太平洋的一种花名。不久后，1888年，英国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抱病远航去大洋洲的萨摩亚群岛，于1894年在那里去世。

《洛蒂的婚姻》所描述的，是洛蒂与塔希提姑娘拉拉于（Rarahu）共度的美妙时光。在地球之巅——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婚礼。

难以形容的塔希提魅力：某种“奇异的忧郁”

有人在帕皮提（Papeete）待过，从当地半开化的女人那里，学会混杂易学的海滩语言，接触到殖民化城市的风俗，认为塔希提不过是一个提供感官享受和物质满足的小岛。其实，他们错了，他们对塔希提的魅力可说是一无所知……

还有一些人——而且是绝大多数——以更纯真、更艺术的眼光来看待



洛蒂的素描：《努库希瓦岛的皇后及其子女》。

塔希提，认为塔希提风光明媚，富有诗意，是永恒春天之乡，鲜花美女之都。这些人也是肤浅无知……塔希提的魅力来自别处，并非人人都能觉察体会……

你走出帕皮提，走得远远儿地，远处还未受到文明的洗礼。海面平静无波，一望无际。珊瑚海的沿岸上长着细高的椰子树。村落的屋顶都是用露兜树树叶搭成的。一群人待在大树下，静止不动，若有所思。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成天无所事事，仿佛只是藉由凝神沉思来生活……大自然一片宁静，只有海水拍击珊瑚发出的声音，永恒而单调。还有那雄伟高耸的石山，覆盖山顶的蓊郁森林，一切的一切都处于庄严肃穆、无边无际的太平洋的孤独之中。〔…〕

谁能说出某个地方的魅力来自何处呢？……谁又能抓住这种隐约朦胧，难以捉摸，只可意会不可言诠的感觉呢？

塔希提的魅力，来自于一种奇异的忧郁，这是大洋洲的岛屿所共有的忧郁。塔希提孤独地矗立在浩瀚的大洋中，海风吹拂，浪花拍打，浓荫覆盖，毛利人用那粗犷中带点忧愁的嗓音，在十分细高、白净的椰子树干间游荡吟唱着……

外来者努力去寻找，去捕捉，去表达，……但徒然无功。这股魅力让人捉摸不定。〔…〕

在这美丽宜人的土地上旅行，仿佛回到礼教文明达于鼎盛的黄金时代——如果那里就有旅行的话……

你身上不必带任何东西，不管是武器、食物，还是金钱，都是多余的。你在各处都会受到殷勤款待。岛上也没有任何危险动物，除了欧洲殖民者，但是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几乎都在帕皮提城里……

内陆旅行

我们的第一站是帕帕拉（Papara），经过一天的步行，到达那里已是日落时分。

当地的渔民正驾着狭长的独木舟从海上归来，女人们聚集在海滩上等待。我们在多方的邀请下，接受了一个住宿处。独木舟陆续停放在椰子树下，光着身子的桨手，用桨重重地拍击平静的海水，而且放声吹着海螺，一如古代的海神。这幅景象生动活泼，别有风情，既单纯又原始，就像回到创世之初……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就上路了……

地势升高，景色愈来愈荒凉。我们走在山脊的羊肠小径上，俯瞰广漠无边的大海，海面上露出一座座被茂密林木覆盖的平坦小岛。露兜树硕大无比，仿佛经历过史前的洪积世，树林也仿佛是古远的早侏罗纪时遗留下来的。天空晦暗阴沉，呈青灰色，像

是古老世纪的天空。太阳若隐若现，不时向毫无生气的大洋上，洒下一片苍白的银光……

我们不时看见座落于棕榈树丛深处的村落，塔希提人蹲在椭圆形的茅屋前，神色严肃，似醒非醒，像是沉缅在永恒的遐想中。这些纹身的老人，像石像一样木然不动，目光令我想起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不知是什么奇异而野蛮的东西，将他们的想象力引入陌生的领域……

波利尼西亚人的命运真是神秘莫测，他们宛如是从原始种族中残存下来的。他们静止不动，瞑思遐想，以此度日。他们在与文明种族的接触中逐渐灭亡，下个世纪很可能就无影无踪了。〔…〕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塔希提的中部。在我们脚下，火山喷发的痕迹和起伏的山脉清晰可见。空气清新，沁人心脾。巨大的玄武岩山脊从火山口中心向四周作辐射状散开，一直延伸到海滨。四面是广阔的蓝色大海。

这里地势高，所以常造成视觉上的错觉，让人觉得这片海水似乎凹了下去。远处的海天一线超过山峰，只有塔希提山脉的巨人——奥雷纳山（Orocna），在大海中高傲地扬起深绿色的头。岛的四周，有一条雾濛濛的白色带子镶在蓝色的太平洋上，那是礁石环，是拍打珊瑚的永恒浪花。

遥望远处，我们看到图布艾马努岛（Toubouaimanou）和莫雷阿岛（Moorea）。一大片绚丽的云彩，飘浮在两岛的青峰之间，好似悬在无边的苍穹中。

在地球之巅——旧大陆与新大陆的婚礼

我们站在高山顶峰上，眺望海洋大自然的种种奇观，仿佛置身世外桃源。我们默默地并肩坐在岩石上，入神地欣赏眼前的美景。

拉拉于打破长久的沉默，开口对我问道：

“你在想什么，洛蒂？”

“想很多事。”我回答说：“很难向你解释。啊！亲爱的，这遥远的海洋上散布着多少岛屿啊！而岛上的神秘种族不久就会消失。我们现在在高山上，远离尘世，只有你和我。你是原始种族的孩子，而我是旧大陆的孩子，出生在地球的另一头；但此刻我在你身边，而且我爱你。”

“你瞧，拉拉于，早在人类诞生以前，火山就用可怕的手将山峰托出海面，塔希提象烧红的铁一样，在火光烟雾中突然升起。”

“经过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老天下了几场雨，使陆地冷却，并且冲刷出一条路，就是今天流经树林的法杜阿小溪（Fataoua）。我们眼前壮丽的景致是永恒的，几千年以后山川依然如故，但毛利人早已绝迹，成为过

往云烟。”

“有一件事使我害怕，亲爱的洛蒂。第一批毛利人是如何来到塔希提的？直到今天，他们仍没有坚固的大船能与群岛之外的岛屿来往。他们怎能从那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呢？《圣经》说，那里是创造第一个男人的地方。但如今你和我属于不同的种族，不管传教士怎么宣扬‘上帝爱世人’，我还是怕你们的救世主不会理睬我们，承认我们……”

太阳即将在欧洲大陆升起，照亮秋天的清晨；而在我们这里的天空，太阳正急遽落下，向壮丽的美景洒上一片金黄色的余晖。在我们脚下，在朵大朵的云彩飘浮在山岩峡谷之间，呈现出奇异的古铜色。在天边，莫雷阿岛的山峰被夕阳染红，像一团火，灿烂夺目。

随后，这片红焰自下往上开始熄灭。黑夜越过黄昏迅速降临。接着，暗淡的天空中，亮起了南十字座和南方的星辰。拉拉于说：

“洛蒂，得爬多高才能看见你的家乡呢？”

洛蒂

《洛蒂的婚姻》





史蒂文森及其家人在维利马（萨摩亚群岛）。

《在南方海洋上》一书中，记述了作者史蒂文森在马克萨斯群岛、土阿莫土群岛，以及吉尔伯群岛的生活经历与观察所得。

在岛上登陆

一旦来到岛上，便很难离去。在哪里上岸就在哪里生活，直到白发苍苍；不然就是浸淫在棕榈树的浓荫和海风的凉爽里，直到死亡来临。也许他们曾经梦想有朝一日回归故土，但从未付诸行动，此后也就不再理会，不再提及了。世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如此强烈地吸引人。我将在下文中向坐在壁炉旁沉思的人，描绘海岛的魅力，以及几十万当地人在陆地和海上的生活。他们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其中还有些人，是早年欧洲殖民



者与当地人的混血后代而与我们血源相同，语言相同，但思想习俗却迥异；他们就好比是苏格兰著名大盗罗布·罗伊（Rob-Roy），或者红胡子（西罗马帝国国王腓特烈一世），基督徒或凯撒，这些我们既耳熟能详，但又遥不可及的人物。〔…〕

卡斯科号上没有一个人到过这些岛屿，而且也不懂岛上的方言。因此，我们怀着探险者那种既无比兴奋，又忐忑不安的心情，驶近这些陌生的海岸。

我们沿着海岸行驶。左舷有劈劈啪啪的海浪声。几只鸟在船头飞扑捕鱼。在这块地方、这是唯一的声音，唯一的生命——人和动物——的迹象。卡斯科号藉着本身的动力及波浪，航行在悬崖间。最后，船驶近一个小湾，那里有海滩和几株绿树，但汹涌的波涛又将船往前冲，船身受到冲力而倾斜。远远望去，岸上的树好像是榛子树，海滩与欧洲的海滩并无区别。远方的山峰与阿尔卑斯山的形状也相同，只是稍低一点。森林犹如围墙一样突出，但是比苏格兰的欧石南树丛高不了多少。过了一会儿，悬崖间出现一条更宽的水道，于是，卡斯科号沿水道驶进了阿纳霍湾（Anaho）。

很久以后，我们才发现土著的村落。按照各地土著的习惯，他们都将屋子建于海湾隐密的地方，棕榈树丛间。部落面对大海，大海在弧形的礁石圈前吐沫翻腾。椰子树和岛民都是海浪的邻居和恋人。有一句悲哀的海地谚语这么说："珊瑚长大，棕榈长高，人却离去。"不过，只要这三者还在，它们总是海岸的居民。我们不得不在海湾东南角，蜿蜒曲折的岩石之间抛锚停船、船掉头下锚。下锚的声音不大，可是此事的意义却非同小

可、我的心和船锚一起下到水底、任何绞盘、任何潜水员都再不能把锚拉上来。从这一天起、我和同船的几位伙伴就永远臣服于维维安（Vivien）群岛、成为她的奴隶。

与马克萨斯岛民的初次接触

在船锚尚未下到海底以前、从村里驶来了一条船。船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白人、一个是脸上刺蓝色图纹的棕肤色人、两人都穿着洁白的欧式服装。他们是在当地做生意的商人雷格勒（Regler）和土著首领泰比·基基诺（Taipi-Kikino）。“能上船吗？船长！”这是我们听见的第一句话。小船一艘接着一艘驶来、里面的人全都挤到我们船上。这些人身强体壮、有190公分高、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穿着衬衣、有的缠着腰带、还有一个人勉强系着一片遮羞布。大多数人从头到脚都是奇形怪状的纹身图案。有的人带着刀、模样粗野蛮横。其中有一个人行止活像动物、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他蹲在小船里吃橘子、一面吃一面吐、真像只猴子。他们七嘴八舌地讲话、我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他们想和我们做买卖、我们毫无兴趣。他们兜售岛上的特产、索价真惊人！我们没听见一句表示欢迎的客套话：除了雷格勒、没有一个人伸过手过。我们不买他们的东西、他们便疾言厉色地谩骂起来、其中一个人是这帮人中的小丑、跟着众人一齐起哄、嘲笑我们一毛不拔。他说：“这艘船可真够意思，一个子儿也没有！”我虽然厌恶、但也有几分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他们的地盘上、而且船上还有随行的妇女同胞哩。我对这批不速之客一无所知、只知他们吃人肉。导航员（我唯一的参谋）一再叮嘱我谨慎小心。至于那位商人雷格勒、要是在别的地方、他的在场会令我放心；可是在这里、在太平洋上、白人与土著狼狈为奸是常有的事。〔…〕

野蛮的土著：“另一个星球上的人”

有一天晚的时候、我正坐在舱房里记日志、突然有群马克萨斯人闯进来、把屋里挤得水泄不通、其中有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他们蹲在地板上、用困惑的眼神默默地盯着我。波利尼西亚人是棕色皮肤、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但目光呆滞、就像某些野兽和意大利人的眼神一样。我坐在那里、赤手空拳、被这么多双眼睛死盯着、被这群沉默不语的人逼到舱室的一角、束手无策、不免感到有些愤恨难平。我无法用语言和他们沟通、他们就像野兽、是天生的聋子、或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

对一个12岁的男孩来说、横渡了英、法间的英吉利海峡、等于是换了一个天地；而对24岁的男子汉来说、横渡大西洋又是换了另一个社会制度

罢了。而我呢，我从此摆脱了罗马帝国的阴影。自我们哇哇坠地起，几近倾覆的罗马帝国，就用它的法律和文学控制我们，强迫我们接受，以达到统治的目的。

我现在可以看到另一种人了。他们的祖先从没有读过罗马诗人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19）的作品，不曾被凯撒征服，也不曾受过第28任罗马教皇卡伊乌斯（Caîus），或者古罗马法官帕皮尼安（Papinien）的开明统治。我一下走出了同文同种的领域。在那里，尽管语言复杂，但彼此沟通绝对不成问题。但是眼前，我的新同伴们一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在整个航行中，我从未想到要和什么人建立关系，我一直打算要回去的，而这段旅程将会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回忆。可是……我开始怀疑，旅行还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是否会很快就结束？我后来的土著朋友寇阿纽（Kauanui）当时也坐在他们中间，他似乎有点权势，我担心他突然跳起来，发出尖锐的叫嚣声。那样一来，我们的船会受到攻击，我们的人会被屠杀，成为他们的飨宴。

一想到这儿，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油然而起。我去过许多岛屿，但从未经历过如此咄咄逼人的场面。如果今天真的遭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更加恐慌，而且惊惧不已。

其实，大多数的波利尼西亚人都很好相处。他们坦白率真，喜欢炫耀，就像依偎在主人身边的狗一样，渴望情感的慰藉。此外，部分马克萨斯人也已戒除掉嗜血的野蛮习性。他们后来都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人在我们离去时，流下真诚的眼泪。

史蒂文森

《在南方海洋上》



萨摩亚群岛的渔民。

南方海洋——画家的调色盘

法国作家谢阁兰(Victor Ségalen)认为，法国画家高更(Paul Gauguin)的绘画让世人更加认识波里尼西亚。另一位法国画家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某些画作，也充满塔希提风情，因为他于1931年曾在塔希提住过数月。



高更在43岁时，远离所有大陆，包括自己的家园，前往岛屿星罗棋布的太平洋。在数以千计的岛屿中，他挑中了绝无仅有的塔希提。

为什么高更这么想体验这种极端的异国情调？这些岛屿被航海家称作“第五世界”。一位圣徒传记作者也曾说过，在这些岛屿之后，就该是阴间冥府了。……姑且不论这位绘画大师是否受到现实生活的压力，也不用谈他的死亡，以及去世后的一切。我们无需妄加揣测，因为光是他乘船去波利尼西亚这一件事，就值得后人大书特书了。

有人会说：这是出于直觉，纯粹的直觉。不错，可是高更还有天才。有了天才，直觉才能够获得光荣的收获，艺术家也才能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耀。况且习画的学生，无法光从画展评审那儿，就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塔希提提供了高更灵感，让他日后创造出无数不朽的杰作。

太平洋的风景

我是在那里与高更相遇的。高更在去波利尼西亚之前，和我一样，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就连《洛蒂的婚姻》这本书也没读过。他这次远行，生命中的一次伟大出走，可能是受了介绍地理的小册子的启发。〔……〕

太平洋的岛屿数目难以数计，而且各具特色。但是，这些岛屿并非随

意分布的，居民也不是盲目流入的。〔…〕

过去从大陆分裂，或未来会从大陆分裂出来的碎块，宛如太空中的星球残片，一部分聚集在太平洋西北的裂谷处，其他的陆块在东南部则极为分散。太平洋两边的大陆同时后退。亚洲和美洲的分界线，在北部几乎相连，可是愈往南，间隔愈大，以致昔日许多的航海家，在面对如此浩瀚的海洋时，常感困惑不解，认为这个情形违反逻辑，是不可能的事。他们相信，在南太平洋上，必定有一块辽阔的土地，也就是南方大陆。所以，从布甘维尔、库克到杜尔维，一批批到这里的航海家，都将这块假设中的大陆不断向南推进，最后终于找到它，但却是南极……

太平洋一望无际，诸岛上物产丰富，景色秀丽，令人目不暇接。陆地、海水和天空无边无垠，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了适合在这里生活的人种。……靠北边的三角形尖角，是夏威夷群岛，两边是……东南方的远处是复活节岛。这个位于大洋洲的三角地带是第五世界的一小部分，取名为波利尼西亚。这名字和事实有点出入，因为波利尼西亚的岛屿并不见得比巴布亚或美拉尼西亚（Mélanésie）的岛屿多，……但波利尼西亚颇具特色，这里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族——毛利人。〔…〕

波利尼西亚人的外貌

你见过毛利男人以后绝不会忘记，爱过毛利女人以后绝不会忘情。高更擅长用有情的眼光看待周遭环境，观察那些琥珀色的裸体人。

高更认为，要画毛利人，就不能只是将他们与其他种族相比，必须仔细观察本人。他们有运动员的健壮体魄，肌肉结实，精神抖擞，脸部线条柔和，鼻梁端正，清楚的轮廓让画家容易下笔挥洒。

毛利人的两眼距离很近，增加视力范围，脸上纹有充满想象力的图案。毛利人目光锐利，善于搜索丛林深穴，或者捕捉别人信任的眼神。厚唇是另一项特色，唇色红中带青。也们习惯负重，背东西时，一面走一面高兴地跳舞。他们是长泳能手，擅长潜水，并能在急流直下的水中行船。他们也是欢庆活动中的乐师，谈情说爱的能手。每当夜阑人静时，他们进入梦乡，像神灵入定般安稳，呼吸均匀，仿佛正在进行一场庄严的睡眠仪式。〔…〕

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欧洲的海员以及早期的地理发现者，将波利尼西亚的岛屿像美丽的昆虫一样，逐一钉死在白软木的地图上时，所有的岛上都已有居民，据说还人口过剩。

这些男男女女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有人说毛利人是在波利尼西亚土生土长，不如说他们是从其他大陆移入的。太平洋上的大陆和一连串的岛屿相距并不远。人数众多，又富冒险精神的毛利人，很可能在潮水及顺风等偶然因素的帮助下，顺利抵达太平洋上的岛屿。

毛利人搭乘的独木舟一般都很结实，不会倾覆，舟上有甲板，载着足够的人员、粮食，还有一同去传宗接代的女人，……出发点是海沟的两侧——美洲大陆或亚洲大陆。

有人认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是印尼－马来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与主要的风向及潮水逆向了，因为风向是自东向西吹，而潮水是自东南向诺鲁瓦湾（Noroît）流。但是，又有人说，赤道的逆流和飓风，能让信风改变方向一段时间。人们还估算了航行中的独木舟在海面与悬崖峭壁相遇的可能性。这好比是将胚芽移植到流星上，可是浩瀚无垠的外太空既未使



高更的版画：《女人、动物与树叶》。

它畏惧，也未使它丧失生殖力。然而，粗略的推算毕竟不准，于是，有人参考人类学，根据预先设想好的观念去寻找例证，得到类似的结论：现在的波利尼西亚居民，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跋涉了几千公里的路程，从印度尼西亚（Indonésie）群岛来的马来人（Malais）。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不论我们是用“话”，或是“画”来描绘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还是毛利人，他们都各有特色。



波利尼西亚人在阳光下，不像欧洲做日光浴的人那样平淡呆板。他们的眼皮不似欧洲人的层层叠叠。他们的颧骨不高，女人的脸不是椭圆形，他们也没有黑人的蜷曲短发。因此，应该描绘的，是波利尼西亚人那未经驯化，如谜一般的神情。高更就画出了这股神韵，他笔下的波利尼西亚人仿佛在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要到哪里去？”然而，这个谜将随着波利尼西亚人死亡而长埋墓中。

高更与毛利人

从高更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是如何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作画。他的作品反映了他从毛利人的神——祖宗——那里汲取灵感。高更幻想毛利人的起源，把自己想象成造物主马惠（Mahui）创造天地，双手将深海中的岛屿像鱼群一样捞起，使之升高，浮出海面，一个个岛屿充满朝气，闪耀着珠光。〔…〕

日月交迭，岁月更新，岛上的每一刻都妙不可言，犹如一块光彩夺目的调色盘。〔…〕

高更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块调色盘，高更抓住了它，化为己有。在高更以前，欧洲人只见过神明的画像，没有见过真正毛利人的画像。18世纪的航海家，有时会带一位画风老式的

画师随行，所以作品正统严谨。……后来也有人画毛利人，但不具代表性，就像巴黎巴蒂纽勒区(Batignolles)的意大利人画像一样。高更作画不是一挥而就。他仔细观察毛利人，将观察所得集中起来，然后再勾勒出毛利人的神秘形象，或者说，画出毛利人形象中之神秘性，在生动多变的外表下，突显毛利人的永恒面貌。有时，高更故意将毛利人的姿势画成畸形，形成一种巧妙的扭曲，以追求比真实姿势更为真实的效果。从此以后，旅行者都从高更的作品中寻求启发和诠释，好对岛上的风光和居民有更深入的了解。

高更具有奇特的天赋，仿佛是混沌初开时保有古风的精灵。他不用去追寻久远年代以前的毛利人，他就在他们身上，在他们左右，作品中出现的自然是古人。他用果断的笔触描绘出古老的形象，技巧高超，令人印象深刻，以塔希提为题材的后辈画家不但表示折服，而且自叹不如。

谢阁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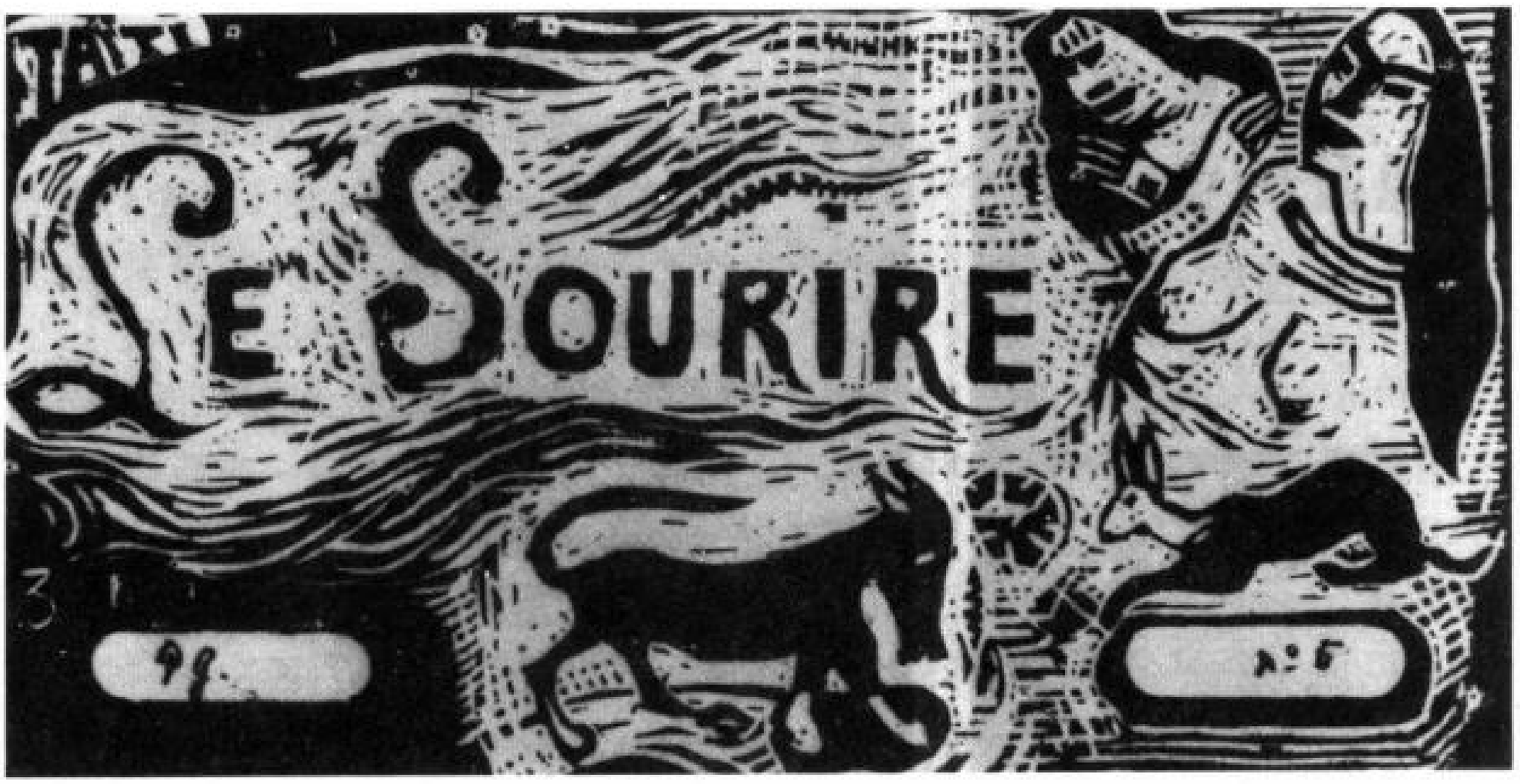
《向高更致敬》

马蒂斯在《爵士乐》中惊呼："礁湖，莫非你是画家笔下的奇景之一？"

寓居塔希提的那段时光让我获益匪浅。当时，我渴望体验赤道另一侧的光影，触摸那边的树木，了解那边的事物。每一束光都散发出和谐特殊的气氛，带来另一种感受。太平洋和塔希提的光是一个深深的金杯，里面什么都有。我还记得刚来岛上时，不禁大失所望，但是我渐渐发现了此地令人惊叹的美景，其实都蕴含着独特丰富的美感。高高的椰树上，树叶被信风吹得发出窸窣的声音。在椰树后面，大海波涛拍打着塔希提四周的礁石，宛如一曲低音合奏。我在礁湖里，围着色彩斑斓的珊瑚，尽情地游来游去。在黑色多刺的海参反衬下，珊瑚更加鲜艳。我把头埋进透明的水中，睁大眼睛，湖底一片碧绿，……突然间，我又把头伸出水面，对着光瞧，与海底的世界截然不同。……太平洋的光有一个特点，它使你陶醉，仿佛你的眼光不由自主就会往金杯里搜寻一样。[…]

塔希提：原始的光

长久以来，我便意认到：自己是透过光，或者在光下来表达自己的创作理念，光好比是水晶球，藏着无穷的奥秘。在长期享受太阳光以后，我试图领会出精神层面的光。我的灵魂，从被绘画主题羁绊的狭小空间中释放出来，而过去的画家，向来以依附这种狭小空间而感到满足。总之，我从作品主题的桎梏中解脱，抛开以往作画的包袱，感到在我之上，在一



1899年高更在塔希提撰写、绘制和出版的《微笑报》刊头。

切的主题、画室，甚至房屋之上，有一个宇宙空间，在那里，人们如海中之鱼，不受四堵墙限制。颜色从深到浅（从黑到白）淡化了，阴影部分不再“像坟墓一样阴沉”。作品变得空灵流畅，甚至像空气一样轻盈。我的“绘画空间”扩大了。

我作画时，常想象热带地区的光的特色是什么，我正是带着这个问题去塔希提的。我原先是想去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即巴拿马过去下一个岛。但没有船去那里，只好改往塔希提，那是商船航行在太平洋上停泊的第一站。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高更。我来到岛上的一角，见到小屋和腰间缠着布的岛民，我有了一番新的体悟，很快便排除对于高更绘画所怀有的老旧印象。为了真正理解西方世界的光，必须将它和各地的光加以比较。在往塔希提途中，我已见到纽约（第一站）那晶莹剔透的光和太平洋的光。我欣赏并吸收各种不同的光，然后融会贯通，领悟到光的最高境界——精神之光。〔…〕

塔希提……群岛……然而，塔希提已不再是平静荒凉的小岛了。我们带去了欧洲人的烦恼，而当初岛上并没有烦恼。欧洲人渐渐感到无聊，他们舒舒服服地盼着隐退，整日昏昏沉沉，无所事事，既无心摆脱昏沉，也无意抛开烦恼，甚至不再思考。在他们周围，充满原始风味、绚丽耀眼的光，但他们已无力欣赏。美丽的小岛沉睡在灿烂的阳光下。

摘自
马蒂斯的笔记与信件

太平洋民族的来源及历史

18世纪法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布丰认为，各族差异起源于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太平洋的各个民族也不例外。关于波利尼西亚民族的来源，曾有各种不同的假设。迄今，大洋洲的居民来自亚洲似乎已成定论。



夏威夷群岛的男人。

布丰的著作《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其中“论人”(*De l'Homme*)一章，是一篇有关人类生物学的杰出论文。

在帝汶岛（Timor）以南，南纬16度15分的地方，有一座新荷兰岛。

新荷兰岛的沿海居民，大概是世界上生活最悲惨、民风最不开化的种族了。岛民们的身材瘦高、挺拔，四肢细长，脑袋很大，前额饱满，眉毛浓密。

这儿的人总是眯着双眼，这是自小就养成的习惯，以避免小飞虫的干扰。也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睁大眼睛，所以，他们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只有偶尔才会抬起头来，看看在头顶上的东西。

他们长着大鼻子、厚嘴唇和大嘴巴。很明显地，每个人都把两颗上门牙给敲掉了，因为男女老少都缺少这两颗门牙。

新荷兰岛的岛民没有胡须，一张张长脸很不好看，不讨人喜欢。他们没有印第安人那样光滑的长发，而像黑人一样，长着一头蜷曲的黑短发。

他们的皮肤黝黑，像几内亚的黑人。他们不穿衣服，只在腰间系一块树皮遮羞，中央还垂着一撮长长的草。他们没有房屋，露天宿眠，以天作被，以地为床。男女老幼二、三十人为一群，混居在一起。

岛民们用石头在小海湾里砌成鱼池，捕捞小鱼，这是他们唯一仅有的食物。他们不但没有面包、谷物，就连蔬菜也没有。

如果观察一下居住在非洲以东热带地区的民族，就能进一步证实我们的观点。

在马尔代夫（Maldives）、锡兰（Ceylan，即今日的斯里兰卡）、印度半岛尖端、苏门答腊、马六甲（Malacca）、婆罗洲（Borneo）、西里伯斯（Célèbes），以及菲律宾等地，人们的皮肤呈深棕色，而不是黑色。因为这些地方的地形都是岛屿或半岛，海洋调节了炎热的气候，再加上东、西风轮流交替，必须先越过广大的海洋才能抵达印度半岛，所以气候不像非洲内陆或非洲西岸那么酷热，居民是棕色皮肤。

但是，在新几内亚或巴布亚，当地人的肤色黝黑，被旅行者描绘成不折不扣的黑人。这是因为新几内亚和巴布亚两地的东面连成一片，所以，太平洋上吹拂的风，比印度洋上的风要热得多。

新荷兰岛的地理位置离赤道远，气候并不炎热，岛民的肤色不太黑，很像居住在非洲南部的霍屯督人（Hottentots）。新荷兰岛上的黑人和霍屯督人生活在同一纬度上，与其他地方的黑人及霍屯督人相距遥远，这些个例子不就刚好证明，肤色深浅要视气候的炎热程度而定吗？此外，非洲与这个南方大陆之间从来没有交流，却有同样的人种，这是因为地理条件造成同样的气候。

为了印证我的说法，不妨再举动物为例：法国东南部的多菲内省（Dauphiné），境内的猪全是黑的，而在罗讷河(Rhône)对岸的维瓦雷省(Vivarais)的猪全是白的，因为维瓦雷省比多菲内省冷。而且，这两省的人不可能分工说你们专养白猪，我们专养黑猪。因此，颜色的差异极可能是由于气候温度的不同，当然还有可能是所用的饲料有别。

我们在菲律宾及印度洋其他几个岛屿，也发现过黑人，但是人数非常少，他们显然是新几内亚的巴布亚



新西兰的男人。

人或黑人的后裔。

欧洲人在五十年前才发现新几内亚。1700年，丹皮尔发现新几内亚的最东部，替该地取名为新不列颠。至今，我们仍不清楚它的面积有多大，只知道当时那儿的人口并不多。

因此，我们知道，只有在长期炎热的生活环境与生存条件下，才能孕育出黑人。

布丰伯爵

形形色色的人种

一千多年以前，毛利人带着植物和动物，驾着双体独木舟，从亚洲和远东出发，飘洋过海。他们在太平洋中发现了一些人迹未至的小岛屿，便在岛上定居下来。由此，移民人潮逐渐扩大到整个大洋，一直到新西兰、夏威夷和复活节岛。

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居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来自印度，也有人说来自美洲，要不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许，他们是一万二千年前坍陷的那个神秘大陆的幸存者？

早在三、四万年以前，澳洲土著便在新西兰和澳洲定居。不久后，在印尼和菲律宾出现了一支蒙古族。他们大概是从公元前4000至3000年开始向东迁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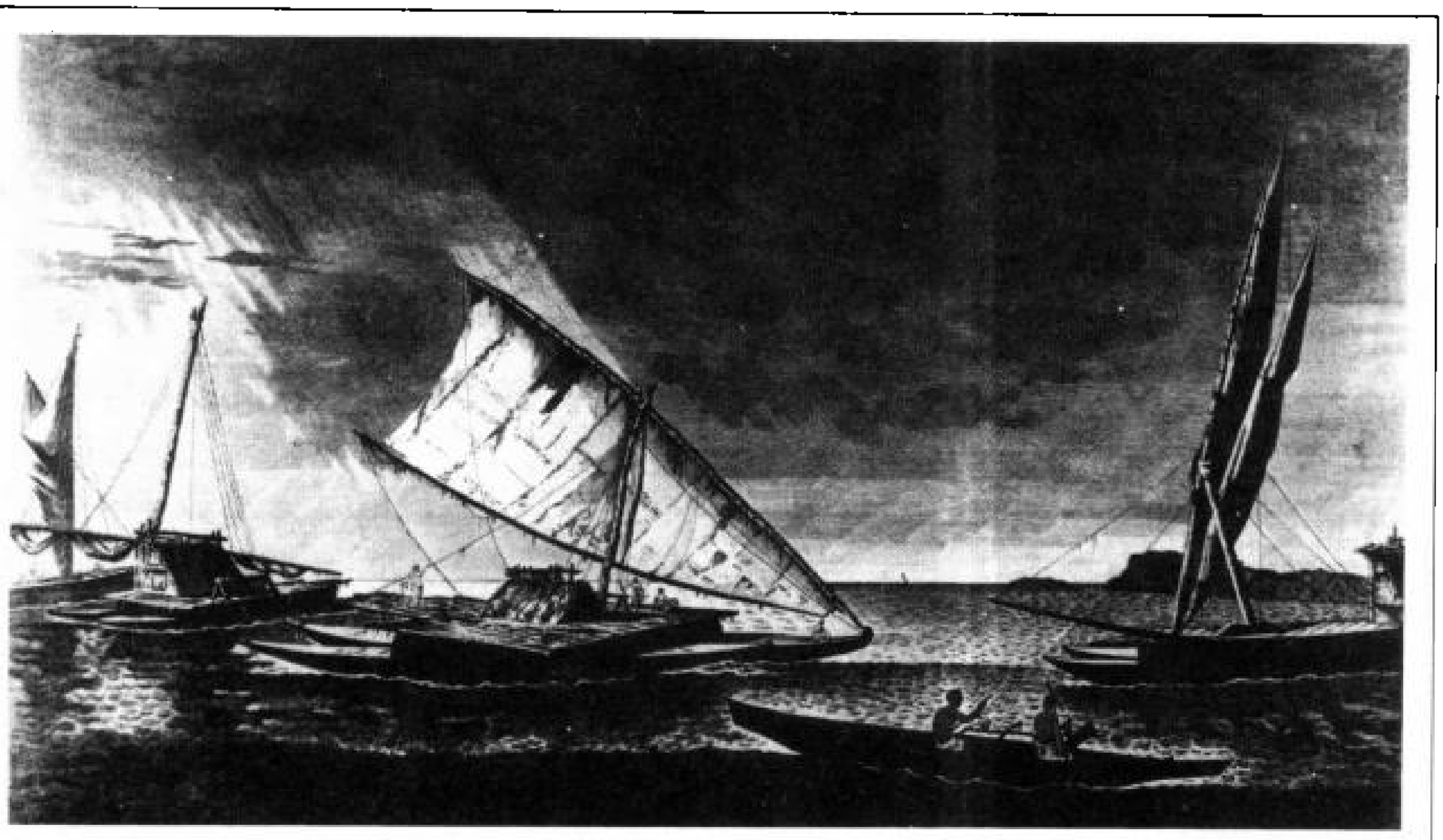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把这种迁徙想象成东航行的大舰队，当然是幼稚可笑的。上著们连续不断、旷日持久的迁徙行动，终于使波利尼西亚这个三角地区有了人烟。这个三角北起夏威夷，西南到新西兰，东至复活节岛。

公元前12世纪，从斐济又来了一些人，他们抵达汤加群岛，深入广袤的大洋里，发展出自己的民族性。公元前10世纪，波利尼西亚人到达萨摩亚群岛，然后继续向东，于公元后3世纪到达马克萨斯群岛，后又于5世纪时发现复活节岛。

在公元300年至900年期间，波利尼西亚人陆续出现在塔希提、社会群岛、土阿莫土群岛，移民夏威夷的风潮，第一次发生在6世纪，第二次是在13世纪。冈比亚群岛（Gambier）和新西兰一样，大概在10世纪时出现人迹。

只根据一些猜测和天马行空的假设，我们如何能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移居过程，又如何能赋与它历史价值？

在观察了波利尼西亚的传统食用植物后，植物学家将眼光转向亚洲。世界上最早的栽作植物芋类，块茎部分可以食用的龙血树（塔希提人称作ti）、露兜树、香蕉树，以及山药等，这些都来自印度－马来地区。面包树也一样，果实营养丰富，可供食用，因



朋友群岛的独木舟。

而引起美国布莱船长所率领的邦迪号的觊觎，打算把面包树运到加勒比海地区。

椰树全身都是宝，从椰肉、椰汁、椰纤维，到椰壳都有用途。椰树一直被误认为属于美洲棕榈类，但今天我们才知道，它原是产自印度－大洋洲的植物。

至于鸡、猪、狗等供食用的动物都来自亚洲。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美洲是没有猪和鸡的。

谈到这些动、植物，我们又回到波利尼西亚人的发源地这个有争议的老问题上。植物学家断定，波利尼西亚人迁徙的方向是自西向东走，因为随行有一种植物可以为证，那就是甘薯。海尔达尔（Thor Heyerdhal）根据甘薯（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判断，波利尼西亚人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后裔，并且亲身试验，于1948年乘坐轻木筏，从秘鲁海岸出发，抵达波利尼西亚。

海尔达尔这次航行很成功，但不能令人信服。如果移民来自安地斯山脉，那他们为什么不带小麦而带甜薯呢？光是这点就说不通。况且，也许在第一批发现者来到以前，美洲的捕鲸船就曾来过波利尼西亚，而甘薯说不定就是那时带过去的。

幸好，自本世纪50年代起，人们知道用碳14法来测定年代，并且将波利尼西亚人的移居过程，按顺序排定。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带动了原本不受重视的深土挖掘工作，同时也大

大促进了古物的比较研究。

从挖掘中可以发现，马克萨斯群岛中努库希瓦岛(Nuku Hiva)的鱼钩，和夏威夷的鱼钩极为相似；而夏威夷晚期的鱼钩，与塔希提的鱼钩又更相近。

13世纪的第二次迁徙

1977年，辛诺托(Sinoto)和他的研究小组在胡阿希内岛(Huahine)发现一处造船坞，使我们大致认识了波利尼西亚人的独木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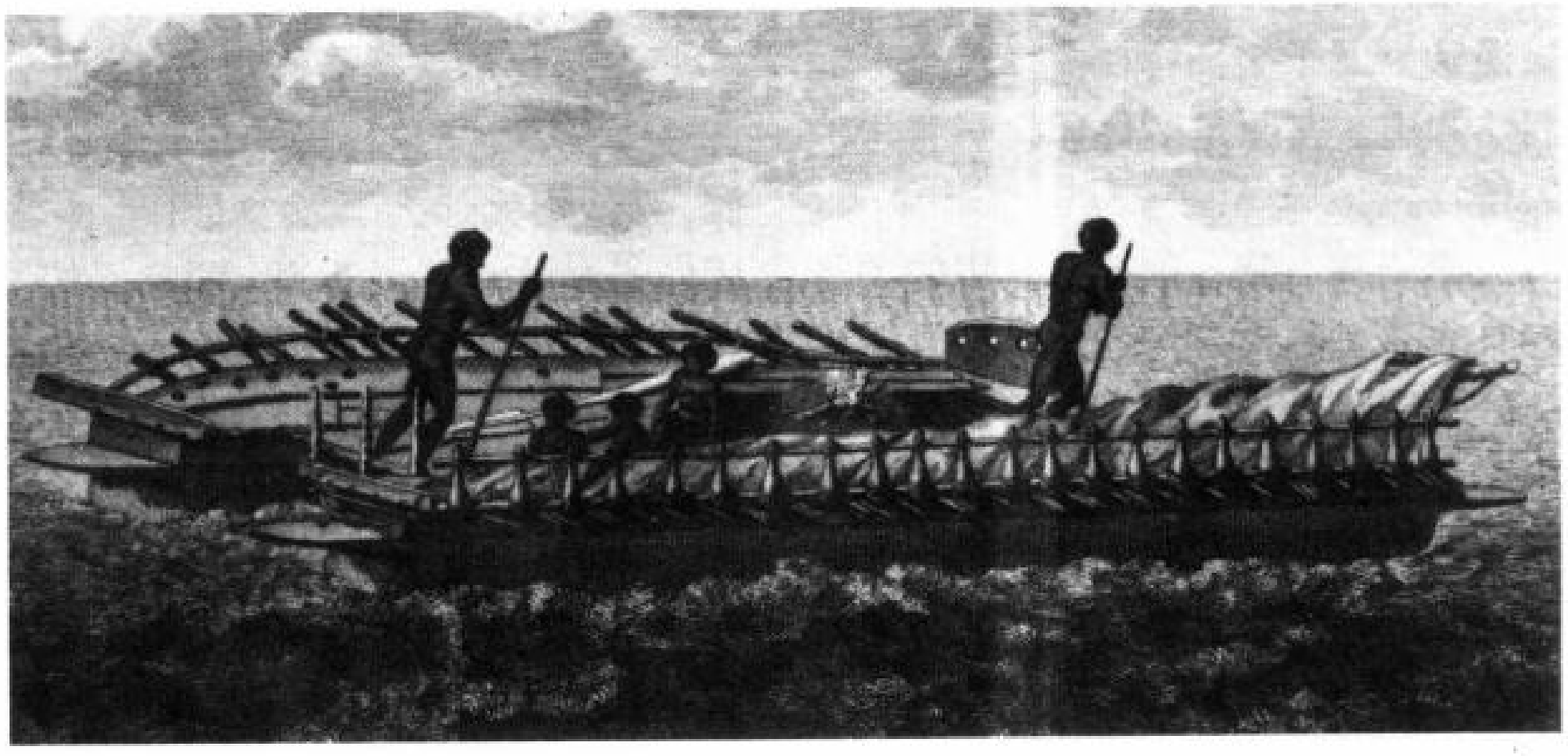
配有平衡木的小独木舟，是波里尼西亚风光中的一景。不过，这种独木舟没有远航的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些独木舟想象成是双体大独木舟，和18世纪的探险家见到的一样。它是由两个独木舟所组成，排成V字形，船沿缝合在一起，隙缝被填实。船头船尾翘高，两船中间有一个平台，上面可以搭一个或几个遮蔽棚。

船上还有一、两根桅杆，船帆按不同的气候而转换方向。起先配的是简单的三角帆，后来改成波利尼西亚式三角帆。

据说，斐济群岛有一种巨型独木舟，长36米，宽15米，桅杆高达24米。船上还有炉灶，一次可以烧烤许多薯芋和好几头猪。

当然，建造独木舟的材料都取之于植物，铁树和椰树特别适合作龙骨、船壳或桅杆；椰树的纤维可以作绳索，或是用来缝纫；露兜树的树叶可以编织成帆。

其他的造船工具是，刀口锋利的直斧和横口斧、珊瑚锉，以及人骨做成的半圆形凿子。最后独木舟下水，



新喀里多尼亚的双体独木舟。

就靠航海之神塔纳（Tane）的庇佑，和祈求天公作美了。

波利尼西亚人必须顶着自东向西吹拂的信风行驶，而研究证明，当时的独木舟的确可以逆风行驶，只是速度很慢，但究竟慢到什么程度，专家说法不一。

然而，少有的西风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夏季，赤道以南的地区可能起西风，只是时间不长。比如说，航海者从汤加群岛出发，借助西风向东北东方向航行，一周后可以抵达马克萨斯群岛。何况在气候状态最理想的热季，西风频繁，信风的风力更减弱至一级风。

波利尼西亚人熟悉风、星星及海上的迹象

“万里无云的夜空中，星星闪耀着。奥帝吕仔细细观察星星后，向我们指出猎户座中的那颗明星，还说应该由它来指引航道。”布甘维尔写道。1768年4月16日，布甘维尔离开塔希提时带了塔希提青年奥帝吕同行。几年前，有位航海家乘双体独木舟霍库莱阿号，从夏威夷出发，于1985年8月11日抵达塔希提。

不论是霍库莱阿号上航海员的访谈录，还是布甘维尔的游记，双方述说的口气如出一辙。霍库莱阿号的船长汤普森（Nauia Thompson），原籍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c）。汤普森用了一年的时间来观测记录天上的星象，他说：“我观察入微，对经度的估计相当准确，误差不到五、六十米。……”

靠星星来定方位是非常有用的办法，但是，星星导航只适用于目的地明确的情况。此外，离岛数十米大浪的折射，大陆棚附近大浪的聚合或分散，顺流或逆流所引起的海浪变化，这些现象都提供宝贵的信息。其他诸如候鸟、鱼、漂浮的植物碎片、甚至火、土地、植物的气味等，也都是参考的对象。

这些知识曾经一度失传，幸好仿制古代独木舟的现代航海家，不断努力发掘这些累积数千年的丰富资产。此外，波里尼西亚人的耐力也相当惊人。1964年，博拉博拉岛（Bora Bora）的两位渔民，泰马尼伊（Temanihi）和纳蒂阿（Natua），乘船出海，打算去70米外的莫皮提（Maupiti）。途中发动机故障，他们便随波漂流了五个月。漂流了120天后，纳蒂阿去世，又过了35天，泰马尼伊才在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Pago Pago）附近上岸，此时离出发点将近有1800米。

我们不可光凭这次不幸事件就假设：波利尼西亚上著的迁徙大都出于偶然。况且现在的电脑模拟显示，要从波利尼西亚飘流到夏威夷、复活节岛或新西兰，是不可能的事。但是，

有目的的航行，并不等于就能找到目的地，除非毛利人在航海天赋以外，还有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直觉，……波利尼西亚人的迁徙是在浩瀚而陌生的海域里进行，与陆地上的探险不同。

海上迁徙是古往今来最漫长，也最危险的事业。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却在驾着独木舟出航后，永远不曾抵达可以生息繁衍的岛屿。

杜夏
（Michel-Claude Touchard）
《地理杂志》
1985年2月，第82期



新西兰的女人。

神话与历史

高更受到一名塔希提女人遭遇的启发，写成《诺阿－诺阿》（*Noa-Noa*）。他在书中追溯塔希提的历史，以及远古时期，阿里奥伊教派（Arioi）在这儿的封建统治。

德拉（Teura）神秘兮兮地谈起一个教派，一个兼具宗教及政治色彩的秘密社团，即阿里奥伊教派，他们在远古时期很有影响力。德拉讲述时语气含糊，时有保留，而且流露出敬畏之情。我猜想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组织庞大的奇特派别，因年代久远而显得神圣不可侵犯。

阿里奥伊教派悲惨的历史充满慑人的罪恶。教义中难以解释的神话和严加保守的秘密都隐含一番道理。

塔希提社会的起源始终没有定论，但我仍想知道有关起源的各种传说，以及历代种种传闻想象的主要内容。也许，我会发现来塔希提想要寻找的精神价值。〔…〕

关于塔希提社会起源的传说

塔阿罗阿（Ta’aroa）的儿子奥罗(Oro)，是仅次于父亲的第二大神。有一天，奥罗决定在凡人中找一位圣洁美丽的女子为妻，好繁衍优于其他种族的子孙。

于是奥罗下凡人间，来到博拉博拉岛的帕亚（Paia）山上，那里住着

他的姊妹德里（Teuri）和郝奥阿（Haoaoa）。他们都变成凡人：奥罗变成年轻的武士，两位女神变成少女，准备遍访各岛，寻找一位配得上奥罗的佳人。

奥罗抓住彩虹，一端搭在帕亚山顶，另一端架在地上，他们就这样越过了重重山谷和波涛。

气宇轩昂、潇洒迷人的奥罗拜访了许多岛屿，并且举行过许多场盛大的宴会，众多女客们全都争先恐后地前来与会。

奥罗仔细观察她们，心中十分愁怅。他是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尘世间的女子没有一人能使他动情。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象仍未出现，奥罗准备打道回府。

突然有一天，他在博拉博拉岛的韦塔佩（Vaitapé），遇见一位清丽脱俗的少女，当时她正在阿韦－埃湖（Avai-Aia）中沐浴。

少女的身材高挑，金色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乌黑的秀发隐藏着爱情的魔力。

奥罗对她一见钟情，便请姐妹们出面撮合，自己则退到帕亚山上去静候佳音。

两位女神走近少女，向她致意，赞扬她的美貌，说自己是从博拉博拉岛的阿诺（Anau）地区来的，然后问："我们的兄弟问你，愿不愿意嫁给他？"

这位少女的芳名叫薇罗马蒂（Vairaumati），她仔细打量这两位陌生人，然后说：

"你们不是阿诺人，不过这没关系。如果你们的兄弟是首领，而且年轻英俊，叫他来吧！薇罗马蒂将是他的妻子。"

德里和郝奥阿立即回到帕亚山，将好消息告诉奥罗。

奥罗像以前那样，架起彩虹又来到韦塔佩。薇罗马蒂准备了一大桌水果和一张床迎接奥罗，那床是用最精细的席和最昂贵的织品做成的。

于是，这一对俊美强健、绝色超凡的男女相恋了。在海边、椰树下，常见他们倜影双双。每天清晨，奥罗回到帕亚山；傍晚时，他下山和薇罗马蒂共度良宵。

此后，没有人再见到扮成凡人的奥罗，但是在帕亚山和韦塔佩之间，那条作为桥梁的彩虹则始终在那儿。

日月递嬗，光阴荏苒。由于奥罗长期不归，在天庭上引起不安，于是塔阿罗阿的另外两个儿子，奥罗特法（Orotefa）和于吕特法（Urutefa）也化身为凡人去寻找兄弟。

他们走遍各地，都找不着奥罗的踪影。最后，兄弟俩儿才在博拉博拉岛，看见年轻的奥罗正和薇罗马蒂并肩坐在芒果树下。

薇罗马蒂的美貌让奥罗特法和于吕特法惊为天人。他们不愿空手去

拜访。于是，奥罗特法变成一头母猪，于吕特法变成几根红羽毛，然后各自又变回原形。他们带着猪和羽毛这些礼品拜访这对瞽人，并受到小俩口的热情款待。

当天晚上，母猪生下七头小猪，第一头小猪被留作他用；第二头猪成为祭神贡品；第三头猪作为好客的象征给了外乡人；第四头猪取名为"纪念爱情的祭品"；第五、第六头猪被豢养起来，繁殖后代；第七头猪，按照毛利人的习惯，放在发烫的石子上烤，然后吃掉。

奥罗特法和于吕特法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天上去了。

过了几个星期，薇罗马蒂告诉奥罗她怀孕了。于是，奥罗带着第一头猪，前往瓦波阿（Vapoa）的马雷（Marae）神殿，交给一个叫马伊（Mahi）的人，对他说："收下这头猪吧！"奥罗接着又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头神猪。它的血将把我后代的腰带染红。在凡间，我是父亲，我的子嗣将是阿里奥伊人。可是，我不能在此久留，所以，我任命你为阿里奥伊人。"〔…〕

奥罗很可能是一位迷路的婆罗门教徒，他在某个时期将婆罗门教带到了社会群岛。

我曾经提到，大洋洲的宗教中可见印度人灵魂转世的说法。毛利人很可能就是受到这种哲学思想的启发，于是有悟性的人聚集起来，举行领受圣职的仪式（当然是避开凡夫俗子），继而成为民族中最开明、最有抱负的人。他们很快就掌握了群岛的宗教及政治大权，享受特权，建立封建制度，这是群岛历史上最光辉的时期。

阿里奥伊人以前并没有文字，但他们十分博学。他们每夜逐条背诵传统，兢兢业业，往往付出好几年的心血，才能将古老习俗用后来发明的文字记录下来，并且加以诠释。至于神谕，只能当作注解，让阿里奥伊人确信事物都蕴含一个意旨，使他们养成沉思的习惯，具有超人的威严，继而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

这个军事性及宗教性派别所拥有的权力都来自神。他们以国家的名义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就我所知，如此威风凛凛、令人畏惧的教派，在欧洲历史上还未曾有过。

阿里奥伊人说，以人作祭品能取悦神，所以他们将长子以外的所有儿童，都送到马雷神殿当祭品。这就是七头猪传说的寓意：除了种猪外，别的猪都难逃宰杀的命运。

这种野蛮的习俗也流行于其他原始民族中，自有某种深远，但也是普遍的社会因素。过去的毛利人繁衍很快，人口不断增加，造成极大危险。当然，岛上的生活并不艰难，居民无需为吃住发愁。但是土地毕竟有限，岛四周又是无法逾越的汪洋大海，迅速



高更的版画：《偶像－马鲁鲁（Maruru）》。“马鲁鲁”是感恩的意思。

增长的人口会使小岛陷塌。人口过度增长所引起的饥荒，可能是产生吃人肉现象的唯一原因。而且，我敢冒昧地说，对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所说的人口问题，人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过是各种形式的食人肉罢了。无论是是从字面意义或是象征意义来解释，闹饥荒时，过多的人挤在一处，一定会相互吞食。移民或可一时解除因饥馑、人口过剩而产生的死亡阴影，但如不控制人口数，吃人肉的问题仍会不断重演。

毛利人无法用移民这种暂时纾解人口压力的办法，便采取激进的手段——杀孩子，但不杀成人。也许毛利人原本害怕食人肉，但阿里奥伊教派以宗教权威及古老传统的力量，向人民施压，改变了毛利人的观念。

对毛利人来说，杀害婴儿是为了种族净化。父母年轻时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在身心发展上都是强者。这强制执行的长子权，其实就是生存权。而且毛利人认为，身强力壮和骄傲自负始终是美德。经常接触到死亡，并非毫无意义，毫无益处。武士们学会不畏惧死亡，整个民族体验到一种强烈的激情、从而摆脱热带地区的麻木、半睡眠状态。

毛利人在放弃食人肉的习俗后，生育率下降。如果不是因为杀害婴孩造成这样的结果，至少，这是个令人担忧的巧合。

高更
《诺阿－诺阿》

土著的习俗——不同文化的冲击

在太平洋岛民的诸多传统中，与欧洲人思想最格格不入的，是吃人肉的习俗；白种人有时也成为这种习俗的牺牲品。

岛民的偶像崇拜
也与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
然而，欧洲人来了以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斐济群岛的习俗

这是我听到的一则古老传说，事情发生在斐济群岛。

有一天，斯塔赫斯特（John Starhurst）来到维提－勒福岛（Viti-Levou）上雷瓦村（Rewa）的一处教会。斯塔赫斯特怀着满腔热情，立志把基督福音传遍全岛。

维提－勒福岛的意思是“大岛”，它的确是斐济群岛中的第一大岛。

斐济群岛是由许多面积不一的大岛、中岛，和一百多个小岛所组成。沿海未定界地区，住有传教士、商人、捕海参的渔民、还有来此停泊的捕鲸船水手。

至于土著，他们嗜吃人肉成性。

离白人居住的地方不远处，有几座烧烤人肉的炉灶，从不停火，整天冒着青烟。人被击毙后，拖到这儿来烧成美味佳肴。

“Lotou”，即当地人所谓的传教事业，进展相当缓慢，仿佛海蟹那样爬行。

有些首领参加了正规的传教课，声明自己是基督徒，并且以教徒的身份来到小教堂，但是他们常常在作礼拜时中途离席，为的是去尝尝某位仇敌的肉。人肉的香味不时弥漫在空气中，使他们的鼻孔不停地翕张，闻香而往。

新荷兰岛的土著。

吃人或被人吃，这曾是当地自古以来的规矩

这规矩看来还会持续下去。一些著名的首领，如塔诺阿（Tanoa）、图伊韦伊科索（Touiveïkoso）、图伊基拉基卡（Touikilakika），一生吃进肚里的同类不计其数。

而在这些饕餮之徒中，塔基拉基（Takiraki）的首领拉·翁德雷翁德雷（Ra Oundréoundré），自当名列前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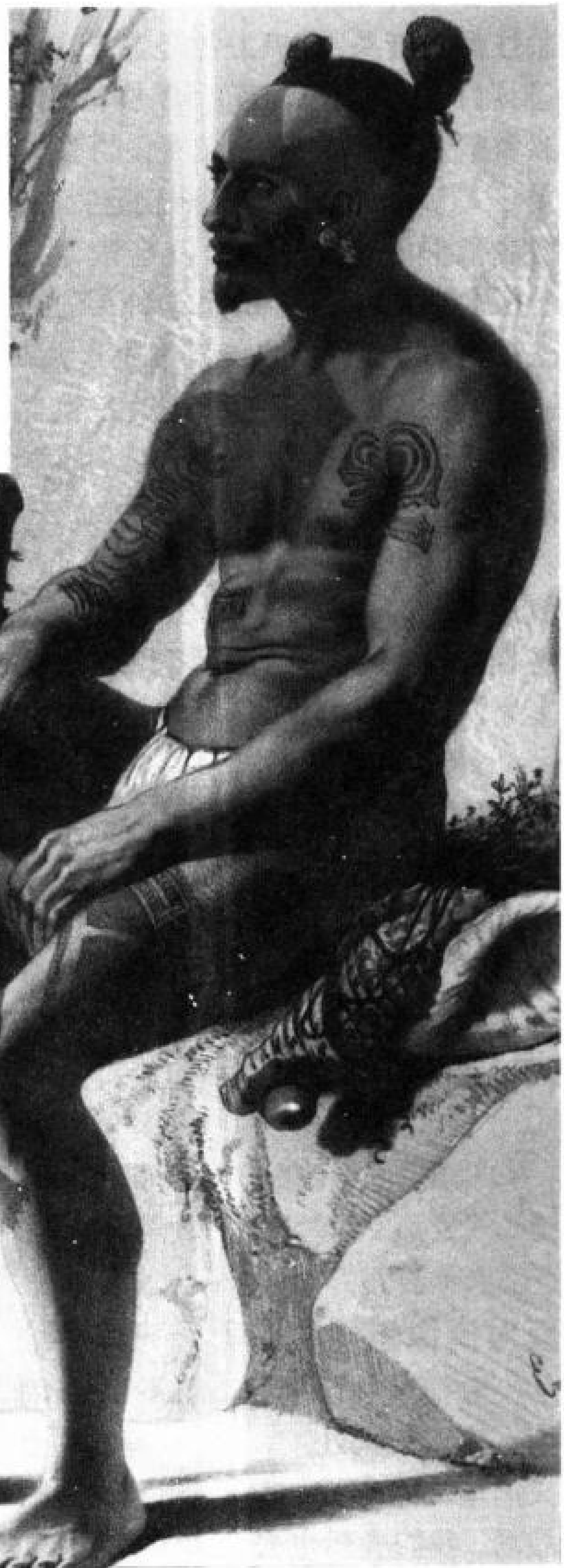
拉·翁德雷翁德雷在自己的房子前，用石头记录下他吃人肉的次数。一块石头代表他吃掉一个人。这排石头有230个脚步长，一共有872块!

要不是他后来在丛林里腰部中标枪而死，否则石头还会排得更长。

拉·翁德雷翁德雷死后也被送上纳翁加伏利（Naoungavouli）的餐桌。纳翁加伏利是位新手，成绩平平，只有48块石头。

传教士们坚持使命，但因终日奔波，四处传道而疲惫不堪。

他们有时感到心灰意冷，但仍不放弃希望。他们等待上天伸出援助之手，盼望火焰降



努库希瓦岛的土著。

临在异教徒头上，就好比圣灵之火在圣灵降临节（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那天，降落在使徒（基督的12位弟子）头上一样，促使异教徒觉醒，改变信仰。

传教士们一心盼望这种神迹赶快出现，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斐济人继续他们的陋俗。他们思忖：既然有的是人肉，为什么要舍弃烧烤人肉的炉子和炊具呢？

有时候，人肉过剩，土著便和传教士开玩笑，散布谣言，说某日某时将在某地举行“长猪”大屠宰，大摆宴席。

好心的传教士们明白土著这话的意思，便带着烟草、白布和菜豆，急急忙忙地跑去找首领，及时赎回待宰者的生命。

但是，一星期或一个月后，幸存者又被首领抓去煮了吃。首领的诡计真可谓一石二鸟。

杰克·伦敦（Jack London）
《南方海洋故事集》



反对偶像崇拜的斗争

在离基拉凯夸（Kealakekua）海湾不到三公里处，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那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最后战场。我们当然也去参观了，像其他怀着凭吊心情参观遗址的人一样，心中感触良深。

当第一批传教士绕过合恩角来到此岛时，长久以来流传在岛上的偶像崇拜突然被打破。事情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这个岛的老王卡梅阿梅阿（Kamehameha）去世，儿子利奥利奥（Liholiho）即位。新首领生活放荡，终日寻欢作乐，打架滋事，不喜欢受禁忌的约束。辅助他治国的太后卡于马尼(Kaahmanu)傲慢自负，也不喜欢禁忌，因为它限制了女人的权利，使女人与动物等同。

这便是当时的情势。利奥利奥这一方不想完全废除禁忌，但卡于马尼

主张全部废除，也鼓吹儿子这样做。

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就与威士忌酒有关了。

一天，利奥利奥酩酊大醉地参加在凯卢阿（Kailua）举行的宴席。席间，太后故意刺激他，让他发酒疯。于是，利奥利奥趁众人喝得醉醺醺时，公然到女人堆里坐下，和她们用同一个容器吃饭，把她们吓得花容失色。可怕的几分钟过去了。被侮辱的神灵并没有被激怒，国王依旧安然地吃着饭。

于是，利奥利奥一举打破了迷信的禁忌。而威士忌酒能在促进文明方面扮演关键性的角色，这大概是破天荒头一遭吧！

就这样，利奥利奥国王和威士忌酒，作了第一次布道，从而为日后在大西洋上的传教工作，开创出一番崭新的局面。

这次可怕的渎神行为，确是打破了禁忌，不过也带来了矫枉过正的效果。民众从前盲目地崇拜偶像，现在却认为神像不过是蹩脚的骗人玩意。当初他们听见库克船长在埋怨，便认为他不是神，而将他杀了。难道神就无权像凡人一样埋怨吗？他们现在知道神像并不能保佑他们，便一把推倒神像，将它们砍得粉碎，然后付之一炬，彻底消灭。

异教徒的祭司对这事感到十分愤怒：他们原先享受当地最高俸禄，现在必须乞讨为生；他们从前身居高位（在首领之上），现在却沦为流浪汉。于是，他们制造恐慌，纠集了一帮人策动叛乱。

野心勃勃的王室后代贝库卡拉尼（Bekuokalani），很快就成为这伙叛乱者的首脑。

在初次交手中，叛乱者打败了国家军队，信心倍增，决定继续攻打凯卢阿。国王派来使者试图和解，叛乱者不但不听他讲，甚至差一点要杀掉他。国王于是派出军队以凯雷莫库（Kailaimoku）少将为首领，打算一举歼灭敌军。

双方人马在库阿毛（Kuamoo）交火，战斗漫长而残酷。按照习俗，男女并肩作战。

一天夜晚，反叛者大败，四处逃窜。从此，偶像崇拜和禁忌在这个国家寿终正寝。

保皇派兴高采烈地返回凯卢阿，他们赞扬新制度："神灵无能为力，神灵不过是空话和谎话。有偶像的军队被打败，无偶像的军队反而大胜。"这次事件之后，这个民族就处于无宗教的状态中。

不久以后，传教士顺利来到岛上布道。真是天赐良机！福音从此宣扬在这片处女地上！

马克·吐温（Mark Twain）

《疯狂的岁月》

征服者？人道主义者？

在麦哲伦时代，地理探险家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利益。他们向新发现的民族宣传基督教，以确保本国国王和上帝的权威。拉帕鲁兹受到18世纪启蒙思想的耳濡目染，为人开明，拒绝将新发现的岛屿占为属地。他这么做可谓开风气之先。

1521年4月9日，船长与聚比（Zzubu）国王展开和谈。

第二个星期二的上午，马扎维阿岛（Mazzavua）的国王，和摩尔人（More）来到船上，代表聚比国王向船长问好，说国王已准备好大量食物要馈赠给船员，并且将于下午派两位侄子及几位显贵前来和谈。

这时，船长叫一个手下穿上自己的盔甲，然后告诉来客，他们都是这样披甲上阵的。摩尔人听后惊吓不已，船长安慰他不必害怕，并说这些武器只伤敌人，不伤朋友。它们摧毁异教徒就像用布巾拭汗一样，不费吹灰之力。

这番话是刻意针对摩尔人说的，因为他比别人聪明，会一五一十地转告聚比国王。

哥伦布向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报告航海经过。



吃完午餐以后，聚比国王的侄子——一位亲王，领着马扎维阿国王、摩尔人、总督、首领，以及八位重要人物，来到船上与我们和谈。总船长坐在红丝绒椅上，在他身旁的皮革椅上，坐着各船的显贵要员，其他人则坐在铺地的席子上。

船长让翻译问客人，按照当地的习俗，是要进行秘密谈判，还是公开谈判？亲王有没有决定权？他们回答说可以公开谈判，而且他们有权与我们缔结和约。

于是，船长畅所欲言，并且祈求上帝恩赐和平。客人们从未听过这番话语，因此听得津津有味。船长看见反应良好，便又聊起很多美好事物，鼓励马扎维阿国王一行人信仰基督教。〔…〕

船长向来客们讲述上帝如何创造天、地、海洋，以及万物，又如何要求人们敬重父母；不敬重父母的人，会落入永恒的烈火中受煎熬。

接着，船长解释许多有关基督教的事。客人们听得兴致盎然，并请求船长留下两个人来传授基督教，而且保证一定待这两人为上宾。

船长说眼前他不能留人。但是，如果他们真想信教，船上的神父可为他们施洗礼，等船下一趟来岛时，可以载来神父和修士向他们讲道。

于是，来和谈的人表示将先禀告国王，然后再入基督教。

他们的诚意使我们高兴得落泪。船长告诉他们，不能因为害怕我们，或者想讨好我们而入教；要成为基督徒，必须诚心诚意，必须热爱上帝。他们不入教，我们也不会刁难他们；但是他们入了教，我们会更爱他们，善待他们。

这时，他们齐声喊了起来，说他们诚心诚意想成为基督徒，绝不是因为害怕或为了讨好。船长说，既然如此，他就遵从国王陛下的旨意，将船上的武器留给他们，因为它们是供予基督徒使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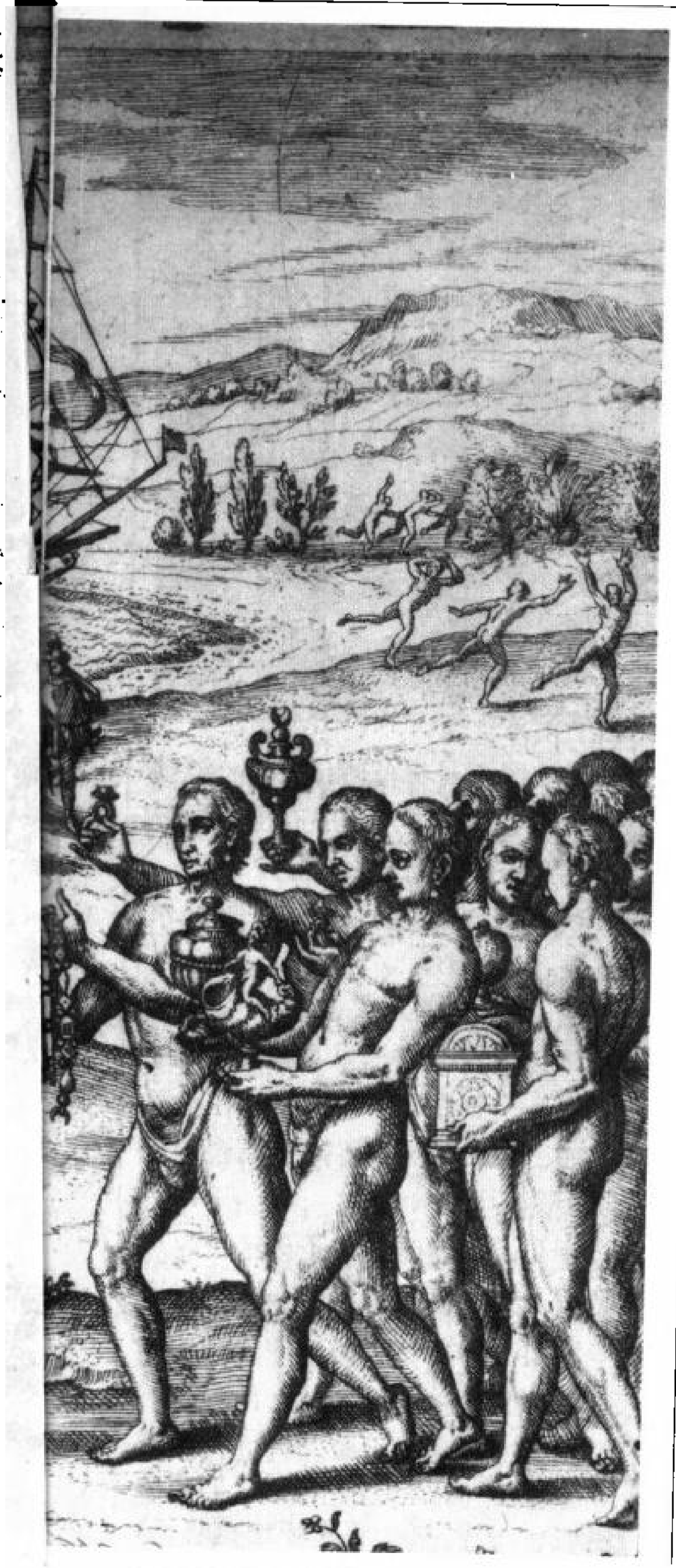
最后，客人们齐声说，他们听了这一番既美妙又撼动人心的布道，无以回报，只得以全心为船长效力，作船长最忠贞的仆人。

船长感动莫名，含泪一一拥抱他们，并且拉着亲王及马扎维阿国王的手发誓。他以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国王的忠心，以身上的朝圣服装起誓；两国将永远和平相处。亲王及其他人也作了同样的誓言。

和约缔结之后，船长请他们吃点心。亲王与马扎维阿国王，代表聚比国王向船长赠送数大筐的稻米，以及猪、羊、鸡，还谦称礼轻不成敬意，请船长笑纳。

船长送给亲王几匹细布、一顶红色软帽、一大堆水晶玻璃和一个金色水晶杯，因为当地人特别喜爱玻璃。船长也送了其他人礼品。





接着，船长又派我和另一人向聚比国王送礼，礼品是一件黄紫色的土耳其式丝袍、一顶做工十分细致的红色软帽，还有一些玻璃器皿，包括两个金色玻璃杯。这些礼物都放在一面银盘上。

1521年4月14日的洗礼

4月14日是星期天，我们一行40人，一大清早便上了岸。带头的两人带武器，护卫国王的旌旗。

我们上岸时，顺带把船上的武器全部卸了下来，当地人见状后有点害怕，纷纷东躲西藏。

船长和聚比国王相互拥抱，我们高兴地走近台前。他们两人都在台上就座，船长坐的是红丝绒椅，国王坐的是紫丝绒椅，显贵要人们坐的是垫子，其他则按当地习俗，坐在铺地的席子上。

船长透过翻译与聚比国王交谈起来，鼓励国王信奉耶稣基督，并说，如果他想当个好基督徒，就该把偶像统统烧掉、改立十字架，让人们每天向十字架合掌跪拜。

船长接着还教国王如何在胸前划十字。国王和手下都说愿意听从船

哥伦布与海地岛（Haiti）土著相见。哥伦布在竖起西班牙皇室旗帜以前，先竖起十字架，以表彰此行的宗教意义。

长的命令、照他的话去做。

随后，船长牵着国王的手在台上踱来踱去。

起教名的时候到了，船长以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的名字为聚比国王命名，称他唐·卡尔（Don Charles）；以皇弟的名字为亲王命名，叫他唐·费南多（Don Fernando）；为马扎维阿国王取名为胡安（Jehan）；为一同前来的摩尔人取名为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后来，船长也给其他人一一取名。

就这样，在举行弥撒以前，已有50人取了教名。

弥撒后，船长邀请聚比国王及要人们共进晚餐，但国王婉拒。他将船长送到卸下武器的岸边，然后两人相互拥抱告别。

晚餐过后，神父带领我们上岸，聚比皇后与当地40位贵妇人已经来到。我们请她们上台坐在垫子上，皇后坐在中央。

在神父开始施洗以前，我们将圣母怀抱圣婴的精雕木像和十字架拿给皇后看，她因此更加渴望能成为基督徒，要求受洗。

神父于是将聚比皇后取名为胡安娜（Jehanne），也就是西班牙皇太后的名字；而皇后的女儿，同时也是亲王的妻子，则取名为卡特琳娜（Catherine）；马扎维阿皇后取名为伊萨博（Isabeau），其余的人陆陆续续也都各自有了教名。

这一天，我们为800人施了洗礼，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八天之内，这个岛和其他几个岛的居民也全都受了洗。

离岛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庄不服从国王，也不听从我们，我们就把它烧了，还在那里竖起十字架，因为他们是异教徒。

如果是摩尔人的话，那就更应该树立一根象征坚实耐久的圆柱，因为摩尔人比异教徒更难劝服皈依基督教。

一天，总船长在望弥撒前邀请聚比国王前来一聚。

聚比国王身穿丝袍，带着一群显贵来到船上。这些人之中有国王的兄弟——亲王的父亲——本达拉（Bendara），以及国王的另一位兄弟卡达奥（Cadao）。

船长让这些人宣誓服从聚比国王，又让国王立誓服从西班牙国王，他们都一一照办。接着，船长在圣母像前抽出宝剑，对聚比国王说这种誓言是至死不渝的。

于是，聚比国王以圣母像、西班牙皇帝及身上的丝袍起誓，说他永远效忠西班牙皇帝，服从皇帝。

皮加费塔

《麦哲伦环球首航记》



布甘维尔在麦哲伦海峡的岸上，竖立法国国王的旗帜。

拉帕鲁兹——进步的探险家

尽管最先来到茂伊岛（Mowée）的是法国人，但我认为无权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占领这座岛。

欧洲人这种旧习十分可笑，连哲学家都嗤之以鼻。欧洲人自恃有小船和刺刀，便将同类的生命视如草芥；他们剥夺岛民最神圣的权利，将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

这片土地是岛民们用血汗辛勤浇灌的，他们世世代代全都在这里生息繁衍。

幸好，后来的探险家发现这些岛屿时，已不再藉宗教之名，行欺压之实了。

现代航海家对新发现的民族进行习俗研究，无非是为了填补人类历史中的缺漏，完成对全世界的考察，尽力传播知识，增进岛民生活的幸福，提升他们的生活技能。

基于上述原则，他们给岛民带去了公牛、母牛、山羊和绵羊，也在岛上植树，播种各地带来的种子，引进促进工业发展的工具。

据说，在南方海洋的岛屿上，流行用人作祭祀品，如果我们能去除这项陋习，那么，我们这趟艰苦劳累的远航就算值得。

然而，我不同意安德森先生（Anderson）和库克船长的意见，而赞同金（King）船长的看法。我相信，如此温和善良、慷慨好客的民族是不会吃人肉的。

金船长在他写的游记中说，奥怀希（Owhyhee）的神父与岛民们已经成为至交好友。由此可知，仁慈与人道显然已在负责祭祀的阶层中，产生了作用，而其他的居民想必也已经受到影响。

因此，可以断定，太平洋诸岛岛民食人肉的现象在最近已经消失了。

拉帕鲁兹

《环球航行》

殖民行为引起争议

欧洲人在南方海洋上的殖民扩张，经常引发残酷的战争。擅长描写太平洋风情的法国作家谢阁兰，和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都谴责殖民行为，数落强迫岛民皈依基督教的做法，因为它破坏了大洋洲文明的习俗和平衡。此外，法国作家吉哈杜(Jean Giraudoux)也对欧洲的殖民行动不以为然。

致命的基督教文明——关于失乐园的神话

波利尼西亚人尽管较不开化，却拥有大自然极为丰富的赏赐；虽然智力稍差，但他们的生活比高傲的欧洲人要幸福得多。

在荒凉封闭的火地岛，赤身露体的可怜人，在铅青色的天空下挨饿受冻。基督教文明可以给他们带来幸福，可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可是波利尼西亚人不愁吃穿，上天慷慨赐与他们享受不尽、健康自然的欢乐，他们根本不识生活的艰辛和痛苦为何物。基督教文明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当然，基督教可以“培养他们的才智”，“净化他们的思想”——这是



土著需穿着欧式装束（1823 及 1838 年颁布这项法令）。



1839年，传教士试图用礼品利诱新赫布里底群岛中埃罗芒加岛（Erromanga）的居民。

欧洲人惯用的说法，但他们真的会因此而幸福吗？

昔日的夏威夷群岛风光明媚，人口兴旺；而今天的夏威夷，土著因疾病饥饿而大量死亡，这就是最好的回答！传教士尽可以掩饰实情，然而事实俱在，不容狡辩。最虔诚的基督徒在访问夏威夷后，也不免忧愁地说句公道话："唉！难道这就是25年来进步的成果吗？"

在处于原始阶段的社会中，人民的生活朴实无华，从简单中便能获得乐趣。而基督教文化虽然为岛民们带来不少益处，但也带来了数不尽的害处：怨恨、嫉妒、社会对抗、家庭纠纷，以及文明生活社会中特有的各种烦恼。若不是欧洲人的到来，天真单纯的岛民原本无需承受这些文明带来的苦难。

土著的残暴远不及文明的白种人

有人会反驳，说这些不讲道德的无耻之徒嗜吃人肉。土著的确有这项野蛮的陋习，但他们往往是为了报复才吃敌人的肉。试问，前几年还流行于文明英国的习俗不是更野蛮吗？英国人砍下对君主不忠、对国家不义的叛国贼的头，将他的内脏挖出来烧掉，将身体切成四块，然后用长矛挑着头和支离破碎的肢体当街示众，直到腐烂为止。

我们巧立名目，发明形形色色的死亡机器，进行残酷无情的战争，带来苦难和蹂躏，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证

明，文明的白种人是世界上最凶残的动物吗？〔…〕

所以，我们何必指责土著的野蛮行径呢？和文明人的罪恶相比，它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我认为，“野蛮”一词常常使用不当。狂热的文明具有一种不纯的气氛，孕育出罪恶、残暴和种种可怕残酷的事物。我甚至相信，派四、五位马克萨斯人去美国传教，其效果并不亚于派四、五位美国人去马克萨斯群岛布道呢。

有人想证明太平洋的某个民族道德败坏，便举例说在那个民族的语言中，没有表达道德概念的字眼。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恰当。我们大可以反驳，在那个民族的语言中，也没有任何表达文明人罪恶的字眼啊！

无忧无虑，知足常乐，生活未被金钱腐化

我置身于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中。谷地中所见到的一切都显得新颖有趣。我在观察岛民的风俗后，更加深了这种好印象。值得赞叹的，是这里永远充满轻快的气氛。

在整个塔伊皮岛（Taïpi）上，似乎没有焦虑，没有忧愁，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时间在欢愉中流逝，就像一对对欢乐快活的男女在跳着乡村舞一般。

文明人制造出种种苦恼来毒化自己的幸福；相形之下，塔伊皮岛简直是一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抵押的债权，没有到期支付的支票，没有缴费通知，没有赌债，没有苛刻的裁缝和鞋商，没有纠缠不清的人，没有治安



1839年，传教士威廉斯（John Williams）在埃罗芒加岛被杀。

警察、没有赖在饭桌上不走的穷亲戚、没有沿街乞讨的孤儿寡母、没有关欠债人的牢房、没有嚣张拔扈、铁石心肠的大财阀。总之，一句话，没有金钱！这个“万恶之源”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消灭偶像崇拜，可以！但是请别消灭崇拜者！”

不幸的民族啊！几年后，他们的快乐天堂将不复存在。一想到此，我便不寒而栗。

当文明社会中最具毁灭性的恶习、和最邪恶的特权入侵这片谷地，使这里的安宁与幸福荡然无存时，慷慨大方的法国人，将向世界宣布：马克萨斯群岛又皈依基督教了！对天主教世界而言，这无疑是光辉的业绩。愿上天保佑“海中的群岛”吧！可惜的很，基督教的关怀，常常给岛民们带来不幸。

可怜的岛民环顾四周，怎么会明白，他们的灾难大多来自欧洲人为帮波利尼西亚人而举行的募款茶会上？在慷慨情操作祟下，系着白领带、和蔼可亲的绅士邀人捐款。于是，戴眼镜的老妇、倩装的少女、纷纷解囊、以改善波利尼西亚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此举不啻是在毁害波里尼西亚人的平凡生活！

使野蛮人开化，可以！但应该朝好的方向，而不是朝坏的方向发展。消灭偶像崇拜，可以！但是请别消灭崇拜者，昔日，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在北美大陆几乎完全根除了异教徒，但同时也几乎根除了红种人。

基督教文明逐步从地球上消灭所剩无几的异教徒，使得已经很不幸的异教徒人数锐减。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偶像刚被推翻、殿堂才要拆毁，偶像崇拜者甫皈依为基督徒，罪恶和死亡便接踵而来。贪婪的文明人纷纷侵入这些人口减少的土地，定居下来，并且大肆宣扬这是真理的胜利。

于是，波利尼西亚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漂亮别墅、精心布置的花园、平整的绿茸球、壮严的钟楼、圆顶。可怜的土著！世代生息的地方，竟然成了外来人的地盘，连他们出生的小屋也难逃厄运。

上天赐与生活安逸的土著极为富饶的资源，此时却被入侵者掠夺一空。土著饥肠辘辘，而入侵者却当着他们的面公然大吃大喝，还把这些物产用船运回自己的国家。

自然资源被剥夺了，岛民生活陷入困境，只得忍饥挨饿。这时，入侵者跑来说他们应该劳动，应该用汗水来养活自己。然而岛民们向来闲散惯了，一旦失去上天的恩赐，使像生在富贵之家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一样，无法适应艰苦的体力劳动。他们不会

劳动、也不愿劳动，于是饥饿、疾病、堕落等灾难便接踵而至，结束他们悲惨的生命。

欧洲人使岛民沦为奴隶

这一切与欧洲人何干呢？看看他们创下的光辉成果便知晓！纯洁的基督教仪式取代了异教徒的罪行，文明的欧洲人取代了无知的野蛮人。看看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火奴鲁鲁（Honolulu）吧！20年前，这里还有无知的偶像崇拜，可是现在有一群无私的商人和热心的基督教传教士，自愿离乡背井来这里定居。

对口若悬河的传教士来说，这是多么好的话题！使用这种辩术的也大有人在。然而，慈善家对自己行善的正面意义大加吹嘘，为何对善举的背后用意却缄口不言呢？我在去火奴鲁鲁以前，并不知道文明使土著沦为牛马，基督教已经使他们成为牲口。但这都是事实，他们的精神导师确确实实给他们套上车辕，让他们像牲口一样去拉车！

梅尔维尔
《塔伊皮岛》

毛利人的末日

“我们的未来？确切地说，没有未来。我们的民族在灭亡中。首先是人口减少了，20年来，我们在夏威夷群岛的毛利人减少了一半，现在还在减少中。毛利人在塔希提岛越来越少，在马克萨斯群岛正在销声匿迹，在新西兰也在锐减，在所在的岛上都在减少、流失……”异教徒说道。

有人打断也说：

“这多么令人激动呀！在不同的地点，在灿烂的阳光下，浩瀚的大海边，一个民族正带着微笑悄然死去。死亡不无伤感，但有时是令人惬意的伤感。死亡也具有特殊的美。不仅如此，今天正在消失的这些人，曾经有过充满抒情和冒险的美好时光。他们在海上长途跋涉时，曾经观看过夜空的星星，经历过悲欢离合、饥饿、战争和复仇，他们歌唱过，玩耍过，体验过欢乐，有过各式享受……”

异教徒说：

“可是他们全忘了！〔…〕”

“现状当然可以改善！恶习可以纠正！病人可以医治！至于人口的衰亡，要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当局正在采取应对措施。”

异教徒说：

“生了病，有时候可以治好。可是，一个种族濒临灭绝时，谁也救不了它。你们早该对我们好一些，仁慈一些。你们带来了钢铁，但没告诉我们该如何利用；你们本该教会我们如何搭桥才不致被水冲走，如何珍惜果核，如何烹调动物，如何增加新的作物，总之，教导我们如何节省食物资



19世纪末的传教工作：严禁游戏和歌唱，否则处以监禁。

源，以避免饿肚子。……这是我们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的灾难。

“你们这些开化者，如果你们当初这样做，恶果就会少得多。但你们自以为是。你们以为，既然钢铁和烹饪技术对我们有用，那么你们的其他一切也会对我们有用，尤其是你们的思想。2000年前，犹太人在中东巴勒斯坦发挥和平互助的精神，后来这精神被发扬到整个地中海沿岸，使你们西方蛮族的贫瘠土地变得平整肥沃，河流得以疏通，巨大的骚动力量得以排解。你们根据这一点便认为，既然你们能吃和平互助的种子，长成大树后培育出的果实，那么我们当然也可以靠它滋补。于是，你们喂我们许多果子，其实我们有果子，是在我们这里生长的，更合我们的口味。你们从上帝的话语和许诺中得到安慰，便以为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快乐。其实上帝的话对我们有什么用呢？祂许诺的东西，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吗？愉快、陶醉、享乐……”

传教士似乎很吃惊。他并不强调福音书里的教义——总得跟上时代，对吧？相反地，他笃信一些小神话，这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所制造出来的神话，为他所用，而且使自己得到满

足，因为神话不像教义一样要求严格。他更为推崇的，是人道的概念（模糊的神性）和进步的概念（抽象的偶像）。可是，由传教士所代表的人道，以及由商业、加工制品、药品和货币所代表的进步，统统失败了，甚至没有办法使土著繁衍后代！

“也许可以做得好一点，……也许那些传教士，甚至探险家，在传道和探险时暗暗怀着某种统治欲，而它完全是不人道的……”

异教徒反驳说：

“不！传教团宣布它的使命，是‘向异教徒和其他不开化的民族宣传福音’，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歪曲了使命。他们非常自负，说要‘改善他们（即我们）的现状’，也的确诚心诚意，但都失败了！这种诚意多少有点痴人说梦，不合时宜，令人可怜。还有一些你们称作天主教徒的人——天主教并不如他们所说的是普遍的信仰——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挥潜移默化的力量，因为他们缺乏起码的逻辑。

“前几天我遇见一位神父（天主教徒不承认身体受之于父亲，但却采用‘神父’一词），我对他说：神父，你们来，是为了将我们从永恒的烈火中救出来？你们以为能把我们送上天堂，用你们的话说，能‘拯救灵魂’？错了！你们使我们下地狱。我告诉你吧，遵守自然法则的人，是无愧于天的。〔…〕过去的毛利人，即你们所称的愚昧者，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自然而然的遵循‘刻在人心之中’的法则，他们生活得悠然自得，可是你们带来了《圣经》知识，以及难以履行的新义务，这些只会增加人地狱的危险。〔…〕

“我们没有抗拒，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你们带来的一切。你们夸耀饰物，我们就用它来打扮自己。我们大口大口地喝下你们的饮料，就连最劣等的也喝得津津有味。我们将你们海员的恶习和传教士的美德——你们所谓的美德——一并接收，其实这些美德与恶习同样致命。我们很快便不再思索如何实践自己民族的美德，美德只存在于我们的话语和手势中，特别是当着你们的面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大熔炉里，但总算是听你们的话，皈依基督教了。”

谢阁兰

《高更的最后风景》

对殖民行为的讽刺

皇家海军上尉

班克斯——库克探险队的博物学家

索兰德——海军上士

萨利文（Sullivan）——鼓手

土著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幕启时，鼓手正在击鼓致敬。

海军上尉

现在请听船长的公告。（鼓声）

奥塔希提岛（Otahiti）的居民们，我是皇家舰艇奋进号的库克船长，现将1769年4月9日的决定通知你们。本舰途经沃利斯群岛与赫布里底群岛时，登陆过于匆忙，影响了英国舰队与波利尼西亚人的良好关系。我们在此受到你们妇女的殷勤接待，我们的制服钮扣也深得你们男士的喜爱。因此，我认为，在海员上岸前，有必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士与你们的首领接触，以便向首领清楚扼要地讲明，我们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神圣原则。为此，特派远征队的博物学家兼标本制作家班克斯先生率先上岸。班克斯先生是伯明罕（Birmingham）大教堂的助理管理员，品德高尚，技艺精湛。他将在你们岛上过一夜。前几批航海家不断向我们赞扬你们的首领乌图鲁（Outourou），为人睿智英明。所以，我特地请他接待班克斯先生，安排住处和供应淡水，并共同拟定规章条例，以保证皇家海军明日庄严的地登陆。（鼓声）

索兰德

乌图鲁首领来了吗？

土著

他在潜水呢，上尉。现在是潜水采珍珠的时候，黄昏时鲨鱼比较不凶。

海军上尉

赶快把他叫来。班克斯先生话里的珍珠可比太平洋里的多得多。

班克斯

承蒙夸奖，上尉。

海军上尉

现在，班克斯先生，我们该怎样为你的登陆造势一番呢？

班克斯

吟咏一段《圣经》里的诗篇《大卫的愤怒》，怎么样？我的男高音唱得还可以，萨利文敲鼓作为低声部。朗诵《旧约》的诗篇时，主教是允许敲鼓的。

海军上尉

真是好主意！班克斯先生……索兰德，准备好了吗？

索兰德

准备好了，上尉。

海军上尉

好，敲鼓，萨利文。（鼓声大作。索兰德登上一个土坡）

索兰德

瞧吧！瞧吧！奥塔希提岛的居民们瞧在下海军上士索兰德，瞧我口袋空空，手上也空空。我拍拍胸脯，拍拍肚子，里面没有东西吧，注意瞧！（索兰德向土著出示手里出现了一颗鸡蛋）看！我变出一个蛋，不是你们这里的鹈鹕或鸭嘴兽下的蛋，而是我老家一种特殊家禽下的蛋：它叫鸡，喜欢在田地里跑。你们瞧！这个蛋是从我的大腿下生出来的，从我的眼睛里生出来的。奥塔希提的岛民们，海军上士索兰德用大腿和眼睛就能下蛋。现在，请注

意有个奇迹要发生。瞧我从嘴里掏出了什么。从英国海员嘴里能掏出什么呢？无非是大厨塞的硬蚕豆和生了虫的肥肉罢了。可是，你们瞧我索兰德掏出了什么东西？几只蝴蝶，一只法国兔，还有最妙的，夏洛特（Felicie-Charlotte）公主殿下的画像，她是我们敬爱的皇后的小姨。（鼓声响起。岛民们鸦雀无声）

海军上尉

砸锅了！索兰德。

索兰德

这些岛民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在火地岛，只要我一变出鸡蛋，当地人就来舔我的脚；我一变出兔子，他们就来拜我。

班克斯

（对一位土著问）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朋友？

土著

又奇怪又不奇怪。

班克斯

什么意思？

土著

如果你们是人，就很奇怪；如果你们是神，那就不奇怪。用大腿下蛋，从嘴里吐出蝴蝶，这些对神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我们的神可比索兰德先生还厉害。他们下的蛋比我们奥塔希提岛还大；他们变出来的最小的蝴蝶从岛上飞过时，我们会整整三天见不到太阳。不过，如果索兰德先生不是神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班克斯

索兰德先生是人，我保证。

土著

是人啊！真了不起！英国万岁！（狂热的掌声）

另一位土著

英国人用大腿和眼睛下蛋！了不得！人类的光荣！

另一位土著

赶快接待他们吧！（人群激动异常。几个土著动手搭起简便小屋，其他几个则急忙奔向大树，不知做什么。）

海军上尉

为什么这么激动呢？班克斯先生，趁乌图鲁还没有来，你先去问问他们在干什么。对你而言，这也是了解他们的灵魂的好机会。

班克斯

好主意，上尉……告诉我，朋友，他们在那里做什么？

马塔木阿（Matamua）

（指着立木框的人）他们在给您盖过夜的小屋，班克斯先生。

班克斯

这小屋四面八方都通风？

马塔木阿

位置是再好不过了，小屋对着纳蒂纳星（Nadinaa），这颗星保佑外地人睡觉时不会变成鼠。

海军上尉

倒很实用。[…]

马塔木阿

您说的“得体”，是什么意思，班克斯先生？

班克斯

就是人是一种很特别的生物，他应该使自己有别于其他动物。

马塔木阿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会在肚皮上刺花纹。动物的肚皮特别难看，而我们的就很美。〔…〕

班克斯

马塔木阿，灵魂是不朽的。只有当肉体死亡时，灵魂才会离开肉体。肉体是可鄙可耻的东西，但它是精神的长期住所，精神在那里闪烁、跳动，这就叫灵魂，对吧，索兰德？

索兰德

对，像白鸽！

马塔木阿

英国人的肉体也是可鄙的吗？

班克斯

一切肉体都是可鄙的。

马塔木阿

完美的精神喜欢住在可鄙的地方，这可真奇怪。你们英国人大概弄错了吧，班克斯先生。应该是你们的肉体比你们想象的要好，要不就是你们的灵魂比你们想象的要坏才对。我们的灵魂可挑剔得多。灵魂来到我们塔希提人身上，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漂亮、灵巧，是世上最美的服装。更何况我们还精心打扮，刺上花纹。即使这样做，要让灵魂长驻在肉体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索兰德先生的肉体粗糙、不干净，他打喷嚏的时候，灵魂必定要逃走，逃到大椰子树或者漂亮的黄檀木上去。

吉哈杜

《库克游记补遗》



19 世纪的旅游者在购买标枪和木雕制品。

人物小传



安森（George Anson，1697～1762），英国海军上将。1740年被派往太平洋，阻挠西班牙在南美发展贸易。

德·巴尔波（Vasco Núñez de Balboa，1475～1517），西班牙冒险家暨探险家。是第一位看见太平洋的欧洲人（1513年9月25日）

博丹(Nicolas Baudin，1754～1803)，法国海军军官。曾两次航行印度洋（1788～1796），后长期考察澳洲海岸（1800～1803）。

别林斯高津（Fabian von Bellingshausen，1778～1852），德裔俄国航海家。1819至1821年间远航太平洋，探察南极大陆的一部分。

贝哈（Auguste Berard，1796～1852），法国海军上将。曾参与燕雀号（1817～1820）及贝壳号（1822～1825）的环球航行。1842至1846年，乘莱茵河号考察南太平洋及新西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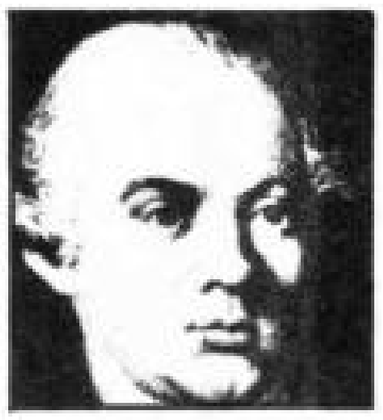
白令（Vitus Bering,1680～1741），为俄国效力的丹麦航海家。两次率领远征队赴北太平洋。1728年发现亚、美两洲之间的海峡。1740年第二次出航发现阿留申群岛（Aléoutiennes）及阿拉斯加海岸。

布洛斯维尔（Jules de Blosseville，1802～1833），法国海军军官。1822至1825年参加贝壳号的环球航行。后在探勘格陵兰海岸时身亡。



布甘维尔伯爵（Louis～Antoine Bougainville，1729～1811），法国航海家。乘赌气者号作环球航行。

布甘维尔（Hyacinthe de Bougainville，1781～1846），法国海军上将，前者之子。参加博丹率领沿澳洲海岸的航行。后完成环球航行（1824～1826）。



拜伦（John Byron，1723～1786），英国航海家。曾参加安森的太平洋远航（1740～1741）。作过环球航行（1764～1766）。



卡特雷（Philip Carteret，1730?～1796?），英国海军军官。1764至1766年参加拜隆的远航。后又与沃利斯环球航行。



卡文迪许(Thomas Cavendish,1560～1592)，英国航海家。曾环球航行(1586～1588)，破坏西班牙在南美西岸的殖民地。

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1447?～1506?），热那亚航海家，曾为西班牙效力。1492年向西航行，以为抵达印度，结果发现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三次航行中，探察过墨西哥湾和安的列斯群岛。



库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国航海家。连续三次率领奋进号(1768～1771)、冒险号和决心号（1772～1775）、决心号和发现号（1776～1779）环球航行。



丹皮尔（William Dampier,1652～1715），英国航海家。1683至1691年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太平洋进行海盗活动。1699到1700年间环球航行，发现新几内亚和澳洲的几个部分。

迪亚士（Barthelomeu Dias，1450?～1500?），葡萄牙航海家。1488年绕过好望角——去印度必经之路，是第一位绕过好望角的欧洲人。

狄伦（Peter Dillon，1788～1847），英国航海家，船主兼商人。1823至1840年间曾四次赴太平洋，并首先发现拉帕鲁兹船队的踪迹。



德雷克（Francis Drake,1545～1596），英国海军军官。曾作环球航行（1577～1581），破坏西班牙在智利和秘鲁的殖民地，占领美国加州。1588年参加战役，反击试图登陆英国的西班牙舰队，建立战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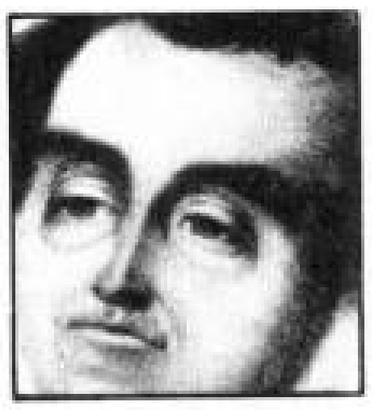
埃尔卡诺（Juan Sebastien El Cano，1450?～1526?），西班牙航海家。曾参加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并率领完成最后的航程（1519～1522）。



杜尔维（Jules Dumont d'Urville，1790～1842），法国航海家。环球航行过三次，第一次和迪贝雷乘贝壳号（1822～1825），后两次率领星盘号（1826～1829，1837～1840）。在第二次航行中，发现南极大陆的阿黛利地。



迪贝黑(Louis Isidore Duperrey,1786～1863)，法国海军军官。环球航行两次，首次任燕雀号大副(1817～1820)，第二次任贝壳号船长（1822～1825）。



迪佩蒂－图阿尔（Abel Dupetit-Thouars，1793～1864），法国海军上将。多次航行大西洋及太平洋。1836至1839年乘维纳斯号环球航行。1841年领导太平洋海军站，并在塔希提及马克萨斯群岛建立法国保护地。



当特尔卡斯托（Joseph Bruny d'Entrecasteaux,1737～1793），法国海军上将。1791年远航寻找拉帕鲁兹的下落，发现澳洲的一部分及所罗门群岛。



费兹罗伊（Robert Fitzroy,1805～1865），英国海军军官暨天文学家。曾与博物学家达尔文一道乘冒险号及小猎犬号探险大西洋及南太平洋（1831～1836）。

德朗格勒（Paul Fleuriot de Langle, 1744～1787），法国海军军官。担任星盘号船长，随拉帕鲁兹环球航行。

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s, 1774～1814），英国航海家。专门考察澳洲海岸（1795～1797,1801～1803）。

弗黑西内（Louis～Claude de Freycinet, 1779～1842），法国海军军官。1802至1803年参加博丹在澳洲沿海的航行。后率燕雀号环球航行（1817～1820）。

达·伽马（Vasco de Gama,1469?～1525?），葡萄牙航海家。发现绕过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1497～1498），是第一位抵达印度大陆的欧洲人。

德·博谢斯纳（Jacques Gouin de Beauchesne），法国海军军官。1698至1701年间远航太平洋，探察巴塔哥尼亚、智利及秘鲁沿海。

科策布（Otto von Kotzebue, 1787～1846），德裔俄国海军军官。曾与克鲁森史登一同航行。后乘鲁里克号环球航行（1815～1817），并再次考察太平洋。

德·凯尔马代克（Jean～Michel Huon de Kermadec,1748～1793），法国海军军官。曾航行印度洋，在唐特卡斯托寻找拉帕鲁兹的船队中，任希望号船长。

扬佐（Willem Janzoon），荷兰航海家。1605年考察新几内亚及澳洲沿海。



克鲁森史登（Adam～Johann von Krusenstern, 1770～1864），德裔俄国航海家。1803至1806年率领第一支俄国远征队探察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及白令海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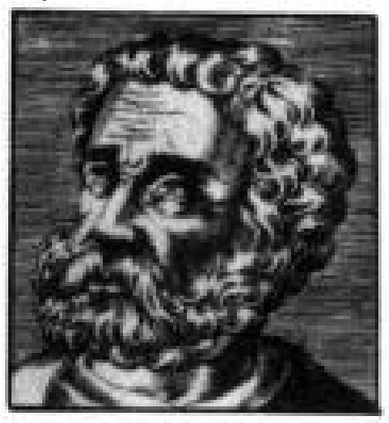
拉帕鲁兹（Jean～François de Lapérouse, 1741～1788），法国海军军官。1785年率两艘舰艇考察太平洋。1788年在瓦尼科罗岛遇难。

拉普拉斯（Cyrille Laplace,1793～1875），法国海军上将。先后乘宠妃号（1829～1832）及阿尔黛米兹皇后号（1835～1840）环球航行。

莱加斯皮（Lopez de Legazpi），西班牙海军军官。1564至1565年，与乌尔达内塔（Urdaneta）一起建立横渡太平洋，沟通墨西哥与菲律宾的航线。

勒梅尔（Jacob Lamaire, 1585～1616），荷兰航海家。1615年乘协和号环球航行，发现勒梅尔海峡，后绕过合恩角，航越太平洋。

马拉斯皮纳（Alessandro Malaspina），西班牙航海家。1789至1795年间考察太平洋，包括合恩角、阿拉斯加及新西兰等地。



麦哲伦（Fernando Magellan, 1470?～1521?），葡萄牙航海家，曾为西班牙效力。1519年成为第一位横渡太平洋的欧洲人。

马尔尚（Etienne Marchand, 1755～1793），法国航海家。1790至1792年在太平洋探险，重新发现自16世纪末被遗忘的马克萨斯群岛。

马希翁·迪弗亥斯纳（Marc～Joseph Marion Dufresne,1724～1772），法国航海家。1771年率领涌潮号将奥帝吕送回塔希提，并考察了南太平洋。后在新西兰被毛利人杀死。

曼达那（Alvaro de Mendana,1541～1595），西班牙航海家。1568年远航太平洋，发现所罗门群岛。1595年再次远航，发现马克萨斯群岛。后在圣克鲁斯群岛去世。

巴希（François Paris, 1806～1893），法国海军上将暨考古学家。曾环球航行三次：第一次是与杜尔维乘星盘号（1825～1829）；后两次是与拉普拉斯乘宠妃号（1830～1833）及阿尔黛米兹皇后号（1837～1839）。

基罗兹（Pedro Quiroz, 1560～1614），葡萄牙航海家，曾为西班牙效力。1593年随曼达那远航，在曼达那死后接任船队指挥。1605至1606年亲自率船远航，并发现新赫布里底群岛。

罗盖芬（Jacob Roggeveen, 1669～1729），荷兰航海家。曾环球航行。1722年4月6日发现复活节岛，并横渡太平洋。

舒腾（Guillaume Schouten），荷兰航海家。1615年与雅可·勒梅尔赴合恩角及太平洋。

德·聚尔维（Jean～François de Surville, 1717～1770），法国海军军官。任印度公司官员时多次赴印度洋及中国。后率队勘察太平洋，确定所罗门群岛的方位。

塔斯曼（Abel Tasman, 1603～1659），荷兰航海家。1642年率队赴南太平洋探险，先后发现塔斯马尼亚及新西兰，无意间绕澳洲一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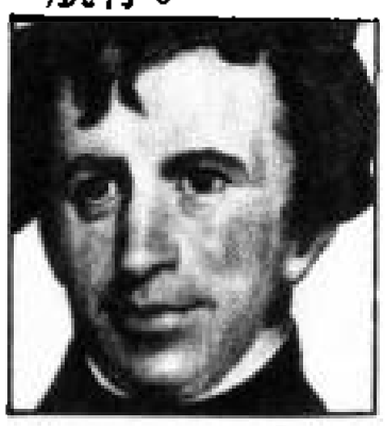
托雷斯（Luis de Torres），西班牙航海家。1605至1606年与基罗兹一同远航，发现澳洲与新西兰之间的托雷斯海峡。

瓦扬（Auguste Vaillant,1793～1858），法国海军上将。1835至1837年率金枪鱼号环球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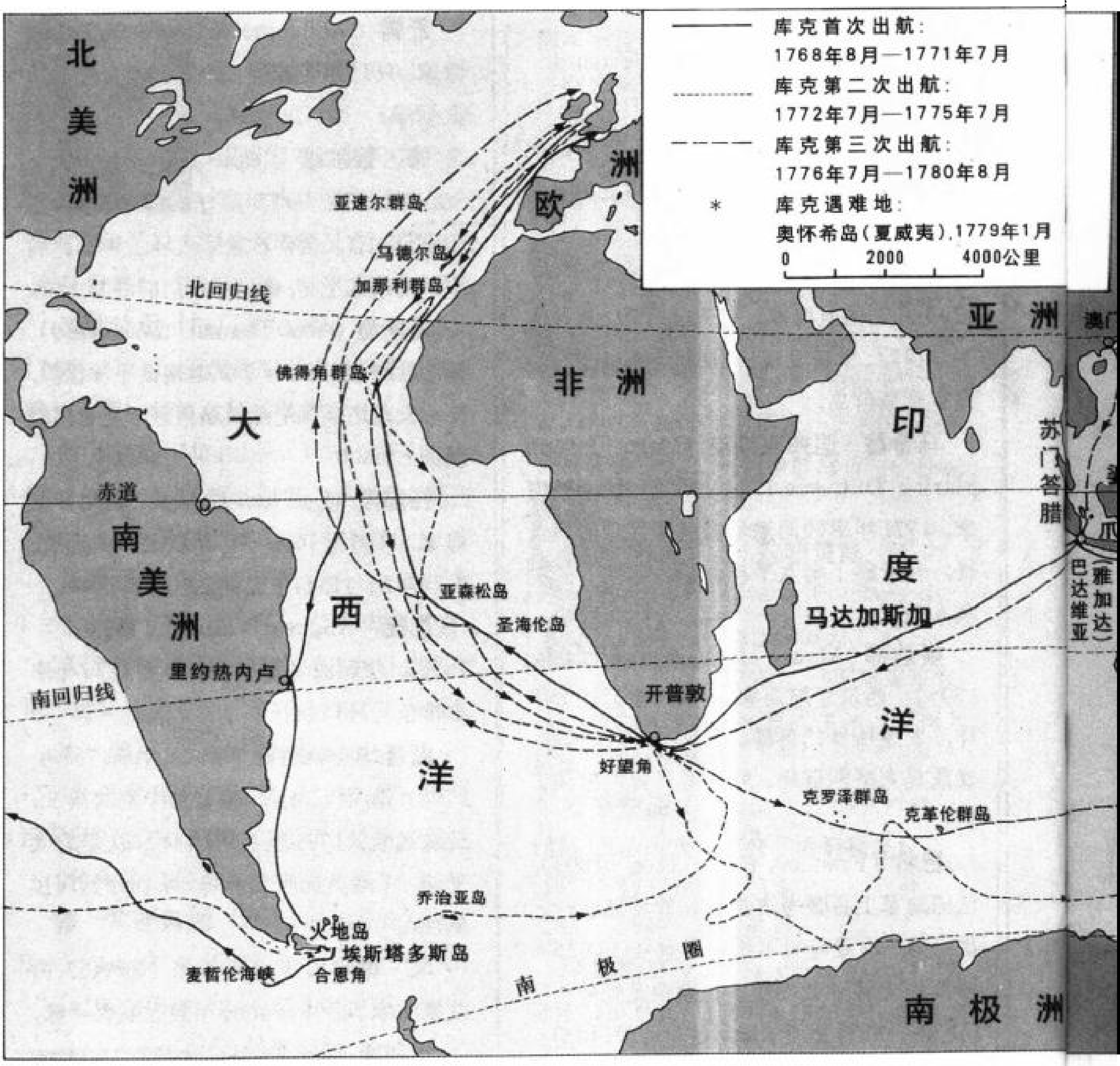
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1757～1798），英国航海家。曾参加库克的第二、三次远航。1791至1795年间三次赴北太平洋，考察美洲西北沿海，从加州到阿拉斯加。

范·诺尔（Olivier van Noort），荷兰航海家。1598至1601年间远航太平洋。

沃利斯（Samuel Wallis,1728～1795），英国航海家。1766至1768年间率船环球航行。



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 1798～1877），美国海军上将。1838至1842年，沿南极大陆进行考察，这是美国第一次的科学性远征。



大 事 记

1488 迪亚士发现经好望角去印度洋的航路。

1497 达·伽马到达印度。

1519~1522 首次环球航行：麦哲伦及埃尔·卡诺先后横渡太平洋。

1564~1565 莱加斯皮与乌尔达内塔确定横跨太平洋、介于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

1567~1569 曼达那发现所罗门群岛。

1577~1580 德雷克远航太平洋。

1586~1588 卡文迪许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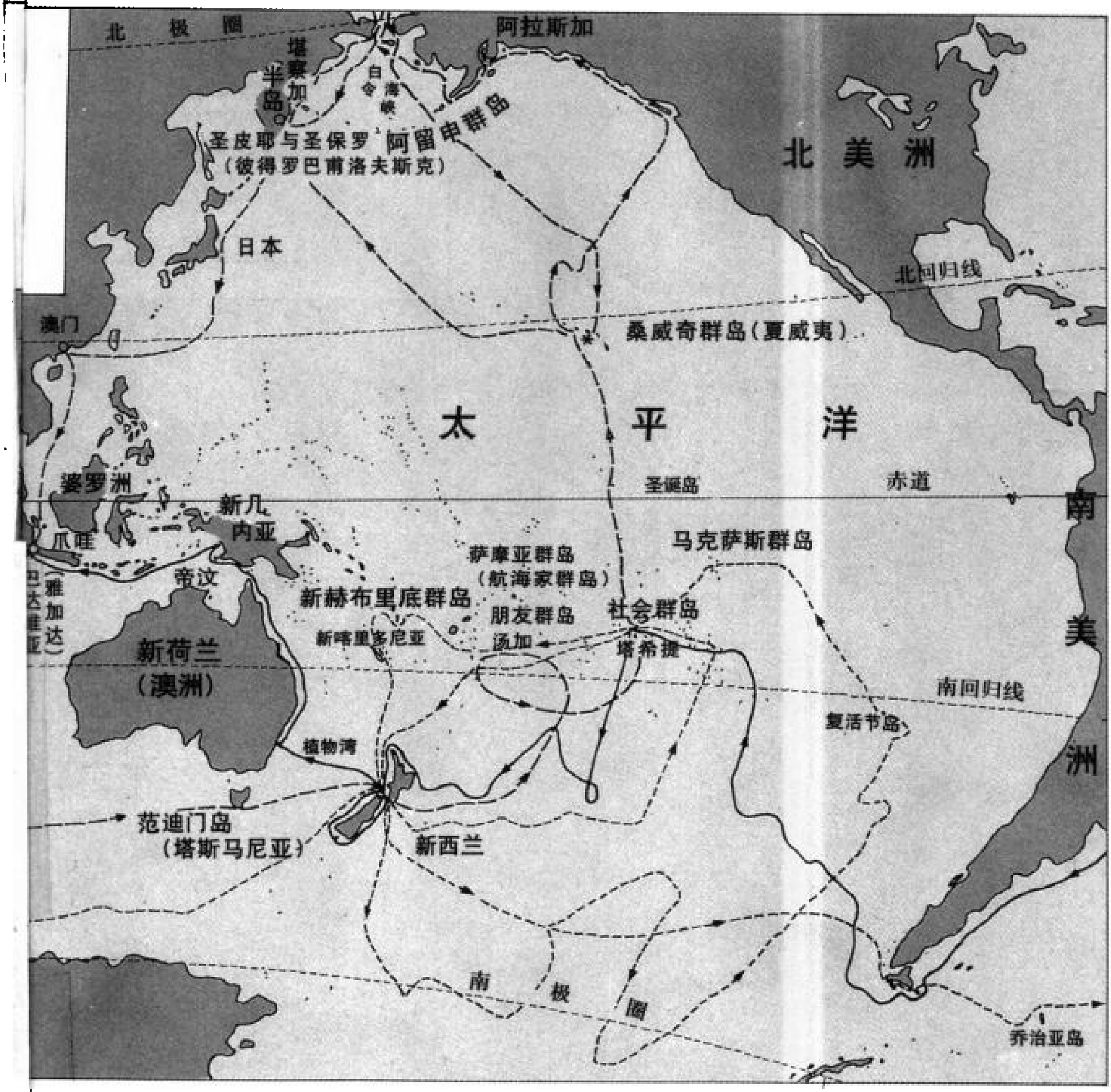
1595 曼达那发现马克萨斯群岛。

1598~1601 范·诺尔首次横渡太平洋。

1605 扬佐考察新西兰及澳洲海岸。

1605~1606 基罗兹发现新赫布里底群岛。

1606 托雷斯越过澳洲与新几内亚之间



的海峡。

1615~1616 勒梅尔与舒腾远航。

1642 塔斯曼发现塔斯马尼亚及新西兰。

1683~1691 丹皮尔远航。

1706~1708 丹皮尔第二次远航。

1721~1722 罗盖芬发现复活节

1728~1729 白令发现堪察加及阿拉斯加海岸。

1739~1744 安森远航。

1741 白令第二次赴阿拉斯加。

1764~1766 拜伦远航。

1766~1768 沃利斯远航，后到塔希提。

1766~1769 布甘维尔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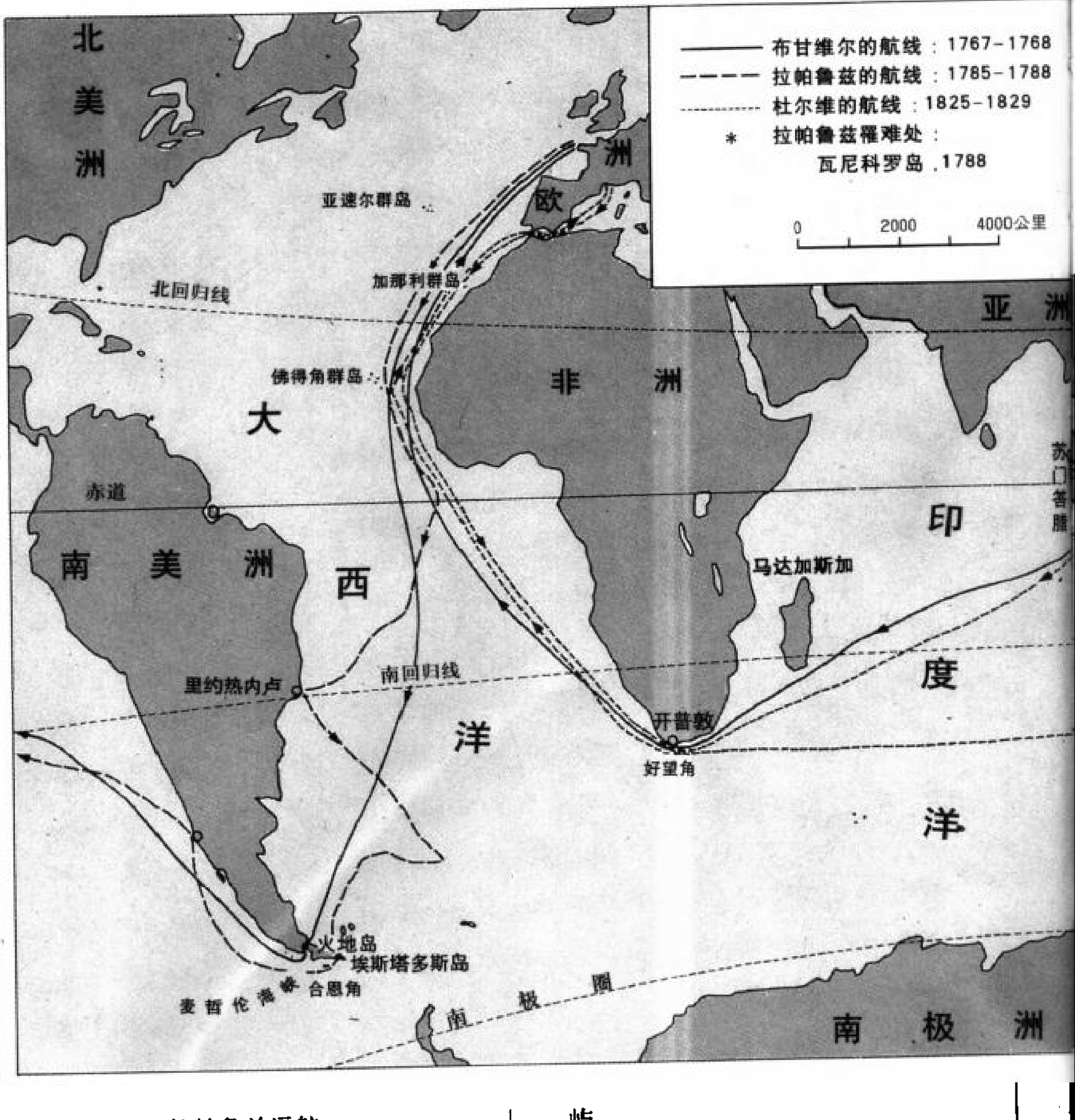
1768~1771 库克首次远航。

1769~1770 德·聚尔维远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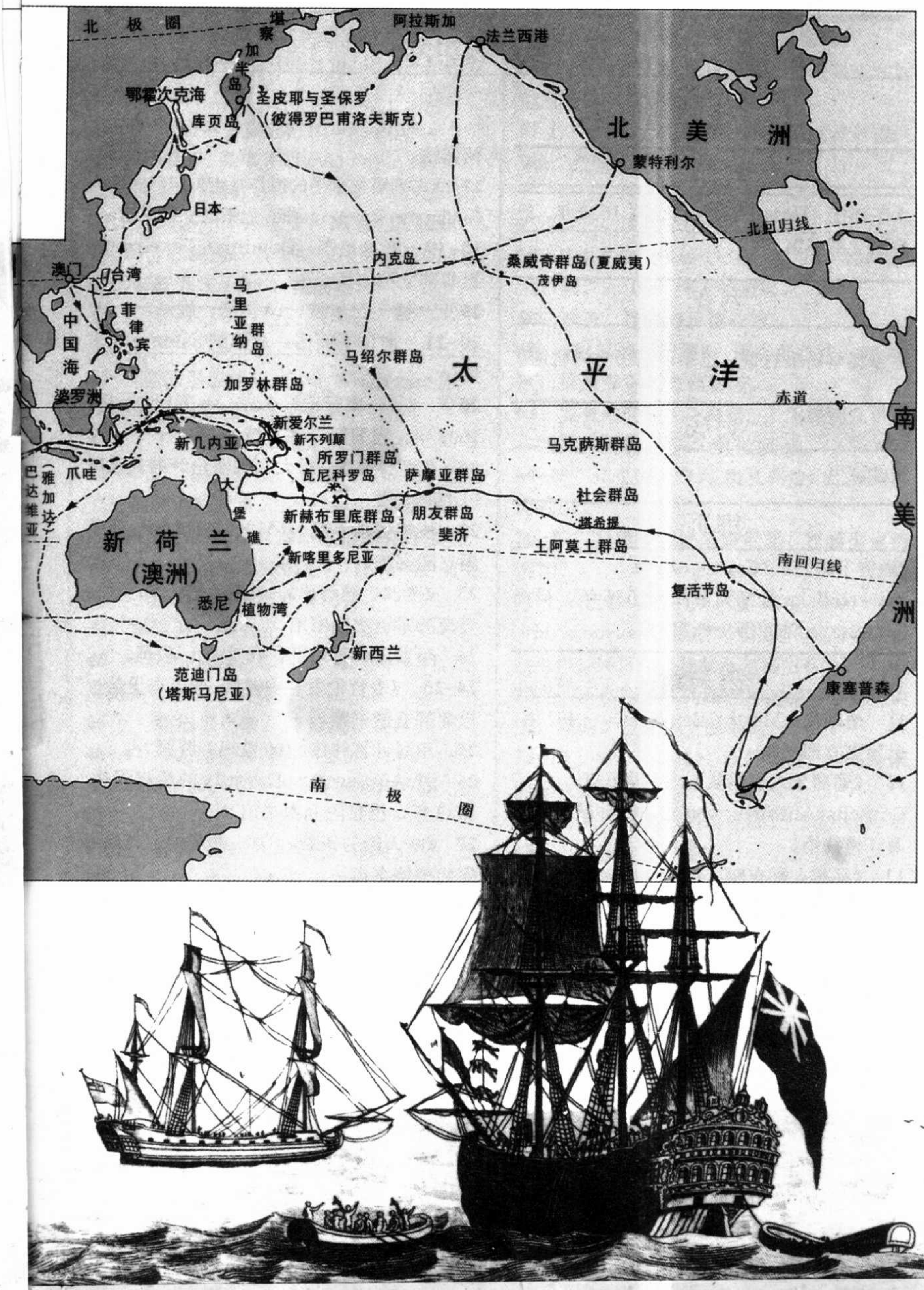
1771~1772 马希翁·迪弗亥斯纳远航。

1772~1775 库克第二次远航。

1776~1779 库克第三次远航。



1785~1788 拉帕鲁兹远航。
1789~1795 马拉斯皮纳远航。
1791~1795 温哥华远航。
1791~1793 当特尔卡斯托出航找拉帕鲁兹。
1800~1803 博丹与弗林德斯沿澳洲海岸航行。
1803~1806 克鲁森史登远航。
1817~1820 弗黑西内远航。
1819~1821 别林斯高津考察南太平洋岛屿。
1822~1825 迪贝黑远航。
1826~1829 杜尔维首次远航。
1831~1836 费兹罗伊与达尔文远航。
1873~1840 杜尔维第二次远航，发现阿黛利地。
1838~1842 威尔克斯考察南太平洋。


北极圈
堪察加半岛
阿拉斯加
法兰西港
鄂霍次克海
圣皮耶与圣保罗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库页岛
北美洲
蒙特利尔
日本
北回归线
内克岛
桑威奇群岛(夏威夷)
茂伊岛
澳门
台湾
马里亚纳群岛
菲律宾
中国海
马绍尔群岛
太平洋
加罗林群岛
婆罗洲
赤道
新爱尔兰
新不列颠
新几内亚
所罗门群岛
瓦尼科罗岛
马克萨斯群岛
萨摩亚群岛
社会群岛
塔希提
巴达维亚
(雅加达)
爪哇
大堡礁
新赫布里底群岛
朋友群岛
斐济
土阿莫土群岛
新喀里多尼亚
南回归线
新荷兰
(澳洲)
悉尼
植物湾
复活节岛
新西兰
康塞普森
范迪门岛
(塔斯马尼亚)
南极圈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太平洋图。Hessel Gerritsz绘。1622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书脊

塔希提岛塔韦村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封底

星盘

扉页

《世界宇宙志》(*Cosmographie universelle*)。勒泰斯蒂作。1556年。樊尚(Vincennes)陆军历史档案馆。

第一章

11 地球仪。Martin Behaïm作。1492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12 《葡萄牙大帆船队》。16世纪初。Cornelis Anthoniszoon绘。格林威治国家海洋博物馆。

13 《马赛人勒布朗(Vincent Le Blanc)游历四方》。1578至1584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14上 哥伦布的纹章。热那亚Pegli海洋博物馆。

14下 哥伦布的肖像。Ridolfo del Ghirlandaio绘。热那亚Pegli海洋博物馆。

15上 达·伽马。巴黎国立图书馆。

15下 "航海家"亨利。巴黎国立图书馆。

16 《美洲巴西海岸》、海港景色。德·布里(Theodore de Bry)绘。樊尚海军历史档案馆。

17 《布列塔尼水手的操作指南》。1548年。Guillaume Brouscon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18–19 罗盘地图。Domingo Texeira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19上 德·巴尔波。16世纪。版画。

20–21 地球平面图。莫德纳Estense图书馆。

20下 《……旅行记》。Levinus Hulsius作。1603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21 麦哲伦肖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乌菲兹(Uffizi)美术馆。

22 皮加费塔手稿。1519至1522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23 《美洲巴西海岸》、飞鱼。德·布里绘。樊尚海军历史档案馆。

24 用星盘计算纬度。16世纪。版画。

24–25 《麦哲伦发现海峡》。德·布里绘。巴黎国立图书馆。

25 用弩计算纬度。16世纪。版画。

26 领航员Jacques Devaulx的最初成就。1583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27 《吃人肉的景象》。德·布里绘。樊尚海军历史档案馆。

28 巴西地图。Miller作。1519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29 《……旅行记》。Levinus Hulsius作。1603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0 皮加费塔手稿。巴黎国立图书馆。

30–31 海军上将Spibergen的航行。16世纪。版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32 皮加费塔手稿。巴黎国立图书馆。

33 《……旅行记》。Levinus Hulsius作。1603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4–35 标有麦哲伦航线的地图。阿涅兹（Baptiste Agnese）作。1543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6–37 《通用宇宙志》（*Cosmographie universelle*）。泰韦（Thevet）作。1575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38 上 埃尔·卡诺肖像。18世纪。版画

38–39 下，**39** 上 基罗兹探险队队员的水彩画。西班牙Simancas档案馆。

第二章

40 《望加锡锚地》。Fred Woldemar作。1660年。巴黎地理学会。

41 丁子香花蕾。16世纪。版画。

42–43 上 伊莉莎白一世时代的地图；德雷克的船驶近伦敦塔 伦敦曼塞尔收藏馆。

42–43 下 德雷克肖像。伦敦国立肖像馆。

44–45 《巴达维亚的别墅》。1656年 贝克曼作。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44 胡椒果。16世纪。版画。

45 《印度市集》。A.Eeckout作。17世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46 上 勒梅尔肖像。17世纪。版画。

46–47 《恩德拉赫特号启航》。Aert Anthonisz作。1618年。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47 上 舒腾肖像。17世纪。版画。

48–49 《舒腾美妙旅行记实》。1618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50–51 上 《塔斯曼与妻子》。C.J.Gerritz绘。17世纪。坎塔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50–51 下 塔斯曼《日志》中的钢笔画。海牙国立档案总馆。

52–53 太平洋草图。Hessel Gerritsz绘。1622年。巴黎图立图书馆。

54 《复活节岛上的石雕像》。达文西作。1786年

55 丹皮尔肖像。坎塔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56 上 安森肖像 伦敦国立肖像馆

56–57 《百人队长号与马尼拉的船交火》伦敦曼塞尔收藏馆。

57 上 《海军上将安森的航行路线及沿途风景》 巴黎国立图书馆。

第三章

58 奥扎内（Nicolas Ozanne，1728～1811）的水彩画 Auffret博士收藏品。

59 罗盘。巴黎海洋博物馆。

60 《格林德岛的鱼》。迪普莱西作。1700年。樊尚海军历史档案馆。

63 奥扎内的画 从测量、上艉柱到准备下水的操作过程 Auffret收藏品。

64–69 《战舰一览》。奥扎内绘 巴黎海洋博物馆。

70–71 拜隆登着巴塔哥尼亚。巴黎国家档案馆。

71 上 巴塔哥尼亚人。载《*Theatrum orbis terrarum*》 威廉·布拉厄与胡安娜·布拉厄作。1655年 巴黎凡尔赛图书馆。

72 上 沃利斯船长的海豚号遭受塔希提人攻击。版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72–73 《沃利斯岛》。沃利斯画。坎塔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73 上 奥伯雷皇后将塔希提让与沃利斯。版画。巴黎国立图书馆。

74 上 九重葛 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74 下 布甘维尔肖像。

75 下 马陆纳斯群岛。Don Penety作。载《马陆纳斯游记》 1770年。塞伊昂城圣·马洛博物馆。

76 上 新基西拉岛(塔希提)远景。巴黎国立图书馆。

76 下 布甘维尔登陆塔希提。Riccous作。伦敦曼塞尔收藏馆

77 布甘维尔在塔希提。坎塔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78–79 《布甘维尔于1768年发现路易西亚德群岛(Louisiades)》。Louis-Ambroise Garneray作。1848年。塞弗尔(Sevres)国立瓷厂。

第四章

80 《泊靠朋友群岛》——库克第二次航行。John Cleveley作。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81 《毛利人的肖像》。帕金森作。伦敦大英图书馆。

82上 携带型观测台。Benard作。巴黎国家档案馆。

82–83下 《惠特比的运煤船——后来的奋进号》。L.Thos作。坎培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84 库克肖像。Nathaniel Dance Holland作。1776年。伦敦国立海洋博物馆。

85上 《火地岛的居民》。巴肯作。伦敦大英图书馆。

85下 《胜利湾》——补充淡水。巴肯作。1769年。伦敦大英图书馆。

86 新西兰战舰。根据帕金森的素描所作的套色版画。18世纪。

87 两只袋鼠。J.W.Lewin作。坎培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88 《博物学家在植物湾的杰克逊港》。T. Gosse作。水彩画。1770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89 哈里逊的第一个航海经线仪，与库克在第二次航行中使用的仿制品。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0–91 《赖阿特阿（Raiatea）岛》。霍奇斯作。1773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2–93 《塔希提马塔维湾风景》。霍奇斯作。1776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4–95 《复活节岛上的石雕像》。霍奇斯作。1775至1776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6 塔希提地图。库克绘。18世纪。版画。

97上 《登陆新赫布里底群岛中的塔纳岛(Tanna)》。霍奇斯作。1775至1776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7下 《登陆新赫布里底群岛中的埃罗芒阿岛》。霍奇斯作。1775至1776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8上 《塔希提的大祭》。John Webber作。伦敦大英图书馆。

98–99下 《发现号与决心号停靠塔希提》。John Cleveley作。1778年。格林威治国立海洋博物馆。

99上 《奥梅》。霍诺兹作。约克郡霍华(Howard)城堡。霍华收藏品。

100上 库克遇难。Benard作。巴黎国家档案馆。

100–101下 《库克在夏威夷的基拉凯夸(Kealakekua)湾遇难》。格林威治国家档案馆。

第五章

102 新爱尔兰的普拉兰(Praslin)港瀑布。迪贝雷作。载《星盘号环球航行历史图册》。1822至1825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暨图书馆。

103 新爱尔兰俾斯麦群岛的巴布亚人。同上。

104 北加州的雄雄山鹑。佩沃斯作。樊尚海军历史档案馆。

104–105 《路易十六颁旨给拉帕鲁兹》。Nicolas Monsiau作。1817年。巴黎国立非洲与大洋洲艺术博物馆。

106–107 《法兰西港入口的海滩》。J.P. Crépin作。私人收藏品。

108上 法兰西港的居民。载《拉帕鲁兹航行图》。

108–109 德·朗格勒、拉马农及其他十位船员遭屠杀。载《拉帕鲁兹航行图》。

110上 《搜寻号和希望号》。Roux作。水彩画。巴黎海洋博物馆。

110下 《东博（Tombau）在汤加群岛欢迎唐特卡斯托》。Piron作。巴黎人类博物馆。

111 勒哲纳（L.-F.Lejeune）在贝壳号上的速写。1822至1825年。樊尚海军历史档案馆。

112上 塔希提马塔韦湾的玄武岩峭壁。载《贝壳号环球航行历史图册》。迪贝黑作。1822至1825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暨图书馆。

112下 塔希提马塔韦村景。同上。

113 勒哲纳在贝壳号上的速写。巴黎海军历史档案馆。

114上 《加罗林群岛的风帆独木舟》。Sainson在星盘号上的水彩画。1826至1839年。巴黎地理学会。

114下 《瓦尼科罗岛的纳马（Nama）村景色》。同上。

116–117 《新西兰星盘号小海湾的土著小屋》。同上。

118–119 《新西兰卡特雷港的淡水补给站》。同上。

120–121 《帕卢以卡瓦酒招待星盘号船员》。同上。

122–123 《星盘号和信徒号航行于南极与大洋洲》。杜尔维作。1837至1840年。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暨图书馆。

124 瓦尼科罗岛的独木舟。载《星盘号航行历史图册》。同上。

125 新几内亚多雷港(Dorey)圣屋的正面及细部。同上。

126–127 《好望角的海风》。Augustus Earle作。水彩画。坎培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128 《白人抵达路易西亚德群岛》。Orswald Brierly作。1860年。坎培拉澳洲国立图书馆。

129 《通用宇宙志》。泰韦作。1575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130 《三桅战舰赌气者号及星辰号，分别在1767年、1768年和1769年环球航行》。1771年。巴黎海军历史档案馆。

131 塔希提人与英国人同乐。载《旅行》。Berenger作。1788至1789年。

133 新荷兰的武士。Arago作。载《周游世界》。1822年。巴黎海军历史档案馆。

134–135 版画。Grasset Saint-Sauveur作。巴黎国立图书馆。

136–137 《周游世界》。Arago作。1822年。巴黎海军历史档案馆。

138–139 《环球旅行》。Arago作。1839年。巴黎海军历史档案馆。

140 《周游世界》。Arago作。1822年。海军历史档案馆。

143 奥梅返回塔希提。载《库克船长的最后太平洋之行》。1781年。

144–147 《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Riou作。插图。1868年。

148 《努库希瓦岛的皇后及其子女》。洛蒂画。1873年。

151 努库希瓦岛的巨型无花果树。载《航行于南极与大洋洲》。杜尔维作。1841至1854年。

152–153 史蒂文森及其家人在维利马(萨摩亚群岛)。

155 萨摩亚群岛的渔民。

156 《美好的土地》。高更作。版画。1893年。

158–159 《女人、动物和树叶》。高更作。版画。1897年。

161 《微笑报》的刊头。高更作。1899年。

162–165 库克的《图册》。1778年。

166 《寻找拉帕鲁兹的航行》。La Billardière作。1799年。

168 库克的《图册》。1778年。

171 《马鲁鲁（即感谢）偶像》。高更作。

见证与文献

1893 年。

172 《环球旅行》。Arago 作。1839 年。巴黎海军历史档案馆。

173 《航行于南极与大洋洲》 杜尔维作。1841 至 1854 年。

174 库克的《图册》 1778 年。

176 版画。18 世纪。

178 版画。德·布里作 16 世纪。

181 《航海旅行》。Moore 作。18 世纪。

182/183/184/187/191 版画。19 世纪。

索引

A

安森 56-57,61-62,194,199

艾格蒙岛 71

昂里克(Enrique) 32

阿姆斯特丹 43,46-47

阿拉斯加 104-105,194,196-197,199

阿根廷 26-27,30

阿涅斯(Baptiste Agnese) 33

阿尔曼佐苏丹 36

阿黛利地 123,195,200

埃尔卡诺 36-39,195,198

奥伯蒂皇后 72-73

奥帝吕(Aoturu) 77,79,89,167,197

奥梅 99,143

奥斯纳布吕克岛 71

澳大利亚公司 46

澳洲 46,50-51,55,78,86-87,108,113,123,139,164,192,194-199,200

B

巴西 1,18,25,28,36,45

巴肯(Alexandre Buchan, 1829～1907) 84-85,93

巴拿马 15,161

巴拿马地峡 18,19

巴塔哥尼亚 29,30,46,62,70-71,75,144,146-147,196

巴达维亚 44-45,51,123

巴黎 55,61,79,89,109,115,160,193

布甘维尔 10,69,71,73-79,89,130,133,140-141,143,157,167,181,193-194,199,200

布侯萨尔(Brossard) 122

布丰(Leclerc Buffon, 1707～1788) 60,162,164

法国博物学家。以关于自然史的著作闻名。曾提物种绝迹说、促进古生物学的发展。

百人队长号 115,154,172

白令海峡 196

别林斯高津 126,194,200

贝利(Willian Bailey) 96

贝哈 125,194

贝壳号 113,194-195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108

波利尼西亚 14,39,48-49,50,73,76-77,87,124,140,150,154-159,162-168,182,185,189,193

拜伦 62,70-71,194,200

班克斯(Joseph Banks, 1743～1820) 85-86,88,188-189,190～191

英国探险家暨博物学家，以保护和提倡科学闻名，对动植物的研究贡献甚大。
毕达哥拉斯 16

C

查理五世 22,38

D

丹皮尔 55,164,195,199
代西雷角 31
地质学 111
杜尔维 111,113-115,117,121-126,157,195,197,200
迪亚士(B. Dias) 15,195,198
迪贝黑 113,195,200
迪普莱西(Duplessis) 60-61
狄伦(Peter Dillon) 115,195
狄德罗(1713～1784) 140,143
大帆船 16,65
达·迦马 14-15,17,20,196,198
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 74
法国数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法国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主张理性和自然的权力，反对权威和教条，认为普及科学才有益于人类。
达尔文(1809～1882) 126～127,196,200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
达尔林普(Alexander Dalrymple，1737～1808) 82-83
英国地理学家暨水文专家，推测南太平洋有一块南方大陆。曾任职东印度公司及英国海军部。
德·巴尔波 18-19,20-21,194
德·卡斯特希(de Castries) 105
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1707～1777) 81
德·朗格勒(Fleuriot de Langle) 104,108-109,196
德·梅斯基塔(Alvaro de Mesquita) 28
德·凯尔马代克(Huon de Kermedec) 109,111,196
德·博谢斯纳 56,61,196
德·曼多萨(Luis de Mendoza) 22,28-29
德雷克 1,42-43,145,147,195,198
赌气者号 69,74-75,78-79,194
鞑靼海 108

E

恩德拉赫特号 46,49

F

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 144,147
法国作家，现代科幻小说的鼻祖。擅以浪漫奇险的游记为题材创作，以及以娴熟的笔法描绘既神奇又严谨的科学幻想奇迹。著有《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
伏尔泰(1694～1778) 56
法国作家暨思想家。作品富批判嘲讽、机智俏皮的精神，代表作有《老实人》、

《风俗论》等：
佛得角 17,89
佛得角群岛 15,17,36
法兰西港 105,107-108
复活节岛
54,89,104,157,164,167,197,199
斐济群岛 50,115,166,172
发现号 96,101,195
菲利普二世 43
菲律宾
32,36,38,53,108,163-164,196,198
福克兰群岛 56,62,73-75
福斯特(Forster) 89
奋进号 83-88,93,189,195

G

冈比亚群岛 164
哥伦布
14-15,17,21,39,69,105,165,176,177,194
哥梅松(Philibert Commerson)
75,79
格林威治 55
格陵兰岛 17
高更(1848～1903)
156,157,158,159,160,161,168,171,188
法国后印象派画家。厌倦都市生活，向往异国情调，主张原始艺术应从精神出发并利用大自然。后与印象派决裂，成为象征派的领导人。

H

合恩角
31,48,54,62,96,104,113,145,174,196-197
好望角
15,36,47,89,96,145,195-196,198
亨利，航海家(le Navigateur Henri)
13
亨利四世 53
哈里逊(John Harrisson,
1693～1776) 89
英国钟表制造专家，发明第一座实用的航海天文钟，使领航员能精确计算船只所在的经度。
哈雷(Edmond Halley,
1656～1742) 82
英国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曾预言一颗彗星的出现周期而获证实，后世便将此彗星命名为"哈雷彗星"。
胡利安港 27,29,39,144
海豚号 70
荷兰东印度公司 41,44,46,51
汉堡 17
霍奇斯(William Hodges) 89,91,93
惠特比 83-84,88,96
坏血病 24,32,56,62,73,78,111

J

加州 104,108,195,197
加拿大 17,84,193
加罗林群岛 113,140
吉哈杜(Jean Giraudoux,
1882～1944) 182,191
法国小说家兼戏剧家，他创立了一种

印象主义形式的戏剧、强调对话和风格、而不是写实。
吉尔伯特岛 113
决心号 88,91,93,96,195
杰克·伦敦(1876～1916) 164
美国小说家、作品多以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争取生存的原始斗争。代表作有《白方》、《荒野的呼唤》等。
基罗兹 38-39,46,53,197,199
几内亚 21,162

K

卡特雷 70,72,119,194
卡斯蒂利亚王室 14
卡塔赫纳(Juan de Cartagena) 22,29
克萨达 (Gaspar Quesada) 22,28-29
快帆船 17,61,65,69
科策布 126,196
科学院 104
康塞普西翁号 22,27
开普敦 109,113
矿物学 111

L

里约热内卢 1,25,75
里斯本 15
拉普拉塔河 26
拉帕鲁兹 10,69,101,103-105,107-109,111,113-115,121-122,130,133-134,139,176,181,193,195-196,200
洛蒂(Pierre Loti) 148,150-151,156
伦敦 55,82-83,89,99,174
勒梅尔(Isaac Lemaire) 46,145,196,199
勒梅尔、雅可(Jacob Lemaire) 47,197
莱茵河号 125,194
路易十四 54,61
路易十五 73-75,77
路易十六 104-105,109
吕贝克 17
卢梭(1712～1778) 76,79,98
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综合基督教、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而成"智者的唯物主义"或"世俗的宗教"。著作有《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
罗盖芬 54,139,197,199
罗盘 16,18,26,59
罗盘号 104

M

毛利人 50,79,81,86,121,124,149,150-151,157-159,160,164,168,170-171,186,188,197
秘鲁 53,57,165,195
民族志 125
冒险号 88,93,195-196
曼努埃尔一世 20
曼达那(Mendana) 38-39,53,197-198
马克·吐温(1835～1910) 175
美国最受欢迎的幽默小说家、以擅长描写男童历险故事、及抨击人类的弱点和虚假著称。传世之作有《汤姆索耶历险记》、《哈西西比河》等。

马可·波罗 16
马尼拉 57,108
马希翁·迪弗亥斯纳 79,110,197,200
马里亚纳群岛 32
马陆纳斯群岛 75
马克萨斯群岛
39,53,89,152,164,166-167,184-186,195,197-198
马塔韦湾 190-191
马德里 74
梅希翁(Charles Meryon, 1821~1868) 125
法国版画家。他的蚀刻版画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3) 182,186
美国后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多与航海有关，兼具现实感与象征性。著作有《白鲸记》、《皮埃尔》等。
麦克坦岛 36
麦哲伦
9,13,16,19,20-29,30-33,36-39,53,57,71,147,176,195,197-198
麦哲伦海峡
29,47,48,50,56,62,70,75,85,144-147,181
摩鹿加群岛
15,19,20-22,33,36,41-42,44,78,111,113,123
墨西哥 1,14,38-39,194,196,198

N

拿骚亲王 78
弩 25-26
南极
3,27,89,122-123,127,145,147,157,194-195,197

P

皮加费塔(Antonio Pigafetta)
9,21-22,25,27-28,30,181
帕金森(Sidney Parkinson) 81,85,93
朋友群岛 48,121,165
普利茅斯港 62,70,85,96

Q

强盗岛 32-33
乔治三世 72

R

日本 70,108,193

S

史蒂文森(1850~1894) 148,152,155
英国冒险小说家暨散文作家。他的作品种类繁多、构思精巧、富有独创性。著有《金银岛》、《化身博士》等。
萨格里什 15
所罗门群岛 38,108,113,195,197-198
宿务国王 32-33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7
舒瓦瑟(Étienne-François de Choiseul, 1719~1785) 73-75
舒腾 46-48,50,139,145,197,199
塞内加尔 15

塞拉里昂 24-25
搜寻号 109
搜寻湾 110
狮子王室 14
圣克鲁斯岛 39
圣胡利安港 27,29,39,144
圣马洛 55,74,78
圣卢卡湾 22,37,38
圣女角 5,31
圣地亚哥号 22,30
圣安东尼奥号 22,28-29
苏门答腊岛 33

T

特立尼达号 22,29,147
土阿莫土群岛 71,93,113,152,164
土伦港 113,124
托勒密(Ptolemee) 16
托雷斯 39,199
托雷斯海峡 123,197
托德西拉斯条约 18
汤加群岛 48,96,108,164,167
汤加-塔布 121
当特尔卡斯托 69,109,110-111,121,195-196,200
塔希提 53,71-74,76-79,82-83,85,89,93,96-98,113,130-132,140-143,148-149,150-151,156,160-161,164,166-168,186,191,195,197,199
塔斯马尼亚 50,96,110,114-115,123,197,199
塔斯曼 50-51,54,197,199
塔济耶夫(Haroun Tazieff) 122

W

瓦尼科罗岛 110,114-115,196,200
望加锡锚地 41
沃利斯 70-74,76,194,197,199
沃尔斯 89
威尔克斯 127,197,200
韦伯(John Webber) 96
维多利亚号 22,28-29,36-37,39
维京人 14,17
维洪 75,89

X

小猎犬号 127,196
西印度公司 44,54
西伯利亚 108
西班牙 10,13-14,17-19,21-23,27-28,32-33,36-39,41-44,46,55-57,74-75,146,176-177,180,194-197
希望号 109,196
信徒号 123
星辰号 75
星盘 24,26
星盘号 104,113-114,121,123,195-197
夏威夷(桑威奇) 99,100,104,136,139,157,162,164,166-167,183,186,193,198
夏洛蒂皇后岛 71

悉尼 108
新西兰
50-51,54,79,86,89,96,113,117,121,123,163-164,167-168,186,192,194,196-199
新不列颠 54-55,72,114,164
新阿尔比恩 42
新荷兰 86,133,162-163,172
见“澳洲”条
新喀里尼多亚 89,108,110,122-123,166,193
新儿内亚
39,46,50,54,108,113-114,123,125,163-164,192,195-196,199
新爱尔兰 51,72,103,114,119
新赫布里底群岛 46,89,114,183,197,199
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 156,160,182,188

Y

伊莉莎白一世 42-43
印度
21,75,163-165,170,195-196,198
印度洋
15,17,20-21,36,42,50,72,78,123,163,194,196-198
宇宙志 21,33,42
扬作 46,196,198
雅加达 44,123
雅各棒 26
燕雀号 70

Z

中国 14,16,59,75,104,108,193,197
爪哇岛 44-45,50
智利 31,53,57,195-196
植物湾 86,88,108,121
植物学 111,114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